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雍正皇帝



## 四十八回 游旧址睹景生感叹 见故人只为保平安

田文镜一夜未曾合眼，拖着沉重的步子，疲惫不堪地回到签押房。刚刚坐下，那位钱粮师爷张云程就过来说：“大人回来得正好。藩司车大人来拜会您，我们回说您不在，他又不肯走，如今正在西花厅里候着呢。”

“他说有什么事么？”

“没说。”

“请！”

今天的田文镜若与昨日相比，简直是换了一个人。别看他夜里在雍正皇帝面前挨了训，可皇上的话里，不也透出了信任和器重吗？不也说了“朕只要这个绝不宽容”吗？有了皇上这句话，他田文镜谁都不怕，更何况这个他的下属藩台车铭？

他的这个变化只有他自己知道，车铭却无从得知。田文镜刚刚端坐在案头，就听车铭在外边笑着说：“田大人夜来辛苦，到这时才回来吗？哎呀呀，大人如此关心百姓疾苦，栉风沐雨，连夜巡河，真让我辈惭愧呀！”

话到人到，可他走进来一看，哟！风头不对呀。田大人袍服端庄，正襟危坐在堂上，身后四位师爷侍立，两旁衙役站班，因熬夜而显得憔悴的脸上，没有一丝笑容。车铭是个聪明人，马上“啪”地打下马蹄袖，行了下属参见上司的廷参之礼。心中还一个劲儿地纳闷：哎，田某人这是和我闹的什么玄虚？

田文镜抬手一让：“车兄请坐！”回头又高喊一声，“上茶！”

车铭不敢大意，接过下边呈上来的茶杯，又乘机向正中踞坐的田大人偷偷地瞟了那么一眼。车铭此人，五十多岁，头发都花白了。他从十八岁进士及第至今，已在官场里混了三十多年。从知县一步步地升上来，而且一直是干着肥缺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“这全托了八王爷的福”。但他心里仍是不满，因为藩台和巡抚之间，虽然只有一步之差，却是咫尺天涯。藩台是“方面大员”，而巡抚是“封疆大吏”。可就是这小小的差别，他却得屈居人下，看着人家的脸色办事，为什么自己就升不上去呢？他想来想去，也找不着原因。就说眼前的这位巡抚大人吧，几天前，还因筹款的事儿在自己那里，又是恳求，又是叫苦，谦恭得让人发笑。两日不见，他怎么会这样托大了呢？

他这儿正在琢磨，田文镜在上面打着官腔开口了：“让你老兄在这里枯坐久等了。你要见本抚，为了何事呀？”

车铭不愧是老油子，这场面他见得多了。官场里不就是这样嘛，宦海沉浮，哪有什么定规呀！他轻咳一声，正容说道：“回巡抚大人，河工所需的三十九万两银子，已经如数拨了出去。本省学政照会藩司，说他已接到朝廷谕旨，乡试在即，要各省早做准备。可是，开封的文庙和书院这两处，却因年久失修，昨夜又遭暴雨，已经泡塌了十几间房子，其余的也岌岌可危。万一秋试时坍塌下来，砸坏了几个秀才，那可就是担戴不起的责任了。我算了一下，修复这两处，大约要五万银子。可我们藩库里的银子，又一两也不敢动。所以卑职才来请见抚台大人，请示这笔银子要怎样出法？”车铭一口气说完，抬起头来直盯盯地瞧着田文镜，带着一副“看你怎么办”的神气。

田文镜心里有底，十分从容地说：“哦，这事你不是已经给本抚来了咨

文吗？我早已拜读过了。据我看，山东赈灾和拨款购买漕粮的事并非急务；年大将军所要的军需，原来就是备用的，现在既然打了胜仗，就更可以缓些时日了。文庙和书院的事，不能误了，五万也太少了些，就给他们七万吧。另外，河工上也还缺银子，你再拨出个三四十万，大概也就可以了。”

车铭大吃一惊：“这个嘛……抚台大人，我这里有银子不错，可都是咱们河南不能挪动的，是户部存在这里的呀！您先头已经用了三十多万，还不知上头答应不答应呢，哪还敢再用。年大将军过境时，没有个十几万，恐怕也下不来。这样粗粗地一算，刚刚拉平了的亏空，一下子就少了近百万。朝廷如果怪罪下来，谁能担当得起呀！”说完，他一眼不眨地看着田文镜。

“你放心，这当然不要你来承担责任。我既为本省巡抚，河南的军政、民政、财政、法司，全都要一体照管。出了事，自然也由我来担待。”说着，回身取出笔墨纸砚来，提笔疾书，写好了一张条子，递给站在身后的张云程：“你拿去用印，回来交给车大人，让他遵照执行也就是了。”他一抬头，看见马家化走了进来，又说，“毕师爷，请你和姚捷先去见见马家化，就说我马上就召见他。”

站在田文镜身后的四位师爷看得眼都直了。他们跟了田大人不久，平日只知道这位大人，办事爽快，不辞劳苦，虽然说脸冷一些，可也并不武断。可他们瞧着大人今天这神气，竟像是有意要开罪车铭，而车铭是手握财权的人啊！得罪了他，不是要撵走财神爷，扳倒摇钱树吗？他们正想出来说句转弯子的话，田文镜却对着瞠目结舌的车铭开言了：“至于年大将军过境之需，似乎更用不了那么多。年大将军是位儒将，他当然懂得什么叫‘秋毫无犯’。他已经有了兵部的正当军需，从河南过一下，无非是宴请他一次罢了，怎么会要那么多的银子？”

车铭可真急了，他也有心想让这个二百五的巡抚栽个大跟斗。他接过张云程递过来的单子，看也不看，就塞在袖筒里说：“职藩谨遵宪命。不过，卑职诚心地奉劝大人一句，河南是个穷地方，银子来得不易呀！为追此亏空，抄了三十多人的家，逼死了四个县官。年大人当然不会向我们要银子，他带的那三千多人，就是吃最好的酒席，也不过化用两万银子罢了。我一定遵照抚台大人的宪谕去办。”

师爷里的吴凤阁，听出了车铭的话外之音，忍不住插言说：“中丞大人，您刚才说的银子，眼下还用不着。河工上的钱还没用完呢，等用时再提不迟。年大将军过境前，上边甘肃，陕西幕府里咱们都有熟人，知道消息早。他们怎么办，咱们依例照搬也就是了。”说着，悄悄地向车铭递过一个眼色，两人眼光一碰，又迅速躲开了。

田文镜似可似不可地说：“好吧。车兄，你还有别的事吗？”

车铭笑容可掬地说：“其实，下边这事说不说都没什么，是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。河道上的汪家奇接到宪谕说，他的差使已经撤了。大人说他擅离职守，其实是个误会。他昨晚上被我传去商议河防上的事，并没有在家。此人干练老成，又是多年的老河务了，如今正是用人之际，突然换上新人，怕要误事的。至于武明嘛，自然也不能委屈他，铸钱司还少一名司正，也是上上的肥缺。我的意思，就把武明补上去，这样，岂不就两全齐美了吗？”

田文镜沉着脸一直听完，却不置可否地说：“哦，我知道了。老兄道乏吧。”说着就端起了茶杯。清代自明珠当宰相以来，官场里说话，所谓献茶，只是摆样子的。不论是主是客，只要一端茶杯，就表示话已说完，“情尽余

茶”了，这就叫“端茶送客”。下边的人都懂这规矩，一见巡抚大人端起了茶杯，不用招呼，就一声高喊：“送客了——”你不走也得走！

眼看着车铭走出花厅，田文镜回头又问：“那个李宏升回来没有？”见没人言声，他又下了严令，“去，传齐全衙所有人丁，立刻行动，把邬先生给我请回来！”

可是，田文镜毕竟是亲口下了逐客令，现在才想起邬先生来，岂不是大晚了一些吗？邬思道是个明白人，他正巴不得被撵走哪！从抚衙回到家里，他连房门都不进，站在院子里就下了令：“管家，你现在就去雇驮轿，今夜我们就动身，先去湖广，再到南京！”

“是！”管家答应一声，又问：“请爷示下，您要带多少家人？行李是不是也要准备一下？”一边说，他还偷偷地看着邬思道的脸色，琢磨着他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。

邬思道面色平静，似乎并不是在和谁生气。只听他笑笑说：“我这趟出行，大概未必再回来了。家人们去留自便，愿意跟我去的，我欢迎；不愿去的也绝不勉强，每人送三百两银子作为谢礼。你不能走，得等我到了南京后再回来。当然我也要另行赏你，行李我要带走，房子里的粗重家具，也全都赏了你。好了，你快去办吧。”

两位夫人兰草儿和金凤姑，正在屋里做针线，听见邬思道说得热闹，连忙迎了出来，把他搀进房里。问他：“爷这是发的那门子疯？怎么说走就要走？”

邬思道在安乐椅上躺好，大声叫着：“拿酒来，今天咱们要好好地庆祝一番！告诉你们，田文镜把我开销了，这可真是一大快事！他这帖膏药糊在身上，要多难受就有多难受。”

今天他终于说出了请我走人的话，我可得以消闲了。”说着，他举起酒杯，一饮而尽，“我早就有心要重返故园，与你们一起，疏食邀游，长伴梅花。这次超脱出来，可以偿还夙愿了。哈哈哈哈哈……”笑声中，杯中的酒又被他喝光了。

凤姑和兰草儿她们俩一听这话，全都愣住了。这两个女人，虽然都是他邬思道的妻子，但金凤姑是邬思道的表姐，而兰草儿却是他的“续姑姑”。说起来好像有些乱伦，可要论起真来，却是一部充满神奇和辛酸的爱情史诗。邬思道年轻的时候，人生得漂亮，学问也好。

那年正赶上南闱考试，邬思道辞别无锡老家来到南京，投奔他的姑姑。他的姑夫叫金玉泽，纳捐做官，当着南京虎踞关的千总。邬思道第一次出远门，进了南京这六朝金粉之地，看什么都是稀罕的。他走走看看，走走瞧瞧，就来到了城隍庙前。也是正该有事，他只顾了看景，却不防和一个进香归来的年轻姑娘撞了个满怀。那姑娘又羞又急，伸手就打了邬思道一记耳光。邬思道头回来南京，人生地不熟，也只好自认晦气。他多方打听，最后终于找到了姑姑的家，一敲门，哪知出来开门的，正是刚才打他的那位姑娘。后来，和姑姑说话中间，才知道打他的是他的表姐金凤姑。邬思道在姑姑这里住了下来，准备应考。姑姑看上了邬恩道的才华，就把女儿许配给了邬思道。两人又成了不打不相识，不打不结亲的一对姐弟姻缘。

世事常常出人预料。邬思道下场后，虽然文章做得花团锦簇，可考官却受受贿赂，该取的全都落榜，不该取的又高中榜首。秀才们不干了，邬思道更是激愤满腔。于是就发生了南京学子抬着财神冲进贡院、殴打考官这个

惊天动地的大案。康熙皇上震怒了，主考官当然难辞其咎，可带头闹事的邬恩道，也被明令通缉。邬思道只好潜逃在外，到处流浪，又不幸被劫道的土匪打断了双腿。十年之后，太后薨逝，大赦天下，邬思道才架着双拐重回三吴老家。也在这里，他第一次遇上出京办差的四爷胤禛。

胤禛心怀大志，当时正在扬州私访，在路上巧遇邬思道。因邬思道和四爷的家人戴铎有同窗之谊，便被邀上酒楼吃酒，又在那里见到了他的另一位同年扬州太守车铭。车铭追随八爷，正是平步青云之时。小人得志，非逼着邬思道作诗不可。邬思道推托不过，便趁着他们闹酒的机会，即席赋诗一首：

苦苦苦苦皇天。

圣母薨逝未经年。

江山草木犹带泪。

扬州太守酒歌酣！

无锡书生邬思道谨赠

他写得酣畅淋漓，堂堂正正，又敲在了点子上。眼下正是太后丧期，他们在酒楼上恣意闹酒，少说也是个大不敬之罪。邬思道诗句一出，吓得车铭魂飞魄丧，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

四爷见这个书生如此才华，欣喜若狂，当时就要把他留在身边。可是，邬思道却日夜都在想念着金凤姑，想早点见到她。他不顾四爷的盛情挽留，不辞而别，一个人悄悄地去到南京。

可不巧，姑夫金玉泽已经升职进京。他辗转来到北京时，姑姑又已去世，姑夫却把姑姑房中丫鬟兰草儿收做了填房。金玉泽撕毁前约，将凤姑另嫁了八爷的亲信党逢恩。党逢恩是个势利小人，他和岳丈密谋，要以逃犯罪名，将邬思道秘密杀死。生死关头，在南京时就暗中挚爱着邬思道的兰草儿，挺身而出，盗出了后门的钥匙，送走了邬思道。她一句话都没说，只在分手时扑上前去，在他的脸颊上甜甜地亲了一口，偿还了自己的心愿。

邬思道逃脱灾难后，病倒在一个禅院里，后来被雍王爷收留。从此，他就与这位天之骄子结下了不解之缘。雍正夺嫡登基，朝中人等都说十三爷立了首功。可他们却不知，真正运筹帷幄、在四爷逐鹿中原时起到决策作用的核心人物，正是那个从来都不曾亮相的邬思道。

雍正即位的当天夜里，一队兵丁包围并查抄了金家。金玉泽和党逢恩因密谋作乱，而双双被诛，金凤姑和兰草儿这一对“母女”，在混乱中逃了出来，投奔了邬思道。邬思道不计前嫌，也不管她们俩是什么地位、什么身份、什么称呼、什么名义，全都收留下来。好在一个本来就是自己的未婚妻子，而另一位对自己不但有救命大恩，还曾经表示了对他的爱慕。就这样，他们三人成了患难与共、再也不肯分开的亲人。

他们这家人的遭遇，早就引起田文镜的注意了。可他费尽了心机，也没探听出来个所以然来。现在邬思道终于摆脱了田文镜的纠缠，凤姑和兰草儿都感到莫大的欣慰。兰草儿直言直说：“田文镜算是个什么玩艺？在太原见到他时，我瞧着他那狼狈样就觉得恶心。爷真不该救他，这不是救了一个中山狼吗？”

凤姑却有另一种看法：“要叫我说，这真是件大好事。咱们爷早就腻歪这龌龊的官场了，离他们越远越好。难道没了田文镜咱们就不吃饭了？”

邬思道喝了两杯酒，兴奋得脸上放出光来。他躺在靠椅上舒服地说：“你

们不要恨姓田的，我感激他还来不及呢；你们也不要说这话来安慰我，我高兴还高兴不过来呢！这世上的事，不但你们两个不知道，田文镜更不知道。真正知道我的只有三个人：皇上、十三爷和李卫！你们只需明白，我早已是累极了的人，也根本不想在这名利场中再混下去了。何况这里不只有田文镜，还有一位未曾露面的车铭、车大人哪！好在家里尚有良田三百顷，产业十余万，就此撒手人生，逍遥自在，又何憾之有？田文镜好，他真是个大大的好人。他肯放我走，也算替皇上放了我。我如蒙大赦，又何乐而不为呢……”说着，说着，他竟酣然入梦了。

暮色苍茫时，几辆骡车，悄然地走出了城门。这座历经千年的沛梁古城里，曾结纳过无数的文人骚客，也曾有过自己的辉煌。邬思道也许不是从这里出走的最后一人，他将走向何处？他，还会回来吗……

邬思道一家三口，从离开河南境后，便放慢了脚步，边走边看。在武昌，他们上璐珈山礼佛，在黄鹤楼观景，玩得十分开心。几天后，又买舟东下，来到了南京。在这个留下他们许多回忆的地方，旧地重游，当然有说不尽的感慨，道不完的喜悦和酸辛。虎踞关、石头城、老城隍庙、莫愁湖、桃叶渡全都玩遍了。说起当年凤姑给了邬思道一记耳光的事，夫妻三人捧腹大笑。谈话中又说起了贡院，两个女人吵吵着要去看看，邬思道却说什么也不同意。他两眼盯着面前云水浩渺的长江天险，脸色变得越来越沉重。

两位夫人都与他息息相关，他的一举一动，也时刻牵动着她们的心。凤姑见他沉默不语，便陪着笑脸说：“快，你坐下来歇歇。都怪我们不好，一玩起来，就把你的身子忘记了。好在天长日久的，咱们歇一会儿就回去。明天嘛，是去鸡鸣寺，还是游玄武湖，都由你来定好么？”

兰草儿更绝，她说：“再不，咱去游秦淮河好了。爷放心，不管你找什么美人来陪你，我们也不会翻醋坛子的。”

邬思道怅然若失地看着奔流不息的江水说：“唉，你们哪！我出门就坐轿，又一步不能走，我累的什么呢？”

俩人一听这话，就更是上心了：“那你为什么……”

邬思道一指前边：“你们瞧那只大船！”

两人顺着邬思道指的方向一看，果然，江里泊着的是一艘官舰。舰上蒙着鹅黄色的遮阳篷。甲板上还站着一位老头，正和一大群人在指指点点地说着什么。这里离得太远了，说话声当然是听不见的。可是，官舰上插着一面明黄色大旗上的字，在艳阳丽日下，却能看得清清楚楚：

钦点南闲学政钦差两江观风使鄂

文武百官军民人等免见回避

邬思道嘴边闪过一丝苦笑：“看见了吗？这是鄂尔泰的座舰，他也到南京了。”

凤姑看看丈夫的脸色说：“他来南京关咱们什么事？他来他的，咱们玩咱们的，谁怕谁呀？他敢把你怎么样？你要是不想见他，咱惹不起难道还躲不起吗？”

邬思道忧郁地一笑：“这个鄂尔泰在皇上面前，宠信不在李卫之下，可是他的歹毒和狠辣却连田文镜都得甘拜下风！皇上即位的那天夜里，他奉旨查抄了十三家财产，金家也是在那天垮了的。”

两个女人像被阴风吹着了一般，激凌凌打了个寒颤，脸色也突然变得苍白可怕。那一晚上的事，实在是终生难忘。事先并没有一点动挣，善扑营

的几百铁骑，就如神兵天降一样冲了进来。他们把金玉泽从热被窝里拖出来，让他穿着单衣，跪在门前的雪地里。家里所有的男女，也全都集中起来，一律搜身，也一律囚在一间库房里，连件棉衫都不让穿。那一天可真冷啊！金玉泽就是在那天夜里，连冻带吓，僵跪至死的。事情虽已过了两年多，可她们一想到那可怕的时刻，还是吓得浑身战抖，这老头儿的手段也真让人佩服！可细想起来，这事既不能怨恨皇上，又不能怪罪邬思道。不全是金家自己作孽吗？她们又都无话可说了。

邬思道看了她们一眼，也知道她们正在想的是什么事。他慢慢地说：“这几天来，我总觉得心里有事，却就是说不出来。一见鄂尔泰，倒给我提了个醒。明天我就到总督衙门去，我必须马上见到李卫。走，回家！”

高高兴兴地出来，满腹扫兴地归去。回到馆舍，两个女人，服侍邬思道洗了身子，让他靠在大迎枕上闭目养神。邬思道睁开眼睛说：“你们现在想的什么，我全都知道。你们千万千万不要胡思乱想。我如果不爱你们，哪还有今日？金家败亡的时候，十三爷曾叫我不再管你们的事，我没有听他的话，尽管我知道他是一片好心。我现在的处境并不很妙，说给你们，又让你们为我担心，何必哪！可是，有一句话，我非说不可，那就是这世界虽大，我却三尺难藏！只要雍正爷在位一日，我就别想有一时的清静。我现在还不能归隐，要归隐也得想个妥善的办法。”

凤姑是读过书的人，知识稍微广一些，她看看邬思道说：“你别胡猜乱疑的，我们既然跟了你，你到哪里，我们也自然要跟到哪里，想那么多有什么用呢？只是……只是，我们心里难受，要不是我们拖累了你……”她说不下去了。

兰草儿心里也同样难过，她一边擦拭眼泪一边说：“爷心里明白，既然你害怕，那就躲开呗，为什么还要上李卫那里凑呢？”

“唉，你们不懂啊！李卫现在遇上了难处，我得帮他一把。李卫这人，我是知道的，别看他少了一点文采，可他的聪明却一点也不亚于别人。他是个仗义的人，人对他有点滴之恩，他必定要涌泉相报。他和宝亲王弘历又特别要好。我的事，也只有让他在宝亲王面前说话，才能有出头之日，也才能保得我一世平安。你们俩睡去吧、让我再好好地想一想，不要来打扰我。”

两人哪敢去睡！见邬思道闭上了眼睛，她们就坐在他的床头，轮番地替他打扇，竟一直坐到天光放亮。

南京明代故宫废墟的西北，多有一些大衙门。贡院、巡抚衙门、总督衙门等等。可是，座落在这里的江宁织造司更是不同凡响。当年，康熙六次南巡，就有四次住在这里，这就是史书上赫赫有名的曹寅的府第。曹家是在清太祖努尔哈赤时代，就当满了满族包衣奴才的。历经几代，才成为清初的一大望族。可是自从康熙去世，雍正登基之后，却又被多次抄家。前一个人抄过刚走，后一个人就再次来抄。抄来抄去，这里已是面目全非了。曹氏后代子孙们，死的死了，充军的发配到边疆了，剩下的七零八散，谁也不知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灾难。不过，这里毕竟曾有过昔日的辉煌。因为康熙每次来住，就要重新修葺一新，所以早就是皇帝行宫的规模了。今天，邬思道从这里路过，也掀起轿帘来看了一看。他看到的却是宫阙依旧，人事全非的情景，不由他不感慨万分。

过了江宁织造司不远，就是李卫的那个总督衙门了。软轿在此停住，邬思道费了老大的力气，才艰难地从轿子里钻了出来。这总督衙门的建筑，

也是非常壮观的。轩敞高大的府门紧闭着。门上朱漆铜钉，衔环叮当，两尊汉白玉雕成的石狮，蹲坐在大门两旁，注视着广场上的过往行人。两行卫士，列队挺立，腰刀佩剑，目不邪视，与那白色的石狮，恰成鲜明的对照。广场上，立着一座高约三丈有余的铁旗杆。骄阳下举目观望，迎风招展、猎猎作响的帅旗上，绣着雍正皇帝御笔亲书的一行大字：

钦命两江总督李

总督帅府里大概正在议事，来的人看来还真不少。门外广场四周，歇着无数大轿。也许是天气已近端阳，气闷炎热；也许是轿夫们等得太久，闲得无事可干。他们便东一片，西一堆地挤在一起，正在海阔天空的神聊。这情景与门前那肃杀、静穆的气氛比较起来，又别是一番风味。跟着邬思道来的轿夫，不敢前去通报，却回过头来直看着这位先生。邬思道没法，只好瘸着两腿亲自走上前去。可他离大门还远着呢，就听一声断喝：“站住别动！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！”

邬思道一直等那个戈什哈来到面前，才从怀里掏出名刺递了过去、从从容容地说：“烦请通报，我要见你们李制军。”

那戈什哈拿着名刺上下端详了好半天说：“鸟……思道？嘿，今儿可遇上稀罕事了。”

这世上姓什么的都有，我还没见过姓鸟的呢！哎？不对呀，怎么这个鸟还长着耳朵？这又是个什么鸟？”他回过头来又说，“我们大帅正在和各县来的官员们议事。吩咐了，今日不见客。你改天再来吧。”

邬思道遇上了这等事，真是笑也不得，骂也骂不得了。他无可奈何地说：“好好好，今天我也算是开了眼界了。这个李卫，自己识字不多吧，还又带出了一群睁眼睛的兵！你再好好看看，看清楚点，那上边写的是个‘鸟’字吗？不过，既然李卫有事，你就叫翠儿来接我吧，我先见见她也行。”

“什么，什么？翠儿，翠儿是谁？我们这里没这个人！”

邬思道有点火了：“翠儿是谁用不着你问。你快去，把李卫的老婆给我叫出来！”

那戈什哈见这位发了脾气，有点慌了。可是，仔细一看，这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呢？瞧他这身打扮，穿戴普普通通，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。既不像官，又不像民，更不像有钱有势的大财主。要说特别，也就是站到人群里边显得整齐修洁点罢了。再看他的风度，似贵不贵，似贱又不贱。说话倒是挺文雅的，可一上火，又这么噎人。他这里还在猜测，邬思道可等不及了：“哎，我说，你快点行不行，快叫你家主母出来见我。她要是说不见，我回头就走还不行吗？”

戈什哈没法，只好进去回禀主母。可他去时，慢慢腾腾，回来时却是一路小跑。来到跟前，先十分麻利地打了个千，然后就跪下磕头，磕完头起身又是一个千，这才开口说话了：“爷确实身份贵重，小的得罪了，我们宪太太发了话，叫小的快快来请。因衙里正在议事，宪太太出来不便，请您老体谅。爷这边走，您请！”

邬思道畅怀大笑着说：“怎么？我不是‘鸟先生’了吧？”说着，从怀里掏出一锭约有五两重的银子扔了过去，又返身对跟他来的轿夫们说，“回家去告诉两位太太，没准儿，我今晚就不回去了。如果这里能住得开，我就派人去接她们。”

那个戈什哈见这位爷出手大方，此时他又成了向导、就更是卖力。两



人穿堂越户，来到李卫的官衙后院。翠儿早就迎在门口，见邬先生进来，先蹲身福了两福，又说：“我已经派人叫他去了，先生，您这边请！”回身又叫丫鬟：“梅香，快去取一盘冰湃葡萄来，给先生送来解暑。”说完便毕恭毕敬地站在一旁，等先生走过去，才紧紧地跟在后边。看得那个戈什哈眼都直了。

进了正厅，翠儿就要行礼，邬思道却笑着说：“罢了，罢了，不要讲那么多的礼数了，你如今已不是雍王府的丫头；我也不再是雍王爷的师友。我一个山野散人，一个平常得再也不能平常了的闲人，让你这诰命夫人向我行的什么礼呢？哎？这里满屋子全是书。好啊，好啊，李卫知道读书了，真让我高兴。”说着拈了一颗冰湃的葡萄在嘴里含着，又浏览了一下李卫的书架，不看还罢，一看，他竟然忍不住笑了，“翠儿，你瞧瞧，这一本是前年的皇历，而这本又是什么呢？哦，是算命先生用的书。嗯，这一本《唐人传奇》，倒还勉强说得过去。好，这才是真李卫，要不是他，绝对不会买这些书。”

翠儿说：“嗨，别人不知，先生您还不知道他吗？他哪里是要读书，全是买回来装幌子的。前些日子，那个也是姓李的叫……哦，叫李绂的，在皇上面前参了他一本，说他不读书，他回家来就说，李绂这人还算不错，要是再有个更坏的人来挑我的毛病，那可怎么好啊！所以就急急忙忙地叫人去买了这些书来。买是买了，可他却从来也没有摸过。我问他，你怎么光买不读呢？他说的话才真叫气人哪！他说，咳，原先在四爷书房里我还不正眼看它们呢。现在再读，不是临上轿才扎耳朵眼吗？先生，您要是能常在这里也许能教教他。他和我说，田文镜容不下您，还说您一定要来见他。我就天天盼您呀！依我说，先生您干脆就在这儿住下好了。哎，我那两位嫂子怎么不跟您一起来？您真该把她们也带来，我们也好在一块堆儿说说话，那多好啊！”她一边说着，一边又招呼丫头们献茶，还又亲自捧着，送到邬思道面前。

邬思道听着翠儿这东一榔头、西一棒锤却又简捷明快的话，一时竟不知怎么说才好了。

他们当年虽然都在雍王府里做事，可身份却大不相同。李卫是书房里的小厮，翠儿是内府的丫鬟，而邬思道却是雍王爷的座上宾相。合府上下，谁见了他，也得规规矩矩地站下，打躬行礼。就是弘时、弘历和弘昼这三个王子，对邬思道这位在父王跟前师友兼备、说一不二的人物，也全得执子侄辈的大礼。那时他也曾见过小翠，但却从来也没说过一句话。她在这位先生面前，也总是小心翼翼地伺候，不敢有一点轻慢。可世事变化太快了，几年不见，当年少言寡语的小丫头，如今变得这么爽快，这么开朗，这么亲切，这么懂事，又成了二品诰命夫人，真真是让人应当刮目相看了。听翠儿终于说完了，他才说：“李卫买的这些书，与其摆在这里充数，还不如不摆更好。那个李绂就是个有名的道学先生，他说李卫不读书，指的是李卫不读正经书。你看，这书架还放着一本《春宫图》，这是淫书嘛，哪能摆到人眼前？要是让外人看见了，一个状子告上去，李卫就是有八张嘴也说不清了。这上面的书，全都要换掉！回头我给他开张单子，叫他按方抓药也就是了。”

这边正说着话，李卫已经大步流星地赶了进来。翠儿迎到门口笑着说：“先生在这里坐了好大一会儿了，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？就是外面有天大的事，让他们先议着不行吗？哪怕你先回来见见先生再去呢，就能误了你的军国大事？”

李卫也不答话，先自摘了顶子，脱了袍服，然后走到邬思道面前，一个千就打了下去，起身又重新跪下磕头，完了又是一个千。这才站起身来说：

“先生别见怪，我也是急着要赶回来的，可是……唉，官身不由己呀！”

邬思道笑了：“你以后见了我，千万别行这大礼，咱们执个平礼也就是了。你又磕头，又作揖，外加上连着打千，我又搀不能搀，扶不能扶的可怎么办？再说，我现在的身份，哪能受你这样的大礼？从今天起，雍王府的规矩全都免了！我原来只是想见见你，而且是悄悄地来，悄悄地走。偏偏你的门丁要叫我‘鸟先生’，把好好的事闹得大发了。哎，我今天是要问你一件大事的。鄂尔泰到这里干什么来了？”

李卫说：“谁知道啊！前天我本想去拜见一下，咱们不是‘地主’嘛。可你猜都猜不到，他的门丁对我说：我们大人不见客！真他妈的混蛋一个，你不见我，老子还不想看见你呢！”

## 四十九回 能回天自有回天力 叫狗儿何惧狗儿咬

邬思道笑了：“李卫呀，李卫，你真糊涂！他这次来，就是冲着你来的！”

“怎么，他也要告我……”

“岂止是告你，怕是比告你更可恨，他是要扳倒你呀！”

一听说鄂尔泰此次来南京，为的是要告他、扳倒他。李卫可不干了：“娘的，我招他惹他了吗，兔崽子刚来时，我还去拜过他，这老小子怎么这样不仗义？哼，如今要告我的人多了。鄂尔泰要告，就让他告去吧。咱老子不理他，看他能下出个什么蛆来。”

邬思道笑了：“这不是理不理的事。他要告你，就自然有他的理由，有他的办法。你去拜他，他不肯见你，也有他的道理。这事光生气，耍二杆子，都是不行的。”

“你是说……”

邬思道瞧了一眼李卫慢吞吞地说：“他压根就不信你那‘江南无亏空’的话！他上年在福建查账，就查出了毛病，受到了皇上的夸奖。他很自得，非要找个更大的对头来，再立一功。我看哪，他一定是选中了你。”

李卫宽释地一笑：“嗨，就为这事呀。我这里藩库里银账两符，不怕他查。”

邬思道更是笑得开心：“李卫呀，你小子能瞒别人，却瞒不了我。藩库里银账两符嘛，我也信。在金陵这六朝金粉之地上，你从婊子、嫖客们身上榨油，又用这钱填还了国库，还不是举手之劳？但是，官员们自己的欠账，你就未必全都收上来了。鄂尔泰不是等闲之人，你这一手骗不了他。”

李卫傻了，他愣了好大一会儿，突然又嬉皮笑脸地说：“先生，我算真服您了！幸亏皇上没让您当宰相。您要是出山为相，这石头城里还不得挤出油来？人们常说，我李卫是‘鬼不缠’，可我这‘鬼不缠’遇上了您这位钟馗就没辙了。你算得真准，官员们才有几两俸禄，拿什么来还账？所以，我就想了这法子，从那些窑子、妓女、鸨儿、王八身上弄钱，谁叫他们的钱来得容易呢？我在真人面前不说假话，是有那么几十个县的账经不住查。但我也向皇上奏明了，该打该罚我全都担待。先生，您是我的恩人，我不能，也不敢对您玩花招。”

“哎！什么恩人不恩人的，说这话就没意思了。你不是也救过皇上，皇上不是也救过我们俩？咱们现在说的，是正经事嘛。”

翠儿走了进来，高腔大口地说：“你们呀，怎么老是说正事？好不容易见一次面，说点闲话不好吗？尹大人和范夫人都来了，他们也是听说邬先生在这里，才赶来的。”

一句尚未说完，尹继善和范时捷已经走了进来。邬思道刚要起身，却被李卫拦住了：“你别动，都是自己人，用不着客气。来，我给你们引见一下：这位，就是今科榜眼，大学士尹泰、尹老夫子的二公子尹继善，如今和我一文一武地搭伙计；这位嘛，是刚到这里的藩台范时捷，年羹尧不能容他，十三爷就把他交到我这里受委屈了。哎，我说老范，你笑笑行不行？别哭丧着脸，好像死了老子娘似的。上坐的就是我常向你们提起的我的老师邬先生。”回头又对翠儿说，“添客了，加几个菜吧。”

尹继善大家出身，穿戴整齐，和邋遢的范时捷恰成对比。坐下来后，他就用十分崇敬的口气说：“邬先生风范，我早就仰慕在心了，今日一见，实在是大慰平生，听说先生已经离开了田文镜的幕府，其实，这样也好。昨天我看到邸报，山东巡抚、安徽巡抚都上了奏折，要请先生前去帮忙。叫我说，先生哪里也别去，就留在南京岂不更好？何况这里离先生的老家也近一些。”

李卫没有接话，他早就接到密折了。皇上在御舟上说了什么，他也全都清楚。田文镜还专门给他写了信来，再三表示，如果先生能回开封，他愿意当面谢罪。李卫自己又何尝不想留下这位先生？可是，皇上的密折尚未批下，他不敢多说。听尹继善这么讲，他连忙接过来：“都吃酒，吃酒，今天咱们不说这事儿。我知道先生最是看得开，连我怕也留不住呢。”

邬思道是何等精明，马上就明白了。他举起酒杯说：“我原来是想从此做个山野散人，逍遥一生的，看来也是由不得自己呀。哎，李卫，刚才听夫人说，有人参你不读书？是吗？”

李卫搔着脑袋笑了笑说：“嘿嘿嘿嘿，光是说我不读书，倒也不怕。怕的是李绂还参我叫堂会听戏。皇上叫我‘老实回话’，还问我‘为什么不遵圣旨，擅自演戏？让别人说起来岂不是把朕的面子也扫了’？这件事，我还真不好回话，正在作难呢。”说完一眼不眨地看着他的这位老师。心想，你既然问了，就得给我出个主意。

邬思道沉思了一刻说：“这事皇上问了，就得好生回话，想躲避是不成的。不过，你既然是叫了堂会，就不能只看一次，也不能只看一出戏，是吗？”

“咳，哪能只看一次呢？这事怨只怨翠儿，她越看越上瘾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我看了……《苏秦挂帅》、《将相和》，还有……《六月雪》……”

尹继善也看了，他在一边说，“哦，还有《卖子恨》呢。其实，这都是正正经经的好戏嘛。叫我看，你上个引罪自责的折子，就可以没事儿的。”

邬思道太了解雍正皇帝了，知道他追究的并不是看了什么，而是觉得李卫扫了自己的面子，是‘违旨’行为。他说：“尹公，这样怕不行。皇上是个细心人，他计较的是你们不务正业，游戏政务。当然，谢罪折子一上，他也许会一笑置之的。可怕的是，他放在心里不说，再遇上别的事，一块堆儿算总账，那可就不是谢罪的事了。”

李卫一听这话，可真的急了：“先生，你得救救我，我咋回话呢？”

邬思道一笑说：“你就说，是请尹公帮你点的戏。”

尹继善一听，脸马上就黄了。邬思道却冲他笑着说：“你别怕，听我把话说完嘛。你可以这样回话：皇上已经多次下旨，叫臣下读书，读史。而你

李卫认字不多，想读也读不来，于是就请他帮你点几出与读书学史有关的戏来看。可是，顾了这头却忘了那头，竟把皇上的‘不准看戏’的旨意忽略了。现在既蒙皇上教训，以后再也不敢看了。”

李卫聪明过人，一听就笑了。尹继善不但脱了干系，还能以“劝戒有方”而得到皇上的勉励。连一直沉着脸不言不语的范时捷都拍手叫好说：“郭先生，我算服你了，你真有回天之力呀！”

郭思道却平静地说：“光这样说还不行。你看了《卖子恨》《六月雪》，这戏里唱的是什么呢？是政治黑暗，是吏治不平！李卫你再想想，你自己不就是在人市上被皇上买来的吗？如果我没记错，现在就能给你写出两段《卖子恨》的戏词来。”说着，他立刻要来纸笔，写完后，又交给尹继善，“请你读读，看我写的对吗？”

尹继善哪还记得戏中的词儿啊！可是，他这一读，不光是李卫，连全府在这里侍候的丫环、仆人们，全都泪眼汪汪的了。可他们之中，谁也没曾想到，这戏词竟是郭思道这位才华过人的学士现编现写的！郭思道听他读完了才说：“尹公，我再送你一件礼物。你既然和李卫一块看了戏，他挨了训，的也跑不了责任。你就把这戏词，附在李卫的谢罪折子后面。别的还需要说什么，大概就用不着我教你了吧，啊？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
众人见到这情景，没有一人不佩服，没有一人不感激。范时捷说：“田文镜真是瞎了眼睛，放着郭先生不要，他上哪儿找这样的好师爷呀！”

李卫更是激动万分：“咳，老范，你别在这里提田某人，一说他我就有气儿！前些时他上书给皇上，说他要封住河南通往邻省的驿道，不让河南粮食外流。别人要想去河南贩粮，他还要征税！这信儿是四爷宝亲王透给我的，真气死人了，他妈的，他封我也封，井水不犯河水，比比，看谁的日子过得好！”

郭思道看着李卫这生气的样子，悄没声响地笑了笑说：“李卫呀，李卫，你和他争的什么呢？田文镜是个不懂经济的人，一看见河南发了水，就吓得慌了神，只怕有一斤粮食流进了别人嘴里。其实他不知道，江南人本来就不爱吃面，而只爱吃米，他封了境，挨饿的只能是他自己。他封你也封，既断了江南人的卖粮通道，又让皇上说你小气，何苦呢？”

李卫茅塞顿开：“对，对呀！老范，吃完饭你就给咱传令，咱们不但不封境，河南人要来做生意，咱们还不抽税，饿死田文镜这狗日的！”

家人们来上菜了，众人一看，好嘛，六个菜全是素的，只有一盘炒鸡蛋和一条清蒸鱼，算是动了荤。他们都知道，李卫虽然是出了名的豪爽总督，可也是出了名的节俭总督。官场上，他杀伐决断，简明利落；可回到家里，却从来不肯挥霍，也挥霍不起。所以，谁也不在他这里挑礼。众人都拿起筷子了，回头一看，范时捷却坐在一旁发呆。李卫知道他的毛病又犯了，他一声不响地走上前去，在范时捷脑后就是一巴掌：“怎么，你范大舅子看不上眼吗？老子这里就只有这个菜，你他妈的不吃，就给我滚蛋！”

他这一骂，不只是郭思道和尹继善吓了一跳，连在屏风后边站着的翠儿也是一惊。心想，李卫这小子发的那门子疯啊，这里不全是你的客人吗？再说，这位范大人还是个倔筋头，你这是诚心和他过不去还是怎么的？

哪知，范时捷不但不恼，反倒笑了。他端起门盅来，一饮而尽，完了又说：“咳，这大半年没见怡亲王，把我憋得够呛。我等了多时，总算有人来骂我一声了。哎——我怎么不知道，咱们这位宪太太原来是我的妹子？”

来来来，大家同干一杯，祝贺我和宪太太联宗之喜！”

邬思道也不出声地笑了。他早就听人说，这位范大人，最受人家和他胡闹，最爱听的就是骂声。可他却怎么也想不到，竟然会有人连挨骂也能上瘾，不挨骂连吃饭都打不起精神来！

李卫见范时捷终于开了口，还是不依不饶：“哎，我说范大舅子，这次和鄂尔泰打嘴仗，老子可全仗你这藩台了。你要是给老子砸了锅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？”

范时捷根本不在乎：“不就是对付这个鄂尔泰吗？小菜一碟！年羹尧够厉害的吧，他又把我怎么样了？邬先生，你看看，江南这么富的地方，可是，总督大人却吃这样的饭，这还是待客哪！我敢说，连个县丞都比他吃得好。他的火耗只收三钱，全国上哪儿去找这样的清官？今天当着邬先生，我实话实说：咱们省还有二十三个县经不起查。有事，李卫你小子就只管叫他鄂尔泰来找我好了。我反正是个破罐子，左右都是摔，摔就摔呗！给，这是咱们省缺了银子的几个县，你过过目，全都是苏北遭水淹过的。”

李卫接过来也不看，就递给身后的家人。他问：“你们俩和县令们议到最后，是怎么说的？”

尹继善说：“是我向大家宣布的这件事。我还告诉他们说，鄂尔泰办事特别认真，他还带来了三十名算账高手。我们全省没亏空，这是人人皆知的。但说到各县，就不敢打保票了，大帅也放心不下。所以，我叫各人自写条子，欠多少就是多少，不能隐瞒。老实写了，有事大帅担着；不老实写的，你就自讨苦吃，大帅概不负责。大家见了这阵势，敢不说真话吗？”

李卫心里有底了：“好，就这么办！”他回过身来对那个家人说，“你拿上这条子去一趟签押房。告诉那里的师爷，叫他写两份单子，两个单子要一模一样，都只写全省一半的县名。这上边列着的各个县，却一个也不准写上。你听明白了吗？”

那家人答应着出去了。李卫又对范时捷说：“范大舅子，我不要你摔罐子。查账的来了，你给我好好接待就行，别的你一概不知……至于办法吗？天机不可泄露，你们等着瞧好吧！”

翠儿让丫环们捧上两个大盘子来，李卫亲自动手，敲开外边的泥皮，向大家介绍说：“来来来，请品尝一下，这就是你们从来没福吃过的‘叫化子鸡’。我敢说，没做过叫化子的人，是绝对做不成这美味的。不过，我也不是原装了。早先吃的全是淡的，如今却先洗干净，又加上了佐料。来吃呀，邬先生，你不先动筷子，别人谁好意思呢？范大舅子，你还等我喂你吗？”

大家一齐动手，剥吃着这闻名的“叫化子鸡”。可是，刚吃了几口，门上就有个家人进来禀道：“大帅，鄂尔泰大人来拜！”

李卫把手一摆：“告诉他，本大帅没功夫见他！”

邬思道连忙拦住了：“李卫，你这就不对了。别那么小心眼嘛，他给你一棒槌，你还他一长枪，就有失大臣的风范了。去吧，啊？”

“可是……”李卫还在犹豫，邬思道又说：“你看，尹公和范公你们有公事，我呢，是个大闲人，因私而废公是不大好的。何况翠儿已经派人去接我的家眷了，你放心地去吧。”

李卫想通了，他大叫一声：“好，开中门，放炮迎接，叫议事厅的那些王八蛋们也全都出来！”一边吩咐着，一边就穿戴整齐，还专门在袍子外面，套上一件黄马褂。

尹继善小心地说：“大帅，您这身打扮，怕是有点不大恭敬吧。”

李卫也不理他，迈开大步就走了出来。门外“咚咚咚”响起了三声大炮，总督迎接钦差，那是什么样的威风啊！合省的官员们，一瞧李卫的这身打扮，全都“啪”地打下了马蹄袖，躬身施礼。偌大的总督衙门上上下下，没有一点声响，也全都在注视着这不同寻常的接见。

鄂尔泰的眼睛里根本就没有这个要饭化子出身的总督。他今天是端着钦差大人的架子来的，穿的也是黄马褂，满脸的皱纹如刀刻一般。看见李卫大大咧咧地走了出来，并且只说了一句“鄂公辛苦”便没了下文，他愣住了。他盯住李卫看了又看，强按下心里怒火说了一句：“我是奉了圣命来的！”

这句话虽然声音不大，可在场的人全部听到了。大家也全都明白，他这话是在责怪李卫，怪他没有用接钦差的礼节。可李卫毕竟是李卫，他也平静地说：“你的身份，本大帅知道。我也奉有圣命，也是在遵旨办事。所以咱们正好扯平，便只好以平礼相待了。请吧！”

## 五十回 混官场何妨做儿戏 怀忠心就难有自由

鼓乐奏起，两位既然都是钦差，谁也吓不住谁，也用不着相让，就肩并肩走进了总督府的议事厅。分宾主坐下后，鄂尔泰开言了：“皇上命我来主持南京贡试，廷寄嘛，李大人想必已经看过了。前日大人来访，恰恰我那天身子不适，很是慢待，我这里先谢过了。”

李卫笑了：“咳，我当是什么大事儿呢？原来是这样。鄂大人是北方人，来到南京不服水土，一时有‘不适’，谁又能怪你呢？再说，咱们俩都是皇上身边的狗，不管怎么‘汪汪’，全都是一窝。有什么事，你就照直了说吧。”他心想，我本来就叫狗儿嘛，吃什么亏了？你来找事，才真的是条老狗哪！

鄂尔泰来到李卫的总督衙门，却不料一见面就被李卫叫成了狗。鄂尔泰气坏了，都是朝廷大臣，我怎么会是‘狗’呢？可是他回过头来一想，平常我的奏折里不也常说，“愿为皇上效犬马之劳”，犬不就是狗吗？李卫话虽然说得难听一些，可是却无法驳倒！他只好言归正传：“李公，我虽然是奉了学差，但皇上让我顺便查查江南的藩库，看这里有没有虚报冒领的事。这事情我真不愿管，这不是要找你李公的麻烦吗？可又不能违背了皇上的旨意。所以，今天才特地来拜见你，请你鼎力相助。江南若有什么瞒着皇上的事，咱们可以在这里当面说清。你一说出来，也就可以放心做事了嘛。我这人，你是知道的，从来也不想与谁过不去。”

李卫心想，你别他妈的装蒜了。他嬉皮笑脸地说：“前几天我去拜你，一来是要给皇上请安，二来嘛，也想看看廷寄里说了些什么。你身子‘不适’，我也就回来了。可到家一看，我这里的廷寄也到了。我们省从来没有欺瞒皇上的事，我下边这些狗日的，也不敢这样大胆哪？鄂大人你知道，我是朝里出了名的‘鬼不缠’，谁又敢日哄我呢？喂，你们都说说，谁他妈的弄虚作假了？”下边当然没人应声，他也就见机收场，“怎么样？他们不敢骗老子，更不敢欺君的。”

他说得随随便便，十分轻松，而且连骂带损，嘴里不断脏字。与上坐的那位道学先生，恰成鲜明的对比。这里总督衙门的人，早被他骂皮了，也

早就见怪不怪了。可是，跟着鄂尔泰来的人，却没有见过这样的总督。他们想笑又不敢笑，不笑呢又憋不住。鄂尔泰讨厌的就是李卫这一身痞子气，他沉着脸说：“江南是不是有欺君之事，现在还不能说，要等我查完才能定论。”

“查就查！请问，怎么个查法？”

“从南京开始，一府一县地挨个查！”

“这么说，你要单独查账？”

“一点不错！”

李卫拿起一把大蒲扇来，一边呼呼嗒嗒地扇着，一边笑眯眯地说：“鄂公，我得先提醒你一句。你要是撇开我李卫单独查账，那你可就违旨了。皇上的旨意里说，要你‘会同李卫复查，不得稍存苟且之心’，我记得不错吧。这就是说，要以我为主，你只是‘会同’的身份。按道理，我要怎么查，才能怎么查。不过，看在同是为皇上办事的情份上，我也懒得和你争这个大小上下。就按你自己来说，你的正经差使是学政。江南一百多个县份，你一县一县地查，恐怕查到猴年马月，你也还查不完呢！请问，你的正差还办不办了？”

鄂尔泰原来以为李卫不过是个傻小子，一唬就能唬住了。可他没想到这小子如此精细，更没想到他竟和自己论起主次来。他张了几次口，也没能说出个反驳的话，只好问：“那依你说，应该怎么个查法呢？”

“我已说过了，本总督不计较名次前后。既然都是钦差，又同办一个差使，就见面各分一半吧。一百二十四个县中，咱们各分六十二。我知道你带来不少盘账的高手，可我们这里的藩司衙门里，能查账的并不比你少。老范，你去签押房，叫他们把全省县份，一分为二地写好，还要把次序打乱再拿来。我和鄂大人等会儿要用。”

范时捷这时才明白，李卫刚才叫人写县名的意思。他想笑，却又不敢笑，答应一声就连忙走了。

鄂尔泰品出味儿来了，李卫这是要和他拈阉啊！他板着面孔说：“李大人，你这样做，是不是把军国大事当成儿戏了？”

李卫身子朝前一探说：“儿戏？我上不欺君，下不亏心，就是儿戏又有何妨呢？照你的办法，把我这钦差撂到一边，违了旨意不说，你自己又办不下来，那才真是儿戏哪！”

两人越说越拧，尹继善在一旁开言了：“鄂大人，依学生之愚见，李公之言也不无道理。鄂大人如果觉得不行，提出个更好的办法来，也未尝不可。”

他这话貌似公允，可这个边鼓敲得更绝。鄂尔泰左思右想，竟想不出比这更好的办法来。他偷眼向李卫看了看，见他的手已经扣在了茶碗上。鄂尔泰知道，只要自己说声不同意，李卫就敢马上端茶送客。这样，事情就全砸了。心想，好吧，拈阉就拈阉，只要让我抓住一点把柄，看我怎么拾掇你！他也把茶杯捂在手心里了。

范时捷气喘吁吁地端着个大盘子回到了客厅上。李卫和鄂尔泰几乎是同时行动，分别抓到了一个纸团，又恶狠地注视着对方，端起了茶碗。下边的衙役们虽然看得正有趣，却也没敢忘了规矩，高喊一声：“端茶送客！”鄂尔泰只好站起来告辞走了。

李卫兴冲冲地回到后衙，把衣服一甩，痛痛快快地笑着说：“任你奸似鬼，也叫你喝了我的洗脚水！”

鄂思道正在给李卫开书单，听见李卫的喊声，抬起头来看看他说：“得

了头彩吗？看你高兴成这模样。现在这里没外人，我得说你一句了。你这样聪明能干，如果再多读点书，进上书房也并不难。可是，你却为什么总是粗话不离口的，真让人生气。”

李卫却突然正经起来：“先生，您真以为我爱讲粗话吗？我实话告诉您，书我也不是不读，骂人的话我也可以不说。但我在人前，却还得装傻充愣。我不能不这样，也不得不这样！进上书房？我想都没有想过。先生您别忘了，别人不是有军功，便是正经的科甲出身。

我是什么名份？我是叫化子！是个人人能踩，也人人能骂的叫化子！我再聪明，也只能干些小打小闹的事。所以我必须保持我的本份，保持我粗豪下贱的本色。要是我想充文雅，我李卫在皇上和众大臣眼里，可就一文不值了。”

邬思道没有马上说话，他现在才觉得李卫的所作所为，不无道理。李卫刚才所说，对他震动很大。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，这个平日大大咧咧、骂声不绝于耳的小叫化，竟有这么深的心机！他叹了口气说：“这可真是江山依旧，而人事全非了。连你也学会了揣摩皇上的心思，琢磨做官的诀窍了。那我问你，田文镜是个聚敛之臣，你又是做什么呢？”

“不，先生您错看了我李卫。”

“嗯？”

“或许，您也错看了皇上。皇上对您，对我，从来都是直言不讳的。他更懂得我们的心，也比我们更懂得治国治民的道理。”

“什么，什么？我错看了皇上，这……至于吗？”一向自以为对雍正十分了解的邬思道，对自己的作为也从来都是自信的。现在，他却如入五里雾中，不知如何说才好了。

李卫站起身来走到窗前，望着初夏时分天上的浮云。只有在这一刻，邬思道才发现，这个李卫确实是变了一个人。过了好久，李卫才回过身来，目光深邃，声音暗哑地说：“田文镜确实是在揣摩皇上的心思，他事事处处都只想讨皇上的好；而我是有什么就说什么，绝不掩饰，更不作假。就如今天这事，我知道鄂尔泰肯定要密奏皇上，而尹继善和范时捷也不会不写密折。但我不怕，因为我早已奏明，并且已经得到皇上的认可了。”说着。他从大柜子里取出一个黄匣子来打开，又拿出里面的密折来，“先生，您先看看吧。”

这密折前半部分是李卫写的，虽然有不少错别字，但意思却很明白。更特别的是，他说的全是心里话，是别人不能写，也不敢说的话。比如他说：“没当官时想当官，真当了官才知道做官的难处”；“江南报给户部说，这里没有亏空。可奴才知道，最少有二三十个县是糊弄奴才的”；“官员们俸禄太低了。像奴才这样的二品官，一年才一百六十两银子，能干什么呢？翠儿和奴才的那个傻小子，每天只敢吃白菜豆芽。可奴才到了外边，还得装体面，不敢给主子丢人。上次翠儿进京拜见主子娘娘，娘娘赏了二十两金子，让翠儿打几件首饰。

翠儿舍不得，她们娘俩就在这银子里拿出了一点，打了次牙祭。看着孩子狼吞虎咽的样子，翠儿哭了”；“主子要想个长远法子，不要让官员这么穷。官员不穷，就没理由借国库的钱。主子您不能让他们饿着肚子办差呀”！

邬思道又翻过一页，却是皇上的朱批。那上边说：“览奏不胜感慨，非真知朕者，断不肯如此直言。朕也想为官员加俸，可兹事体大，又涉及祖宗成法，并不像你说得那样好办。



现任官加俸，待选官如何加法？汉人加了，满人是否也要水涨船高？都想多加点，钱又从哪里来？一个不慎，就会紊乱了朝局，朕不能不小心哪！”这朱批后面还有一段话，却是针对邬思道的：“邬先生现在在哪里？听说他到了湖广，又沿江东下，可能已到了南京。尔一定要设法找到他，将此折让他看看，听听他有什么想法，再详尽地报朕知道。告诉邬先生，允祥很想他，朕也有事要垂询于他。他不必回家乡了，就由你妥送至京，安置到怡亲王府可也”。

看了皇上的这份朱批，邬思道头上冒出汗来了。想不到皇上原来答应让自己“中隐于市”，竟是不可能了。但他和皇上既已有了过去的情份，又不能对皇上的期望置之不理。他自言自语地说：“皇上有什么事要垂询于我呢？”

李卫笑笑说：“先生，这事我可不知道，也没资格知道。我这里还有一份朱批，说请您在五月十五前，一定要赶到北京。但这份朱批，因为牵连着擒拿甘凤池的案子，皇上没说让您看，我也不敢拿给您。您只管放心地走吧。两位夫人，就住在我这里好了，翠儿会好好侍候着的。”

邬思道长叹一声说：“唉！岂止是你这官身不自由，我这民身又有自由吗？皇上现在用的这密折制度，还是当年我提的法子。想不到却作茧自缚，把我也给捆住了！我的一举一动，都难逃皇上的耳目呀。”

“先生，您可不能这样说，这法子实在太好了。有了它，谁想给别人穿小鞋，他就得掂算掂算，别人兴许也会告他一状呢。哎——皇上要我征求您的看法，您就教我怎么办吧。”

“哦？那你先说说，你自己是怎么想的？”

李卫规规矩矩地说：“先生既然问我，我就只能说老实话，我不学田文镜。田文镜用的是高压的办法，让下边的人全都怕他，那怎么可能呢？他那个巡抚又不是世袭罔替的，再说，他也总得死。他或走或死，下边就照样贪污，照样刮地皮！那是个笨法，我学不来，也不想学。这官职里不是有肥有瘦吗？肥的我不管，瘦的我得想办法补贴点，想法让他们过得去。他要是再贪、再刮，我就狠狠地办他！这就是我的宗旨。”接着，他就把如何筹粮筹款，如何征税，如何搭配穷富等等，说了好大一会儿。完了他又说，“我给自己订了两条：一不往怀里搂钱，皇上就怪不到我；二不逛妓院嫖窑子，翠儿就不能和我打架。有了这两条，谁爱说什么，就让他说去，我一概不听不问！”

邬思道一直在静静地听着，等李卫说完了，他问：“你为什么不学田文镜，让官绅一体纳粮呢？”

“我学他？他这一招还是学我的哪！我在四川当县令时就这么干了。他那时还跟在我屁股后面跑得颠颠儿的呢。现在学他，还不让他笑我没本事。”

邬思道看着这位心高气傲的年青总督，心想，他也真是有可爱之处，得帮他。便说：“我教你两条，不过你得先答应我一个条件。”

“别说一个了，就是十个八个，我全都答应！”

“好。头一条，叫‘摊丁入亩’。这一条，你不能告诉皇上是我教的，就说是你自己想的。这法子很简单，就是把人头税取消，全都摊到土地里去。谁家的地最多，谁家就得多交税。没地的，少地的，自然就用不着多交了。你要过饭，还能不明白这道理吗？”

李卫高兴得脸上放光：“好好好，这一条我准能办到。我就说，是我替

天下的叫化子想的主意。叫化子连饭都吃不上，还要交人头税，谁干哪！老子要命有一条，要交税？没有！”

“第二条，叫‘火耗归公’。这是个养廉法，是吏治。你想不出来，所以这条算咱俩的。平常人们说的‘三年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银’，这银子从哪里来？就是钻的火耗这个空子。你把全省的火耗都抓在自己手里。谁干得多，哪个县最穷，就多分给他点；谁出力少，谁的县里最富，你就少给点。这样连后补官员们，也能分个仨瓜俩枣的，谁不说你好！”

李卫可真佩服了这位老师，连连说道：“好，太好了！这样，连我这衙门里的应酬钱，不也有地方出了嘛。”

一个衙役走了进来说：“禀总督大人，刚才打听清楚了。贡院里抬的牌子上是孔子。”

李卫头也不回地说：“好，告诉下边，他抬孔子，咱们就抬玉皇大帝！”

邬思道问：“李卫，你这是唱的那一出？”

李卫笑了：“先生，您别管，我这是和鄂尔泰那老小子叫真呢！年羹尧要凯旋回京，全国大庆，南京这里都在准备赛神大会。这一比，可就有高下之分了。南京学政衙门，是鄂尔泰狗日的管的。他让城里的秀才童生扮成孔子，入试的三千孔门弟子，扛着大牌子游街。我这总督衙门不能落在后边，更不能让鄂尔泰这个兔崽子比下去！”

邬思道哈哈大笑：“李卫呀，李卫，你可真能想法子？你以为，玉皇大帝就最大了吗？”

“是啊，他不大，谁又能比他大呢？”

邬思道还在大笑，笑得气都喘不过来，也笑得李卫莫名其妙了：“先生，我说的不对吗？”

“岂止是不对，你那玉皇大帝要是抬到大街上，不让人笑破了肚子才怪呢！我告诉你，天下独尊儒术，孔子乃万世师表。连先帝爷去孔庙，还得行三跪九叩的大礼呢！别说你抬玉皇大帝了，你就是把如来佛、孙悟空全都请来，他们见了孔老夫子，也全都得行礼避让！”

## 五十一回 巡河务蛟龙困沙滩 防突变微服入军营

李卫傻了：“那，那可怎么办？难道让他鄂尔泰压住咱们？哎——先生，有没有比孔子大的？”

“没有，真的是没有。”

李卫拧眉攒目地想了又想，一边还不住地在嘴里嘟囔着：“他妈的，我不信孔子就那么厉害，难道就没人能管住他？哎，我想起来了，咱们在大牌子上写上‘孔子他爹’！孔子再大，他总不能比他爹更大吧？”

邬思道一愣之下，随即又放声大笑：“好，这主意真可叫绝，你李卫也不愧了这‘鬼不缠’的雅号！不过，你写上‘孔子他爹’，似乎也太直白了些。孔子的令尊大人叫‘叔梁纥’。你把他写到牌子上，不管孔子到了哪里，他见到这块牌子，也得退避三舍！”

雍正皇帝这次巡视，并不是十分顺利。他从开封出发刚来到兰考，大船就搁浅了。这里的水是不小，但多年黄河失修，屡次漫灌，主航道早已不

见。以致有的地方水流湍急，打得船只光转圈就是不向前；而刚刚走了不远，又困在沙滩上前进不得。全靠随行的军士们拉纤，才能一尺尺地挪动。张廷玉命人找了一个河工来一打听，照现在的走法，再走一个月也难回到北京，这可真是名符其实的“蛟龙困在沙滩上”了。张廷玉身为宰相，他得纵观全局，联想到眼下瞬息万变的形势，他再也坐不住了。

他从船上下来，到雍正坐着的大舰上求见皇上。雍正还在埋头批阅着文书，见他进来，也只是抬了一下头说：“不要行礼了，坐吧。”便又继续写下去。

张廷玉真想说一句，你倒是稳坐钓鱼船，不用着急，可你知道咱们已经陷入绝境了吗？可是，他只敢想，却不敢说。一直等雍正写完了，才小小心谨慎地说：“皇上，臣以为这河工不宜再看了，还是走陆路早点回京更好。”

“哦？你怎么突然想起这个主意了呢？朕看你脸色不好，是不是身体不适？”

“不不，臣虽然有点晕船，可还能抗得住。刚才臣召见了河工，听说，前边的三百多里路十分难走。沿岸也少有人家，给养又供应不上……再说年羹尧回京在即，恐怕要误了……”

“哎——你太过虑了！年羹尧只需一纸文书，让他再等几天就行了嘛。这里的河道朕是一定要好好看看的。亲自看了，心里才能更有底。不然，他们就老是给朕说屁话。”

“万岁要是不放心这边，等回京后再派个人来好了。再不，臣亲自替皇上看，这总行了吧。再往前走，邸报就送不上来了，北京是什么情形，各地又是什么情形，我们一君一相撻在这里全然不知可怎么好？怡亲王正在病中，也着实让人惦记……”

雍正已经预感到事情的严重，但他并没有马上表态，只是说：“好了，好了，你不要多说了。哎呀，这船舱里怎么这样闷？走，到外边透透风吧。”

站在夏风劲吹的船头上，雍正不由得心潮起伏。他眼前的这个张廷玉，不是雍正藩邸的老人，他当然不能像邬思道或李卫那样，不论看到什么事，都敢往外撻。张廷玉的忠心，他的谨慎，他的精明，他的干练，都是让人不容怀疑的。他刚才所说，是话中有话啊！表面上看，说的是越走越远，怕误了皇上的军国大事；可细心一想，“连邸报都送不上来了”，就会有人借机封锁消息，策动叛乱，使朝局发生意外！雍正一想到此，不觉毛骨悚然，是的，不能再往前走了，得赶快回京！他忽然又想到，此时此刻，说不定远处就有人在窥探动静。

嗯，不能让他们看出这里的真实情况，起了疑心。他大声地说：“哎，不怕。你是没有办过河工，不知道真情。不就是三百里水草路嘛，有这么多军舰护送，还能过不去？等出了这段泛区，叫洛阳水师提督把有功人员名单报上来，依次嘉奖也就是了。”说完，他回头就进了舱内。

一进舱，雍正立刻严峻地悄声说：“廷玉，你说得对。朕全听你的，今晚就走。留下李德全和邢年他们，照旧在这里‘当差侍候’。你和五哥、德楞泰、高无庸与朕同行，走陆路返回京城。”

张廷玉躬身答应，又说：“臣立刻发文给田文镜，让他调来开封的绿营兵拱卫圣驾……”

“用不着！”雍正马上拒绝了，“太平世界，又是大白天走路，怕的什么呢？何况张五哥和德楞泰还都是百人敌，他们难道还护送不了你我君臣二

人？”有句话他没有说出，那就是三十名粘竿处的卫士，还在暗中保护着呢，又怕的什么。

张廷玉没有再坚持。他心里十分清楚，雍正皇帝外出私访，真正的敌人不在民间，而是在庙堂之上，萧墙之内。与其让这些“真正的敌人”了解到皇上的动静，不惊动官府恐怕还更安全一些。不过，他还是把德楞泰和张五哥，以及李德全他们叫来，嘱咐了又嘱咐，叮咛了再叮咛，这才放下心来。

当夜二更过后，一叶舢板，驶离大舰。雍正皇上和张廷玉他们扮做客商，张五哥等人则装扮成随从。悄悄地走上了大路。不过，他们却没从原来的路上走，而是绕道菏泽，经由临清、德州等地，来到了河北保定。

见到了高耸的保定城头，张廷玉的心才放下了一半。不过，他还是不敢那么自信。他知道，这里的知府是他的门生，便以奉旨外出私访为名，向他要了三十名亲兵。张廷玉告诫说：他要的这些人，是充当他这位宰相的临时护卫的。他们只能远远地跟在后面，而不准走近他身后十里之内！

张廷玉叫了两辆驮车，请皇上坐好，自己紧随其后。张五哥和德楞泰护侍着雍正，高无庸则坐在皇上的驮车车辕边上。就这样，行行走走，走走行行，巍巍帝阙已经在望。张廷玉心细，京师就在眼前，后边再跟着兵士就招眼了。他跳下驮车，回身向高无庸说：“你到后边去见见随行的兵士，把我写的这个条子交给他们。向他们说‘张相已经到京，不要再送了’。让他们凭着这条子，到保定府去领三千赏银。”

此刻，雍正也从驮轿上下来了。他走过来问道：“廷玉，再往前去，不就是西华门吗？朕看也不过三十多里路，你为什么在这里停下呀？”

“万岁您看，太阳已经下山，也该打尖吃饭了，您急什么呢？这里地势紧要，我负着皇上的安全。怎么走，在哪儿住，都应该由我说了算。您不要多问，也勿需多管。因为，这已是皇上早就答应了的。”

张五哥和德楞泰看傻了。他们在宫中眼侍了这么多年，和张廷玉打交道多了。在他们的眼睛里，这位宰相总是那么规矩，那么勤奋。很少见他有过笑脸，但也很少见他发过脾气，更从来没见过他用这种口气和皇上说话。但再向上一瞟，皇上似乎并没有生气，还是那么平静地笑着。他们奇怪了，哎？这是怎么回事？

雍正笑着说：“对对对，你说了算，朕说的不算，这总可以了吧。”

张廷玉没有说话，他仔细地打量了一下四周。从这里向西是畅春园，东北那边是西便门，正北是白云观，离这里最近的地方则是丰台大营。他和皇上离开北京已有好多日子了，那里现在到底是什么样，他们连一点也不知道，这神秘莫测的京城里等着他们的是福是祸，谁也不敢说。身为宰相，他不能拿皇上的安全冒险，也不能让皇上见到自己的一点差错。他当机立断，对皇上说：“万岁，臣以为我们今晚应该住在丰台大营里。叫毕力塔前来侍候，明天再从这里返回畅春园。”

雍正目光幽幽，只是稍微一闪就熄灭了。他似乎对张廷玉的安排并不十分满意，但也没表示什么。只是轻轻地说：“朕说过了，一切都随你。”

为了不惹闲人的注意，几个人悠悠逛逛地向前走去，来到丰台大营时，天已近晚了。不料刚到大营门前，就听一声断喝：“什么人？站在那里别动，不准往前走！”

随着喊声，一名军校走了过来，把他们四人打量了好半天才问：“从哪里来？找谁的？有勘合吗？”

张廷玉见他这样严肃，不禁笑出声来了：“好，毕力塔的规矩还真大！你进去禀报毕将军，就说张廷玉夤夜来访。勘合并不曾带，这是我的随身小印，你交给他，他自然会明白的。”

那军校接过小印，翻过来掉过去地看了又看，把小印又扔还给张廷玉说：“这玩艺，咱没见过，不知是干什么用的。可我认识，它不是兵部的勘合。我们毕军门到城里会议去了，不在大营，你们改天再来吧。”说完也不容他们申辩，转身扬长而去。

张廷玉真拿他没办法，又一想，这里既然是兵营，怎么能没了规矩，又怎么能让外人随便闯入？君臣四人正是无可奈何，张五哥眼尖，却见从里边走出一队人来。因为五哥常到这里传旨，认识不少军营的人。知道走在前边领队的叫张雨，便放开声音喊了一嗓子：“是张雨吗？我是张五哥呀，请过来一下。”

这时天已擦黑，远处看不太清，张雨一直来到跟前，才认出了五哥。他看五哥穿着这身打扮，竟像是一位商贩，先是一愣，不觉又笑了：“哎呀呀，是张军门啊！您这是……”

张五哥脸色一沉说：“不要高声！张中堂刚从外地微服考察回来，让我和德楞泰跟着保护。”说着向后一指，“怎么，你连老德也不认识了？”

张雨凑到跟前仔细辨认了一下：“啊！果然是德军门！你好啊，咱们多时不见了。快，随我到里面说话。”

张五哥却没功夫和他叙旧，一边往里走，一边问：“哎，老毕真的不在大营？好家伙，你们的那个看门狗可真厉害，大概是看我们穿得破，说什么就是不让进来。张相拿出印来，他又不认得。真是好笑，难道张相的印，不比兵部的勘合管用？明天这事要传了出去，岂不成了一大笑话吗？”

张雨看了一眼只顾低头走路的皇上，笑着说：“军门，今天你真是错过了毕将军。隆中堂昨天就叫他进城议事，今天又叫了他去。毕军门的脸色打昨儿晚上起，就像阴了天似的，吓得我们谁也不敢多问。毕军门走时发下话来说，无论是谁，没有兵部的勘合一律不准放行。谁知道张相和您偏偏在这时来，怎么不闹误会呢？”

张廷玉接下了话头问：“你说什么？毕力塔不在营里，他真是去隆科多那里会议了吗？张雨，他们今天开的是什么会？是十三爷主持，还是隆科多主持的？”

“回中堂话，十三爷身子不好，住在清楚寺里静养。毕军门是去步兵统领衙门会议的，那就一定是隆中堂在主持。”

“会议的什么事？”

“回中堂，卑职不知。”

张廷玉和雍正皇上迅速地交换了一下眼神。两人都没有说话，还在继续地走着。张廷玉的心里却早已疑云突起了。隆科多的异常行动引起了他的惊觉，难道他们是在……？他回过头来对张雨说：“我这次并没有什么要事，只是坐了一天的轿，坐得太乏了，才想在你们这里休息一下的。议事厅那里我就不去了，现在头昏脑胀的，我什么人也不想见。毕力塔不是有个书房吗？我就到那里好了。能给我们烧点水来，让我们烫烫脚，洗洗身子就很好了。如果有什么吃的也请给我们送来一些。张雨，这事就拜托你了。”

张雨满口答应着，把他们一行往毕力塔的书房里领。雍正凑着这机会，打量了一下这座军营，只见这里果然是十分整肃。东西南北全是四四方方的

高墙大寨，寨角设着垛楼，以便了望。墙上每隔不远，就吊着一盏灯笼。灯下可见一列兵了佩刀持枪，钉子似地站着。另有两队兵丁，往返巡戈在空旷的大操场。雍正满意地点点头，心想，这里确实比畅春园安全。他一声不响地跟着高无庸，迈步走进了毕力塔的书房。张五哥和德楞泰更无需人交代，早就一边一个地守在了门口。张雨一看这阵势，心里猛然一惊。他偷眼瞧了一下张廷玉，却没敢问出口来。只是说：“请张大人暂且在此安歇，卑职这就去安排。”

雍正皇帝却不等张廷玉说话，就开口说道：“传张雨进来，让朕瞧瞧。”

张廷玉听皇上自己亮明了身份，也不再隐瞒，对吓得目瞪口呆的张雨说：“张雨呀，今天算你有福，万岁爷在里边叫你哪。怎么？你还不快点进去！”

张雨傻在那里，不知如何才好了：“万岁？刚刚进去的真是万岁爷？那您……”

张廷玉笑了，这是他几天以来，第一次开心地畅笑：“你问得好！可你也不想想，假如万岁爷不来，我一个宰相，到你们这军营里又为的是哪桩？快去吧，万岁爷还在等着你呢。”

张雨平时的机灵劲，不知跑到哪里去了。此刻，他直觉得浑身打战，两腿发软，头上的汗珠不住地往下掉。他踉踉跄跄地走了进来，却又傻站在那里，竟忘了行礼了。

雍正看他惊得出汗，怕得可笑，便轻松地说：“你瞪着眼睛看朕是什么意思？难道连朕都不认识了吗？你不是还曾跟着你十三爷在户部办过差吗？朕那时也常去户部的，你怎么就会忘了呢？朕还记得你哪！你是武将，大碗喝酒，大块吃肉，是个敢说敢为的好汉嘛。你见了朕又怕的什么？你应该洒脱一些嘛！”

张雨突然从惊怔中清醒过来，连忙解下佩刀放在一边，“啪”地打下马蹄袖来，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礼。这才说道：“奴才今儿个是瞎了眼了，其实奴才早就该认出万岁爷来的。”

不但在户部见过，奴才提升参将时，也蒙恩受过引见。万岁去年来阅兵，奴才就在队列里。

回万岁的话，奴才是康熙四十五年就在古北口穿上号褂子的。原来是十三爷跟前的亲兵，户部撤差后，十三爷提拔奴才到了丰台大营当干总，去年又升为参将。”

“哦，你也可算是老军务了。这里十三爷的老人还多吗？”

“回皇上问话，原来丰台大营里，游击以上的军官，大多是十三爷提拔的。毕军门掌了大营后，十三爷来说，树挪死，人挪活，都挤在一起不好。后来，有的升了，有的调了，老人大概还有二十几个。不过，十三爷现在是亲王，还管着那么多的事，奴才就是想见也很难见到了。”

雍正高兴地说：“怡亲王是个细心人，朕自己想不到的，他全都办好了。国家要是多几个这样的贤王该多好呀！”

## 五十二回 无牵挂放胆敢直言 有鱼腥引来众馋猫

张廷玉也是打心里佩服十三爷。怡亲王确实能干，也确实有眼力。这丰台大营曾是他允祥的老底儿，这里的将士，也全是他的老部下。可是，自从雍正登基以来，他为了避免人们议论，也为了免得皇上生疑，就主动地调开了大营的将佐。别看他在皇上面前那么得宠，却还是谨慎小心。不管在什么时候，什么地方，他从来不敢有野心，更不拥兵自重！正是因为他有这些美德，所以他才更加受到皇上的器重。

张廷玉正在想着，却听雍正在上边说话了：“廷玉啊，朕看这个张雨很是懂事，既然有缘见朕，就是他的福份。你看，给他补个二等虾如何？”

二等虾就是二等侍卫。张廷玉听皇上已经封了，他还能再说什么，连忙回答：“是。臣领旨，明日就发出文碟。”回头又对张雨说，“你怎么了，皇上加封你，怎么不谢恩呢？”

张雨这才恍然大悟，头在青砖地上碰得咚咚作响，颤抖着说：“奴才谢主子恩典。奴才愿誓死为皇上效力，不负圣上重托。”

张雨今天真是有幸，一见到皇上就被晋升为二等侍卫。这种机遇要在平时，他是连想也不敢想的。张廷玉在旁边说：“张雨啊，你既然升为侍卫，今天就在这里侍候皇上好了。先叫人替皇上准备些点心送来，你再悄悄地找几个妥当的人，把怡亲王召来见驾。还有，给皇上准备膳食，侍候皇上进膳。你明白了吗？”

雍正笑笑说：“廷玉，再稍等一会，毕力塔不就回来了嘛。允祥还正在病中，就不要惊动他了。”

张廷玉却没有一点通融余地：“不，一定要请怡亲王来！张雨，我告诉你，今晚这里就是皇上的行宫，出了丁点差错，都要由你承担！你立刻派人去请怡亲王，只要他还能动，就让他马上来一趟。对别的人，一字也不许提及。毕力塔回来后，让他马上来见驾。”

张雨走过后，雍正对张廷玉说：“廷玉呀，你也忒过细心了。朕看这里一切如常嘛。”

张廷玉也不说话，等点心端上后，他亲自尝过，这才捧给皇上说：“皇上，多点小心总比出差错要好，臣也是万不得已呀。这些天朝中的任何动静我们都全然不知，臣心里又怎能踏实呢？皇上要是乏了，就先在这里靠一靠，臣估计，毕力塔也快回来了。”

雍正没有再说什么。张雨送来饭菜后，张廷玉又和高无庸亲自尝了，才请皇上用膳。膳后不久，便听外边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，又听允祥在门外轻声但却清晰地报名请见：“臣弟允祥恭叩万岁金安！”

雍正听到这十分熟悉的声音，激动地几乎难以抑制。老十三能来，即便是出了叛乱，朕又何惧之有！他连连说：“是十三弟吗？快进来，朕在这里等你多时了。”

允祥闻声而入。他今天穿戴得特别整齐，更显得英姿飒爽，只是眉宇间的病容却难以掩饰。进来后，他首先仔细盯了一下皇帝，才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礼，起身又说：“臣弟瞧万岁的气色和神情都很好嘛，可京师却在盛传，说万岁在河南患了时疫。这十多天来，臣弟多方打听，就是得不到万岁的消息，可把臣弟急坏了。”

雍正让允祥在身边坐了下来，细心地看了看他的面色，心疼地说：“这么热的天，你怎么还穿得整整齐齐的？是咳喘病又犯了吗？朕赐你的药用了怎样？找太医看过了吗？”

允祥哪想到刚一见面，皇上就会对他这样关切，他心情激动地说：“皇上，臣弟这点犬马之疾，却劳皇上如此牵挂，令臣弟更觉不安。太医们没用，他们有的说是痰症，也有人说是伤风，可治来治去的，又总不见好。主上赐臣的药用了倒很对症。只是臣弟想，假如臣弟得的是痰症，这‘拼命十三郎’以后就当不成了。一想到此，臣弟就心情郁闷。这些天又得不到皇上的消息。急得我如坐针毡，五内俱焚。所以，臣索性搬到青梵寺住。一来为主子祈福，二来嘛，听听晨钟暮鼓，也可以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一下。”说着，说着，他的眼泪滴了下来。他用手拭去，但又止不住狂奔如流的泪水。看得出来，他是在极力地忍着，不想让皇上看出自己的激动和不安。

雍正此刻的心情又何尝不是如此。这不但是他们兄弟挚情，还因为十三弟对皇上来说是太重要了！他是雍朝的擎天玉柱，架海金梁，当皇上的哥哥不能没有他这个好弟弟呀！但此刻，皇上却不想让这位爱弟过于伤神，便笑笑说：“十三弟，你怎么变得英雄气短、儿女情长了呢？太医院向朕详细地奏报了你的病情，朕也知道，你其实并没有什么大病。你只要静下心来，好好调养一段，就会好起来的。朕已下诏给邬先生，让他立即进京，就住到你那里。

邬先生精通医道，就让他给你好好瞧瞧。你不要胡思乱想了，好吗？”

在一旁的张廷玉，看到他们这对君臣兄弟一往情深的情景，心里也很有感触。但他今天想的事情太多了，不得不马上问十三爷，瞧见了有了说话的机会，他便连忙说：“十三爷您方才说，京师盛传万岁在河南生了病。这话是民间流传，还是在官场里传开的？”

允祥剧烈地咳了一阵，张廷玉看见他悄悄的用手帕擦了擦嘴，又掖到袖子里。张廷玉看出，允祥确实病得不轻，刚才那一阵呛咳，很可能是吐血了。但允祥还是强自挣扎着说：“这是十天前的事了。当时，廷寄里说，主子冒雨视察河工，受了风寒，不过已经痊愈。这件事，朝廷中人人皆知。可后来，朝中却突然有人传言，说皇上在外边病得不轻。我当时就知会廉亲王，也告诉了隆科多，让他们彻查此事，一定要弄清制造谣言的人。可是怪就怪在，他们直到今天也没给我个下文！礼部筹办的郊迎年羹尧进京的仪注，我已经看过，觉得太过僭越了一些，我驳回去让他们重拟。除了这些，京师现在一切如常，并没有发生什么大事。昨天八哥和隆科多到青梵寺来看我，我还听他们说，皇上的御驾尚在安徽，要从水路返回京师。可刚才一听说皇上已经来到丰台大营，还真把我吓了一跳。皇上，这里距畅春园并不远，您为什么不去那里住呢？再说，那个‘皇上还在安徽’的消息，又是从哪里来的呢？”

雍正意味深长地一笑说：“我们白龙鱼服，悄然回京，自己当然要小心谨慎。他们怎么可能知道我们的确切行止呢？何况你正在生病，就是他们知道了，也会死死地瞒着你的。”

张廷玉也说：“十三爷，刚才您问皇上为什么不住畅春园，你觉得，畅春园能比这里更安全吗？”

允祥吃惊地说：“当然，这里是比畅春园安全。可是，听皇上的意思，似乎是有人在欺哄臣弟，谁又有这么大的胆子呢？”

雍正看了张廷玉一眼，摇摇头说：“不知道。”

张廷玉接过话头来：“怡亲王，你是负责京畿防务的议政亲王。他们应当与你商量，设法打探皇上的行止，布置驻蹕关防事宜。可是，他们在去探



病时，却绝口不提皇上行踪不明的事，这就明明是在说假话，明明是在哄骗你怡亲王嘛。”

雍正说：“是不是他们看见允祥正在病中，怕他着急上火，才有意地瞒住不说了呢？”

允祥的眼中闪出了疑惧的神色，他一字一板地说：“皇上，朝中有奸臣，这您是知道的。不过马齐和舅舅他们总该和我说实话的呀……”

张雨进来禀道：“皇上，毕军门回来了。我没敢告诉他说皇上在这里，只说怡王爷和张中堂来了，正在屋里说话。不知皇上是不是要他进来？”

允祥猛地站起身来。他大步跨到门口说：“毕力塔吗？你过来！”

毕力塔上前一步大声说：“卑职在！”说着，一个千就打了下去：“奴才给十三爷请安！”

“你不要这样大呼小叫的。你主子的主子正在这里哪——你今天到哪里去了，和隆科多他们会议了什么？”

毕力塔一愣，“主子的主子”，那不就是皇上吗？难道皇上到大营来了？今天会议时，隆科多不是说主子还在山东吗，怎么会突然来到大营了？忽然，他又想起十三爷正在问话，便连忙说：“回十三爷，这个丰台大营提督，奴才干不下去了！要不是听说您正在生病，今晚上我就找您去了。隆大人和我已经撕破了面皮。他说我恃宠傲上，要罢我的职。我说，用不着你罢，我自己写辞呈好了，也省得一天到晚地穿小鞋、生窝囊气……”

他还要往下再说，雍正在里边发话了：“是毕力塔吗？有话进来说！”

“扎！”毕力塔连忙解下佩刀，等高无庸挑起帘子，才抢步进屋行礼，跪在那里等候皇上问话。

雍正一边喝着茶水，一边问：“怎么，你要掬纱帽？你是奉旨特简的提督，直隶和京畿的七万人马全都归你节制，你还有什么委屈？你是老军务了，圣祖皇帝西征时，你就从了军，是见过大世面的人，为什么要这样耍小性子？”

毕力塔叩头答道：“回主子爷，不是奴才耍小性子，是他隆中堂太过分了。这个会开了三天，头天他就说要奴才腾出三千人的住房来，说是年大将军要住。年大将军班师回朝，当然是件大事，奴才也不敢顶着不办。第二天，隆中堂又说，让奴才把中军行辕也让出来，理由还是一个，这里要让年大将军用。奴才不干了，当时就给他顶了回去。丰台大营这里的地势最是适中，卫戍着畅春园和京师外围。我不能为了迎接年大将军而误了皇上的差使，想动我的中军，不是皇上发话，没门儿！昨儿个的会就这样不欢而散了。谁知，他隆科多今天又把我叫了去、说的那话更叫人想不透。他说，已经奉了八爷的令旨，提督行辕还是要腾，要我们移到北安定门外去。他还说，皇上驻蹕关防的事，用不着你来操心。步兵统领衙门里的两万军兵，还能护不了圣驾？奴才当时气急了，说话就有些走板。我说，他年大将军也是个人，他也是两腿中间夹个鸡巴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！主子走时有旨意，京师的防务是归十三爷统筹的。你九门提督和我丰台大营，不是上下级，我们没有隶属关系。你想调我的一兵一卒，都得先请示十三爷。你请十三爷知会兵部，拿勘合来作凭证。要不然，我连他年羹尧也拒之营外。娘的，谁没打过仗？他年大将军带着三千人马行军，能不带帐篷和锅灶吗？”毕力塔一口气发完牢骚，稍一停顿，又说，“主子爷，奴才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得罪了这位国舅爷。自打太后老人家薨逝，他就总是有事三竿，没事也三竿地找奴才的麻烦。丰台大营

和他的步兵统领衙门，本是各司一职的。前些天两队兵丁巡哨时出了点口角是非，也不过是鸡毛蒜皮的事嘛，他逮住我就训斥了一顿。这样吹毛求疵，我这没有比的还能活吗？”

毕力塔可真地是气急了，也不看皇上就在上边坐着，荤的素的，骂人的粗话全部撂出来了。张五哥和下边的侍卫、太监们想笑却又不肯笑。雍正皇上开始时也是一愣，后来一想，这位丘八大爷，识字不多，可能他不认得“吹毛求疵”的那个“疵”字，把它叫做“比”。又因读音相近。他想笑，可是却怎么也笑不出来，而是陷入了深沉的思索。张廷玉却连毕力塔这口误都没有听出来，他想得更多。丰台大营里马步兵种齐全，还管着一个水师，是京城的防务支柱。隆科多放着允祥不请示，却和允禩这样胡乱摆布，这不是别有居心又是什么？皇上曾让他看过甘肃巡抚呈来的密折，那上边说：风闻有些不三不四的人，正在年某的军中活动。这次年羹尧带着三千兵士进京，万一有什么不测的事情发生，他这个当宰相的当如何处置才好呢？

允祥又是一阵呛咳，咳完了才说：“毕力塔，你应该知道，管兵带兵就应各司其职，各管其事，也各有各的权限范围，怎么能乱了套呢？年大将军征讨有功，这次进京叩阙演礼，是由吏部安排的。典仪一完，他带的军兵当然不能住在城里，要驻守城外待命。丰台大营不能乱，你们不管住到哪里，指挥中心更不能乱！你是我使惯了的老人了，不管我病与不病，这事都该回我知道的。要不要和他们争执理论，那是我的事。你怎么张口合口的全是粗话，这像什么样子？”

雍正冷笑一声说：“怡亲王教训的全对！你毕力塔有两条错：一是不该犯粗骂人，更不该骂年羹尧；二是不该遇事不回禀你十三爷。今天既然在这里说过了，朕恕你无知之罪，你好生地办差吧。朕只告诉你一句话：丰台大营，一步也不能挪！”他略作停顿又问，“哎？马齐是干什么吃的？京城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他好像置身局外一样，连一点表示也没有？”

允祥见皇上又怪罪到马齐，忙出来替他说话：“主子，马齐这些天连一刻也没闲住。他主持的是政务，每天看折子、接见外官、处理日常事务，遇上重要的事还得转奏皇上。前几天我看到他时，见他竟瘦了一圈儿！主子，您消消气，不要怪他了。”

允祥说得很有道理，马齐此刻的日子确实难过，京师的局势也确实是在瞬息万变之中。

自从雍正和张廷玉等人，在夜间悄悄地离开了御舟，他们君臣二人就再也没有了消息。

安徽巡抚原来已经准备好了接驾的，可是，左等右等，却始终不见皇上到来。他慌神了，心想假如皇上乘坐的御舟在安徽境内出事，他就有永远也说不清的罪责。于是便立刻用六百里加急的军报，向驻守京师的上书房报告说：“圣踪不详”！廉亲王允禩看准了这个千载难遇的好时机，便严令对允祥和马齐封锁消息。理由当然十分充分：允祥“病了”而马齐又“太忙”，不能用这些无根无梢的事来“打扰他们”。而他自己却又拿出了他的绝招，“称病不起”，把全部重担都压在了马齐的肩头，使他无暇旁顾。于是，便由隆科多出面，将“雍正皇上与朝廷失去联络”的事，通知了留守北京的皇三子弘时。

弘时虽然是个空架子的阿哥，手中并没有兵权，但他却一向野心勃勃，想当至尊至上的皇帝。如今碰上这机会，他能让它轻易错过吗？这些天来，

他一直在做着美梦。他思前想后，幻想着最好是雍正的大舰在黄河中沉没。弟弟宝亲王弘历如今正在年羹尧那里劳军，“国不可一日无君”，自己位居中央，立嫡以长，子承父业，舍我其谁？手中没有兵权他倒不怕，到了口含天宪、南面为君的那一天，无论是丰台大营，还是西山的锐健营，谁又敢不俯首称臣？

### 五十三回 三阿哥密室谋叛乱 马相国高楼分君忧

心中有了主意，弘时就立刻行动。他先让人到遵化去传令，对十四皇叔允禩严加看管。

没有他弘时阿哥的命令，允禩寸步不得离开陵寝；又派人去通知年羹尧说，“圣驾尚未返京，你们可以在路上边走边等，以备郊迎的大礼”。这样弘历就不得不在路上停住，也就给自己争取了时间。现在他要防备的只有一件事、一个人，那就是八叔允禩。

弘时非常清楚，八叔那里也在窥伺着好事呢！“病了”？别骗人了，谁不知道你的毛病呢！只要一有大事你准得病，病了才能躲在家里出歪点子哪！弘时顾虑的是，自己一旦得手，八叔会不会学前明的永乐皇帝，给他来一个“夺侄自立”的故事新编呢？这倒是得费点心思。至于那个老舅爷隆科多，倒用不着多操心。别看他明里说的是一套，暗地里干的又是一套，可只要大局一定，他敢轻举妄动，我就立刻给他来个厉害的让他瞧瞧！

如今，父皇在外，生死不明。正是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。自己不抓住这个良机，从此就再也别想黄袍加身了，后世的人评论起来，也将骂自己是个无能之辈。对，此时不干，还待何时！

三阿哥弘时听到父皇“失踪”的消息后，十分兴奋，这可真是天赐良机呀！父皇和皇弟弘历两人，一个生死不明，另一个却在千里之外，不趁此大好时机，夺位自立，那才是名符其实的大傻瓜呢！

弘时之所以这样想，并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四弟弘历虽然也是皇上亲生，但从小到大，几乎事事处处都比自己高着一头，强着三分。当年康熙皇爷在世时，弘历就被叫进畅春园，在爷爷的身边学读书、学做事；而自己呢，却留在家每天看着父王那阴沉可怕的脸色。圣祖归天后，弘时的处境更是每况愈下。古北口阅兵，是弘历代天子巡行；山东赈灾，是弘历代天子筹办；去西疆迎接年羹尧回京，还是由弘历代天子亲行；就连送圣祖灵柩到遵化这件事，按理是该弘时去的，可是，父皇却偏偏还是派了弘历，让他去代天子扶柩！平常的琐事、小事，那就更不用说了。弘历事事见好，弘时却总是挨训。多吃一口肥肉，父皇还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呢，何况其它？弘时也知道，自己无论在德、才、能、识，还是“圣眷”上，都与弘历不能相提并论。可是，眼见得弟弟弘历将来必定要承继皇位，而自己却永远是个“黄带子阿哥”，弘时的心里却无法忍受，现在他终于逮着机会了，他岂能轻易放过？

常言说得好，“知子莫若父”。把这句话反过来，也可以说“知父莫若子”。弘时尽管雄心勃勃，可他并不糊涂。就现在来说，父皇只是“下落不

明”，焉知他真的是身陷绝境？又焉知他老人家不是在搞什么花样？我得问一问，访一访，要不，一个不小心，就会折戟沉沙，万劫不复了。

他立即发出了一封六百里加急文书，命令田文镜“迅速探明御舟现在何处”。田文镜的急报很快地便回到了京城。弘时看了不免大吃一惊，原来皇上的御舟并没有翻，而只是在半路上搁浅了，全靠洛阳水师的兵丁们在拉纤，一天走不了二十里。弘时心里的那份高兴没有了，立时就变成了恐惧。他暗自庆幸自己没有轻举妄动，也没有留下任何把柄。但想得绝妙的主意，却一个也不能再用了，他又觉得有些不甘心。他躺在大炕上，翻过来掉过去地折腾，想来想去，还得去求八叔帮忙。但八叔那里又不能明着去，得先探探那个老舅爷的底儿再说。老隆这个人既是托孤重臣，又是上书房里兵权最重的满大臣，他一定知道父皇的确切消息。当然，此人老奸巨滑，又和八叔明来暗往的，很让人不放心。但弘时手里拿着他的把柄哪，不怕他不老实听话。

隆科多应召来到府门口，大轿刚刚落下，就见弘时身着便装，步履轻快地迎了出来：“老舅爷辛苦！天已这么晚了，您这是刚下值吧？”

隆科多今天也是显得十分轻松。他一边和弘时并肩走了进去，一边笑着说：“哪有什么辛苦可言，又哪有那么多的事情要我去当值啊。哎——你这房子里和他们哥几个可是大不相同啊！四爷弘历那里，满屋子全是书；五爷弘昼的书房里则到处都挂着鸟笼子。瞧瞧你这里，琴棋书画，却是样样俱全。嗯——不错，相当不错，像是个干大事的样子！哎？你怎么今天忽然想起你这个老没用的舅爷来了呢？”

看隆科多这轻快诙谐的神气，弘时倒觉得有些意外。这老东西平时不这样啊？他那张脸从来都像阴了天似的，难得有个笑模样。哦，一定是看我年纪小，想耍我！得了吧，您哪！

我得先拿话堵住您：“舅爷，瞧您这是说到哪里去了？我有多大本事，又能干什么大事呢？”弘时也轻松地说着，“我今天请您来，说起来也是公事。您心里明镜一样，还能不知道吗？如今十三叔和八叔全都病了，马齐呢，每天埋头看折子都看不过来。朝里的事，只有靠您老一人在维持着。弘时我心疼您呀，我的老舅爷！四弟外出办事去了；五弟那身子骨您也清楚，只有靠别人侍候他，从来也别想让他管点事儿。我名义上是‘坐纛儿’的阿哥，其实那些闲事，我从来也不愿管的。但，不管不行啊！皇阿玛既然交给了我这差使，让我做这个留守的专职皇子，我就负有全责，不想管也得管。再说，皇阿玛在外边颠沛受苦，做儿子的又怎能不挂念他老人家？所以，今天特意请老舅爷来问一问，皇上现在到底在哪里？几时能回京？迎驾啊、驻蹕关防啊什么的，上书房都有哪些安排？皇阿玛那六亲不认的性子，舅爷是知道的。老人家回来时见我一问三不知，是要发脾气的。他一定要问我：你这个‘坐纛儿’的阿哥是怎么当的？到那时，我可怎生回话呢？”

弘时长篇大论的，一下子就说了这么多。他刚开口时，隆科多还想用“皇子阿哥不得干预政务”的理由来教训他。可是，听着，听着，隆科多竟张不开了。人家既然点明了自己是‘坐纛儿的阿哥’，你要再不报告情况，那不就是失礼了吗？他只好说：“三爷，你就是不问，我也正想对你说这件事的。邸报每天都送过来让你看了，皇上銮驾已经从泰安启程。

八爷和我算计着，大概三五天的功夫也许就该到京了。这几天没见有朱批谕旨，我想了一下，或许是皇上身子不爽；也或许是圣驾即将回来，用

不着公文往返了吧。再有就是，畅春园里住的善扑营军士，原先说好是三个月一换班的。现在已经到期，换不换呢？还有，年羹尧带着三千军士进京演礼，要他们住在哪里合适呢？人家是立了大功的，总不能回到家里了，还住在帐篷里吧。这件事不算小，也是应该早做准备的。”他说完，身子朝后一仰就靠在椅子上了。两只明亮的眼睛，一眨不眨地看着这位“小白脸”的阿哥。那意思好像在说，我全都“报告”给你了，该怎么办，就是你这位“坐纛儿阿哥”的事了。

弘时心里明白，却又故作不知地看着这位身份显赫的老舅爷说：“舅爷，您说呢？八叔你们经的事多了，想必早就有了定见。我什么都不懂，能说些什么呢？”他不动气色地把球又踢了回去。话一说完，便站起身来，在房子里消闲地踱起步子来了。

隆科多一听这话，傻眼了！他原来是想给弘时出个难题的，没想到竟被他轻飘飘地顶了回来。说实话，隆科多从来也没有用正眼瞧过弘时。他一向认为，弘时不过是个只知吃喝玩乐的花花公子，也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浮夸子弟。现在听他这么一说，可真是让人应当“刮目相看”了。他想起八爷廉亲王曾说过，他们都要当新的“三爷党”。还说，只有叔侄联手，才能成就大事。可是，怎么联手，彼此之间有多深的瓜葛？八爷没说，他隆科多也不敢问。今天他应召来到这里，本来是想试试弘时的水到底有多深的。可是，弘时的话一说出来，他就感到，这个风度翩翩的小白脸阿哥，城府之深竟让人琢磨不透。要真论起滑头和奸诈来，恐怕还远在八爷允禩之上！

隆科多还正在犯嘀咕，弘时却先开言了：“老舅爷，您老不要想那么多，先听我一言奉告。我这人说话直，说错了您可别见怪。八叔虽然精明，但可惜他宝刀已老，一遇杀场就不堪再用了！当年，八叔和父皇，以及太子、大千岁的那些过节，早已该揭过去了。前人有诗云：‘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领风骚数百年’。这诗写得真好，只是把时光拉得太长了一些。

假如换一句，说‘各领风骚十几年’就贴切了。”弘时说着，步子突然一停，目不转睛地盯着隆科多，“您说是吗，我的老舅爷？”

隆科多看着他那寒光凛凛的眼神，不觉心里一颤。可他毕竟是饱经磨难，老于世故的人了，很快地便镇定了下来，摇摇头说：“三爷，我老了，实在是听不懂你的话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弘时放声大笑，随即又悄声说，“老舅爷，你和我打的什么哑谜呢？说到底，你、我和八叔的心思全是一样，都在盼望着老爷子‘平安’回京嘛！所以，畅春园里的警卫要换一换，由步兵统领衙门暂时管起来；年羹尧要回京演礼，他带的兵当然不能住在野外的帐篷里，因此丰台大营的提督行辕便要让出来——这些，不是八叔你们已经商量好了的吗？怎么您现在还说‘听不懂’呢？”

隆科多大吃一惊，脸色也变得煞白。弘时刚才所说，确实是八爷廉亲王他们商量好的。

这个计划很明确：控制并搜查畅春园；打乱丰台大营的指挥体系；还有一条更重要，那就是切断雍正的归路。这是八王爷他们策划已久的事了，但却苦于没有机会进行。这个计划并没和弘时商量，八爷还曾特别嘱咐，“不要让弘时和弘昼知道”。现在计划刚刚出笼还不到六个时辰，弘时就已了若指掌。一定是有人向他透露了信息。他也一定在想着夺位的事，而且想得更多更细。这简直太可怕了！

弘时见隆科多蔫了，心中自是万分得意。他舒舒服服地坐到椅子上，若无其事地吃了一口茶；含着微笑，看着手中这条已经被杀掉威风的老狐狸说：“老舅爷，你怕的什么呢？只要是为了皇阿玛的‘安全’，你们就放心大胆地做去，我是不会反对的。这就是我刚刚说的‘各领风骚’那句话。不过，咱们得心中有数，不要乱了阵脚，乱了章法。”他的口气一变，带着明显的压力说，“我毕竟是‘坐纛儿’的阿哥嘛，我既要为皇上负责，也要为天下社稷尽忠尽力。至于以后的事会怎样，那就得用《出师表》中的话来说了：‘成败利钝，非臣所能逆睹’也！”说罢又是一阵放声大笑，“来人，把皇上赏我的那柄如意拿来，让舅爷带回去！”

弘时和隆科多的密谋直到将近子时才结束。可寅时刚过，一乘绿呢大轿就抬到了畅春园门前，老相国马齐从轿里钻了出来。多日来，他确实是没有睡过一个好觉，也没有一刻的清闲。他老了，再也没有从前的那份蓬勃向上的朝气了。但他的忠心，他的尽职尽责，却仍然是朝中人人钦佩的。下了大轿，他刚想举起胳膊来痛痛快快地伸个懒腰，可是，突然又放了下来。因为他知道，这畅春园自康熙在世时，就是皇上居住和会见臣下的地方，在这里是不容有一点放肆的。他昂首向天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清晨的冷风，清醒了自己发昏了的头脑，便大步向园内走去。今天要办的事情还多着哪，他不敢有一点松懈，一点马虎。

宽大的仪门旁，已经有十多位官员在候着他了。今儿个早上，畅春园当值的侍卫是鄂伦岱。马齐问他：“八爷和隆中堂那里有黄匣子送来吗？”

鄂伦岱垂手回答：“回中堂，没有。八爷身子不好，隆中堂正忙着接驾的事情，说前晌要过来和马中堂议事。”

马齐看了他一眼，见他的脸上白中透青，好像一夜未睡似的。又听他说“接驾”，忙又问：“哦？隆中堂是不是知道圣驾现在在哪里？”

“回马中堂，隆中堂没说，我也不敢动问。对，他好像说，畅春园的护卫已到了换班的时候，该换一换了。”

马齐想了一下说：“换是该换了，只是哪差这几天呢？你去传话，叫各地请见的官员们，都到露华楼前等候。”说完，便甩手走了进去。

这畅春园，是康熙皇帝在世时就开始修建的，建筑规模之宏大，园中庭院、花木之多，早已是天下闻名了。马齐走过澹宁居时，因它是康熙和雍正两代皇帝办事的地方，便恭恭敬敬地施礼致敬。从这里再向北走，便是一大片海子。水中新荷嫩绿，岸边杨柳笼烟。海子后边，一座高楼拔地而起，便是他今天要去的“露华楼”了。这是畅春园内最高的地方，也是圣祖皇帝的一座书楼。当年康熙皇帝每当盛夏，都要登上楼顶纳凉吹风的。从这书楼远眺，依稀可见康熙晏驾时的旧址“穷庐”。穷庐若但从外边看来，只不过是一片寒舍茅屋。其实，听说那里面装璜得十分考究，不过马齐却从来也没有幸运进去看过。如今人去屋在，倒令人平添了几分怀念。

马齐今天所以要到露华楼来办事，图的就是它凉快。海子里含着水气的凉风穿楼而过，就是盛暑季节，在这里也可以滴汗全无！侍卫刘铁成跟着马齐进来说：“中堂，您以往不是都在韵松轩那里见人的吗，那里虽然不如这边明亮，也稍微热了点，可是，放上冰盆，比这里还要凉一些哪！您一改主意，倒害得太监们忙着搬了一夜的文书。”

马齐一边叫人把窗子全都打开，一边笑着说：“老刘啊，你哪里知道我的心意？这些天，我实在是乏透了。一见人，一听说话，我就直打瞌睡。知

道的，说我睡得太少；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在摆宰相架子呢。再说，皇上和宝亲王也该着回来了。韵松轩那里本是宝亲王办事的地方，等他回来我再挪地儿，不是显得太不恭敬了吗？”马齐正说着，又忽然想起今天要见的人还多，就不再闲聊了：“哎，铁成，我过来时看见河南藩台车大人来了。你辛苦一趟，让他先进来说事儿吧。老刘啊，你是老侍卫了，我可不敢让你在这里侍候，更不敢劳你给我站班。皇上快回来了，你也该到各处转转，让太监们把这里好好打扫一下。皇上爱清静，让人把树上的‘知了’全都粘下来。”

刘铁成刚走，河南藩司车铭就进来叩头：“卑职给马老大人请安！”

马齐用手虚抬了一下笑着说：“车大人请起。不要拘礼，坐下来才好说话。实不相瞒，一天要见百十位官员，都这样客气，就什么事也办不成了。”

## 五十四回 开封府官吏出丑闻 畅春园刀兵见寒光

车铭坐下来说：“卑职到京已经三天了，是因为田文镜借了藩库一百万银子的事。户部索要银子入库，田中丞又还不上。户部的孟尚书叫卑职来向马中堂报告，并请中堂定夺。”

马齐微笑着说：“田文镜挪用库银，又不是装到自己腰包了，他是用在河工上的嘛，这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户部要回来，还不是要再拨下去，来来往往的也不怕费事？这其实只需一纸文书就可以办好了，田文镜错在没有把这个圈儿走圆。老兄管着河南通政司，是朝廷的方面大员，自然是识大体的。千万不要因为这点小事，和田文镜生分了，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？”

车铭今天求见，是憋了一肚子的气，要告田文镜一个刁状的。可是，听马齐这样一说，他倒无言可对了。只好咽了口气回道：“是。卑职明白。”

“这次让你进来，是想问一个别的事。听说开封府晁刘氏的案子里面，还牵连着白衣庵二十多个尼姑和葫芦庙的七个和尚。田文镜上了奏折说，桌司衙门里四十四名七品以上官吏，除张球一人外，请旨一律罢革！怪就怪在，就连你们藩司衙门里，也被卷进了十几个人。这样一来，开封府岂不又是一个洪洞县了吗？据说还有些官员的眷属也牵连了进去，简直是齷齪透顶，不堪入耳。为什么一个小小的民妇，就能闹得满城风雨，你知道吗？”

车铭怎么不知道？他又怎么能说清楚这个案子？想来想去的，他竟然呆在那里了。

马齐所以要问晁刘氏这个案子，可不是一句闲话，他已是不管不行了。原来，前不久田文镜上过一奏折说，河南臬司衙门的胡期恒识得大体，断案公允，还保奏了胡期恒和臬司的张球二人。这封折子皇上还没来得及看，田文镜又变卦了。他参奏胡期恒贪墨不法，草菅人命。要求把除张球之外的桌司官员们“一律罢革”！马齐简直被田文镜闹糊涂了。他不明白，难道河南和开封府竟会如此不堪吗？可今天马齐一问，倒把车铭问住了。车铭虽然

不管刑狱，但案子已在开封叨登了这几年，他能说不知道吗？更何况，这案子里牵连的官员中，许多人和他车铭还有关系。就连他自己的内眷里，与和尚尼姑有没有瓜葛，他也不敢打保票。可是，这个愣头青的田文镜已经把事情捅了出去，再想捂，怕是捂不住了。车铭知道皇上一向是刻忌残忍的，断没有“一床锦被遮盖着”的那份仁德。与其蜂蚕入怀再去解，倒不如现在就说出来，或许更为有利。他思忖了好大一会儿才说：“回中堂话。这件案子已经拖了三年了，全省几乎无人不知。卑职虽不在法司，但其中内情还是略知一二的。刚才听老大人的意思，好像田中丞办得太苛刻了一些。其实，要真地全说出来，只怕里面的黑幕更要骇人听闻的。不知马老大人的意思……”

马齐可不能让他套走了口风：“我没有什么意思。你既然知道，就说说吧。”

车铭没法了，只好从头说起。原来，这确实是个古今罕见的大案。晁刘氏的丈夫名叫晁学书，是个诗做得很好的秀才。三年前的一天，他独自一人到白衣庵赏雪。庵中的尼姑们见他风华正茂，又长得一表人才，便看上了他。先是留饭，暗中却做了手脚，乘着他醉酒时给他剃了光头。从此他就成了个“假尼姑”，也成了众女尼的活宝贝。这群女尼轮番上阵，与他昼夜宣淫，硬是把一个翩翩公子，折腾得骨瘦如柴，精枯力竭。尼姑们看他中不中了，又怕他妻子找来寻事儿，便去请葫芦庙的和尚们来帮忙。那葫芦庙里有七个和尚，他们早就和白衣庵的尼姑们勾搭成奸，也早已淫乱得不成体统了。见尼姑遇难，岂有不帮之理，就把晁学书杀死在门外一个枯井里。当时的开封府知府萧诚办案很是得力，他只用了七天时间，就把凶手法园，法通和法明拿住，下到了大狱里。一用刑，他们又招出了师父觉空和法净、法寂与法慧全部同伙。他们还说，干这种杀人灭迹的事早就不是头一次了。开封府在葫芦庙里挖地三尺，又扒出来八具无头尸体，看样子像是进城赶考的生员，连和尚们也记不清他们的名姓，更说不出他们是怎样被杀的了。

省城里出了这么大的奸杀案，萧诚当然不敢怠慢。便立刻包围了白衣庵，把尼姑们全都下到大牢里。只是逃掉了她们的师父，绰号叫做“陈妙常”的老淫尼静慈。

当时官宦人家的内眷大都信佛，而白衣庵又是开封最大的尼庵。这些女尼们就整天价地串衙门、走路子。上自巡抚衙门，下到司道官员，没有她们不敢见的人，也没有她们不敢去的地方。混熟了，又把和尚充做尼姑也拉进了官衙，和官员的眷属们在一起胡来。无法无天，丑不堪言！而且这种事，只要一上了手，是绝不会就此罢休的。眷属们是女人，耐不住空闺长夜的寂寞，已经是令人可恨了。更奇的是，有的夫人们不会生孩子，就让尼姑们替她生。于是尼姑们也就名正言顺地和官员们睡在了一起，把开封官场搅了个乌七八糟！田文镜曾上过一个奏折说，这些官吏们“帷薄不修”。那意思是说，他们家里的“帐幕”没有整理遮盖严实。这评语实在是太文雅，太客气，也太给他们留了面子了！

还有更怪的事情呢！那个淫尼静慈不知逃到了哪里，也不知求了哪位大老倌，就有宪牌下来，叫把尼姑全都放出来。这群放出来的尼姑，神通更是广大无边。没过几天，和尚们也“监候待审”，全都神气活现地出来了。

晁刘氏虽然死了丈夫，但自己却无凭无据，更没法断定就是和尚杀了人，便只好再次上告。这一下，萧诚可真作难了。他今天接到上谕，要他“严审凶犯，不得宽纵”；明天就又来了令牌，要他即刻放人。他正无计可施呢，



正好，母亲去世了。萧诚也就趁机报了丁忧，解任回家了。

田文镜来到开封后，晁刘氏又起了告状的心。可不知为什么却走漏了消息，又不知是什么人绑架了她的儿子。这一下把晁刘氏逼急了，就拦住田文镜的轿子喊冤。臬司衙门里的那些人想杀人灭口，半夜时分悄悄地去捉拿晁刘氏。哪知田文镜派的人在那里等了个正着！于是这个案子就越闹越大发，也越闹越不可开交了……

马齐听车铭说了半天，终于明白了这件案子的症结所在。他觉得案子固然重大，可它涉及的方方面面，更令人震惊。自从雍正皇上即位以来，先是山西假冒亏空的一个大案，紧接着又是广东一案九命奇冤。光是这两个案子，撤职查办的就已有二百多人了。如今河南又出了这样的事，和尚——尼姑——官眷——官员们藤缠丝绕，环环相扣。不但牵连的人多，而且猥亵淫秽，把官场的丑事全都展现在光天化日之下。这些人的胡作非为、无法无天竟然到了这种程度，真真是令人发指！河南的官员们大都贪墨，也都卷进了与和尚尼姑通同作弊、作奸犯科的这件肮脏事中。他们不但丢尽了斯文，丢尽了人格，也让朝廷跟着他们丢尽了脸面！他简直闹不明白，真的是有这么多的官员，连自己和妻女小妾都管不住吗？为什么让事情发展到这等骇人听闻的程度呢？

更可怕的还在于，举凡这等男女私情的事，一旦暴露，就会立刻迎风四散，在百姓中广为传播。那就不止是人言可畏，而是众口烁金了！看田文镜的意思，是不管牵涉到谁，也要一究到底，一网打尽，毫无回旋余地的。他已经明文拜发了给皇上的奏折，邸报上也已登载出来。只要是明白人，谁还能看不到这一点呢？马齐自当宰相以来，还从未见过这样难办的事，竟不知该怎么处置才好了。想了好久才说：“车大人，你说得很明白。这事只能等皇上回来，奏明请旨才好办理。再说吧。”

车铭左思右想却不得要领，也不知马老大人这个“再说吧”的后面包含的是什么内容。

他正在犹豫，突然，刘铁成脸色铁青，手按剑柄，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。两眼直盯盯地看着车铭，却没有说话。车铭见事不妙，便连忙起身告退走了出去。

此时再看刘铁成，只见他脖子上的青筋暴起老高，黑红的脸膛拧歪了，眉头上的刀疤抽搐着，眼中冒火似的露着凶光，显得十分狰狞吓人。他看着惊愕的马齐问：“九门提督的人要来接管畅春园。马中堂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啊？！怎么会有这等事？”马齐拍案而起，怒声问道。

刘铁成低吼一声：“你过来看看！”说着走向窗前，“唰”地撕掉窗纱，用手指着楼下，“人都开进园子里来了！他们各房各殿，到处乱窜，也到处乱搜。他娘的，这不是要造反吗？”

马齐一声不响地快步来到窗前，这里居高临下，看得十分清楚。果然一队队的兵丁正在开进园来，澹宁居、韵松轩那里，沿着雨道已经全都是兵了。马齐心里一紧，暗叫一声：“不好！”他浑身的血仿佛倒涌上来似的，脸也胀得通红。突然，他转过身来对刘铁成说：“铁成，快让你的人飞马到青梵寺去请方先生。十三爷如果也在那里，他能来就更好。要快，越快越好。传鄂伦岱立刻上来！”

几个在这里侍候的太监，哪见过这阵势啊，早就吓得浑身打战，面无人色了。马齐忙乱地整理着案上的文书，又准备穿戴好了去见下边的兵士。

可是，他忽然停住了。他极力地让自己平静下来，又干脆脱掉了袍褂，在一张春凳上舒舒服服地躺了下来。他看了一眼房内慌乱无措的太监们说：“你们这是怎么了？一个个全像是大庙里的判官小鬼！出了什么事了，不就是隆中堂安排的驻蹕军士换防嘛，也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？我现在乏了，你们不要说话，让我歇一会儿。”

太监们瞧着这位上书房大臣如此镇定，也有了活气。马齐要过一把扇子来，一边扇着，一边闭目养神。很快地，鄂伦岱仗剑进来，打了个千便问：“中堂，是您叫我？”

“嗯？”马齐好像睡着了又刚醒过来似的：“哦，刚才铁成来说，步兵统领衙门的人进了园子。你是今儿早上当值的，他们预先是不是通知了你？”

“……回……中堂，没有。方才九门提督李春风带着人来，他随身还带着领侍卫内大臣隆大人的签票。说是皇上即将回来，大内和畅春园两处禁地都要清检一下。畅春园的防务暂由九门……”

马齐不等他说完就打断了他：“他们总共来了多少人？”

“回中堂，听李春风说是一千二百人。”

“哦，你下去叫李春风上来一趟。进园的千总以上军官，全都到这里来，我要训话。”

鄂伦岱事先并不知此事，但他早从八爷的口风里听出门道来了。今天这事，实际上是一次兵变演习。他原来以为，马齐不定慌成了什么样呢？可进来一看，这老相国却闲适得像个没事人一样。马齐越是镇定，鄂伦岱的心里就越是慌乱。他不敢多停，答应一声便飞跑着下去了。马齐这才微笑着站起身来，穿上袍服，戴上了双眼孔雀花翎，端坐案前，等候着李春风他们的到来。

不大一会儿，鄂伦岱同着李春风他们走了上来。后边还跟着一大群游击千总，鱼贯而入，一齐向这位老相国打干行礼，身上佩戴的马刀叮当作响。

马齐声色不动地看了他们好久才问道：“是你们带兵来的吗？叫什么名字啊？”

李春风上前答话说：“回中堂，我是李春风，他叫李义合。我们都在九门提督衙门当差。”

“哦。”马齐仰着脸想了一下又问，“康熙五十一年，我曾经主持过一次武闈考试。记得那年就有个叫李春风的，是不是你呀？”

李春风忙上前一步半跪下去，两手秉胸说：“是，老师。卑职当时中的是第四十一名武进士。今年春天，卑职刚从云贵蔡大帅那里调来，还没来得及去拜见恩师，望乞恕罪！”

马齐笑了，他和颜悦色地说：“皇上屡有明旨，要破除门户之见，你又何罪之有呢？李义合，你又是哪一科的呀？”

李义合却不像李春风那么规矩，他只是双拳一抱说：“马中堂，卑职是康熙五十六年的武进士。”他心想，我不是你的学生，你也少给我来这一套！

哪知，马齐一听这话，却扑哧一下笑了：“康熙五十六年主持武试的，是我的门生侯华兴。这样算起来，我还是你的太老师呢！哈哈……”

马齐是熙朝的老人，如今朝中为官的，除了李光地，谁也没有他的资格老。今天他有意地摆出了大牌子，下站的二李却都得乖乖地听着，谁敢说半个不字啊！马齐站起身来。格格地笑着说话了：“既然你们都是我的学生，那我可要点拨你们几句了。我这可不是依老卖老，更不是教训人，我说的全

是实话。这北京城可不同一般哪！是帝辇，是皇上和文武大员们居住和办事的地方。畅春园和紫禁城是禁苑，那里更是至尊至贵、神圣无比、任何人都不得褻读、不得轻慢的地方，那里的规矩也是不能差之毫厘的。步兵统领衙门的职责是防护九门禁城，它的权限也只在九城之内。紫禁城和畅春园历来都是由上书房和领侍卫内大臣负责护侍的，没有圣旨，连一兵一卒也不得擅入。你们明白吗？”

李春风躬身回答：“中堂，我们此次带兵进园，是奉了隆中堂的将令。马老中堂这‘擅入’二字，我们不敢当。难道隆中堂没有知会您吗？”

马齐根本没把他的这个“学生”看在眼里。他提起笔来疾书几行，取出印匣子里的上书房关防，小心地铃了印，递给鄂伦岱说：“你飞马进城，传我的钧谕：无论是奉了谁的指示，凡进入大内的所有兵丁，必须立刻退出来，在午门集结听令。”

鄂伦岱听这位中堂大人的口气，斩钉截铁，好像没有一丝一毫的商量余地，他愣在那里好久，才吞吞吐吐地问：“这……马中堂，这事您是不是要和隆中堂合议一下……”

马齐一口回绝：“合议当然是要合议的，不过这用不着你来管！你立马就给我去传令，先退兵，别的以后再说！怡亲王和方先生很快就来，你进城见到隆中堂，就带个信去，叫他也马上到这里来。”

鄂伦岱十分不情愿地走了。马齐这才回过头来看着李春风和李义和。他说话的声音是那样的低沉，暗哑，使人听了毛骨悚然：“你们俩刚才说不是‘擅入’吗？好，我现在就告诉你们，什么叫‘擅入’。越权非礼而入就叫‘擅入’，懂了吗！先前不懂，尚有可原；现在改过，为时不晚！畅春园里本来就驻有三四千人，他们并没有接到移防命令，双方一旦争执起来，就是血溅畅春园的泼天大祸！别说你们了，就是隆中堂亲自来，他也难以善后，更难向皇上交代！先退出去听令，就没有你们的事。不然的话，我就请王命旗来先斩了你们，然后再调丰台大营进园关防。怎么，你们要以卵击石吗？”

这些进园的兵士听马齐说得这么严重，一个个全都蔫了。他们只是奉命进园，并没有接到遇见抵抗就立即厮杀的命令。碰了这么硬的钉子，一下子竟不知如何是好了。李春风和李义和交换了一个眼神，回过头来说：“马老中堂，您老和隆中堂都是上书房大臣，这事儿可真叫我们为难了。我们可以听令，也可以暂时退出园外，但请马中堂给我们写几个字，也好让我们向上边交差。马老中堂能体恤我们的难处，我们就感激不尽了。”

马齐的脸上绽开了笑容：“哎，这就对了嘛，这也才像是我的学生。”他一边写着字据一边又说，“你们虽是武人，可也是朝廷命官，事事处处都要听朝廷的，才不会出错。好了，下去吧！”

太监泰狗儿跑进来说：“禀中堂大人，奴才去找十三爷，却听说他昨儿个就去了丰台大营。今天一早，又把方老先生也请去了。这里发生的事，十三爷留下的随从们，已经飞马禀报十三爷了。”

马齐一颗心掉在肚子里，他终于放心了。直到这时他才发现，自己早已是汗透重衣，疲惫至极，他重重地往春凳上一躺，吩咐太监们：“隆中堂来了，就立刻叫醒我！”

## 五十五回 马中堂悠然说风赋 隆老舅情急动杀机

隆科多其实早就来到了畅春园门口，不过，他没急着进去。也不是不想进，而是因情况不明，他不敢进！

这畅春园与紫禁城可大不一样。紫禁城在步兵统领衙门的防区之内，身为领侍卫内大臣又兼九门提督的隆科多，如今独自一人掌权，要搜要查，那还不是由着他说了算！他一声令下说要进宫，哪个敢来阻拦？所以他的兵士早就在紫禁城里翻了个底朝天了。除了东西六官住着嫔妃的地方外，就连三大殿也没有放过。他原来计划着在畅春园这里也如法炮制的，因为在这里办差的是马齐。马齐是汉大臣，与自己这位满大臣不能相提并论。再说马齐已经老成棺材瓤子了，手无缚鸡之力，又没管过军务，自己说什么，他还不得乖乖地听什么。可是，隆科多太大意了，他万万没有想到，今天自己竟然栽到了马齐的千里！接到马齐那封铃着上书房大印的手谕，隆科多差点没气晕过去。这时，他才知道，这位马老夫子还真不好对付。他一边打轿畅春园，一边急急地命令徐骏，让他飞马奔向朝阳门，向“抱病在家”的八爷允禩请示机宜。

时令早到五月，晴空万里，骄阳艳日。滚热的大地上，连一丝轻风都没有。但心事沉重的隆科多，却像呆在那里一样，对周围发生的一切，全都失去了感觉。他脑子一片乱纷纷的，简直理不出个头绪来。他是京师防务的总管，十三爷允祥病了，他出来管事天经地义。

皇帝出巡将归，派人去清理一下大内和行宫的关防，移调一下早该换防的驻军，有什么不对？就是皇上有所指责，自己觉得也当得起、扛得住。大不了，不就是办得匆忙了一些嘛。

可是，他马上就否定了自己的这个想法。不，不能这样看！因为这次行动是八爷一手操纵的，而且八爷并没有明说，这就难了。要说是作乱造反，八爷也并没让自己拉硬弓；要说不是作乱，却为什么无缘无故地闹这一手？

对眼前的这些事，隆科多越来越看不透了。就说八爷和弘时吧，八爷口口声声说自己是“三爷党”，是“弘时党”；可昨晚和弘时谈话时，那小子却指东说西，扑朔迷离，让人摸不着他的心思。隆科多也曾经直接了当地问过允禩：咱们到底是个什么章程？八爷的话更让人犯疑。他说：什么事都可能发生，也什么事都没有，只能走走看看，你最好别想那么多，权当是替朝廷办差，心里就踏实了；弘时却又说，都是为了父皇平安回京，你怎么干都行！

隆科多夹在这二位中间，怎么做都可能对，也怎么做都可能错，他可真不知如何才好了。

隆科多又反思自己，一个名正言顺的托孤重臣，只为了那个小纸条就下了水。闹得现在人不像人，鬼又不像鬼的，一切都得听凭别人摆弄，这算是什么事儿呢？俗话说：上贼船易，下贼船难。这话真是让人越嚼越苦啊！

一匹骏马，从黄土大道上飞奔而来。隆科多精神一振，以为是徐骏回

来送信了。哪知到了跟前才知，原来是八爷府上的太监何柱儿。他满头大汗淋漓地下了马就说：“中堂大人，您这是怎么了，为什么站在日头下出神？中了暑可不是小事呀！”

“唔？”隆科多从沉思中惊过来，这才发现自己紧张得发呆，竟连日影移动都没有觉察到。他连忙问：“你是刚从王府来吗，可见到徐骏了？”

何柱儿抬头一看，李春风他们的人马正从畅春园里开出来，在门前排队，黑压压地站了一大片。何柱儿看得呆了，问：“中堂，他们……这是怎么了，败了？被人打出来了……”

隆科多没有理他，却问：“你刚从王府来，我问你，八爷到底是个什么打算？这种事能涮着人玩儿吗？”

何柱儿听隆科多说话的声音不对，他抬头一看竟吓了一跳。好嘛，这位中堂大人的脸都绿了。他连忙说：“中堂，您老别生气，八爷已经知道这里的事了。他立时就来主持，让我先给您送个信来。咱们这是正大光明的事嘛，千万不能下软蛋，更不能倒了旗子。哎，李春风他们过来了，您下个令，让他们就地待命。八爷说，让您先去和马中堂交涉。八爷随后就来，到时候二对一，马中堂就不能不从！”

隆科多的心急速地跳着，从何柱儿的话中，他已经闻到味了。看来，今天要动真格的了。眼见得李春风他们已来到面前，他镇定一下自己的情绪，端着架子问：“怎么，你们的差事办得不顺，是吗？为什么全都撤出来了？”

“回中堂，差使没办成。”李春风把前前后后的情形说了一遍，又把马齐写的字据递了过来。他退后一步，小心翼翼地说，“我们进去后，只看了几座空殿。所有要紧的地方，都有侍卫们守着。没有您的命令，我们也不敢动武，马中堂又没有一点通融的余地。所以我们只好出来，在这里集结待命了。”

“真是一群窝囊废！他们善扑营的兵，只能单打独斗，可你们是练过野战的马步兵！”隆科多真想大骂他们一顿。但再一想，这事能怪他们吗？便换了口气说，“唉，这也怪不到你们，是我们几个上书房大臣们没有事先通气。我这就进去见马齐，你们不要远离，就在这里听候我的命令！”

隆科多抬腿就进了畅春园，有了八爷撑腰，他还怕的什么？自己是主管军政的宰相，皇上即将回銮，我当然要净一净内宫和行宫。你马齐一个汉大臣，有权管我吗？他来到门前时，见鄂伦岱正在这里等着他，便问：“马中堂呢？我要立刻见他！”

“马中堂在露华楼上。他刚刚吩咐了，也正要见您哪！”

“刘铁成呢？去叫他和畅春园的侍卫们全都到露华楼来！”

“扎！不过我刚出来时见刘铁成在露华楼上，这会子不知还在不在。”

隆科多不再多说，便向园子深处走去。他路过澹宁居时，却看见刘铁成正在那里，而且正在向侍卫和善扑营的军校们训话。这个刘铁成原来是个水匪头子，当年康熙皇帝南巡时，亲自招安了他。他当水匪时有个外号叫“刘大疤”，粗犷凶狠，武艺高强，很受康熙皇帝的赏识，把他留在身边，当了一名侍卫。所以，康熙在世时，他眼睛里只有一个康熙；康熙去世后，雍正让他管着善扑营，他便除了雍正之外，谁部不认。今天他下身穿着的很普通，但上身却穿着黄马褂。腰里悬着的大刀片子闪闪发光，晃得人眼都瞪不开。隆科多走来，他连睬都不睬，还在训斥着这群军校：“妈的，你们这些囚攘的饭桶，人都进了园子，才想起来禀告老子！先前武老军门在时，你们也敢这样办差吗？告诉你们，老子也不是好惹的！老子七岁走黑道，三十五

成正果，前前后后杀了四五十年的人了！什么世面没有见过，凭一个鸡巴条子你们就敢放人进来？都给我好好听着，看好了园子，别管他什么骡中堂、驴后堂的，全是扯淡！不见我的令，谁敢放进一个耗子来。我刘大疤就送他一个碗大的疤！”

隆科多怕的就是这样的话。他紧走几步，来到了露华楼上，向正躺在春凳上的马齐笑着说：“老马，你可真会找自在呀！外面是滚热乾坤，你这里却是清凉世界。怎么，我进来时看到那些请见的官员全都走了，你今天不见他们了吗？”

马齐坐正了身子说：“这里清风习习，自然是凉快，外面怎么能和这露华楼相比呢？宋玉有首《风赋》说得好，同样是风，就各不一样。大王有大王之风，而庶民则有庶民之风嘛！就像今天，这畅春园内外刮的不就是两种不同的风吗？”

隆科多一愣，心想，这老夫子是说的什么呀，难道他要和我谈论古文吗？仔细一想，不对，他这是话中有话呀！他自己心里有鬼，便不敢叫真，只能装糊涂：“老马，鄂伦岱说你请我议事，我想，总不会是来听你掉文的吧？”

“哪能啊！《风赋》里说的是学问，是观测风向，治理国家的学问！你看我这里，本来像你说得那样，是一片清凉世界。可是，你却在园外突然刮起了滚滚热浪。让我既见不成人，也办不了差。我倒是想问问你，这园里园外冷热不一，究竟是什么原因呢？”

隆科多故作镇静地一笑说：“嗨，我当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呢，原来你就为的这个？好好好，只要你不说我是‘谋逆’，我就和你说道说道。前几天接到邸报，说皇上圣驾即将返京。皇上出去这么多日子，内宫的防务全都松懈了。有的太监们狗胆包天，竟然带着亲眷混进宫里到处乱串。你也知道，北京城里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，什么事情出不来？允初放出来了；允禩也还不老实；八爷有病，十三爷也有病。这么乱法，万一出了差错，是你负责还是我负责？我不过要带着人来清理一下，难道就惹得你起了这么大的疑心！”隆科多越说越激动，指指窗外又说：“老马，我们俩同朝为臣，也不是一天两天了。我敬你是个前辈，想不到你把进园的人全都赶了出去，这不等于当众掴了我一记耳光嘛！你听听，刘铁成在说些什么？谁指使他这样放肆的？‘不准放进一只耗子’，笑话，我要是真想占了这畅春园，他善扑营的那几个破兵还能挡得住？你马齐还能有这心思，坐在露华楼上，给我批讲什么《风赋》？玩儿去吧！要依着我的性子，恨不得现在就革了他刘铁成的职，扒了他这身皮，一顿臭揍，把他的匪性打过来！老马，今天这事儿咱们没完，回头见万岁，我还要再和你撕掳撕掳呢！”

马齐轻松地一笑，站起身来走到窗前说：“老隆，你生的那门子气哪！这事不怪刘铁成，也不怪李春风。皇上回銮，要净一下宫宇，这还有什么可说的。但，第一，要事先打个招呼；第二，进来的人要守着规矩。百姓们常说：秀才遇见兵，有理也说不清。要我看，只要军令一下，兵遇见了兵就更是说不清！所以，我才叫他们先退出去，又请你进来商议。大清朝的上书房，其实也和明代的内阁差不多。当宰相，就要有宰相的度量嘛。你要真想撕掳，就撕掳一下也无妨。我反正连大牢都坐过了，也不怕再进去一次。要依我说呢，九门提督，本来就是提督九门的，你管好自己的九座城门，就算是办好差使了！”

隆科多一听，好嘛，马齐这老东西，把所有的事全都包揽了。而且明白告诉自己，他也要“撕掳”一下。话中套话，还有第一第二的两个把柄；又提醒自己，只要管好九门就万事大吉。他的话虚中有实，实里带虚，似讽似劝，又无隙可乘。隆科多真想一刀宰了他，可一摸身上竟没有带刀。他又想，当年马齐就押在他顺天府的牢狱里，那时为什么没想到，用条土布袋黑了这老说什么全都晚了，只好搬出八爷来壮胆：“哼，我心里没凉病，也用不着害怕吃凉药。我已经派人去请廉亲王了，我们三人共同商量，还不算‘合议’？”

马齐寸步不让：“用好哇！方先生也是上书房的，还有怡亲王呢，干脆都请来好了。”

“十三爷病得很重，就不要惊动他了吧。”

“十三爷昨天去了丰台大营，他能去丰台，就也能到畅春园。八爷不也是有病了嘛。两位亲王能够带病议事，我们俩身上的担子不也可以轻一些吗？”

隆科多紧张地思索了一下，又说：“那么，请三贝勒也来吧，他是坐纛儿的阿哥嘛。我们议，由他定。这总行了吧？”

这两个人，一满一汉，都是宰相，也都是几十岁的人了。别看他们二位说话时声调平稳安详，好像是在心平气和地商议，可心里早就恨得咬牙切齿、剑拔弩张了。他们各不相让，寸土必争，句句带刺，话中有话，已到了图穷匕首见的关头。就在这时，十三爷允祥带着张雨来到了露华楼上。

马齐高兴地说：“看看，十三爷不请自到了。”他连忙上前打千请安。隆科多也只好站起来行礼，一边还笑着说：“十三爷到底是年轻，怎么说好就好了？”

允祥沉着脸走到上首说：“有旨意。马齐、隆科多听宣！”

两人忙伏地叩首：“臣恭请万岁金安！”

“圣躬安！”允祥向下看了一眼又说，“圣驾于昨晚已到京城，在丰台大营驻驾。命我传旨：着马齐、隆科多即刻到丰台见驾。钦此！”

一听圣驾已到北京，隆科多和马齐两人都不觉愣了。他们对望了一眼，又连忙叩头谢恩。隆科多想，好你个马齐呀，你早就知道了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这不是给我摆圈儿跳吗？马齐却是另一种想法：嗯，看来老隆是在试探我呀！他既然知道圣驾已经返京，还和我来这一套，是想伸伸我的本事，看我能不能办好这差使吗？告诉你老隆，你看错人了。我马齐早在你当顺天府尹的时候，就人阁为相了。老朽不才，但比你见的世面多！你想给我玩儿把戏，算你找错门了。

允祥见他们二位这模样，心里就什么都明白了。不过他并没有点破，还是带着微笑说：“怎么，二们宰相还在钻牛角尖吗？”

马齐说：“怡亲王，外面的情形，您全都看到了。隆大人一声不响地便要来换防，我职责所在，能不出来说话吗？我们俩就是这么点过节。”

隆科多不和马齐正面说事儿，却咬定了刘铁成：“我这不是来和你马齐商量的嘛！他刘铁成是什么身份，什么地位，他怎么可以张口就骂我呢？谁是他的后台，大家自己心里有数好了。”

允祥抬腿向楼下走去，马齐和隆科多也只得紧随其后。允祥边走边说，似乎是漫不经心，可话中却带着指责：“你们都是大臣，有什么事可以商量着办嘛。就是有了不同的想法，又有什么大不了的。八哥、我、还有两位皇

阿哥都在京城，这里还能翻了天？刚才我进来时，已经训斥刘铁成了。我告诉他，园中的侍卫亲兵们要各归岗位，不准集结！你们两人的争执，我看就算了吧，和气致祥，和气生财嘛。舅舅，您说是不是？”

隆科多正在想着怎样在皇上面前为自己开脱呢，十三爷刚才的话他根本没听见。现在问到了头上，他不知怎么回答：“是是是，奴才明白。”

他们刚刚走到园门口，就见一乘大轿落下。八爷允禩从轿中钻出来，他一见允祥已经先他一步来到畅春园，心里猛然一惊：哎？允祥不是在病中吗，他怎么会在这里呢？

允祥却大大方方地走上前去打招呼：“八哥，多日不见了，听说你也在病中，怎么今天这样巧，我们偏偏都到这里来了。我是来传旨的，不便向八哥请安。皇上已经回到京城，现在正要召见马齐和舅舅他们。你也是议政王大臣，既然遇上了我，是不是也一齐去见见皇上啊？”

老八一听这话，却愣在那里，不知怎么回答才好。他心想：我刚刚计划好了的事，怎么又被打乱了呢？

## 五十六回 十三爷谈笑解兵危 廉亲王强词遭黜斥

隆科多和马齐二人正在争执，十三爷允祥来到了这里。他不显山，不露水地就处理好了这二位大臣的纠纷。来到畅春园门口，又恰巧遇上八王爷允禩。允禩本来就是为这事来的，可是，他晚到了一步，已经计划好了的夺权阴谋，也只得失败告终了。听见说皇上已经回京，并且要在丰台大营里召见大臣们，他愣怔了一下，可“因病不能去”这话，却没敢说出口来。

允祥此刻还有事要办哪！那不，李春风早就在等着他了。此刻，李春风见十三爷出来了，便连忙跑了过来，打千请安：“奴才叩见十三爷。听说您要见我？”

允祥笑着说：“你不是在西山的锐健营里当差的吗，跟着十七爷还好吗？怎么又到了步兵统领衙门？现在你十七爷去了古北口，你既然回到京城，又听说我病着，就舍不得去给我请个安？真是谁养的狗看谁的门了！”他说得十分轻松，也十分亲切。

李春风忙说：“十三爷，您真是贵人多忘事。奴才哪次调差，不是经您亲手批的札子呢？我先去了云贵，又回到北京。一回来，头一件事就是给您请安。可是，我到王府里去了几趟，府里人都说您正病着，说什么也不让奴才进去。唉，谁叫奴才职位太低呢？哦，今儿个奴才瞧着爷的气色……”

允祥一笑打断了他：“算了，算了，别说这没用的话了，让我看看你的兵。他们都是你今天带来的吗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一共是多少人？”



“回十三爷，一千二百人！”

“嗯，好！”允祥巡视着畅春园门口，这里聚集着四个方队。方队里的兵士们纹丝不动地站着，整整齐齐，很是威武，允祥边看边说，“兵带得不错，满有规矩嘛，你真出息了！”

“这都是十七爷的教诲，十三爷的提拔。奴才自己有什么本事？”李春风陪着笑脸说。

允祥也笑了：“好，你这碗米汤把爷还真灌晕胡了。爷告诉你，带兵要讲两个字，一是要‘严’，一是要‘爱’。你瞧瞧，这大热的天，怎么老让他们站在毒日头底下呢？去，传令给你的兵士，叫他们都上那边大堤上歇着待命去！”

“扎！”

李春风单膝一跪，答应一声，便跑过去下了命令。兵士们一听，“嗷”地一下，便分散跑开了。原来弥漫在这里的肃杀气氛，也在这声欢呼中烟消云散。隆科多不高兴了：这李春风怎么这样不懂规矩？身为带队的牙将，连本官也不问一声，说散就散。你眼里还有我这个九门提督吗？他脸色气得煞白，可是，又不敢当着允祥的面说出来。而允祥好像根本没见到似的，为自己轻易地处理了这一触即发的局势感到欣慰。他不敢在这里多停，便连声招呼大家上轿。隆科多也只好跟着允禩、允祥的明黄大轿，来到了丰台大营。

毕力塔早就等候在这里了，见大轿落下，连忙上来向二位王爷请安，又说：“丰台的中军大帐现在是皇上驻蹕之地，方先生和张中堂正在和皇上说话。皇上有旨意，让各位不必在此候见。”说完向马齐和隆科多略一注目，便算是行了礼。

马齐不在乎这些，肃立着听了旨意，跟着前面的允禩就向里走。隆科多却心神不定，他刚和毕力塔闹得不可开交，把这位将军得罪的够苦了，不知这次进去，会有什么结果。看看今天来的人中，马齐是对头，自不待说；张廷玉和方苞二人，都是铁杆儿的忠臣；三贝勒弘时，如今成了缩头的乌龟，连面都不露了；只剩下一位廉亲王，他的奸滑和狡诈都是早已出了名的。如果遇上了什么事，这位八王爷会不会“舍车马保将帅”，跟着别人把自己往死里整呢？他越想，心里就越不踏实。原来打算好了的那些“光明正大”的理由，也觉得说不出口来了。他心头好像装进去了一群小鹿似的，七上八下地怦怦乱跳。冷汗热汗一齐流出，竟也顾不得去擦。进门时，好像听十三爷对毕力塔说了句话，让他给李春风的部队送些绿豆汤去解暑。这句话，隆科多听了，也好像在敲打自己一样。迷迷糊糊之中，已经来到中军行辕外了。

雍正皇帝在里面笑着说：“都来了吗？快进来，大热的天，不要闹那些名堂了。”

大家听到这话，也都鱼贯而入，行礼叩见，因为外边太阳光很强，他们刚进来时什么也看不清楚，只觉得这里十分清凉，原来大厅四周都摆满了大冰盆。允祥身子虚弱，竟不禁打了个寒颤。马齐正要上前说话，却被允禩抢先了：“刚刚进来时，因光线暗，看不太清。现在仔细瞧瞧皇上的面容竟是如此健旺，只是稍微清减了些，也晒黑了点。这些天，快马一天一报，说皇上还在山东。说实在的，连臣弟也松懈了。算着皇上大概还要等个五七天才能回来，哪知皇上竟微服回京来了。皇上亲民，当然是好的，可是，皇上乃万乘之躯，白龙鱼服，万一出点事，哪怕是丁点差错呢，可怎么才好呢？”他说着，说着，眼泪竟然流了下来。

张廷玉心里从来都是善意待人的，见允禩这样动情，这样真挚，自己的心中好一阵惭愧，觉得错看了这位亲王。隆科多却是心头一颤：好家伙，八爷果然如此狡猾奸诈！别说他不当皇上了，就是将来有一日他真的南面为君，也不是个好侍候的主子！

雍正皇帝此刻却显得非常平和，他抬手招呼大家起身，又满面笑容地说：“难为你们想着朕了。其实朕坐在乘舆上走马观花，又能看出什么名堂来？朕心里还惦记着年羹尧进京演礼的事，所以就索性和廷玉一起，扮成客商回来。哪知，却差点连丰台大营都进不来。哈哈……”笑声中，他突然话题一转说，“这次出去，真是获益良多呀！朕去到小饭店里用餐，才知道朕的雍正钱还没有真正流通；一两银子只能兑换八百制钱，可是，库里的雍正钱却多得积罗盈案！还有，佃户们为了少缴粮，把地都写在缙绅们的名下。朝廷得不到一点实惠，却便宜了那些不纳粮的土地爷！朕如果不去看看，一味地垂拱九重，这些利弊又到哪年哪月才能知道？马齐，你是管着这事情的，说说，朝廷限令各皇商、盐税、钱庄，平准库银，一律不准收白银，而要改收制钱，这通令发下去了吗？”

马齐听见皇上问话，连忙回答说：“回皇上，廷寄十天头里已经下发各省，是臣和隆科多联名发下去的。有的省离京远了些，恐怕还未必见到。官绅一体纳粮的事，田文镜还在试行，遵旨稍后再办。”

“嗯，好！”他回头看看允禩问，“八弟，听说你病了，现在好了些吗？”

允禩连忙站起来回答说：“臣弟不过是受了点热，头有点发晕。今天刚好了些，才出来视事，赶巧皇上就回来了。”

“这就是缘分哪！”雍正似笑非笑，好像在谈论家常一样地说：“既然身子好了，有些事情，朕还要倚重你来料理料理呢。年羹尧即将到京，劳军的事朕就偏劳你了；旗人分田的事，朕看了马齐的折子，还是个办不成；还有年羹尧一回来，允禩自然也跟着回京，允禩我和允禩他们，也让朕头疼。朕其实并不想惩治他们，他们却为什么总是怨天怨地的呢？他们和拉了亏空的官员们牵扯太多，在京又不守政令，如果仔细追究起来，是难逃罪责的。你这位当哥哥的出来劝劝他们，大概还有点用吧。”说完，脸上已经没有笑容，只是低着头喝茶，却一声不响地等着允禩的回答。

允禩本来作好了准备，要回答皇上问他为什么搜园的事。可没有想到，皇上从这几件自己没想到的事情上下手了。他低头想了一下，觉得还是哪件好说，就说哪件吧：“回皇上，劳军的事，臣弟已和隆、马二位还有十三弟会商过多次了，断断不会误事的。只是，年羹尧带兵回来，住到哪里，我们却定不下来。大热的天，也不宜征用民房。十三弟病着，臣弟与舅舅商量是不是请丰台大营里腾出几间房来。大伙匀着点，不就是三千人嘛。也不是什么难办的事。”

“嗯。”

允禩见雍正不置可否，只好继续说：“旗人们分田的事，差不多也办下来了。在京没有差使的旗人，共有三万七千多。每人分田四十亩，都在近郊，离家近，又都是上好的土地。”说完他抬头看了一眼雍正皇帝。

“嗯。”

允禩纳闷了，皇上为什么不说话呢？按他原来的打算，先说旗人们的事，就可把今天的话题岔开了。因为谁都知道旗人的事情最是难办。这些个人旗子弟们，亲套亲，人连人，各有自己的旗主，也各有各的后台，哪个

也不是省油灯。再往上，就到了几个谁都惹不起的铁帽子王爷了。他提起旗人的事，就是要雍正皇上去和八旗旗主们打擂台、对花枪，至于谁胜谁败，那就要看皇上的本事了。可他没想到，他的话好像皇上并没有注意，只是一个劲地“嗯”着，让允禩简直摸不清大小头儿了。皇上的问话，他还没回答完呢，就还得继续说下去：“至于允禔我、允禵他们，也各有各的难处。允禔我在口外水上不服，常闹肚子。上回就写信给十三弟，诉了诉苦，说他现在已经瘦成一把干柴了。他想请十三弟替他在皇上面前求个情，让他能回京调养。十四弟主上是知道的，他性情高傲，心里有不痛快是真的，但他却不敢怨恨朝廷。十四弟办事能力还是有的，今天我也想替他向皇上讨个情，让他回京严加看管是不是更好一些。”

雍正不声不响地听着，一直等允禩说完了，才冷笑一声说：“好好好，你说得真好。朕在外面栉风沐雨地巡河工，访民情，你们却坐在北京城里想着点子糊弄朕！听起来头头是道，可真是这么回事吗？旗人，十个里头，连一个真去种田的也没有。他们分的田地，有的租给别人去种，更有的干脆卖了！朕原来想让他们学得出息些，哪知反倒让他们手里有钱去吃喝玩乐了！老十有病，老十四也有病，这些朕都知道。可他们害的却是心病，心病好了，什么病都没有了。朕自登极以来，前前后后一共抄了一百四十多个官员的家。这一次又下了朱批，要查抄李煦等二十四家，这份朱批朕出京前就交给了你，你为什么至今还不发出去？嗯？”

雍正这话说得平平淡淡，可是，哪一句都像刀子似的，犀利无比。允禩心中一惊：难道皇上今天就要处置允禩吗？

允禩现在心里最怕的是说隆科多的事，别的他心中虽也不安，却并不服气。他想与其这样不明不白地挨训，不如横下一条心来给他顶回去！便头一梗大声说道：“回万岁，这些事说着容易办着难。先帝爷何等英明？万岁何等刚毅？施世纶他们又是何等的清正强干？可是，从康熙四十六年至今，已过去了十八年，结果如何呢？所以臣弟以为，这样大的事，想一蹴而就，只能是一厢情愿。如今天下已是人心不安了，李熙七十多岁的人，又有擎天保驾的大功。他还债已经还得家无隔夜之粮了，还要再抄家，能抄出什么来？这样抄法，也不怕寒了臣子们的心吗？要是万岁一定要说臣弟办事不力，臣弟也认了。臣弟甘愿也去守陵，请皇上另派能员，免得臣弟误国之罪！”

允禩要撂挑子！这里的众人一听全都呆住了。允禩不是这样的人哪，平日里温文敦厚，笑模笑样的，谁不说他是“八贤王”、“八佛爷”呀？怎么他今天跳起来了，要和皇上较劲了？大帐上下，一时间掉根针都能听见，连雍正皇帝也被这突然的变化惊住了。

雍正却有他自己的打算，也并没有被允禩这故作姿态的话吓住。他盯着允禩问：“老八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我们这是议事，你呕的什么气呢？”雍正站起身来，在地上来回踱着步子说：“朕早已落下‘抄家皇帝’的恶名了，可是，朕自己心里有数。施恩是应该施恩的，但绝不是你那种施法！现在是要整顿吏治，整好了，朕自能把这个恶名改过来。先甜者必后苦，甘于苦者也必甜，这就是朕的心思！如果听任这些贪官污吏们攫取不义之财，肥身家，养子孙，那我们大清还有什么希望？所以，贪墨即是国贼，凡贪墨者就必须受到惩治！”

朕是抄了许多人的家，可抄出来的银子，并没有中饱朕的内库，装进朕的腰包。老八你说说，朕何错之有？”

“抄家，抄家，闹得朝廷上下人人谈抄色变，有的人连打牌都打出了‘抄家和’！官员们都是十年寒窗的士大夫，难道给他们留一点脸面都不成吗？这朝廷里，难道就不指望他们出来办事了吗？”老八今天是不顾一切了，他就是要和皇上谈这个大题目。他知道，只要说到这上头，就永远也谈不完。所以，他理直气壮，不惧不怕，侃侃而谈，振振有词。张廷玉看着雍正的脸上布满了乌云，怕他立刻就要发作，连忙向方苞递了个眼色。方苞当然明白，他站出来说：“八爷，主上刚刚回京，鞍马劳顿。这个题目又不是一下子就能谈完的，还是留待以后慢慢地说吧。”

可是，已经晚了！雍正的神色变得十分可怕，他带着一肚子怨毒之气说：“方先生，您看错了，朕未必非要和允禩说这件事。没有张屠户，就吃浑毛猪吗？”他回头又冲着允禩说，“你当然是好人了，事事处处总在替别人着想。朕这样的寻常主子，又怎么能用得起你这圣贤呢？你现在不是有病吗，那就回家去歇着吧，朕随后就有旨意给你的。”

堂里堂外的几十个人，全都听得心里发毛。怎么，一言不合，就把这位议政亲王撵回家了？那下边的戏还要怎么唱呢？允在却抓住了把柄说：“臣弟只是与万岁政见不合，并没有自外于皇上的意思。既然皇上这样说了，臣弟当然要凛遵圣命，回家养病读书去了。”说完打了个千回头便走。

雍正气得直喘粗气，心想，你想撒手就走，没那么便宜。他突然高喊一声：“慢着！”

允禩刚走到门口，听见这声喊，又转过头来，不慌不忙地循着规矩地深深一躬问：“万岁爷还有什么旨意？臣弟恭凛圣谕。”

“你要读的那些书，全是做官的学问。我这里倒有一本书，对你很有用，你不妨看看。”雍正嘴角上吊着轻蔑的冷笑，回头从案上的卷宗里抽出了一个折子，递给隆科多说，“舅舅，这是李卫前些天上的折子。里面有一首《卖儿诗》，你拿给允禩带回去看看。民为国之本，让咱们的这位廉亲王，好好地体会一下，怎么才能称得起这个‘廉’字！”

隆科多早就吓傻了。听见这声旨意，他战战兢兢地走上来取过折子，又小心翼翼地递到允禩手中。允禩却看也不看，说了声“遵旨”，接过来就转身走了。

## 五十七回 居檐下怎敢不低头 盼情郎却是伤心果

允禩被皇上发落走了，隆科多心里打起了小鼓。果然皇上马上就问到了这事：“现在该说说你们的事了。两位留守大臣，闹得像两军对垒似的。畅春园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隆科多拿眼睛一瞧马齐，见他白发乱飘，浑身打颤，知道，他这是气急了。不能让他先告状，他一告，我就不好说了，便抢着把今天的事说了一

遍。说自己怎样请示了弘时，请示了允禩；说自己如何关心大内的安全，时刻提防着小人们作祟；说自己见管着善扑营的十七爷允札去了古北口，怕宫中有人潜伏作乱，这才要清宫。他说得十分详尽，也说得头头是道。最后说：“马齐是负责政务的，他不管军政，我净园子又没有干扰了他什么事，他凭什么来插手？本来没事的，让他这样一搅和，倒闹得满世界全都惊动了。刘铁成在园子里还放声辱骂奴才，骂得奴才颜面扫地。他那些粗话脏话，奴才都不敢向皇上学。奴才为了不伤和气，还只得忍气吞声……”他说得十分动情，又想起允禩被开发了，弘时不敢伸头了，如今天大的事情，全都落在自己头上。真是越想越后悔，越想越伤心，不知不觉中，眼圈竟然红了。

听隆科多说得这么热闹，马齐更是恼在心头，一开口，就打出了不依不饶的架势：“哼，说得好听！我也是领侍卫内大臣，皇上的安全也不光是你一人的事。搜宫、净园，是正经事，可是，你先得请了圣旨方可施行。哪有这么大的事，连个招呼都不打，说干就干的？别说你一人说了不算，就是我们俩在一合计了，也还是越权、越礼的行动。何况方先生和十三爷根本不知道？这算是什么行为，你自己心里有数，别人也有数，不是掉上两滴眼泪就能算罢的。”

允祥在一旁看着，心里有点不好受，他长叹一声说：“唉！都怪我这身子不争气，要是我能动动，哪会有这样的事？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，全由我承担好了，舅舅和马齐你们不要为此再闹下去了。”他说罢，突然一阵呛咳，觉得口中一甜，知道是吐了血。可他没有声张，只是悄悄地咽了下去。

方苞此时，却一直在皱眉沉思。他也是上书房大臣，可他却又是位布衣臣子。在上书房里，他只有参赞之权，却没有决策的权力。因此，隆科多不和他商议此事，不能说长道短，更不能挑理。但是，方苞是精通史籍的。作为人臣，擅自搜索宫禁，可不是一件小事。

历史上，除了曹操、司马氏和东昏侯这些乱国奸雄之外，自唐朝以后，连奸相严嵩也不敢这样干。方苞心里非常明白，这件事情的可怕，还不仅在隆科多的莽撞和越权，而是在于，事情的背后，还有没有更大的背景，有没有更大的后台！如今的京师里，人事更迭，纷乱如毛，一时又从哪里分出个头绪来；既然看不出头绪，又怎能说得清谁是谁非？他想了想说：“你们都是为国家着想的，国舅和马齐不要为此闹出生分来。不过，据老臣看，这事只能有一，不可有再。开了个这样的先例，后世就不堪设想了。”

方苞这话，初听起来，好像是为他们两人劝架，但话中含意，尤其是那“可一不可再”之言，却是明白至极的。隆科多不由得打了个寒颤，脸也腾地就红了，他回头又冲着方苞说：“先生，你每天钻在穷庐整理先帝爷留下的国书，我不是找不到你吗？一直到事情闹出来，才知道你老先生也在十三爷那里。这可让我怎么说呢？”

马齐听他如此说，一口就顶了回来：“别说是你找不到方老先生了，你就是见着了他和十三爷，拿到了十三爷的钧命，我马齐也不敢领！你派的那一千二百人是我马齐把他们赶出去的，我一人作事一人当，这事与刘铁成没有关系。你不要扯三拉四的，我马齐和你没完。

我把话说到明处，这事我要提本参劾你！”

允祥还是想息事宁人：“马齐，别动那么大的肝火，也没人说你的不是嘛。舅舅也是好心，当年先帝巡狩热河，不也是也要净一净避暑山庄的嘛。”

马齐一挺脖子，连十三爷也顶上了：“不，那次和今天不同，那次是请

了圣旨的。当年擅自进入避暑山庄的凌普后来就被正法了！”

隆科多急了，他的眼睛里几乎要喷出火来：“什么，什么？你说我是谋逆吗？”

马齐一步不退地说：“你听清楚了再说，我并没有说你谋逆。我说的是凌普，他可是已经正法了。”

马齐的话显然具有很大的压力，隆科多不言声了。雍正的心里早就是翻江倒海一样了，从昨夜到今天，发生了多少事啊！这些事，恐怕都不是一句话能够说得清楚的。他要再看一看，听一听，甚至如果有必要，他还要让一让。他要等年羹尧的事情办完、办好，才能腾出手来说别人的事。看着两位大臣竟然吵成了这样，他扑哧一下笑了：“你们都动了肝火，竟忘记了这是君前失礼吗？舅舅这事，是做得匆忙一些。可是，哪怕是天下都反了哪，朕也相信舅舅是不会反的，他绝没有谋逆之心！马齐呀，你疑得过重了。放着一个丰台大营在这里，就是有人想谋反，一千二百人能成了什么气候？他们可以攻进去，但能守得住吗？好了，好了，你们俩谁都不要再说了。事情慢慢就会过去的，时间一长，自有分晓。你们谁也不要再追究此事了，好吗？”

马齐和隆科多两人，在畅春园里里外外闹到了两军对垒的程度。大家都以为，皇上非要深究不可。可是，他们却没有想到，皇上只用这么几句话，就轻易地放过了这件大事。而且皇上的话还说得那么恳切，那么真诚，一片用人不疑的信任溢于言表。隆科多本来就心里有鬼，他敢再坚持吗？在场的众人也都平静了下来。可马齐却又抓住了话头：“皇上，臣与国舅之间并无任何私怨。但他步兵统领衙门，如今还陈兵畅春园外。这事情传了出去，会骇人听闻的。臣请旨：请隆大人下令让兵士们撤出归队。”

雍正心想，马齐这话，倒是给朕了一个削减隆科多权力的机会。但他没有急于说话，而是把眼向四周一扫，等着别人先说出来。

张廷玉说：“臣以为，马齐所言很对。”听得出来，张廷玉是支持马齐的。

方苞却不慌不忙地说：“既来之，则安之，岂不更好。”方苞不愧大家，说出话来让皇上更满意。

雍正有了机会，便边说边想的做出了决定：“嗯，这事不大好办。兵士们既然调来了，进园子不好，退回去就更糟。这样吧，李春风带的这一千二百人，索性改归善扑营。就算是善扑营来净园，舅舅主持的。这样就理顺了统属，外人也不好再说闲话了。十三弟，你到外面叫张雨去传旨办理吧。”

十三爷和隆科多都走了。雍正却向张廷玉一笑说：“廷玉呀，咱们君臣一进京，就看了一场龙虎斗，你觉得怎样？”

张廷玉含笑不语，马齐却气咻咻地还要再争。张廷玉看着他的脸说：“马公，你这是何必呢？凡事都要从长计议，何苦要争这朝夕之功呢？”

马齐似有所悟，不再说话了。雍正和方苞对望一眼，发出了会心的微笑。

其实，雍正只是不想在允禩的面前谈论净园的纠纷。老八憋了一肚子的火，回家来“读书养病”。还没过十二个时辰哪，皇上就来了旨意说：“着廉亲王允禩，仍旧办理年羹尧入京献俘检阅事宜，以资熟手。廉亲王与国同休之体，虽有疾，卧而委之可也。王断不至因中暑疾，而推诿周张，致朕失望！”

八爷一看，差点骂了出来。心里好像翻倒了五味瓶，酸甜苦辣咸，什

么味儿全有了。他想顶着不去，可又一想，那不就等于投人以柄，让皇上处分起来更加有理了吗？他又想找藉口拖着不办，可看看圣旨上的话，竟找不到理由。那上边清清楚楚地写着：“以资熟手”。

你是办这事办熟了的，如今硬要不办，明摆着就是抗旨不办了；更可气的，是圣旨上还写明了：“虽有疾，卧而委之可也”。这就是说，哪怕你病得躺倒了，也得带病办差！抗，他不敢；不抗呢，又生气。这可真是“在人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”了。想来想去的，竟是一点法子也没有。浑身上下的灵气，现在都跑到哪儿去了呢？他只好叩头接旨，回到上书房去问事，而且一去，就忙得不可开交。他还怕皇上趁机挑自己的毛病，给他来个“办差不力”的罪名。于是他事事都要亲自过问，样样都得亲自处理。从召见礼部和兵部的官员，到布置郊迎大礼；哪里要搭盖彩楼，何处要增设芦棚；百官应在哪里迎接，官员要站立何处，遵守哪些规矩；百姓家里的香案怎么摆，爆竹何时放，醴酒香茶，革食壶浆以迎王师的礼节，哪样事他不得亲自操心啊！

幸亏，六部的官员们，大都是他一手提拔上来的。说话，叫得响，办事也肯卖力。竟是事事顺手，样样满意。他自己也觉得，这件差使还办得真不错。五月初八，兵报送到，说年部的兵马已经到了长辛店，初九可以到达丰台。兵部知会他们稍事休整，走于初十辰时入城受阅，允禩悬着的心总算定了下来。可他还是不敢大意，便坐了亮轿，又从潞河驿一直看到了午门跟前。觉得万事齐备了，这才递牌子进宫，向皇上缴旨。

端午将到，北京城里为迎接年大将军入京，到处都摆满了鲜花，装扮得花团锦簇。午门内外过往的官员们，更是一个个喜气洋洋。他们见到八爷走来，全部躲开正路闪到一边，请安的，问好的，搭讪着想和他说话的，全都媚态毕露，馅相尽显。允禩想想，办差虽然苦，可苦中之乐却难以尽言。正走着呢，见隆科多从前边过来。允禩连忙躲开了，却迎面见到了徐骏。他忙叫一声：“徐骏吗？你过来一下。”

徐骏忙不叠地跑了过来，向八王爷请安，高兴得嘴都合不上了。允禩看着奇怪，便问：“徐骏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得了什么彩头吗？”

“嗨，八爷，您看得真准，我今天真的是中了大彩了。”徐骏兴致勃勃地说，“年大将军即将回京，万岁要在午门颁诏奖谕。传旨下来，要下边拟好了送进去。可是，他们拟的却都被打回来了。万岁就命我进去，当场重写。嘿，真是幸运，一下子就得到万岁爷的夸奖。”

八爷您说，这不是风光得很吗？万岁还说，别人写的都是些说烂了的陈词滥调，八股气十足，根本不能用。其实，我也没多写什么，不过是词藻华丽一些罢了。谁知，就对上了万岁的脾胃。哎，对了，我刚才在里头，还正碰上隆中堂。他在向皇上递辞呈，说是要辞去九门提督之职呢……”

徐骏今天可真是高兴坏了。他也不管面对的谁，不管八爷是不是爱听，说起来就没完没了。其实，八爷什么都没听进去，只是听说隆科多要辞去职务的话才有些上心。不过，这些话和徐骏又说不能说，问不能问。他拦住了徐骏的话头说：“用了你一篇文章，也值得你高兴成这模样？我还以为，是你老子抄家的财产又发还了呢？告诉你，孙嘉淦他们已经把你参了！皇上的脸说变就变，他今天夸你，说不定明天就把你发到绳匠胡同去了。”

徐骏一听，害怕了。他脸色苍白地问：“他们……他们参我什么……”

“参你什么？你还和我装糊涂！你与刘墨林为争一个婊子，闹得满城风雨的。你趁着刘墨林去新疆劳军的机会，叫了那小妞的堂会，又把她灌醉后

奸污了她。这事有没有？”

徐骏张口结舌，不知如何回答才好。允禩却不容他再说，便训斥说：“你呀，虽然有些才气，可干的全是缺德又带冒烟的事儿。先前，你用巴豆汤害死了你的老师，这事儿有吧？当时幸亏隆科多和我通了气，我才用‘查无实据’为由保了你。现在隆科多就要垮了，我也快了。看谁还能有纸，来包住你这一肚子的邪火？”说完，他掉头就走，把徐骏撂到那里了。

徐骏这一下可是真慌神了。八爷刚才说的一点不错，这事儿也确实是徐骏干的。刘墨林和宝亲王走后三天，徐骏就叫了苏舜卿的堂会。他知道，苏舜卿如今的身价变了，怕她不去，便又请了王鸿绪和王文韶他们。不过这几位，只坐在那里听了两支小曲，便告辞回去了。他们一走，徐骏就在苏舜卿的酒里加上了蒙汗药。那天夜里，徐骏使出了浑身的解数，把这个心爱已久却又抵死不肯听命的女子玩儿了个够。他扒光了她的全身，又一次接着一次地奸污了她。事后，苏舜卿醒了过来，又是寻死，又是哭闹。可徐骏却笑着说：“你有什么可哭的？我刚才和你玩儿的时候就发现，你已经早就不是个处女了，也早就被那个姓刘的玩儿过了。今天爷找你，不过是想看看，一个娼妓，到底守的什么贞节？你和爷又装什么蒜呢？不过，这种事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他姓刘的远在天边，你就是哭死，他也听不见。

要我说，这事只能是说了就了。你当你的妓女，我做我的嫖客。以后，你想起今夜的欢乐，还可以照样来找我；不想呢，我也并不怪你。咱们各自心里有数，谁又能知道呢？好了，好了，别哭了，让爷再好好地亲一下。”说着，他就再一次扑了上去，把苏舜卿压在了身子底下……

今天八爷突然向他提起此事，倒让徐骏坐不安宁了。他心想，我那天干得神不知、鬼不觉的，是谁透露了风声呢？眼看着刘墨林就要回来，徐骏更是害怕。心想，刘墨林随宝亲王去西疆，是受到皇上的信任的。他这一路，还不得把宝亲王用迷汤灌晕了。他一回来，就要马上去见苏舜卿。这小妞一哭一闹，我就得跟着倒霉。不行，八爷既然给我递了话，我就得早做准备。他匆匆离开午门前这块闹地，回到家里，就吩咐家人：火速赶到嘉兴楼，把苏姑娘给我找来。不管她说什么，哪怕要你们向她磕头呢，也得把她给爷请了来！

但是，他们已经找不到苏舜卿了。自从那天在徐府里失身以后，苏舜卿就像是害了一场大病。整整三天，她泪流满面，不吃不喝，也不说话，只是闷闷地想着自己的心事。那天徐骏来叫堂会，她原来说什么也不肯去的。可是，来的人说，今科状元郎王文韶也在等她，她不能拒绝了。自己的心爱之人是探花郎，状元来请，要硬是不去，刘郎回来岂不要怪罪？可她却万万没有想到，一个大意，竟遭了徐骏的毒手；更没想到，徐骏明知自己是刘墨林的人，还和她干了那种下流事。干完后，竟又说出那些无耻的话来。她恨自己，也更恨徐骏这个文人面孔、禽兽行径的人。要从心里说，她早就不想再活下去了。可是，她还存着最后的一点心愿，想再见刘郎一面。刘郎是那样的爱她，又是那样地对地体贴入微，如果她在刘郎回来之前就死，他回来见不到自己，会是多么难过呀！得等，哪怕见一面就死，也死而无憾了！



## 五十八回 眼欲穿望断行军路 心已醉傲然入京来

京都名妓苏舜卿着了徐大公子的道儿，不由她不痛苦万分。刚开始时、她每天流泪不止。后来眼泪没有了，只是躺在床上，死盯着看着房顶出神。老鸨有点害怕了，怕她一个想不开寻了短见，这棵摇钱树就没了。这老鸨开行院几十年，琢磨姑娘们的心思也琢磨出门道来了。知道她一定是恨上了徐大公子，便走过来安慰苏舜卿说：“孩子，千怪万怪，只能怪咱们吃的这碗饭。妈妈知道你卖艺不卖身的志气。可妈妈也要告诉你，有这志气的不是你一个人，可又有哪一个能保得了身子干净？我说句不怕你讨厌的话，我若是想在你身上赚钱，早就有这一天了，也轮不着那个探花郎来占了先儿。可话说回来，咱们在行院里头混日子，就是冰清玉洁，也没人给你立贞节牌坊不是。前些时，我的一位老姐姐从开封来，说那里的妓院全都让田文镜给查封了。因为万岁爷有旨意，叫贱民们脱籍从良。从良，谁不想？可也得能办到啊！咱们做什么都不会，干什么都不行，不开行院又靠什么吃饭？‘老鸨’这名字，你当是我愿意让人叫的吗？它好听还是怎么的？我这不也是没法子吗！孩子，咱们得认命啊！”

她说得口干舌燥，可回头一看，苏舜卿翻身向里，还捂住了耳朵。她知道自己说得不对路子，便又换了一种说法：“你喜爱那位探花爷，妈妈我知道；他是头一个给你开脸的，妈妈我也清楚。可妈妈还是要劝你一句，别太死心眼了，男人里没有几个好东西。我年轻时接的头一个客，也是个读书人，还是举人老爷呢！同着大伙一起吃酒时，你瞧他那正经啊，听支小曲就臊得满脸通红，说句笑话那小脸蛋就成了关老爷了！可是，来到房里，他就像是换了一个人。我那天正好身上见红，他也不管不问，趴在我身上就舔我的下头，还不管前头后头全都……别看我是个娼妓，见了他那下作的模样也觉得恶心！唉，谁叫咱脱生个女人来着？依我说，吃个哑巴亏，不吭声，也就算了。这种事儿，又留不下疤痕。只要你不说，他刘探花哪里知道？他就是神仙，不也看不出来吗……”

苏舜卿“唵”地从床上坐起来：“你是你，我是我，他是他！我和刘老爷没干过那样下作的事，就是干了，也是我心甘情愿！你要说就说人话，要是再作践刘老爷，那就两个山字叠起来，你给我出去！”

老鸨死皮赖脸地笑笑说：“哟，我的好女儿，这是什么话呀？妈妈还不都是为你好嘛。

徐大公子咱们惹不起，他老子是相国，他自己是八王爷跟前的红人；可刘爷咱也惹不起啊！

皇上那么看重他，让他和宝亲王一块去了前线，多抬举他呀。说话间，刘老爷可就要回来了，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，叫我怎么向刘老爷交代呢？好孩子，千不想，万不念，你总是叫过我一声妈妈。你这没用的妈妈，也从来都没逼着你去接客。刘老爷回来，你得给他个笑脸不是……”老鸨儿说着，竟也流出了眼泪。

苏舜卿号啕大哭，哭得那个惨哪！哭完了她说：“妈妈，你不要再说了，

我听你的。但你得依我一条……”

老鸨现在恨不得给她下跪：“孩子，说吧，你说什么我全都答应。”

“马上找房子搬家，搬到那个姓徐的找不到的地方。我答应你不再哭，也不再寻死，等着刘老爷回来。”

于是，她们就搬到了前门外的棋盘街。苏舜卿果然也不再哭闹，一心一意地在等着刘墨林。这天是五月初十，正是年大将军进京演礼的好日子。苏舜卿起了个早，雇了一乘小轿就出了西直门。大街上的人真多呀！谁不想看看大将军凯旋的风光排场？谁又不巴望着能亲睹一下皇帝老子到底是个什么模样？就连紧靠城边的地方，也是里三层外三层，看不到头，望不到边的人群，苏舜卿一直走了十多里路，才在一棵大树下，找到了一处可以歇脚的地方。

她下了轿子，放下食篮，摆上香案，就端坐在那里等候。她的心里只有一个目的，等着队伍过来时，能看一眼自己的心上人，就于愿已足了。

卯时正刻，丰台大营那边，响起了震天动地的三声大炮。接着便是一队队的兵丁举着戈矛顺序走出了营盘，在驿道两边布起了防线。只见每隔二十丈远，就是一座彩楼，彩楼两边，三步一岗，五步一哨。彩楼下站着的军官，一个个手按剑柄，挺立不动，军士们也全都穿着簇新的号衣，更显得威武森严。不过，他们的这些阵势，对于心怀悲凄的苏舜卿来说，却是视若罔闻。她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等着，等着。等着她的心上人，也等着她自己的最后时刻。

忽然，城中的拱辰台那里，也响起了三声大炮。钟鼓楼上率先撞响了钟鼓，各寺庙观字也一齐响应，遥相唱和。几乎是在同时，潞河驿那边画角齐鸣，军乐奏起了胜利凯歌。五百名校尉佩刀甩步而出，把新用黄土垫成的大路踩得一震一颤。接着，一百八十八匹健骡拖着十座红衣大炮隆隆而过。这些健骡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，走起来都踩着鼓点子，也使大道上扬起了高高的尘土，看得人们目瞪口呆。苏舜卿仰起头来，目不转睛地盯着看时，只见大军仪仗已经走了出来。八十面龙旗，由八十名彪形大汉擎着作前导，紧跟着出来的是五十四乘九龙曲盖，一色的米黄，只最后的两面一翠一紫。她知道这叫做“翠华紫盖相承”。华盖后面从容地走着两队军士。他们的前边是八面门旗：两面金鼓旗，两面翠华旗，和四面销金旗。队伍的后面，则是出警入蹕旗各一面，一百二十名军士举着金锁、卧瓜、立瓜、锁斧、大刀、红镫、黄镫开过……此时的苏舜卿望眼欲穿啊！她眼见得这些个仪仗五花八门，看得人眼花缭乱，怎么还不见那位年大将军的影子呢？

就在她急不可耐的当儿，六十四名军士护着熏车走了过来。这熏车造得非常宽大，车上的四角站着四名护熏将军。他们都穿着二品服色，手握剑柄，昂首挺胸，活像是大庙里面的四大金刚。车中的熏旗足有两丈多高，赤红流苏，明黄镶边，室蓝底色的大熏旗，猎猎飘扬，上书八个斗大的黄字：

钦命征西大将军年

“熏旗在仲春的阳光丽日下，被照得灿烂夺目。熏车的后面，才见到年羹尧的中军仪仗。十名身穿黄马褂的御前侍卫骑马先行，后面是几十名中军护卫，抬着天子尚方宝剑，擎着明黄的节钺，簇拥着威风凛凛的大将军年羹尧。苏舜卿看见，年大将军的身边竟然没有一个相陪的人！

苏舜卿虽然是个烟花女子，可她却也是以“琴棋书绝”四绝压盖京城的名妓。大概除了没见过皇上，她什么世面没有经过呀！她知道，九贝勒从

军，是皇帝处置这个不肯听命的“九爷”。所以，今天这场面，九爷是没份儿的。可是，宝亲王是皇上的爱子，宝亲王和刘墨林都是皇上钦命的劳军使，他们应该和年羹尧并辔而行的。那些穿黄马褂的御前侍卫们，就是在给他当差，怎么今天宝亲王不露面了？难道是弘历亲王不想喧宾夺主，留在西宁或者在后面慢慢地走？难道是刘郎生了病不能随大军前行了？难道……她不敢再想下去，只是瞪大了眼睛看着大军开过去。那长长的一队兵丁到底是个什么模样，她一个都没看清，却是在死死地盯着队伍，不敢错过了刘墨林的影子。一直到三千军士全都过去了，她这才发现，自己竟站在太阳地儿里。也才感觉到头被晒得昏沉沉的，竟有些支持不住了。她坐上了轿子，让轿夫们专找人少的地方走，越快越好，可轿子一动，她就人事不醒了……

在大纛车上的年羹尧，此刻正在得意之中，他怎能知道大路边上这个小女子的心事，他又怎么可能知道别的事情？他早就在一片欢声鼓乐中飘然欲仙了！

这次“班师回朝”的大典，可以说是年羹尧有生以来，最光彩，最得意，也是收获最大的一次旅行了。四月初，他们从青海出发，一路所见，全都是黄土垫道，也全都是香烛鲜花、万民欢呼迎送的场面。沿途所经的甘肃、陕西、河南、直隶四省，从入境到出境全是总督巡抚亲迎亲送。他们行的是跪拜礼，抬出来的酒席是仿膳餐，礼敬有加，如对神明。各地州府道司馈赠的礼品和“程仪”，更是堆集如山，盈屋充栋，总数少说也在百万两以上。这些钱财，当然不能带到北京来现眼，再说就是能带，也没地方放啊。他只好全都存到各地的藩库里，等回去时再捎走。

此刻，千乘万骑都跟在他的身后，簇拥着他，也护卫着他。而他自己则是坐下紫骝，手中黄缰，神气活现，威严无比。百姓们人山人海地在仰望着他，香花醴酒，望尘拜舞。无论他走到哪里，人们全像是倒伏的麦田一样，五体投地，不敢仰视。这风光，这排场，这非同寻常的荣耀，自古以来的人臣，谁曾有过？他放眼前望，龙旗蔽日；环顾左右，金戈辉煌。

全都因为自己是功名盖世的大将军，全都在迎接自己得胜还朝！他身上穿的江牙海水四团龙袍外面，套着金灿灿的黄马褂；明黄丝绦束着黑纱战袍；顶子上的三眼孔雀花翎，在阵阵熏风中悠然地飘动。他铁青着脸，竭力抑制着激动的心情，目光炯炯地凝视着越来越近的京城。纛车前进中，灰暗高大，的西直门就在眼前了。年羹尧向那里瞟了一眼，见三百多名礼部司官，远远瞧见自己的纛旗来到近前，便从尚书到侍郎，全都翻身跪倒，黑鸦鸦地跪了一大片，又同声高呼。

“年公爵爷亮工大将军万福安康！”

年羹尧字亮工，人们对他称字而不名，是一种尊敬的表示。礼部的官员们以为，按理，他此时应该向跪迎的人们表示一下谢意。哪怕他不下马呢，起码也要拱一拱手什么的。可是，他们失望了。年羹尧连一点笑容也没有，只是略一点头便纵马入城了。

城里更是热闹非凡。烟花齐放，香雾缭绕。爆竹、起火、冲天炮，如同开了锅的稀粥似的响得分不出个儿来。一座接着一座的彩坊间，人流如潮，万头攒动；百姓们为了瞻仰年大将军的风采，挤过来，拥过去，声声呼叫，如狂如醉。九门提督和顺天府衙门的兵丁们，手牵着手，人连着人，为年大将军的三千人的仪仗开道，一个个全都累得臭汗淋漓，各家门口摆得好好的香案，也全都被挤踩得稀烂。这哪里还有什么“拱揖伏礼，虔诚示敬”？

按照礼部和兵部拟定的规范，这个前所未见的大军仪仗队，是应该在辰时到达指定地点的。可是，拥挤不堪的人群，完全打乱了拟好的布署。直到辰未时分，才总算走到了午门前边，这里就用不着挤了。因为年大将军的马头再高，他在这里也看不到一个百姓了。以皇叔简亲王、恭亲王为首，八爷廉亲王领銜，连同进京引见述职的官员们总共有上千的人，全都奉旨等候在此。一见中军纛旗来到，八王爷允禩一声高呼“百官跪接”！自亲王以下，全都“唰”地打下了马蹄袖，翻身跪到在地。年羹尧却仍是端坐马上，一动不动地看着这令人心醉的场面。

突然，“啪，啪，啪”三声静鞭响起。坐在马上的年羹尧吃了一惊，意识到该着叩见皇上了，这才翻身下马。此时午门的正门已经在呀呀声中洞开，三十六名太监抬着一乘明黄色的亮轿，颤颤悠悠地走了出来，当今至高无尚的皇帝就端坐在轿中。立时，丹陛之乐大作。

左掖门下，三百六十名畅音阁供奉，在黄钟编磬的撞击乐声中，念念有辞地唱起了吉庆称颂的赞歌。雍正皇帝满面堆笑，徐步走下乘舆。他静静地听完歌乐，向鹄立一旁的年羹尧走了过去，亲手解掉了年羹尧身上的战袍。至此，年羹尧才算从形式上“除了甲冑”。他也就伏地叩首，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礼：

“愿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”

雍正含笑受礼已毕，亲自扶年羹尧起身，响亮地说了声：“年大将军鞍马劳顿，着实辛苦你了！”便一手携了年羹尧，另一手示意百官起身，二人径自从午门而入。允禩一声高喊：“礼成！百官由左掖门而入，在大内领筵！”众人这才站起身来，人群中响起了一片赞叹之声。

沉浸在这庄严肃穆而又充满欢乐中的人们，谁也没有注意到，就在写着“文官下轿，武将下马”的大石碑下，还站着两个人。一个是当今万岁的爱弟十三爷允祥，另一位却是架着双拐的残疾人，他就是被皇上称作先生、而又被限期进京的白衣秀才邬思道。他自从在南京见到李卫以后，就明白了自己的处境。除了按雍正钦定的“中隐于市”之外，别无安全可言。原来想的要摆脱朝廷羁绊，放舟江湖，笑傲风月，是根本连想也不容他想的。所以，他便安置了家眷急急地赶往京师。昨天一到，就按皇上说的那样，先去拜见允祥。允祥回来得太晚，他们两人一向情投意合，加上久未见面，都是十分想念。所以一见面就说起来没完，直到天光放亮。今天他又随着十三爷，来到午门外“观礼”。可是，他看了年羹尧的作派，却长叹一声说：“这个蠢材年亮工，他离死不远了。”

十三爷听了大吃一惊，忙问：“怎么，邬瘸子，你又要危言耸听了吗？年某这次立功可非同小可，他为皇上打稳了江山呀！如今他的圣眷还在我之上呢，你知道吗？”

邬思道若有所思，他看了一眼从左掖门鱼贯而入的百官们说：“十三爷，你的话其实只说对了一半。年某之功，也只是为皇上打稳了江山。不过，这一仗也确实是关键的一仗，不能打败，而只能取胜。你想啊，年羹尧如果兵败，八爷就会召集八位铁帽子王爷进京，逼着皇上退位；他如果打成了不胜不败的温吞水，国家的财力就难以支持。八爷非但扳不倒，还要防着他操纵作乱。所以，他打得实在是好。年羹尧打胜了，他自己成了战胜将军，皇上也就跟着成了英武圣主。仅这一条，就可堵住所有反叛者的嘴！但你刚才说他的圣眷在你之上，可就大错特错了。圣上是用你来安内，用年羹尧来

攘外的。如今外患既除，而他又不知收敛，怎么会有好下场？”

允祥自认为对皇上和年羹尧都是十分了解的。可是，今天听了邬思道这番话，却不由得身上一阵阵的发寒。他为人善良，不愿意看到年羹尧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。他回过头来看了看邬思道说：“要不，等一会儿年羹尧面圣下来时，你亲自和他谈谈？”

邬思道突然转过身来，目光灼灼地看着允祥，断然地说：“要谈你们去谈，我是绝对不见年羹尧的！你明明知道，我是奉旨进京的，万岁要秘密召见，我当然恭聆圣谕；万岁要不肯见我，或者要你来奉旨传话，我都可以听命，除此之外，我什么人都不想见！”

## 五十九回 对酒当歌假戏真唱 见景生情前赴后继

允祥和邬思道二人，并没有在这里多停。因为八爷府的太监何柱儿跑来请十三爷，说皇上正在让人满世界地找他去赴宴呢。允祥见他直盯着邬思道看，便说：“哦，刚才我身子不爽，所以就没随班奉驾。现在好点了，你回去告诉八爷，说我立刻就去。”等何柱儿走了以后，邬思道向允祥说：“十三爷，这是非之地，我一刻也不想多呆了。我就住到你府里，等筵席散了没人的时候，请你回禀皇上，就说我已经到京，在府里静候旨意。”

允祥来到宫里时筵宴还没有开始。历代的皇宫里为防刺客，一向是不准栽树的，这已是成了既定的规矩了。所以，为年羹尧庆功的筵席就只好设在御花园里。一千多人在大太阳、毒日头下吃酒席，可也真是新鲜。御膳房的太监们端着大条盘子来回上菜，一个个更是忙得满头大汗。允祥进来，一眼就瞧见皇上的首席座位设在正中的凉亭下。皇上的身边，就是兴奋得满面红光的年羹尧。年羹尧旁边，才是几位老亲王。敢情，这么大的园子里，也只有这里才凉快一点。允祥三步并作两步赶了过去，先向皇上叩了头，起身又打了个千说：“允祥给几位叔爷请安了。”回头又看着年羹尧说，“大将军浴血奋战，功劳来之不易。这次进京，一路上定也非常辛苦。今天主子专门为你设宴庆功，你可得多饮几杯呀！”

年羹尧起身说道：“年某何功之有？这都是主子调度有方，前方将士们能体恤圣德，那些冥顽不化的丑类，怎能挡我堂堂王者之师？十三爷，您过奖了。改日，我一定专程登门，去给十三爷请安。”

表面上看，年羹尧这话说得还是彬彬有礼的。可他也不想，今天这里是什么场合，和他说话的又是什么人。你“公爵”权势再大，也大不过王爷呀！更何况十三爷的功劳与年羹尧相比，更是无法相提并论。按规矩，十三爷走过来一打招呼，年羹尧就应该马上起身离座，陪着小心说话才对。可是，这位年大将军大概是高兴得有点发昏了，他什么全都忘记了。

可，他忘了，皇上并没有忘！今天，年羹尧失礼的地方太多，皇上已

经不高兴了。不过，他还是面带笑容地说：“拼命十三郎是朕的柱国之臣，也是任何人都不能比得了的。”雍正这话一出口，又觉得不大合适。他马上又故作谦逊地说，“其实，真正在后方调度的是老十三，朕不过是托列祖列宗的洪福，坐享其成罢了。来来来，老十三，你也在这一席上坐！”

十三爷可不想抢这个荣幸，他笑了笑说：“主子厚爱，臣不敢推辞。可是，主上知道，臣有犬马之疾，同席就餐怕过了病气。就是别的席面上，臣也是不敢奉陪的。今儿个八哥是‘司筵官’，臣弟挨桌敬酒，略尽心意，也就是了。不知主上可能恩准？”

雍正笑着答应了，又说：“你只管随意好了，不过可不能累着。要觉得累，就马上歇一会儿。”

允禩见皇上向他点头示意，便站起身来大声喊道：“时辰到，开筵，奏乐！”

鼓乐声中，觥筹交错。允祥先给皇上敬了酒，又为几位老亲王上了寿，这才转到别的席上。雍正略沾了一下嘴唇，就放下了杯子，对老亲王们说：“各位叔王，朕素来不能多饮，这大家都知道。可今天是年亮工的好日子，烦劳各位皇叔劝他多饮几杯吧。”

按宫中的规矩，年羹尧听了这话，是应该起身谢恩的。各位皇叔敬酒时，他更应该辞谢，至少也要控制自己不可多喝，免得出丑。可是，年羹尧却再一次失礼了。当众人上来向他敬酒时，他不但来者不拒，见酒就喝，而且一喝就见底儿！他有多大的酒量，别人不知，难道他自己心里也没数吗？左一杯右一杯地喝下去，他可就露馅了！人只要是多喝了酒，话就特别地多，说出来也就免不了要走板。喝着，喝着，别人不同，他自己倒先吹上了：“我自幼读书破万卷，原想着要以文治来为圣朝效力的。所以自秀才而举人，而进士，所向披靡，到传胪保和殿时，才刚刚二十岁！后来被皇上收在门下，入了汉军正黄旗。不料却因此改作武职，成了杀人不眨眼的将军。这些年来，与……皇上恩结义连，皇上对我更是……无不听之言，无不从之计……我在荆棘丛中，艰难苦斗的……皇上尽知，我也用不着再说了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他突然停了一下，似乎觉得这样说不大好。就马上换了话题，“所以，我常对岳钟麒说，‘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皇上也’！西线大捷，一，是赖皇上洪福齐天；二，是靠三军将士浴血用命……”。哎，这几句还算对上了题眼，但他说着，说着，就又走板了，“有了这些，才成就我年某人成为一代儒将。不到一个月，便歼敌十万！这么大的功劳，就是圣祖在世时，也不曾有过……这都应该归功于皇上，我自己是算不了什么的……”

因为今天这个喜庆筵席，是专门为年羹尧办的。所以，年的一举一动都特别引人注目。

他这样不管场合，不看对象，一个劲地吹下去，可怎么得了！允祥早就觉得身子支持不住了，可他又不能让这个年羹尧再胡说八道下去，谁又知道，他下边还要说些什么更加令人难堪的话呢？他强自挣扎着从月台边上走过来，手里还端着一碗醒酒汤。他拍了拍年羹尧的肩头说：“亮工，你说得好呀。你的功劳苦劳，皇上都记着哪！来来来，你先把它喝下去，醒醒神，完了你再说不迟。”

雍正见到这情况，也觉得不能让这个混小子再乱说下去。万一他说了什么不该说的事儿，自己这个当皇帝的就不好收场了。他一笑起身来到年羹尧面前说：“年羹尧今天确实是多喝了点，但酒后吐真言，朕听起来倒很是

受用。因为，他说得坦诚，而且是在忠诚之上的坦诚，这就更加难得！一月之内，歼敌十万，就是古之良将，也不过如此吧。亮工，你能趁着酒兴，为朕舞剑一歌，让你主子也高兴一下，好吗？”

年羹尧毫不含糊地说：“这有何难？主子您瞧好吧！”

他说着就宽衣下场，接过张五哥递来的剑，就地打了个千向皇上施了一礼。又支起门户，舞了起来。开始时，他舞得很慢，边舞边说：“皇上，奴才在军中时，作了一首《忆秦娥》。今天就献出来，为主子佐酒助兴！”接着他就似唱似吟地曼声咏诵出来：

羌笛咽，万丈狼氛冲天阙！冲天阙，受命驰骋，三军奉节！

将军寒甲冷如铁，耿耿此心昭日月。昭日月，锋芒指处，残虏破灭……

他边唱边舞，声音越高，手中的剑也越舞越快。刹时间，只闻歌吟却不见人影。只见筵前道道寒光，逼人心魄；如银团，似雪球，翻转滚动。突然，他收势站定，仍是那样心定气闲，从容不迫，脸上的酒意竟也全然不见了。儿百文武大员，看得五神皆迷，连喝彩都忘记了。

“好！”雍正大声喊道，“真堪称文武双绝！”他想，不趁此收场，还待何时？就说：“自古天下无不散的筵席。朕稍事休息，还要办事见人。年亮工也乏了，今天你就住在朕的旧邸雍和宫内，明日一早，陪朕到丰台去劳军！”

年羹尧酒醒了，他恭敬地施礼说：“主子关爱，奴才实在消受不起。再说，奴才是带兵的，自然还要回到军中才是。明儿个奴才定在丰台恭迎圣驾。”

雍正瞟了允祥一眼，见他眨了眨眼，便说：“那就依着你好了。不过，明天一早，你还要递牌子进来，和朕一道去丰台，这样，岂不更风光一些吗？”

年羹尧还要逊谢，但皇上的话音似乎没有商量的余地。他又见允祥已经率领着王公，张廷玉和马齐等也带着大臣们纷纷离席而起。王公们站成了一排，大臣们马蹄袖打得山响，该跪的全都跪下了。显然，送客已成了定局，便只好低头称是。雍正拉起年羹尧的手轻松地说：“朕把你接进来，自然还要送你出去。”允禩看着他们君臣二人做戏，却一点表情也没有，只是无言地把手一挥，顿时丹陛之乐大起。钟鼓撞击声中，王公一揖，百官三叩，送他们二人走出了御花园。年羹尧粗大的手，被皇上那软绵绵、冷冰冰的手捏得很不舒服。他试着抽了一下，却没能抽动。等走出园门雍正撒开手时，他已是通身大汗了。

热热闹闹的大典结束了，允禩立即赶回府里，这里还有人在等着他哪！为九贝勒允禩专设的宴席，就摆在后宅的花厅上。来的人也不多，除了九爷允禩外，鄂伦岱是老熟人，此外，还有一个八爷的亲信，礼部侍郎阿尔松阿。这个人是在鄂伦岱的本族堂兄，论亲还在五服之内。此人相貌堂堂，气宇轩昂的，只是一口大板牙有点破相。酒菜全都上齐了，九爷却呆在那里，心事沉重；既不多说，也不多饮。他此番回京，真是感慨万千哪！八哥这里，从前曾是他常来常往的地方。府中的摆设，园中的景致，甚至一草一木他都十分熟悉。可今夜来到这里后，他却突然有了一种陌生的感觉。这也难怪，当初，八、九、十这三位皇子，号称“王中三杰”，领袖百官，纵横六部。外加上还有一位大将军王，统率着十万大军，与这哥仨互为倚角。那时，他们是何等的威风，何等的气势。一呼一吸之间，朝野震动，人人侧引可曾几何时，他们却纷纷落马，成了那个“办差阿哥”的臣子，也成了他砧上任意宰割的鱼肉！他真不明白，这，这是怎么回事儿呢？

允禩其实早就在注意允禩了，老九有什么心思还能瞒得了他吗？白天

的一场戏，既让人生气，又叫人好笑；不过也真让人长见识，增学问。他觉得，再像从前那样，光凭嘴上用劲，光想坐收渔利是不行了。看看眼前这几个人，哪一个不是心神怔忡，哪一个不像斗败了的公鸡？他自己心里明白得很，年羹尧不可怕，甚至雍正也并不可怕。可怕的倒是这些兄弟们失去了斗志、失去了信心。单丝难成线，想要举大事，得先把这些弟兄们的劲儿鼓动起来。他亲自为老九斟上一杯酒说：“九弟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活像个霜打了的茄子？是这次出京历练得深沉了，还是你自己有了心事？”

老九长叹一声说：“八哥，我知道你心疼我，今天又特意备了酒来给我接风。可是，你知道吗，今天你就是拿出琼浆玉液来，老九我也难以下咽哪！”允禩把发辫往后面一甩又说，“八哥，我在你面前从来是实话实说的。我想十弟，他要是今天也能来这里喝酒，该多好啊！他一定还是那种满不在乎的神气，一定还要在你这里捋胳膊、卷袖子地大喊大叫、划拳闹酒。可是……他现在却是在吃黄风，喝沙土！当年，咱们有多少人哪，现在八哥你再看，只剩下了我们这几个孤魂野鬼，在吃这没滋没味儿的枯酒……唉！我怎么能畅快，又怎么能吃得下去啊！”他转过头来，看了一眼鄂伦岱，本来已经端到嘴边的酒，又放下不喝了。

鄂伦岱心里清楚，九爷这是在怪罪他。那年，鄂伦岱干不该，万不该，在康熙皇上晏驾时，倒戈帮助了四爷胤禛，和十三爷允祥一起，杀掉了丰台大营的成文运。原来想着，让允禩和雍正打成个平手，再让允禩回京后坐收渔人之利，哪知却弄成了今天的这种局面。事到如今，他后悔也来不及了，便说：“九爷，奴才知道你心里恨我、怨我，我也不想为自己表白。谁叫我是个混虫，辜负了爷们的信托，误了爷们的好事呢……”

老八拦住了鄂伦岱的话头说：“嗨！过去的事还提它干嘛？秦失其鹿，捷足者先得，当时有当时的情势嘛。老十四回京后，我和他曾促膝长谈了一夜，把什么都说透了。不然地话，你鄂伦岱也不会踩我这个门坎儿。我们把过去的恩恩怨怨全都抛向东流水；打起精神来再干它一次！”他起身倒了四杯酒，一一分送到他们面前又说，“来，我们同干共饮，就算是为了将来吧。”

酒是喝了，可老九却仍是鼓不起劲儿来。阿尔松阿说：“八爷，您的心思我明白，但话还没说透，九爷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心吃酒的。这世上的事情，就好像是一盘棋，每下一盘，就各有不同。要我说，究竟谁输谁赢还说不定呢。皇上这种孤家寡人的作法，这种宁当独夫的作法，他就不会翻船？”

鄂伦岱却不敢苟同：“你说得可真轻巧！我们只要占不了中央地位，就无法扳回这局面！就拿这次搜宫说吧，是老隆亲自布置的。多么周密，多么顺当！先占了紫禁城和畅春园，再拿下丰台大营，然后发文天下，说‘皇上在外蒙难’，拥立三阿哥弘时先当上摄政王。你们说，老隆这一套，算得上天衣无缝了吧？可是，一个老梆子马齐横里打出一炮来，就闹得全局皆败！马齐不就是个活棺材吗？可他就敢挡住九门提督的大兵，让十三爷不费吹灰之力，就弄得我们全军覆没！你们再看看，年羹尧今日进京那气派。好家伙，天下轰动，就差没人给他加九锡、进王爵了。现在皇上身边，文有张廷玉和方苞，武有年羹尧这些帮凶，你们还能说他是独夫？松阿，你知道侍卫有多大的用处吗？女人们生孩子时X疼，敢情你是男人，你不知道那是什么滋味儿。至今，刘铁成那小子，还一心一意地在疑着我，想着准是我放进了隆科多，这‘谋逆’的罪名，还戴在我头上呢！八爷，我鄂伦岱从来不是松包蛋，也不是怕死鬼。你得给奴才一个章程。”



阿尔松阿也不是好惹的，他齜着大板牙一笑说：“行啊，我的兄弟，你这会儿想起来要和八爷撕掳个明白吗？只怕是迟了点吧！”

允禩看看阿尔松阿说：“你这话说得荒谬！鄂伦岱是那种卖友卖主的人吗？他要是想和我犯生分，今晚他就不来；就是来了，也不会说这些话了。原先我只想着，鄂伦岱是个火爆性子，说多了，怕他沉不住气露了风；他还是个心里不装事的人，一说清反倒让他瞻前顾后的，本来没事反倒有事了。现在我只知道，从前的事情全部怪我，怪我没和鄂伦岱说清楚。”

这里，我向鄂伦岱赔个情，咱们都把这事儿撂开手，行吗？”说着，他站起身来，朝着鄂伦岱就是深深一躬。

鄂伦岱惊得连忙伸手扶住说：“八爷，您要折杀奴才吗？早先的事儿，奴才悔断了肠子憋炸了肺，说什么也晚了。八爷，奴才只求您一句痛快话，说清了，奴才就是死，也死得明白……”他说得动情，竟不禁泪水奔流了。

## 六十回 廉亲王备酒安亲信 宝四爷一语惊探花

八爷亲切地走上前来，拍着鄂伦岱的肩头说：“今天是给九爷接风，怎么就说起这些呢？来来来，都坐下来，咱们边吃边谈吧！”

谈？有什么好谈的？说来说去的还不就是那两句话？从前倒真是这样，他们中间，说大话的人多，干真事的人少。可是今天若与以往相比，就大不相同了！这变化，只有在座的九爷心里最清楚，八爷正等着他开口呢！

廉亲王府里今天也摆上了酒筵，不过却和从前大不一样。没有了高朋满座的热闹，也没有了猜拳行令的喧嚣。就是廉亲王自己，也显得那么力不从心，心情忧郁。今天皇上迎接年羹尧班师的排场，和他为庆祝大捷使用的手段，确实是让人惊心动魄，也确实是让人目眩神迷。往日，允禩这里也曾是风光得很的。可今天，这总共才只有四个人参加的家宴上，大家枯坐桌旁，喝着闷酒；老九又是心事重重，不言不语。唉，真是今非昔比呀！

老八总还是他们这一伙的带头人，他正在努力让气氛活跃一些。在八哥的一再劝说下，老九好歹总算开口了，说起了他这次西疆之行：“唉，八哥呀，你的心思我全都明白。其实，接风不接风的倒无所谓，我也不在乎这些虚套子。可是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的心情要多坏就有多坏！自从被发到西宁后，我就想，再不济，我还算是个皇弟吧。咱们别的干不了，让我参赞一下军务什么的，他年大将军也就算给了面子了。可那个年羹尧真气死人，他用的办法也真让人叫绝！他从不对我厉颜厉色，呵斥训诫；他手下的那帮人，也从来没向我说过一句粗话。他把我当成了客人，当成了一尊泥菩萨供起来了！我无论和他说什么，他全都是一句话：‘九爷，您别管’；我想干点事，也总有人说，‘九爷，让我干’。好嘛，他这不是敬我，而是用软刀子在杀我！我没有奉旨要办的差使，却只有一个‘军前效力’的使命。”

他这一大撒手，反把我闹得左也不是，右也不对；怎么干都不行，不干又不合适了。我什么事情都插不上手，一句多余的话也不敢出口。你们想想看，我是一个大活人，每天闲着没事，还明明知道自己是被监视、被看管的，那是个什么滋味儿？后来宝亲王一去，我就更得靠边站着了。”

八爷见他说得可怜，便倒了一杯酒给他，他接过来一口吞下，好像把一肚子怨气，怒气全都咽了下去，又接着说：“我满腔的雄心壮志，却有力没有处使。原来曾想用银子套住这老兔崽子，就把带去钱全用在向他行贿上。可他把钱装到自己腰包里后，该怎么样，还怎么样。合着我把上百万两银子，全都撒在西北风里了！如今你留京师，老十发到张家口外，老十四被送到遵化去守祖坟，雍正的这一手可真叫辣呀！咱们原以为，他不过是个办差阿哥，琐碎皇帝，不懂得什么是政治。可是，咱们全看错了，也全都瞎了眼睛！”允禩说着，头一仰，盯住房顶出神，眼里却闪烁着明亮的光芒。人们不知他在想什么，更不知他是不是在流泪。

允禩看了看这个兄弟，嘴角上闪过一丝冷笑说：“九弟，你没看对。雍正这种作法，恰恰证明了他的心虚胆寒。他以为，把我们哥几个拆散，就没有‘八爷党’了，就可以天下太平了。其实，他完全错了，也完全不懂治国、治军、和治人之道。‘八爷党’在哪里？在天下臣民的心里头哪！如今朝野上下，都在暗地里流传着一个秘闻。说先帝的遗诏里写的是‘传位十四子’，雍正把那个‘十’字改成了‘于’字，成了现在大家明面上看到的‘传位于四子’。只是一笔之差，他就把自己捧上了宝座。可这足以证明，他雍正的不忠；他发落十四弟去给先帝守灵，因此气死了皇太后，有人说，看到皇太后竟是触柱自杀的。不管真情如何，也足证明了他的不孝；他对我们兄弟采取分而治之、朝死里整的办法，说明了他的不仁；隆科多是扶他上台的功臣，可是，他却对隆科多百般怀疑，处处挑剔，这又说明了他的不义。所以，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老隆给推出去，让他来和雍正打擂台。成则我们收利；败则毁了他自己的名声。让大家全都看看他这个不忠、不孝、不仁、不义的皇帝嘴脸！你们今天说，好像看着我已岌岌可危了。其实，我自己心里很清楚，我此时正是稳如泰山。凭他雍正那两下子，奈何不了我允禩，更何况如今又加上了一个‘年羹尧党’！”

允禩这番话乍听起来，说得很是平静。可细心一品，语气中却透着凶刁阴狠。允禩和他自幼交往，也常常在一齐谈论机密大事。八爷给他的印象总是那么温文尔雅，张口合口全都是子曰诗云的大道理。今天他突然变得这样杀气腾腾，毫无掩饰，一副图穷匕首现的模样，倒让允禩吃惊了。特别是他刚才提到了什么“年羹尧党”的话，更让允禩不懂。便问：“八哥，你说年羹尧……他怎么了？”

允禩突然站起身来，在屋里来回走着。他满脸的阴笑，却又不言不语，只是向坐在一边的阿尔松阿递去了个眼色。此刻，就连一向大大咧咧的鄂伦岱也惊住了。他手按酒杯，目不转睛地盯着阿尔松阿。

阿尔松阿一阵冷笑后才说：“你们都只看到了今天年大将军的气势，却没看见他头上的反骨！他手中一是有银子，二是有刀子，十万大军早就不是朝廷的，而变成他的私人当的了！西宁大捷之前，他的本钱不够，还知道有所收敛。可如今他羽翼丰满，就要反过来要挟朝廷了。”

“这……何以见得呢？”

“雍正以诸侯之礼待他，他也便当仁不让地以诸侯自居。九爷，你在军

中这么长时间，难道就没有发现他的行为反常吗？年羹尧吃饭叫‘进膳’；他选的官吏叫‘年选’；他节制着十一省的军马，想升谁、降谁，朝廷也从来都没敢驳过。为什么？一来他还有用处，二来嘛，朝廷也确实怕他！”阿尔松阿如数家珍，“有个叫宋师曾的官员，借口修文庙，一下子就贪污银子三千两。李维钧出面告发了他，原说要下大狱，至少也要剥掉他的官职。可事情闹到年羹尧跟前，年某却说李维钧是挟嫌报复。结果，李维钧被降调了两级，而宋师曾却因祸得福，连升两级成为江西道台，听说又要调他来当直隶布政使了！范时捷有什么罪？不就是和年羹尧顶了两句嘴嘛。外放巡抚的票拟都出来了，年羹尧只说了一句话，便又收了回来。还有河南的田文镜因为办案的事，和臬司、藩司衙门闹翻了。年羹尧回京时从河南路过，对这明明是政务上的事情，他也要插手。硬是命令田文镜，要他放了扣押的臬司衙门的人。你们等着瞧吧，好戏还在后头呢！”

允禩一边安详地踱着步子，一边听着阿尔松阿的叙述。他走到近前来插了一句说：“要说年羹尧脑后有反骨，我也不敢断言。但年羹尧结党营私、骄横跋扈、僭越犯上，那可是真真切切，不容置疑的。阿尔松阿刚才所说的事情，我全都知道，而且也都是雍正最不愿干，却又不得不俯就了年羹尧的。其实，他们君臣之间，早已是相互利用又相互猜疑了。今儿个白天别看都装得很像那么回子事，那是在演戏，是在骗人！他们自己心里都清楚，这隔阂、这分歧已到了极点。老九来信里说，那个汪景琪被年某当成了宝贝，留在他军中养着。

养这么个老东西有什么用？无非是拿他来应急！这就是年的心思。雍正这边、也并不是不知道。年给皇上呈来了密折，说你老九在军中‘很安份’。你猜皇上怎么说，他委婉地批示说：‘允禩劣性断难改悔’；年羹尧说：‘十爷和十四爷应当回京办差’，皇上却只回他了三个大字：‘知道了’。明着看，这样说是不置可否，其实是驳回去了。这次年某回京更是骄横得没了边儿，皇上派去的侍卫，他用来让他们摆队；礼部官员们叩见，他看都不看一眼；连王公大臣迎到午门外了，他还不下坐骑；到了皇宫里，就更是嚣张。除了皇上之外，不管是谁来，他都端坐受礼！要我说，这年羹尧不是昏了头，便是别有用心。”

允禩和鄂伦岱听得都十分专注，想得也非常仔细。过了好久，允禩才问：“八哥所言确实全是真的，有些事还是我亲眼目睹的。但我不明白，年某曾是雍正的死党，也是我们的宿敌，他为什么要上本保我和老十、老十四呢？我还想问个明白，皇上明知他倒向了咱们，却为什么还要这样对待他呢？”

允禩冷冷一笑说：“这就是那句百姓们说了几百年的老话：猪要养肥了再杀嘛。年羹尧可不像你说的那样，一直和我们作对，他早就在脚踩两只船了。康熙五十六年，年羹尧曾亲口对我说：八爷比我主子厚道，我要像对主子那样效忠于八爷。也许这话他现在可以不认帐，因为口说无凭嘛。但十四弟当着大将军王时，年羹尧和十四弟的书信往来，可是白纸黑字，想赖也赖不掉的。说到皇帝雍正，他也有他自己的打算：现在，他是用年羹尧来稳定朝局、笼络人心、粉饰太平；进一步，他就要来收拾‘八爷党’，推行他的新政。外加还有一个方面：三阿哥弘时野心勃勃，做梦都想当皇上。可弘时两手空空，又什么事也干不成。于是，他就要靠我和隆科多的势力去夺嫡。我呢？拿定了主意，且作壁上观。谁胜谁败，我全部不管，等他们斗得七零

八散，收拾不了这个破摊子时，我再请出八旗旗主这些个铁帽子王爷来，再造局面，重整乾坤！鄂伦岱，你不是向我讨底儿吗，这就是我的全部实底儿！现在全告诉给你们了，你们以为如何呢？”

鄂伦岱兴奋得脸上放光说：“八爷，今儿个听了您这话，可真是提神醒脑。我原来还在想呢，皇上几次找碴子发作您，您都忍气吞声地不言不语；他那里却气成了个紫茄子，手都攥出汗来了，可就是不敢动您一根汗毛。原来，你打的是这张牌呀！可既然这样，您何必不和姓年的干脆摊牌。咱们两股合成一股地和皇上干，先打他一个冷不防再说，多好的事儿呀！”

允禩格格一笑说：“拉年羹尧，你说的倒是轻巧，他是那么好拉的？现在的年羹尧与以往可大不相同了。他什么都不稀罕，也什么都看不上眼！他已经封了公爵，看得上官职吗？他手里已经有了近千万的私财，看得上银子吗？弘时也在做着皇帝梦，我也只能顺着他的梦来做自己的好事，所以弘时也是拉拢不得的。这些，我全想过了：让弘时占天时；年羹尧占地利；而我则取其中，得人和。稳稳地僵持下去，以静制动，守时待变，这才是上策！弘时虽然也有心术，可他只掌握着半个隆科多；年羹尧虽然野心勃勃，能够指挥如意，可他的身后没有财源，私财他是舍不得动用分毫的。你们且等着看，他这次进京觐见的最大目的，准是伸手要钱要粮，好戏就要开场了。”他突然回过头来看看在座的人说，“咳，我这不是越说越远嘛。今天原计划是给老九洗尘，咱们大伙要放开量吃它几杯的。可是你们看，我竟然把正题都忘了。这些事让人心里沉甸甸的，总说它干什么。来来来，吃酒，吃酒，咱们也再同干一杯，祝——祝皇上成佛成仙，长生不老！哈哈……”

这一天、忙得团团转的人太多了。就说那位京师名妓苏舜卿吧，早上她苦苦地等在大路上，希望见一见她的心上人，但直到大军全部过完，也没能见到。回到家里，她就一头躺下了。她哪里知道，刘墨林此时此刻也正想她想得发疯呢。不过，他当然没有那种空闲，可以坐在大路边上，边看热闹边等人。就在大军浩浩荡荡开往京城的时候，他正和宝亲王一道，在接受皇上的召见呢。

弘历确实是不想跟着年羹尧在大厅广众面前出风头。所以，一到丰台，他就和刘墨林一道，便装轻骑，离开了年羹尧的中军，直奔大内来觐见皇上。两人一缴旨，也就自然而然的没了“钦差”的身份。雍正正是位冷面冷心的皇帝，在儿子面前更是少言寡笑，沉住个脸说话。他听完了弘历的述职，淡淡地说：“很好，简明得体。这次年羹尧代天讨逆回朝，朕是要亲自去迎接他的。你们当然不用受朕的这个礼。所以赶在前边来缴旨，这事做得很对。这一路上，你们负责年羹尧的大军供应，也着实让你们受累了。下去歇着吧。”

刘墨林早就急着要到嘉兴楼去了，正巴不得这一声呢，就立刻连连叩头谢恩。可是宝亲王却陪着笑脸说：“皇上日理万机，宵旰勤劳，尚且要亲自去迎接年羹尧，儿子怎敢言累？儿子觉得还是跟三哥一道，随从扈驾。等办完这事以后，皇上赐假时再歇也不迟。”

“不必了。你十三叔身子骨不好，朕也让他随意的。方才见了他递进来的牌子，说邬先生已经从李卫那里来到了北京。你去见见他吧，听听邬先生有什么话要说。”

弘历连忙答应，又问：“阿玛要不要见邬先生？”

雍正沉思了一下说：“你代朕见见也就是了。他有什么话由你代奏，缺什么叫他只管说。你告诉邬先生，不要存了归隐的心，天下虽然大，又哪里

不是王土？”

弘历和刘墨林却步躬身，退出了乾清宫。刘墨林此次随着宝亲王出使军中，两人相处得十分融洽。刘墨林也觉得弘历阿哥不拘行迹，比雍正好侍候，而且弘历翩翩风度，儒雅风流，更合了自己的性情；弘历则喜欢刘墨林的机敏博学，多才多智。所以，一路上，弘历常常戏称刘墨林为自己的“给事中”。那意思很明显，是说他什么事都能代自己操心，也什么事都能替自己办。不过，这次他们西宁之行后，刘墨林倒是觉得，眼前这位四爷的心机，远远不是“倜傥”二字所能包括的。从乾清宫刚出来，刘墨林就笑着问弘历：“四爷，刚才万岁说的那位邬先生是谁？怎么万岁称先生而不名呢？”

弘历一笑说：“怎么，你这位给事中想盘查一下吗？”

刘墨林笑笑说：“不敢，不敢，奴才就是有天大的胆子，也挡不起这‘盘查’二字，我不过是有点好奇罢了。皇上都称他为先生了，我刘墨林却一点不知，这岂不是一大笑话？”

弘历和刘墨林说笑惯了，也并不在意。他也用玩笑的口吻说：“嗨，你好大的口气呀！”

告诉你，你不知道的事情多着呢！不过，皇上既然当着你的面说了，我就领你去见见他也行。走，跟我到十三爷府上去吧。”

刘墨林本来不想再找闲事儿的，可宝亲王既然说了出来，要拒绝就失礼了。便也只好和弘历二人带着一班长随边走边说地前进。一路上几乎看不到有行人，就连最热闹的地方，也不见了平日的那种繁华景象。刘墨林叹了口气道：“四爷您瞧，为瞻仰大将军风采，这里几乎是门可罗雀了！唉，都醉了，也都疯了！”

## 六十一回 称名士偏遇大方家 探情人又见死对头

弘历骑在马上，似玩笑又似认真地说：“看来，世人独醉你独醒了？功必奖，过必罚，自古如此。万岁爷的本事是天生的。他的刚毅，他的明察秋毫，都是人们望尘莫及的。不管是谁，是什么事情，也别想瞒住他老人家。”

刘墨林听他这话说得似虚似实，好像在暗示着什么，却又飘飘忽忽，让人捉摸不住。他心想，弘历阿哥这话，一定是有所指的，但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

四爷弘历和刘墨林一起来到了怡亲王府，掌门的太监一见，连忙一路小跑过来打千行礼：“奴才艾清安给四爷请安了。”

他这一句话不要紧，惹得四爷弘历和刘墨林全都捧腹大笑。刘墨林说：“好好好，你这个名字算叫绝了。不但‘请安’，而且还‘爱’。这世上还真有‘爱请安’的人哪！”

艾清安也笑了：“爷知道，奴才干的就是侍候人的把式，见人矮三辈，

不请安怎么能行呢？所以干脆就叫了这个名字。”他一边嘴里说着，一边麻利地跪倒在弘历马前，让弘历踩着他的肩背下了马。刘墨林一看：他这一手还真有用，弘历从马上下来，伸手就从怀里掏出一张三十两的银票来赏给了他。又问：“十三爷在府里吗？皇上要我来瞧瞧他的病。”

“哟！爷来得不巧，我们爷今儿个一早就出去了。从南京来了一位姓什么……啊，姓邬的先生。王爷本来身子骨不好，说好了今儿个要歇着的。可邬先生一来，王爷不但不歇，还陪着他去瞧热闹去了。这位先生也真是的，自己是个瘸子，连路都走不了，还看的什么热闹？我们王爷已经瘦成一把干柴了，他也不知道心疼着点。嗨！四爷您没见，这位邬先生半个主子似的，说声走，就立马让备轿。亏了我们主子好性子，要依着我，早把他给打出去了。”

他一边陪着弘历往里走，一边罗里罗嗦地说着。弘历看了他一眼：“你好大的口气，也不摸摸自己的脑袋是不是结实，再问问他是什么人，就敢说往外打？真是狗胆包天！”

艾清安笑笑说：“爷说得对。奴才知道什么呢？不过看着这位邬先生，像是我们爷的老熟人。他进京来，也不过是想打打抽风罢了，别的还能有什么大事呢？哎，四爷，书房到了，您请进。”说着跑到前边去，撩起了帘子，又是让座，又是沏茶，还拧了湿毛巾来让二人擦脸，回手又送上一盆子冰来给四爷他们消暑，侍候得十分周到。他陪着十二分的小意儿还嘴里不闲：“爷在这里消停地坐一刻，我们王爷很快就会回来的。他走时吩咐了，中午一定要回来吃饭。”说完便哈着腰退了出去。

刘墨林笑着说：“这奴才，别看嘴有点絮叨，可挺会侍候人的。”

弘历看了他一眼：“那是。你也不问问他是哪里人？保定府的！祖传了不知多少代的手艺，全套的本事，选太监要的就是他们这号人，要的也就是他这张嘴，这副殷勤劲儿。”弘历一边说着，一边浏览着十三爷的这个书房。随口说道：“年羹尧此人不长眼睛。我们在西疆军中时，他曾和我说过，说十三叔的怡亲王府外观倒是很有气派，可是，里边布置却很草率。其实，他是有意在贬低十三叔。刘墨林，你过来看看，这能是粗率的人住的地方吗？瞧，这里瓶插雉尾，壁悬宝剑，不正说明了十三叔那雅量高致的英雄性情吗？”

刘墨林听了不觉一惊。他和弘历亲王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，听到这位四爷在背后议论别人，今天还是第一次。他不敢多说，只是问：“四爷，您是怎么回答他的？”

“我告诉他，十三叔和别的亲王们不能比。王府的规模是有定制的，但十三叔却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处理自己府里的私事。他是亲王，又是上书房大臣，还兼管着户部、兵部、刑部，一天到晚有多少事要等着他去办，你知道吗？”弘历说着走到书架前，取出了一幅仇十洲的《凭窗观雨图》来说，“哎？怪了，这么好的画儿，怎么也没有个题跋呢？大可惜了！”

刘墨林上前来一看：“哦，我也听人说起过这幅画儿。说是那天仇十洲画完之后，本来想写点什么的，可是，却突然来了朋友打断了思路。所以就索性留下空白，大约是‘以待来者’之意吧。四爷您想啊，仇十洲那么大的名气，等闲人哪敢信手涂鸦呢？”

弘历自小就有个毛病，最爱到处留墨。一山一石一草一木，只要让他喜欢上了，那是非要题个字、留首诗的。刘墨林这随随便便的一句话，倒勾起了他的诗兴和傲气。心想别人不敢提，我又何惧之有？便从笔筒中抽出一

管笔来。略一沉思，就信手写在了画的右上方：

朝雨明窗尘  
昼雨织丝杼  
暮雨浇花漏……

写到这里，他自己一看，怎么写成三句同韵了？往下可怎么写呢？转不能转，续不能续，收又收不住，这么好的画岂不是让我给糟蹋了吗？他再往画的左下脚一看，更是吃惊。

原来那里铃着一方鲜亮的印玺，却正是父皇常用的“园明居士”！在十三叔收藏的画上提诗，并没有大错，只要提得好，十三叔准会高兴的，可是，自己却提了这上不去、也下不来的蹩脚诗，已经是没法交代的事了。更没想到，这画是父皇赐给十三叔的。自己看也不看，就胡乱写成了这个模样，这……这是欺君之罪呀！他头上的汗“唰”地就下来了。

刘墨林正看得有趣，还顺口夸着哪：“好，三句一韵！”可话一出口，他一瞧弘历的样子和画幅下方的铃记，也傻在那里了。

弘历看了看刘墨林说：“刘事中，这一次我可是要出丑了。你有法子替我挽回吗？”

刘墨林思忖了好大一会儿才说：“这样，将错就错，来个全篇都是三句一韵。说不定还能翻了新意呢。我先写出几句来，你觉得行了，就再抄上去。”刘墨林有急才，边想边写，很快地，一篇全是三句一韵的诗就写出来了。刘墨林笑着对弘历说：“四爷您瞧。还能看得上眼吗？”

弘历拍手叫好：“嗯，真是不错！岂止是看得上眼，简直可谓之创新佳作。不愧名士大手笔！”

话刚出口，就听门外一个苍老的声音说：“奇文共欣赏，异义相与析。既是创新之作，就拿出来让我们也饱饱眼福嘛！”话到人也到，方苞老先生和文觉大和尚走了进来。他们后边，正是架着双拐的邬思道。弘历一见就高兴地说：“哟，方老先生、邬先生和文觉大师你们都来了。十三叔这里真可谓是高朋满座、贵客盈门了。来来来，邬先生您身子不便。请到这边来坐。”说着便把邬思道搀到安乐椅上坐下，又和方苞、文觉见礼。问了问，才知道十三叔进宫赴宴去了，眼下且回不来呢。

他们这里忙乱，刘墨林的一双眼睛也没闲着。他上下打量了这位被称作邬先生的人，心想，不就是个瘸子吗，怎么架子如此之大？弘历给他让座，他一不推辞，二不向方苞和文觉谦让，就这么大大咧咧地说坐就坐了。这是上首啊，难道他比方苞和文觉的资格还硬？刘墨林自忖朝廷上下，除了在皇上面前外，他什么人都没有怕过，也什么场合都经历过，便走上前来搭话，而且用的还是平时的那种似恭敬又似玩闹的神态：“方老和堂头大师傅学生早已见过，邬先生却从未谋面。敢问先生台甫，如今在哪里恭喜呀？”

弘历与邬思道交往已久，一听刘墨林这话就知道有些不妥，忙过来说：“哎呀，我忘了给二位引见了。邬先生是田文镜帐下幕宾；这位刘墨林呢，是今科探花、当代才子。刚才众位进来前，他正帮我写这三句一韵的诗哪！哎？刘墨林，你的字是叫‘江舟’的吧？”

刘墨林一听这话更来劲儿了：“啊，多谢四爷还记得。我原来是曾叫过‘江舟’这个字，可后来又想着不合适，好像有‘流配江州’的意思。就索性以名为字，还叫我的刘墨林。”

邬思道看了这个说话随便的“才子”一眼，淡淡地说：“哦，既然如此，

你就叫我邬思道好了。咱们以本色对本色，岂不更方便。”

方苞没有参加他们的对话，却在埋头看着刘墨林刚才写的诗句。弘历一眼瞧见，忙过来说：“方先生您看，这诗写得如何？三句一韵，简直是千古奇创！刘墨林真是了不起。”

方苞一边看还一边评论着：“嗯，是写得不坏。不过四爷说这是‘千古奇创’，老朽却不敢苟同。邬先生，我年轻时，曾在泰山见到过秦始皇的刻石，那上边也是三句一韵的。只可惜，原句早已记不得了。”

邬思道接过来瞟了一眼便说：“方老，岂止是泰山刻石，就是《老子》里面，也早就有三句一韵的先例了。我试着读两句你听听：‘明道若昧，夷道若类，进道若退’。还有‘建德若偷，质直若渝，大方无隅。大器晚成，大音希声，大象无形’。不全是三句一韵的吗？”

方苞刚才说到泰山刻石时，刘墨林就不高兴了。心想，我好不容易写了这三句一韵的诗来，你们就左也不是，右也不对的挑剔。方老先生既然见过，却怎么背不出来呢？邬思道一提起《老子》，倒让他抓住把柄了：“邬先生，学生才疏学浅，不知进退。我想请问一下：刚才您读的那几句中，有‘建德若偷’，明明是个‘偷’字，你错读成了‘雨’字；明明是四个‘大’字一韵的，你又分成了三句一韵，这是什么道理呢？”

邬思道仰天大笑：“哈哈哈哈哈……刘墨林，方老先生就在这里，你自己去请教一下吧。”

方苞说：“墨林，这次你确实是错了！‘偷’是个古字，在这里读‘雨’而不能读‘偷’，也完全不做‘偷儿’讲。只有读‘雨’，才能读得通老子的这篇文章。我和邬先生不是依老卖老，也不是和你过不去。学问之道，其深其渊，其广其大，穷一生也，是没有尽头的。你很有才华，也很博学，但学无止境啊！”

刘墨林不敢再说了。其实，这种事他经过得多了。古文不用标点，又常有“通假”字。

读错字或断错了句字，是文人之中最丢人现眼的事。刘墨林常用的绝招是个“蒙”字。一遇别人挑他的毛病，他总是说“我是在《永乐大典》中见到这个字的”。一部《永乐大典》，卷秩浩繁，谁能查得出他说得是对是错？别人既然不知，也就不敢再问。用一句现代俗语，那就叫“丢不起这人”！可是今天他遇上了这两位，却想蒙也蒙不过去了。敢情，他们一位是桐城学派的文坛座主，两代帝师；一位是学穷天下的真名士、大方家。他在这里耍滑头，那不是班门弄斧吗？

弘历回过头来看看刘墨林，见他羞得无地自容，便笑着说：“刘墨林，你有什么想不开的？这不是你不中用，而是你碰上高人了。不趁此机会多学点，还待何时呢？”

邬思道也笑了：“四爷这话说得好！方老刚才说的‘学无止境’，足够我辈受用一生了。我年轻时，也出过掉底儿的事。吃一堑，长一智嘛。你人很聪明，诗也确实写得好。尽管作为提画诗，还略显呆板了些。但你再努力地学上几年，前途正不可限量哪！”

这里说得正热闹，却见艾清安进来禀道：“我们王爷回来了！”

几个人连忙站起身来，却见允祥在太监的搀扶下已经走了进来。众人刚要行礼，却被十三爷拦住了，他看着弘历问：“你带着旨意的吗？那就请宣旨吧。”



弘历忙上前来：“十三叔，父皇只是让我来看看您，并没有旨意，您快请坐吧。”说着亲自走上前去，扶着允祥坐了下来。允祥此刻，早已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。太监们赶快又是上参汤，又是为他揉搓胸口。过了好大一刻，他才缓过了劲，对邬思道说：“先生，筵席下来后，我又去见了皇上。皇上说，你这次进京，他就不见你了。原说是有事让我代奏代转的，可是，你瞧我这身子，还不定有几天好活呢。万岁说，以后你的事情可以写成密折，让弘历代呈皇上好了。我今天回来得晚了些，因为明天皇上要到丰台去，我得向毕力塔吩咐一些事情。回来时顺便又去看了看大哥和二哥。大哥已经疯得不认识人了；二哥和我的病症一样，看来也就是早晚的事儿了……”说着，说着，他又是一阵剧烈的呛咳，可是他还是强自挣扎着说，“文觉大师，今天召你们来，就是为了皇上交代的那些事。咱们先议年羹尧，是留京还是放出去？你们该说只管说，我躺在这里听着。”突然，他一转脸看见了刘墨林，便问，“你怎么也在这里？”

弘历忙说：“十三叔，是我叫他来的。皇上曾有意，年大将军要是不留北京，想派刘墨林去随行。所以我才带他来，让方先生和邬先生看看。”

刘墨林一听这话就明白了。哦，原来这是在对我“考察”呀！好嘛，早不丢丑，晚不丢丑，偏偏今天砸了锅，这真是倒霉透了！他又想，皇上想派我到年羹尧军中干什么呢？那里的水可是深不可测呀！他本来一见十三爷回来就准备告退的，可现在听了这话，又想知道这里头的原因。所以便说：“我刘墨林一介书生，手无缚鸡之力，年大将军干的又是白刀子进来，红刀子出去的勾当，有什么需要我去干呢？”说完，便笑嘻嘻地看着十三爷。

允祥淡淡地说：“弘历既是看中了，你去就很合适。不过，年的事情还没有定下来，等定了以后再说吧。”

弘历转过脸来吩咐刘墨林：“既是这样，你先去找你的苏姑娘吧。有事时，我再叫你不迟。”

刘墨林也真是等不及了。一出十三爷府，撒腿就奔了嘉兴楼。可是，在这里却没能见到苏舜卿。一打听，原来皇上下旨不准开妓院，这里已经改成了戏班子，她们娘俩早就搬出去了。他找来找去的看了半天，还好，有个原先在这里侍候的王八头子老吴还没走。便叫过来一同才知，她们现在搬到了棋盘街。刘墨林笑笑问：“皇上不让开妓院，你们就开戏馆子。

难道妓女贱，戏子就贵了吗？”

老吴神密地一笑说：“咳，刘爷您不知道，这个戏班子是徐大公子的家班。别说没人敢管，也没有人敢抽他们的税。顺天府来叫堂会时，赏的钱比开妓院还多哪。再说，明说是不让开妓院，有门路的倒是能从良，没门路的还不照样干，不过把妓院改成‘暗门子’罢了。

如今这事，谁又能叫真呢。”

俩人正在说话，徐骏急急忙忙走过来了。徐骏心里有鬼，还以为是刘墨林打到门口了呢。心想，八爷知道了这件事，那是他的耳报神多。刘墨林怎么也知道了呢？再一看，嗯？不像，他这不是笑眯眯地嘛。便上前主动打招呼：“哟，这不是墨林兄吗？你这趟西域之行，可真的是辛苦了！”

刘墨林虽与姓徐的不和，可他还真是不知道徐骏和苏舜卿的事。见人笑模笑样地打招呼，总不能不理睬吧，便也笑着说：

“徐兄这是要到哪里去呀？和我同去舜卿那里一趟好吗？”

徐骏一听这话放心了：好，我和那小妞的事情，看来他还不知道。就连忙说：“唉，不行啊。你瞧我这里正忙着。八爷今晚点了我家的戏班子，我正要催他们走哪！”回头冲着老吴就骂，“混蛋，还不给爷套车去！”

常言说，不是冤家不聚头。这不，刘墨林刚刚来到嘉兴楼，迎面就遇上了老对头徐骏。

这两个人为争夺名妓苏舜卿，早就互不相让、斗得你死我活了。可是，刘墨林刚在十三爷府上听了方、邬两位先生的教导，懂得了“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”的道理，心中的傲气已被杀去了许多。徐骏自己心里有鬼，怕刘墨林揭了他的老底儿，也没了以往的威风。今天，徐骏一见刘墨林，就连忙上去打招呼，刘墨林也自然要依理相待。不过，徐骏却不敢在这里多说话，借个由头就想抽身躲开。就在这时，刘墨林眼睛一瞟，看到跟着徐骏的两个小厮手里都抱着一大摞书，便伸手抽出一本来看：哦，原来是徐骏自己编的诗论集《望月楼诗稿》。大概刚刚印好，还散发着墨香哪。便笑着说：“听戏、谈诗，徐兄真是雅人雅致。大作能见惠一册吗？”

徐骏忙说：“哎呀呀，刘兄乃是诗论大家，能瞧得上小弟的拙作，实在是万分荣幸。”他凑过近前说，“哎，看到什么不妥之处，请悄悄地告诉我，别让我丢丑好吗？我这里拜托了。”

刘墨林知道，这徐骏虽说是个无行文人，可他家学渊博，才华过人，也不能轻慢。便说：“徐兄，你太客气了。我刘墨林这点底子你还不清楚吗？我回去一定拜读。既然你有要务，咱们回头再见吧。”说完，双手抱拳一揖，这才快步走去。

他一走，徐骏倒愣住了：哎，这小子怎么这次新疆之行回来，变得这么知理明事了呢？细心一想，却又笑了。哼，管你得了什么彩头，先给爷把你的绿帽子戴正了再说吧！

刘墨林三步并作两步赶到棋盘街，早已是上灯时分了。那老鸨见刘墨林回来，高兴得眉开眼笑：“哟，我说今天这灯花怎么老是爆个不停的哪，原来是刘老爷回来了。快，快进屋里来坐。我们苏姐儿，盼你盼得呀，眼都望穿了，怎么您老到如今才来？苏大姐，快出来呀，咱们刘老爷回家看你来了！”苏舜卿从里面出来，那老鸨还在不住声地唠叨，“哎呀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刘大人回来了，你怎么还是这样愁眉苦脸的？大贵人千里迢迢地赶回来，你该着高兴才是啊！今天晚上是好日子，我这就去打酒，你陪着刘老爷多喝上几杯。”她一边说着话，一边就闪身走了出去，顺手还把房门掩上了。

刘墨林一瞧，自己的心上人正泪眼盈盈地看着他呢。便快步上前，把她揽到怀里，温存地说：“好我的小乖乖，可把我想坏了。你别恼，也别气，我这不是回来看你了吗？唉，官身不由己呀！你越是这样想念我，我就越发

地爱你。来，坐下来让爷瞧瞧，这么多日子是胖了还是瘦了……”

此刻的苏舜卿就像是一只受了伤的小鸟，依偎在刘墨林的怀抱里，吐诉着自己的心事：“年大将军今日进京，我跑到城外去等你。可一直等到大军过完，还是看不到你的影子。

你……你让人家等得好苦啊……”

刘墨林心中猛然一动，想起了弘历说的事情。说不定，自己立马就还要返回西宁去，他的心沉下去了。让我跟着年羹尧走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十三爷一回家，怎么就把我给赶出来了？他们两位亲王、两位师爷，再加上一个和尚，要在一起议论年羹尧什么事儿呢？真是让人越琢磨就越有学问。过了好久，他才突然清醒过来，想起苏舜卿还在身边哪。便紧紧地抱住了她，在她的脸蛋上香香地吻了一口说：“来吧，咱们也该亲热一下了……”

苏舜卿却用力推开刘墨林说：“……别别……你别那么性急……今晚不行，我……我身上不干净……”刚说到这里，她自己先就流出了泪水，忙又说，“我早晚都是你的人，哪在这一天半天呢？除了今晚……你想怎么做，我全都依着你好吗？”

刘墨林没有松开紧抱着她的手，却不无遗憾地说：“唉，你呀……可是……这良宵长夜，让我怎么过呢？”

苏舜卿并不答话，两眼直盯盯地看着自己的心上人，好像要把他印在脑子里一般。后来，她挣脱刘墨林的怀抱说：“你喝酒，我为你唱曲佐酒好不好？说着起身在案头架起琴箏来，强作笑脸地问，“想听什么，敬请吩咐。”

刘墨林拿出自己随身携带的扇子来：“你来看，这是我在路上想你时写的一首小令。你唱给我听听好吗？”

苏舜卿接过那柄折扇来，只见扇面上写着：

茅店月昏黄，不听清歌已断肠。况是昆弦低按处，凄凉！

密雨惊风雁数行，渐觉鬓毛苍。怪汝鸦雏恨也长，等是天涯沧落客，苍茫。烛摇樽空泪满裳！

苏舜卿不看则已，一看之下，又禁不住泪光莹莹。她本来就不是个平常女子，琴棋书画无所不精，诗词歌赋也无所不能。在刘墨林的这首词中，那深深的思念之情和他心底的饥渴，直透纸背，她能看不出来吗？今夜，她是怎样的心情，又有什么打算，她能向刘郎明说吗？自从刘郎离开京城，她日思夜念的就是这久别重逢之喜，就是这鸳梦再现的欢乐。可是，这一切全都毁了，毁在那个人面兽心的徐骏手里了！她还有什么脸面再见刘墨林？她还怎么能再唱刘郎专门给她写的这首曲子？但这一切，她又怎能向心爱的刘郎说出口来？刘郎是那样地挚爱着她，他没有嫌弃她歌女的身份，还替她奏请皇上开恩，解脱了她的贱籍。她难道就用这不洁的身子来报答他吗？

刘墨林太粗心了，他没能看出苏舜卿的心事，却只是地一杯接着一杯地喝酒。今天，他的感触实在是太多，即将到来的使命也大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了！他不敢把自己的心事向舜卿说出，更不敢说他很快地就要与她分别。此刻，看着苏舜卿那泪眼汪汪的样子，也不知她为什么会这样？便故作轻松地说：“舜卿，你老看它干嘛？这不是你最爱唱的曲牌吗？我就是按你的心意写的呀！你知道我今天见到了谁吗？说出来准要吓你一跳：我见到了皇上的老师！这番遭遇，我要记上一辈子，永志不忘！我刘墨林平日自忖还称得起是个才子，可今天我才知道了天下之大！哎？你怎么还不唱呢？是嫌我写的不好吗？咱们俩谁跟谁呀，要觉得不妥，你就只管改嘛。告诉你，我正在

学着让别人挑毛病哪！”他一边前言不搭后语地说着，一边又猛往嘴里灌酒。此时，他的酒意已有八分了。

苏舜卿仍是在默默地想着自己的心事。刘墨林醉眼迷离地看了她一下说：“你想知道我这次西行的故事吗？我们几乎全是在走路。走啊，走啊，好像永远也走不到尽头似的。宝亲王喜欢私访，所以我便随着他微服而行。这首词就是那天住下来后，我题在旅店墙壁上的。

我没有只写自己的心情，而是写了咱们两人。你好生看看就知道了，那可是你中有我，我中也有你呀！哎，你倒是快唱啊，我还等着哪！”

苏舜卿拭了拭流到腮边的泪水说：“刘郎，你想我，我又何尝不想你？你为我填词，我又怎不与你唱和呢？你写的这首我还太生，怕唱得不好，扫了你的兴。还是请你先听听我写的这首吧，你只管边听边喝就行。只要你能夸我一声，说一声好，那就比什么都强……”她说着便轻调琴弦，宛转地唱了出来。这歌声似悲似怨，包含了她心中全部的思念和情爱。她明白，这是她为情郎吟唱的最后一次，也是最伤心、最动情的一次了：

……良人万里归来，斑驳旧墙仍在，哪里寻得人面桃花？妾是那弱质薄柳姿，新出的蒹葭，怎堪那狂飚疾雷加！苦也苦也苦也……

刘墨林今天一来是十分疲惫，二来又怀着心事。苏舜卿低吟轻唱，唱得又是那么让人入迷。他正要问她为什么唱得如此凄凉，却不料竟在不知不觉中醉倒了……

这是一个沉闷的五月之夜，没有一丝风，周围也没有一点动静，只有圆圆的月亮，高高地挂在湛蓝色的中天，用它那惨淡的光辉，照着这间死寂的小屋。苏舜卿怀着无限怅惘，看着睡熟了的情人。她用了好大力气，才把他搬到床上躺好。一匙匙地给他灌了醒酒汤，又擦净了他吐在枕边的秽物，极尽了一个情人和妻子所能作的一切。她是那样的细心，那样的专注，又是那样的轻手轻脚。这一切，都好像是在诉说着心中无限的留恋，也像是在和未能成婚的丈夫作最后的告别。下半夜，她见刘墨林进入了沉沉的梦乡，便站起身来走到梳妆台前，理好头上的乱发，又精心地打扮了一下，这才拿起刘墨林的扇子来。她看了又看，读了又读。扇子上写着他的思念，他的恋情，和他对自己这苦命女子的深情挚爱。她不愿意让他在醒来后，再看到这柄凝结着他们爱情的扇子。便轻轻地、也是狠心地把它一条条撕开，撕成了永远再也不能合拢的扇骨。然后，就把它扔进了火炉里，看着它化成灰烬。火光映照下，她又想起了自己这悲惨的一生：七岁丧母，十四岁又失去了父亲，逼得她不得不卖身葬父，成了孤儿。老鸨并没有逼她卖身……她自立自强，成为名震京都的一代名妓……可她毕竟还是个女人，而且是个“下贱”的女人！刘墨林代她恳求皇上下旨让她得以脱籍从良，也使他重新有了生活下去的力量。她发誓一辈子跟着刘墨林，哪怕不能作一品夫人呢，也要做个清清白白的女人……可是，老天却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她呢？她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想不到我心比天高却命如纸薄，落到今天这人不像人，鬼又不是鬼的下场……徐骏，你等着吧！就是到了阴曹地府，我也要向你讨还这笔血债！”

她拿出早就准备好的毒酒来，躺在心爱的人身边，猛地喝了下去。她忍着剧烈的腹痛，不让自己发出声音来，以免惊醒了刘郎。刘郎一走是太累了，她想让他睡得更香甜一些。可是，他，他为什么睡得这样死呢……

刘墨林直睡到日上三竿才猛然醒来。刚醒过来时，他觉得头昏脑胀，口渴得厉害。他一声声地叫着：“舜卿，舜卿！你到哪里去了？你给我送点

水喝好吗？”可是，他连叫了几声，却听不到一点动静。便挣扎着爬起身来，见苏舜卿躺在地下睡得正香，他笑了：“瞧你，这么大的人了，怎么还会掉炕呢？快起来吧！你呀，真是的，掉在地上摔都摔不醒！”

可是，苏舜卿哪里还有知觉？刘墨林见她不同意，便翻身下床去拉她。这一拉才发现：她双目紧闭，脸色惨白，像一滩烂泥似的一下便倒进了他的怀里。啊？！刘墨林忙伸手去探她的鼻息，又是按她的脉搏，这才知道她早已命归黄泉了！急得刘墨林大声呼喊：“舜卿，舜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醒醒，醒醒啊！你为什么还要这样，哪怕是天大的事，你就不能和我说一声再走吗？呜呜……啊啾啾啾啾……”

老鸨听见声音不对，连忙推门进来，却被刘墨林死死地抓住。他如疯似狂，劈胸将她拎了起来：“好你个老母狗，说，舜卿是怎么死的？你是怎样和别人勾搭在一起害了舜卿的？你不说，我掐死你！不——我送你到顺天府，让你尝尝骑木驴，零刀碎剐的滋味！”

老鸨一看这阵势，便什么都明白了。回头又瞧着刘墨林那恶狠狠的样子，更是吓得魂飞魄丧：“好我的刘老爷呀，你冤枉我了。这事与我一点瓜葛也没有啊。大概……大概是……”

刘墨林手下一紧：“说！到现在你还想欺哄爷吗？”

“我说，我说，大概是徐大公子，不，是徐骏把她逼的……”

刘墨林一想，对！除了他这个斯文败类，别的还能有谁？他咬牙切齿地说：“你等着，爷早晚会来收拾你的！”

他扔下老鸨，出了门打马便走。半路上一想：徐骏此时肯定还在八爷府上。便朝着坐骑猛抽一鞭，向着廉亲王的府邸飞也似的奔了过去……

可是，来到八爷门口，刘墨林突然冷静了。这是王府啊！这里气象万千，戒备森严，别说是我，任他是谁也别想走近一步！想进，就得依着规矩，呈上名帖，禀明理由，等候八王爷的传唤。八爷说声“不见！”他就有天大的本事也别想进去。再说，即便让进，进去见了廉亲王可怎么说呢？徐骏是八爷的亲信，你无缘无故地来找他闹事，八爷能不说话吗？他假如问一句：你有什么证据说是徐骏害死了苏舜卿，自己又怎么回答呢？在八爷府硬闹，那不是掴了八爷的耳光吗？他要是怪罪下来，自己将怎样处置，又何以善后呢？

他正在焦急地想着主意，忽听府里三声号炮响起，中门洞开。八爷允禩坐着八人抬的明黄亮轿，在一大群护卫、亲兵、太监、师爷的簇拥下出来了。八爷的身旁走着的，正是自己要找的徐骏——徐大公子！刘墨林恨不得立刻就冲上前去，打他一个狗吃屎。可是，他还是强忍着站了下来。因为，他已经听到八爷在叫他了：“这不是刘墨林吗？你这么早就来到这里，找本王有事吗？”

刘墨林只好上前见礼：“卑职刘墨林给八爷请安！”

“啾，稀罕！本王不敢当。”允禩说着一看刘墨林那紧紧盯着徐骏的眼睛，就什么全明白了。不过，他还是要问上一问，“你这是从年大将军那里来，还是从宝亲王那里来的，找我有何贵干哪？”

刘墨林打了个激凌：不，现在万万不能闹，得等这位王爷走了再和徐骏算账。他换了一副笑脸说：“回八爷，我从宝亲王那里过来，却不敢打搅您。我……是想找徐兄来打个饥荒的。”

“哦，这事我可就不管了，你们自己去说吧。走！”

### 六十三回 闹王府文士敢撒野 演阵法将军忘形骸

轿夫们一听王爷有令，抬起轿来就走。徐骏早听见刘墨林这话了，心想，嗯，还好，只要你今天不是打架来的，别的什么都好说。他潇洒地走上前来，用他那玩世不恭的玩笑口吻说：“哎呀呀，你这位老兄，借钱也不知道找个方便地方。瞧你这急头怪脑的样子，至于吗？哎，是不是想娶舜卿，手里周转不过来了？要多少，你给我来个痛快的。别人的忙我不帮，你这个忙我可是一定要帮的……”

他说得十分得意，也说得唾沫星子乱飞。却不防，刘墨林早在他开口时就在运气了。此时趁他不备，“啐”地一下就吐他了个满脸开花：“好你个衣冠禽兽，你的丑事发了！今天老子找你，要打的就是这样的‘饥荒’！”

徐骏心里明白，刘墨林敢打到这里来，不就是仗着宝亲王的势力吗？他吓得手足无措，不知如何是好了。

允禩的大轿虽然已经抬起，却并没走远。徐骏出了事，他不管又让谁管？他回过头来怒斥一声：“刘墨林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想在本王面前撒野吗？”

刘墨林竟敢在王府门前、在八爷的眼皮子底下，把徐骏啐了个满脸开花，允禩可不能不管了。徐骏是允禩的死党，也是他手下最得力的年轻人之一。他明知错在徐骏，但又岂能坐视不救？更何况，今天到这里撒野的还是弘历手下的人，他就更加不能放过了。

徐骏见八爷的轿子落了下来，心里虽然有了仗势，可还是不敢大闹。为什么？自己理屈呀！把柄在人家手里攥着，八爷又早就知道了这件事，你还能说些什么呢？便强装斯文地说：“八爷，您别生气。他是朝里出了名的刘疯狗，您和他认真就不值得了。”

“你才是疯狗哪！”刘墨林骂得更凶、更狠。他今天是豁出去了，为舜卿报仇，死且不惧，还有什么好怕的？既然闹了，既然是八爷干预了，与其偃旗息鼓，不如闹它个鱼死网破、同归于尽！徐骏刚一开口，他就冲了上来：“哼，别人看着你们家几代书香名门，以为能下个好崽呢，不知却养了一窝名狗、癫皮狗、哈巴狗！从你们家老太爷算起，全都没有人形，没有人味。你自己干的什么，难道还要我来说吗？”

徐骏一听，好嘛，连祖宗八代都被骂上了，他也急了：“你是个什么东西，不就是个从狗窝里爬出来的穷酸吗？先祖、先父的脚丫子抬起来，也比你的脸干净。八爷，您全都看见了。刘墨林小人得志，无法无天，他，他，他……他凭什么当众侮辱我的先人？八爷，您可得给我作主啊……”

刘墨林瞪着血红的眼睛说：“哼，你还有脸问我凭什么？你暗室亏心，也不怕神目如电？你自己做了什么事情，你自己心里最明白！”

“我明白什么？”

“你明白！”

“我不明白。”

“你明白！”

允禩知道，徐骏作下的丑事，今天是想捂想盖也办不到了。他回头一看，好嘛，就这么点儿功夫，门前大街上已经挤满了看热闹的闲汉。这件事如果传了出去，更是不得了。便只好来硬的：“都给我住口！你们这样胡闹，还有没有大臣的体统？刘墨林，你也太张狂了，竟敢当着我的面，就大口唾他，也太不把我这位议政亲王看在眼里了。不管你有理没理，就冲你这行为，本王就不能容你！”

刘墨林冷笑一声说：“嘿嘿嘿嘿，你八爷不容我，又算得了什么？好教八爷知道，我刘墨林既然闹到这里，就没打算活着出去。你这里不是有天子剑、王命旗吗？全都拿出来好了。刘墨林静待你的处分，也想看看，你门下的这位相府公子能有什么好下场！”

允禩无奈地摇摇头说：“我素来都是宽仁待下的，想不到你竟然这样不识抬举！你在我的府门前喧哗，应该是没有死罪的，但我也容不得你如此无礼。来人！”

八爷府的侍卫应声在他面前跪倒：“扎！”

“这个刘墨林吃醉了酒，来我王府闹书。你们把他架到我书房门前去晒太阳，让他出一身臭汗，清醒一下。至于怎么处置，我奏明皇上后，吏部自会给他票拟的。”

“扎！”

几个如狼似虎的戈什哈走上前来，架起刘墨林就往府里走。刘墨林一边死命地挣扎，一边大声叫着：“八王爷，你不讲理，你拉偏架……你知道苏舜卿被他徐骏害死了吗？你知道他的老师也是被他毒死的吗？他的手上沾满了鲜血，八爷，你难道还要护着他这个作恶多端的小人吗，徐骏，你不要得意！苏舜卿和你的老师就站在你的身后，你敢回头看看吗？”

他的呼叫好像有惊天地、泣鬼神的威力。徐骏被吓得不敢回头，连八爷也似乎觉得背后冷风凄凄，阴气逼人！允禩不敢在这里多停，连忙吩咐一声：“启轿！快着点跑，万岁还等着我哪。为这个疯子误我这么长时间，真是荒唐！”

他说得一点不错，今天他确实被误了时辰。来到西华门前，刚要递牌子，就见太监高无庸气急败坏地跑出来，连打千请安全都顾不上了：“八爷……您老可来了。奴才几乎找遍了紫禁城，连侍卫们也都在满世界地找您。您快进去吧，奴才还以为您走了东华门哪。”

允禩笑笑说：“你这奴才胡说些什么呢？万岁让我在西华门递牌子，我敢走东华门吗？这就是那句俗话说的：‘叫往西不敢往东’！年大将军来了吗？”

“回八爷，年大将军早就来了，正和隆中堂一起，陪着皇上在乾清宫里说话哪。十三爷也说要进来的，可是他昨夜里吐了血，皇上叫免了。正传太医院的的医正去给十三爷瞧病，皇上说，得等等信儿再去阅军。要不，这会子早就出宫了，您可就误了大事了……”

允禩和张廷玉、马齐会同了，一齐来到乾清宫。可他们一进门，却看到一个令人难解的奇景：大殿里，雍正当然是坐着，可年羹尧也端坐在另一

边；而那位有国舅身份的隆科多，却躬身站在下边侍候着。见到他们几个进来，皇上还点头示意，让他们免礼呢；年羹尧却连看都没有向他们看上一眼。允禩心里说：好好好，我倒真想看看，皇上这戏要怎么个唱法！

他们进来时，正好听见太医院的医正向皇上回话。皇上好像有些不耐烦：“好了，好了，你不要说那些脉象什么的，朕也听不大懂。朕只要你一句话：怡亲王究竟是个什么病，与性命有没有相干？”

“回皇上，怕亲王害的是痲疾，这个病最怕劳累。这次王爷犯病，恐怕是劳心劳力过度才吐了血的。十三爷原来身子很硬朗，只要安心荣养，得终天年，也并不难。眼下嘛……据奴才诊断，三五年内，于性命尚无大碍。怕的是十三爷忠心为国，拼命做事，又不遵医嘱，那就是奴才的医缘太浅了。”

雍正当然知道，老十三这病是累的，要不他怎么会叫“拼命十三郎”呢？他也听出来，这位太医说什么“医缘太浅”，那不就是没法治好了嘛！唉，朝廷上下，有几个人能像十三弟这样忠心耿耿地为君分忧啊？他想了一下说：“去年，李卫给朕上了折子，奏说他脾胃失调。朕派你们太医院的人专程去看了，回来也说他是痲疾。朕下了特旨，要他办事时务必要量力而行，可他还是拼命干事。最近听说他也咯血了，让朕很是挂念。你既然这样说了，朕意就索性把十三爷交给你，他的衣食住行全由你来安排。什么事都不让他再操心，哪怕是朕要见他，你认为不妥，也由你来代他回奏。这样朕就放心了，你听清楚了吗？”

医正刘裕铎说：“万岁原来有旨，叫奴才专门给理密亲王看病的。奴才去侍候十三爷，谁来接替？还有大阿哥……”

雍正想了一下说：“你是医正，这不全是你职责之内的事嘛。大阿哥和二阿哥那里，你看谁去合适就派谁去好了。十三爷这里，你必须亲自去，而且要对我负全责！”

“扎！奴才明白了。”

允禩听了这话觉得有些寒心，同是嫡亲兄弟，为什么厚薄不一呢？但他却不敢说别的。

倒是张廷玉说：“皇上，这些事您就交给臣好了。臣知道，不只是十三爷，就是大阿哥、二爷和十四爷他们，身子也都不大好。由臣打总照顾，让太医院分别去诊治可行？”

“哦，你能出面来管，朕当然是十分放心的。”他回身拍了一下年羹尧的肩头，“年大将军，是不是现在就到你的军中去，让朕和大臣们都开开眼啊？”

年羹尧刚才听皇上和别人说话，好像有点与己无关，所以就心不在焉。忽听皇上问到脸前，才猛地一惊说：“扎！奴才自当为主子充作前导。”

“哎，哪能这样呢？你是立了大功的人，应该和朕同乘一驾銮舆嘛——不不不，你不要再辞了，朕这样做是有道理的。君臣父子本为一体，不要拘那么多形迹嘛。朕看你胜过朕那顽劣之子多了，父子同舆也是人生的一件乐事嘛。啊？哈哈哈哈……”

此言一出，不光是允禩心中暗暗冷笑，就是张廷玉和马齐他们也是吃了一惊。皇上为了拉拢年某人所用的手段太过份，说的话也太有点不伦不类了！众所周知，年羹尧的妹妹是皇上身边的贵妃，年就是皇上的“大舅子”。尽管人们常说“君臣如父子”，的话，那只是个比譬罢了。皇上要真的把大舅哥当成了儿子，那可是笑话了。可是，他们抬头一看，皇上已经拉着年羹



尧的手走出乾清宫了。

车驾来到丰台时，已是午时三刻。今天，北京万里晴空，不见一丝云彩。火热的太阳蒸烤下，大地如同烧着了的焦炭。一路上虽然用黄土垫了道，可人马一过，还是扬起了阵阵尘土。焦热的土灰扑面飞起，带着滚滚热浪，更加使人难熬。雍正中过暑，所以也最怕热。当然，侍候皇上的人们早就想到了这一点，在乘舆里摆上了几大盆冰块。可是，他还是一个劲儿地在用手帕擦拭着脸上的汗水。他热，年羹尧更不好受。能和皇上同乘一驾銮舆，自然是十分荣幸的，可也让人拘谨。头上汗水蒸腾，顺着脸颊直往下流，他还得笔直地坐着不敢乱动。他的两眼，也只能直盯盯地瞧着即将临近的丰台大营。

年羹尧统率的三千铁骑，早就在严阵以待了。这三千军马，是年羹尧挑了又挑，选了再选的中军精锐。一个个虎背熊腰，力大无穷，全都是训练有素的猛壮勇士。三千军马分作三个方队，站在火辣辣的太阳地里。尽管人人都像在火炉里蒸烤一样，却都纹丝不动地矗立着。校场上，高耸着九十五面龙旗，还有各色的旗帜分列四方。皇上乘坐的銮舆一到，校场门口的一个军校将手中红旗一摆，九门号称“无敌大将军”的红衣大炮一起轰响，震撼得大地簌簌颤抖。张廷玉他们都是文官，虽然也曾看到过军旅操演，却哪见过这大将军的森严军威，一个个被惊得心旌动摇。

礼炮响过后，侍卫穆香阿正步走上前来，单手平胸行了军礼，高呼一声：“请万岁检阅！”

雍正看了一眼坐在自己身旁的年羹尧，说了声：“年大将军，请你下令吧。”

年羹尧不谦不让，冲着下边列队而立的三千军士猛喝一声：“方队操演开始！”这喊声来得突兀，来得让人没有一点防备。雍正被吓得打了一个激凌，差点没倒了下去。可他看看年羹尧那毫无表情的、铁铸一般的样子，又悄悄地坐稳了。

穆香阿“扎”地答应一声，单膝跪地向年羹尧行了个军礼。然后“啪”地一个转身，回到校场中间的大纛旗下，大喝一声：“大将军有令，操演开始，请万岁检阅！”

“皇帝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”三千铁甲军士炸雷似的高呼一声，这场期待已久的操演开始了！雍正皇上和年羹尧一同坐在乘舆里，观看着兵士们的表演，心中却有说不出的别扭。刚才穆香阿前来请示检阅时的失礼行为，深深地刺疼了他。见皇帝时，他只是一抬手，但见年大将军却要单膝下跪。他这是什么规矩？他眼睛里还有朕这个皇帝吗？但，此刻的雍正却没有表示不快，仍是饶有兴致地在看着。看着表演，也看着身边的这位大将军。

下边的三个方队，分别由三名头戴孔雀花翎、身穿黄马褂的御前侍卫率领，在认真地作着方队表演。队形在不断的变换，时而成横排，时而又成纵队，忽然又变成了品字形。黄尘滚滚之下，刀光剑影，杀气腾腾。偶有耐不了暑热而晕倒了的军士，马上就被高高地抛出队列之外，由专作收容的人拖下去治疗。突然，穆香阿双手擎着的黑红两色旗子一摆，方队队形立刻大乱。军士们在急速地奔跑着，搅起的浮土灰尘，黄焰冲天，不见了队伍也不见了人。雍正惊异地看了一眼年羹尧，却听他说：“主子别怕。您不知道，这是奴才按照当年诸葛武侯的八阵图演化的新阵法，他们正在变阵哪！主子试想，假如我军突然受围，打乱了原先的建制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就用这个法

子重新集结，再创伟绩！”

说话间，队伍已在纛旗指挥下团成了一个圆形，并以纛旗为中心迅速地组合着。内圈像太极图上的双鱼，团团滚动；外圈兵士则手执弓箭，护卫着内圈。很快地，以两个太极眼为核心，里圈变成了两个方队，外圈则向内会合，组成了一个新的、更大的方队。左右行进，纵横变幻，竟然变成了“万寿无疆”四个大字！身在队列之外的大臣们，全都看得呆住了。

雍正大声称赞：“好！真不愧是一支所向无敌的铁军！”他拉了一下年羹尧又说，“来，你和朕一同下舆，到毕力塔的中军去。朕要传见今天操演的游击以上将领。”

年羹尧先行一步，下了乘舆，回身又搀扶着雍正皇帝下来。两人并肩携手，走向队列。

大臣们则亦步亦趋地跟在他们身后。当他们穿过那“万寿无疆”的大字时，年羹尧把手一摆，兵士们齐声高呼“万岁！”雍正却早已是通身透汗了。他紧走两步来到毕力塔的中军门前，这才回过头来说：“诸位都是朕之瑰宝，国家干城。此次演兵又很出色，朕生受你们了！”

众军士又是一阵高呼：“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”

雍正步入议事厅，自然是要居中高坐的。随着皇上进来的年羹尧，却见皇上的身边还放着一把椅子。料想，我是为皇上立了盖世奇功的大将军，我的爵位最高，这个座位我不去坐，更待何人？他不等皇上开口，便老实不客气地上前坐了下来。雍正只是瞟了他一眼，却什么都没说。马齐看见他竟然如此狂傲，悄悄地踢了一下张廷玉。张廷玉也似乎是什么也没看见一样，只是低下头去，看着自己的脚尖。紧接着，十名派到年羹尧军中的御前侍卫，二十多位参将、副将顺序走了进来。马刺叮当，佩剑铮铮，在大堂上向雍正皇帝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礼。

这座大厅里早就为皇上摆上了冰盆。可是雍正向下边一看，进来的军将们却仍是穿着牛皮铠甲，一个个热得大汗淋漓。他笑了笑说：“今年天热得早了些，想不到你们还穿得这样厚重，真是辛苦了。都宽宽衣，解了甲吧。”

“谢万岁！”话虽然说了，可是，他们却没有一个人敢解甲宽衣。

雍正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，自顾自地继续说：“毕力塔，还有冰没有？你拿些来赏给他们。哎？朕不是已经说过了，让你们都卸甲休息的，你们难道没有听明白吗？宽宽衣凉快一下嘛！”

众兵将还是不作声地站在那里，一向说一不二的雍正皇上惊住了。他万万没有想到会受到这样的冷遇，他的脸色“唰”地就黑下来了。

雍正皇上今天真是开了眼界。有一句常挂在他嘴边的话：朕的话从来是只说一遍的！可是，他让兵士们解甲休息，竟然连说了两遍都没人听从。他当时就想发火，可还是忍住了，只是向年大将军投过去一个询问的眼神。

## 六十四回 收兵权皇帝用心机 斥佞臣忠良敢直言

年羹尧开言了：“哦，既是万岁有旨，你们可以去掉甲胄，凉快一下了。”大将军一声令下，众军将这才“扎”的答应一声，三下五去二地把甲胄卸掉。一个个只穿单衣，露出了胸前健壮的肌肉，还是直挺挺地站在那里，纹丝不动。

雍正的眼睛里闪过一丝阴寒的凶光，但稍瞬即逝。他换上一副笑脸说：“同处一室，却冷暖不一。我们穿的是薄纱，还热得出汗。你们哪，穿的是厚重的牛皮销甲，还要在户外表演。现在脱去这身衣服，是不是好了一点啊？”

这些在边关一刀一枪杀出来的大兵们，早就听人说过，皇上的性子最是阴狠毒辣。可今天真的听到皇上说出来的话，却又觉得传言不实。皇上说的既温存诙谐，又可亲可近，让人一听就打心眼里觉得舒服。只听皇上又问：“毕力塔，今天操演你全部见了，有什么观感吗？你的兵若和他们相比，能赶得上吗？”

毕力塔看着年羹尧那神气活现的样子，早就在心里骂娘了。可是，如今是皇上在问话，他只能顺着“圣意”回答：“回皇上，奴才今天开了眼，这兵确实带的不错。奴才是托了祖荫，从十六岁就跟着先帝爷西征的。但奴才却是第一次见到这阵法，真得好好地向年大将军学学。”

雍正也不胜感慨地说：“是啊，是啊，朕心里实在是欢喜不尽。说起来，年羹尧是朕藩邸的老人，与朕还沾着亲。他这样努力，这样会打仗，带出的兵士又是这样的勇猛无敌，很为朕露了脸、争了光。朕前时有旨，说年羹尧是朕的恩人。这不但是为他能报效朕躬，更因为他替朕、替先帝爷洗雪了过去的兵败之耻！朕与圣祖皇帝一体一心，能不能打好这一仗，是朕的第一大心事。只因祖训非刘不得称王，所以才只封了他一个公爵，但朕待他如同自己的子侄。朕也知道，前方打了胜仗，不是一人之功。今天在座的各位军将，都是一刀一枪地拼杀出来的勇士。没有你们在前方拼杀，天下臣民怎能共享这尧天舜地之福？因此，众位将军功在社稷，如日月之昭昭永不可泯！廷玉——”

“臣在！”

“今日会演的将佐、弁员着各加一级。此外，年羹尧保奏的所有立功人员，转吏部考功司记档，票拟照准。”

“扎！”

“传旨：发内帑银三万两，赏给今日会操军士。”

“扎！”

“传旨：着刘墨林草拟征西大将军功德碑，勒石于西宁，永作纪念！”

“扎！”

允禩听到这里，猛然一惊：不好，刘墨林还在自己府里跪着晒太阳呢，这可怎么办？

张廷玉已经在说话了：“万岁，圣旨勒碑，差谁去西宁办理？”

雍正略一思索便说：“还是让刘墨林去吧。给他个钦差身份，实授征西大将军参议道也就是了。”

“扎！”

允禩越听就越坐不住，心想，这事瞒得一时，瞒不了长远，便上前来

说道：“皇上，刘墨林虽有才华，但素来行为不检……”于是，他便将早上发生的事说了一遍，只是瞒住了让他在自己府里晒太阳这一条。“因此，我请他暂留在我书房，等候我下朝以后再去教训他。”

那苏舜卿不过是个歌妓，是个贱民。她的死，其实是刘墨林和徐骏争风吃醋引起的。为这么一点小事，刘墨林竟在臣的府门前放肆地侮辱朝廷命官，用他来为年大将军撰写功德碑，似乎不大合适。”

允禩自以为说得头头是道，可他恰恰忘记了，雍正是最忌讳别人提到“贱民”这个词的。去年，雍正皇帝亲下诏谕，要解放贱民。当时，连马齐这样的元老也不明白，皇上为什么要急急忙忙地办这件并不紧要的事情。可是，今天在座的年羹尧因为是皇上藩邸的旧人，心里却非常清楚。他早就知道雍正当年的这段风流韵事，甚至连小福、小禄这两个女孩子的名字都知道。

允禩刚一说到“贱民”这字眼，敏感的雍正皇帝，马上就想到了那个被允禩带到遵化去的女孩子。他心里的不满也立刻就表现了出来：“哦，刘墨林不过是有点风流罪过，这有什么要紧？朕看比那些假道学、假斯文的人要强得多呢！至于你说的这个苏舜卿，刘墨林并没有瞒朕，朕也知道她是隶属贱籍的。但要是真的追究起来，徐骏的祖母不也是个贱民吗？还有——”他向允禩看了一眼，就以不可商量的口气说，“今天这事就这么定吧，大家都不要再说了。”

皇上这“还有”二字的后面，包含着对允禩的不满和非难，允在能听不出来吗？因为他的生母良贵人卫氏，原来是皇家辛者库里的浣衣奴，也是隶属贱籍的人。雍正故意没有明说，只是点到为止。允禩听了既羞愧，又后悔，想说又无从说，想辩又不能辩。唉，我今天怎么这样糊涂，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呢？他怀着一肚子的怨恨，向端坐正中的雍正皇帝狠狠地盯了一眼，再也说不出来话了。

年羹尧是个明白人，见皇上亲自敲定了这件事，他也只得顺坡向上爬：“皇上，刘墨林的才气，奴才在军中时已经领教过了。奴才那里也正缺着一个办文案的人，墨林能来，以后明发的奏折，就省得奴才动笔了。”

雍正看也不看允禩，就回过头来对太监高无庸说：“你去一趟八爷府书房，向刘墨林传旨，让他在申牌以后，到养心殿见朕。”

“扎！”高无庸飞也似的跑去了。允禩干瞪着两眼，却又无计可施。保徐骏固然重要，却不能为他得罪了皇上。

年羹尧又向皇上说：“圣上，阅兵一过，奴才就不准备再滞留京师了。请旨：奴才何时离京最为合适？奴才带的人马太多，打前站、号房子、安排供应、粮草都要先行一步的。”

雍正向进来参见的军将们一摆手：“你们都跪安吧，都挤在这里让朕热得难受。”看着他们退了下去，雍正才站起身子慢慢地说，“你明天进宫去见见皇后和年贵妃，后天是皇道吉日，由廷玉和方老先生设席，代朕为你送行。岳钟麒给朕来了密报，说他们川军和你的部下常为一点小事闹磨擦。你回去以后，要好好部勒行伍，要和岳钟麒精诚共事。将军们和好了，部队才能安定。至于你要的军饷等物，朕都已吩咐让户部办理了。”

雍正说得很随便，好像是关切备至，可他的话却使年羹尧大吃一惊！怎么？皇上要夺走我的兵马吗？他看看皇上还是在笑着，便仗着胆子问：“皇上，奴才刚才没听明白，这三千军士不和奴才同行吗？”

雍正笑了：“怎么，你舍不得了？十名侍卫，原来就是朕派到你那里学

习的，他们另有使命，要回到朕的身边。你的三千军士当然还是你的兵，不过朕要借用他们几天。这些个兵练得确实好，朕看了很高兴。朕想把他们留下来，到京畿各处军官里作些表演，让那里的将佐们也都看一看、学一学。你不知道，他们那里的兵哪见过这样的世面，这样的军容呀？部队留下来，你自己走，路上不也省心嘛！这样各方面都照顾到了，可以说是四角俱全，你何乐而不为呢？”

雍正说得亲切随和，年羹尧想驳不能驳，想顶又怎么敢顶？可是，这三千兵士全是他年某人一手提拔的心腹啊！他们不但打起仗来不要命，还都是年羹尧用银子喂饱了的。只要年某一声令下，要他们干什么就干什么，砍头、拼命也只是一句闲话。他知道皇上那说变就变的性子，假如有一天皇上变卦了，自己的老本不就要输得净光吗？但如今西线已经没有战事，自己没有一点理由可以堵住皇上的嘴！他思忖了好久才说：“皇上，兵虽然是我带出来的，可他们吃的都是皇粮，连奴才自己也是皇上的人。主子怎么调度，奴才自当怎样听令。”

可是，奴才斗胆，要驳主子一回。主子知道，岳钟麒进驻青海后，他手下的兵和奴才的兵很不和气。当然奴才回去，是要和岳将军同心同德地共事的。可奴才下头的那些楞头青们，却又实在难缠。一旦闹出事儿来，奴才身边没有得力的人去弹压，怕是不行的。再说，下边出了事儿，于主子面上也不好看，岂不是辜负了主子的一片心意？”

雍正耐住心烦，听他说了这么多，却只是付之一笑：“哦，不会有这样的事，你尽管放心地回去吧。朕这就下旨给岳钟麒，要他好好地部勒队伍，避免磨擦。你一回去，天大的事，都会烟消云散的。”他一边说着，就站起身来走到门边。年羹尧也只好同毕力塔等人一起，恭送皇上到大营门口，眼睁睁地看着皇上的御辇走出了丰台大营。

回宫的路上，雍正兴奋异常：年羹尧有什么可怕？朕略施小计，就吃掉了他的三千铁军。这是投石问路，也是釜底抽薪！

一群上书房大臣们，扈从着雍正皇帝回到西华门时，天已将近黄昏了。张廷玉只是在早上喝了两口奶子，便来到皇上身边侍候。一天中几次皇上赐膳，都有人找他谈事，到现在还没吃上一口饭呢。正想离开皇上去找点吃的，却听皇上叫他：“廷玉，马齐，你们要到哪里去？不是说好了要和朕一起见人的吗？”

张廷玉连忙说：“哟！皇上不说，臣竟忘记了。只想着皇上辛苦了一天，也该着让皇上歇一会儿再进去……”

“哎，朕吃得饱饱的，只是去了趟丰台，又总是坐着，累的什么？允禩身子不好可以先回，舅舅，你也进来吧！”

除了允禩，谁也不敢说走了，都跟着皇上回到养心殿。在殿门口见刘墨林、孙嘉淦和杨名时等人都正跪在那里。杨名时是进京述职的，孙嘉淦是从外地巡视刚回来。雍正只是说了一句：“起来等着吧。”

副总管太监邢年见皇上回来，连忙上前禀报说：“回万岁，李绂和詹事府的史贻直都递了牌子。他们没有旨意，奴才叫他们暂且在天街候着。主子要是不想见，奴才就让他们先回去了。不然，宫门下了钥，不奉特旨出不去，他们就得等一夜了。”

雍正刚走了两步，忽然听到史贻直这名字，站下问道：“史贻直？哦，年羹尧的同年进士，传他进来。告诉李绂，明天再递牌子。方先生来了吗？”

在一旁走着的隆科多，一直想知道皇上为什么要留下他。此刻，趁着机会瞧了一下皇上的脸色，却什么也没看出来。张廷玉暗暗叫苦，天哪，都到这时候了，还要见这么多的人，皇上，你真是不嫌累吗？站在丹墀下的方苞，听到皇上提到自己，忙上前参见。因为皇上多次说过不让他行大礼，便只作了一揖说：“臣刚才去看了十三爷，进来还不到半个时辰。”

“好好，都进来吧，免礼，赐座！这么热的天，你们一定都渴坏了，赐茶！”雍正的兴奋溢于言表。

史貽直在一个小太监带领下走了进来，向皇上见礼后，退下跪着等候皇上问话。雍正看了他一眼说：“嗨，你倒是后来居上了。詹事府是个闲衙门，你夤夜求见，为的是什么呀？”

史貽直的身子很高，头长得像个压腰葫芦。细而又长的脖子上有个硕大的喉结，一说话便上下滚动，看起来十分好笑。听到皇上问话，他就地行了个礼回道：“皇上，国家向来没有‘闲衙门’之说。愿意干的就有事可干，不愿意干的忙着也是偷闲。”

雍正想不到他能说出这样的话，赞赏地说：“好，说得好！那么，你今天又有何事要忙着见朕呢？”

史貽直叩头回答说：“今春从四月至今，直隶山东两省久旱不雨，不知皇上知道吗？”

“什么，什么？你就是为了这事，巴巴地跑来的吗？”雍正觉得他这话问得又可气又好笑，“朕焉有不知之理？告诉你，朕早就处置过了，要等你想到这一点，岂不误了大事。”

雍正觉得，自己这番话说得够硬气了。哪知，话刚落音，史貽直就顶了回来：“不，皇上。天旱无雨乃小人作祟所致，朝中有奸臣，也不是只靠赈济能够免灾的。”

在场的众人一听这话，全都惊住了。史貽直这么胆大，又说的这么明白，真是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。张廷玉本来饿得直出虚汗，也打起了精神。他想听听史貽直有何高见，也想看看这个从地下突然钻出来的“土行孙”，究竟要指定何人是“作祟的小人”？

雍正却被他这活吓得打了个激凌，连杯中正喝着奶子都溅出来了。他冷冷一笑说：“你大约是喝醉了，到朕跟前耍疯的吧？朕身边的大臣，今天都在这里，你说说，他们谁是‘小人’，谁是奸臣？”

“年羹尧就是朝中最大的奸臣！”

此言一出，语惊四座！殿内殿外的大臣、侍卫，甚至太监们都吓得脸如土色。不过，今天从进来就心里吊得老高的隆科多，却放下了一块石头。

雍正看看众人的表情，又压了压自己的情绪说：“好啊！你敢弹劾年羹尧，真是了不起。要捉拿年羹尧，并不费事，只需一纸文书就可办到。不过，年某刚刚为朕建立了不世之功，他的清廉刚正，又是满朝文武尽人皆知的。你要告他，总得给他安上个什么罪名，而不能是这‘莫须有’三个字吧？”

雍正这话，可说得真够狠的。但满殿的人听来，却又觉得他说得随和，说得平淡如水。

只有和雍正皇帝打过多年交道的张廷玉，却深知这位皇上的性情。他越是心里有气，话就越是说得平淡；而越是说得平淡无味，就越是那狠毒刁钻性子发作的前兆！张廷玉心里一阵紧张，怕万一皇上发起怒来，会立刻下令处置了史貽直。他正在思量要如何从中调停时，无意中却见方苞的脸色，

似乎是泰然自若。只是他的那两只小眼睛，却在不住的眨着。嗯，他也是在想主意哪！

刚才皇上的活，很出史貽直的意料之外，不过却没有吓住他。他在要求觐见皇上之前，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。年羹尧做过什么事，结交了哪些人，干预了多少案子，搜刮了多少民脂民膏，坑害了哪些善良百姓等等，全都在史貽直心里装着哪！他知道皇上那阴狠歹毒的性子，也估计到了自己将要面对的一切。他没有丝毫的恐惧，哪怕为此捐躯，也在所不惜。他自信一定能说服皇上，让他看清年羹尧的嘴脸，把这个害国害民的独夫民贼，从他窃取的、高高的宝座上拉下来！

## 六十五回 讨年羹犀利如刀剑 撤差令温暖胜亲人

面对雍正皇上的斥责，史貽直今天是豁出去了。他慷慨陈辞，声声震耳：“皇上适才说，年某是立了大功的人。可自古以来，哪朝哪代的奸雄人物，不是为朝廷立过殊勋的？曹操若不是荡平张角之乱、又横扫了诸侯，他能当上汉相吗？不错，年羹尧是有大功，可这功劳从何而来？没有皇上亲自提调，没有全国上下的人力、物力和财力，只凭他一人能获此大胜吗？况且，年羹尧处置军事时，还夹杂着私心。他为了与岳钟麒争抢功劳，竟下令阻止川军进入青海，致使元凶首恶得以逃窜。仅这一条，就足以治他的忌贤妒能之罪！诺敏是他推荐的，也是在他的纵容下，山西才出了全省皆贪的弥天大案。但诺敏获罪后，年羹尧却没有一字引咎自责之词。朝廷从康熙年间，就在清理亏空。可是，直至今日尚有湖广、四川、两广、福建等许多省份，没有做到藩银入库。其中原因，也是因为年某从中作梗。因为亏欠官员中，十之八九，都是他年羹尧的亲信！万岁可以派人去查，臣若有一字虚言，请斩臣首级，以谢年大将军！”

雍正正要开言，却被史貽直抢先拦住了：“不，不，万岁，请容臣奏完：年羹尧在全国选派官吏，这些官只在吏部立档存案，遇缺即补，号称‘年选’；年羹尧吃饭也称‘进膳’；年羹尧的家奴回乡省亲，竟要知府以下的官吏，向他们叩拜行礼；他的年俸只有一百八十两，可他的私财却超过千万两。试问：这些钱他从何而来？年羹尧这次带领着三千军士，浩浩荡荡地进京演礼，却沿途聚敛民财、收受贿赂、干预民政、如同豪强！他的车骑仪仗超越皇帝；他在天子面前竟敢箕坐受礼；他遇王公而不礼，见百官只颌首。假如曹阿瞒在世，他的跋扈、傲慢、无礼和狂妄能比得上年羹尧吗？”

史貽直琅琅而言，稔熟得如数家珍。他历数年羹尧拥兵自重、专权欺君的罪过，又句句骇人听闻。他谈锋犀利，如刀似剑，真是一篇句句诛心的《讨年羹尧檄》！养心殿里，人人听得手颤心摇，也无不为他暗自叫好！

史貽直还在不停他说下去：“万岁昔年在藩邸时就说过：‘吏治乃是一

篇真文章’；皇上登极以来，又屡下严旨，说整顿颓风，以吏治为第一要务。臣以为，整顿吏治就必须先诛窃据高位、祸国殃民的年羹尧。年羹尧不除，则国无宁日，民无宁日，吏治之清也只能是一句空谈！古语说得好：大好若忠，大诈似直。臣乞愿万岁查月晕础澜而知风雨，奋钧天之威以诛佞臣。陛下若能立斩年羹尧于帝辇之下，则万民幸甚，社稷幸甚；能如此，上天也必降祥雨，膏泽我中华神州！”他激昂地说完，又俯伏在地，连连顿首。

雍正皇上听得惊心动魄，也听得五神俱迷。弹劾年羹尧，史贻直并非第一人，范时捷早就走在前边了。可范时捷是“造膝密陈”，而史贻直却把话送到了当面。他们说的虽然一样，但选择的时机。得出的定论却大不相同啊！处置年羹尧的事，雍正皇上和方苞、邬思道他们已经议过多次了。这事一定要办，而眼下却断然不到下最后决心的时候！可是，不作处置，又怎么能说服这个胡冲乱闯的史贻直呢？他的忠心，自然是值得称赞的；他的本意，全是为了皇上的江山社稷；他说出来的话，也没有任何可以挑剔的地方；但他也真够可恶的，他为什么不早不晚，偏要在这个时候来给朕出难题呢？

雍正在思索着，养心殿里所有的人也都在等待着。史贻直说出了别人尚且不敢说的话，他的话也确实句句在理，让人无法驳倒。但是，他这个做法也实实的让人不敢苟同。怎么办才好呢？谁也不敢抢先说话，都在等着皇上，也看着皇上。

突然，雍正似乎是横下一条心来，他大喝一声：“史贻直，你太狂妄了！”他猛地在龙案上一拍，震得案上的壶儿、盏儿、砚台都跳起了老高！

史贻直却好像没有听到似的，仍是一动不动的伏在地上。

雍正向下一看，他呆住了。这，这，这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他极力地想掩盖内心的矛盾，也焦燥地在地上来回踱着步子。他知道，今晚的事，年羹尧肯定会得到消息，而且也一定会有所行动；他更清楚，那三千铁骑还在年羹尧的掌握之下哪！一旦年羹尧叛离朝廷，立刻就会引出‘鬼’来与他唱和。说不定下面坐着的隆科多就敢头一个出头！不行，这个局面不能再僵持下去了。他走近史贻直身边厉声问道：“你还有什么话要说没有？”他想让史贻直自己向他说一声：臣错了。这就给了皇上一个大大的台阶，也给了他缓冲的余地，下面的事情就好办得多了。

可是，史贻直却头也不抬地说：“回皇上，臣已经奏完了。”

这下皇上更没法收场了，他冷笑一声问：“难道你想做逢龙比干吗？”

“皇上，逢龙比干乃是千古忠臣的楷模！”史贻直的回答掷地有声。

雍正听他把话说得这么死，也真是没辙了。他咽下了苦涩的口水，又压了一下自己激动的心情，十分吃力地说：“那……好吧，你自己要这样，朕就成全你。今晚你回去告别一下家人，明天朕自有旨意给你。”

“是……臣遵旨。”

看着史贻直那又高又瘦的身躯踉踉地走出了养心殿，雍正心都要碎了。他强忍着狂涌的泪水在心里说：多么好的臣子呀，可是，你又为什么是个死心眼呢？

史贻直的身影在眼前消失了，雍正才粗重地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唉……叫杨名时、孙嘉淦和刘墨林都退出去，明天再递牌子好了……”突然，他又变了主意，“啊，不不，让刘墨林留下来……咱们先议议隆科多的事吧。”

听到皇上突然把话题转向了隆科多，张廷玉和马齐迅速地交换了一下眼神。他们站起身来，把目光直盯着这位“皇舅”。隆科多觉得头顶“嗡”



地一响，心中急速地跳动着，冲得耳鼓哗哗儿地直叫。他脸色变得雪也似的苍白，双腿一软就跪了下去，颤抖着说：“臣……恭聆圣训。”

雍正看着他那恐惧万分的样子，阴郁地一笑说：“你起来。你们也都还坐下。朕只是想问问你，畅春园里的事，究竟是为什么？”

隆科多不由得心中一紧，但他也知道，这件事皇上迟早是一定要问的。他理理自己的紧张情绪，把那天发生的事又说了一遍。最后说：“老臣是懂得规矩的。先帝爷六次南巡，哪一次回銮前不要清理禁官，绥靖治安？又哪一次不是由九门提督衙门办的差呢？”说完两眼直盯盯地看着马齐。

“真的是这样吗？你大概没有想过，京都帝辇乃国家根本重地，朕怎能掉以轻心？”雍正的口气还是那样冰冷，“你不要看马齐，马齐也没有告谁的状。朕这里倒有几封告你状子的密折，你要想看，回头朕贴了名字，再让人誊清了交给你看，这样好吗？”

隆科多连忙回答：“奴才岂敢？奴才的心思主子最清楚。就奴才本身来说，心里除了主子，还是主子，并没有其它安身立命之地。奴才怎敢对皇上生了二心……”

雍正向马齐瞟了一眼，马齐当然知道皇上的心思，他早就急着要说话了：“谁也没说你有二心。我不是在皇上面前摆老资格，我二十五岁就是顺天府尹，当了四十年京官了。先帝六次南巡，回銮时接驾，我总共参与过四次。我知道，这件事情，从来都没有步兵统领衙门一家单独奉差的先例。主子不在北京，京师和京郊驻军有十几万人马，都这样各行其事，闹出了哗变磨擦，谁能善后？我后来还听说，在太后薨逝时，就有人发急信到奉天，要请八旗旗主进京。我想问你，照你这样干法，假如有人要乘机作乱，是我来弹压还是你来弹压？”

今天在场人中，方苞是心里最明白的。他看马齐那急头怪脸的样子，笑了笑说：“马中堂，你不要动性子，消停下来才好说话嘛。隆大人是宣布先帝遗诏的托孤重臣，要有二心，当时就是做手脚的最佳机会，怎么还会等到天下平定了再乱来？但，话又说回来，隆大人这次的处置确实是不对的。圣祖当年，每次回京都订的有日期、时辰，也都是先下了诏书，一切都安排好了，才派人清理宫禁的。办差的人，还必须会同了顺天府和京师各营的主管，发了咨文，然后再按章去办。这次圣驾返京前，京城的武备总管是怡亲王，我就陪他住在清梵寺。出事的头天，你还过去给十三爷请安。十三爷有病，我可是一点病也没有啊。你哪怕只是稍稍提上一句呢，我也总可顾问一下吧？可是，你连一声都没吱就把事情闹大发了。这，可叫人怎么说才是呢？”

隆科多不言声了。方苞这话虽然说得心平气和，可是，里面有骨头啊，他的话比马齐说的还难对付！隆科多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说：“唉，我也真是老得没有用处了。那天我去清梵寺，看到怡亲王连话都说不成了，只是一个劲儿地咳嗽，我真心疼啊！他不过才四十来岁，怎么就会病成这样呢？想想他当年的英雄气概，我怎么也也不敢相信。我原来也想告诉十三爷一声的，可是又一想，不就是清理一下宫禁嘛。派几个人到各宫去随便看看就完了，不要再麻烦十三爷了。哪知，一个大意，就出了这样的事。唉……”

雍正换上了一副笑脸说：“舅舅，朕要说你一句：马齐只是浮躁，但这事情你确实办错了！朕这样说，你自己心里明白吗？”

隆科多连忙打了一躬说：“皇上，奴才办砸了差使，引起勿议，确实有

罪。请主上发落。”

“哎——你也是无心的过错嘛。要是有心来这一套，哪敢这样明目张胆的呢？你若真有二心，朕也就用不着和你谈了。你的错虽然说不上发落，但毕竟是错了；既然有错，只怕要按着规矩，给你一点小小的处分。”

方苞和张廷玉等人听到这话，连忙站起身来。隆科多一见这阵势，提起袍角就跪下叩头说：“臣请皇上降谕。”

雍正此时，好像有点不知所措。他似乎是心有不忍，又好像不得不如此地说：“唉，朕很是怜你呀！这么大的年纪了，还每日奔忙，怎么能不出错呢？所好的是你这错出自无心，就不要重处了吧。错就错在，你兼职太多，而一多就会有照顾不到之处。你看，宗人府、内务府这些事，哪能都让你一人来管呢？朕觉得，这些都替你免了吧。一概全免，只保留上书房行走和领侍卫内大臣两个职务，你觉得如何呀？”

雍正这话，早在太后薨逝时就想好了，却直到今天才把它说出来。而且，他还说得这么无奈，这么动情，隆科多还能说什么呢？当然，皇上没有提到步兵统领衙门一职。但皇上已经明说了，‘一概全免，只保留两职’，这不就是连步兵统领衙门的职务也一齐免了吗？他自己心里清楚得很，皇上就是要夺去他的带兵之权，但他敢抗拒吗？他连忙叩着头说：“奴才奉旨无状，主子隆恩高厚。奴才觉得自己已不宜在上书房侍候了，就请主子也一概都免去了吧。处分重些，才能警示臣下怠忽公务之心。”

“你不要再多说了。这样的处分，朕已是很不忍了，更不能罚不当罪。你照今天说的这意思，回家后写个辞呈递进来。朕当然还要申饬你几句，不过上书房大臣，你还是一定要留任的。好了，你先退下去吧。”

隆科多心里乱成了一团，也不知自己说了些什么，更不知道心里到底是个什么滋味。雍正却是一直在安慰他：“你的心朕是知道的，朕这样做也不过是走个过场。好比是前面有人撒土，要迷一下后面人的眼睛罢了。你只管放心，只要你以忠诚待朕，朕断没有亏了你的道理。”他一边耐心地说着，一边又亲自扶着隆科多，把他一直送到殿门口。

又除了一个隐患！雍正的得意，是难用语言来形容的。他转过身来笑着说：“原来想要见见刘墨林的，却不料半路上杀出个史贻直。眼下九门提督出了缺，大家议议，让谁来接替最好。”

隆科多一走，留下来的人都觉得轻松了不少。马齐先说：“这个职务要懂得一些军事的人干才好。跟着年羹尧回京的十名侍卫，都在军中历练出来了。皇上看，穆香阿行吗？”

雍正先向外边喊了一声：“传刘墨林进来。”这才转回身来说，“穆香阿到年羹尧军中，连一仗也没打过，却学了些花架子来哄朕。朕压根就不信他们的那个‘太极图’！他年某人还自吹自擂地说，是从诸葛武侯那里学来，又经过变化的。把牛皮都吹破了，也不知道害臊？穆香阿不行，他们十人，待朕召见后再另行委派吧。”

马齐又说：“那就让毕力塔来干。他是老将了，早年还跟圣祖打过仗。”

方苞说：“不不不，不能这样。丰台大营也是个紧要去处，张雨这人又太嫩了点。再说，毕力塔一身兼两职也不合惯例。”

雍正转向张廷玉问：“廷玉，你怎么不说话？”

张廷玉早就饿得支持不住了。此刻，他只觉得精神恍惚，头晕目眩，他强自挣扎着说：“哦，臣看图里琛就不错，他几次出京办差都办得很好。”

有件事，臣本来早就想说的，可就是没有机会。粘竿处是皇宫的一个内廷衙门，但内衙门养兵容易留下后患。看如今的情势，臣以为不如撤掉它，并入步兵统领衙门，仍由图里琛统带。今天就着这个题目，把他们两家理顺了岂不正好。不知皇上以为可行吗？”

雍正笑了：“哎，这就对了。粘竿处撤掉也好，外面议论的人很多。有人说它是朕的私人侍卫；有人说它像明朝的‘东厂’；还有人说得更蝎虎，说图里琛带的人全都是‘血滴子’，真是活见鬼。事情也怪，只要是作践朕的话，越说得离谱，就越有人相信！其实，你要让他们说说，粘竿处不经法司，就杀过、捕过哪个官员，他们又说不出。廷玉这想法好，索性把粘竿处撤了，那些人的嘴也就全都堵上了。”他只顾一个劲儿地说着，回头一看，张廷玉的脸色十分难看，便问，“怎么？廷玉，你觉得什么地方不舒服吗？”

张廷玉一惊，又坐直了说：“哦，没有什么，臣是在想史贻直的事情。詹事府原来是侍候太子的，现在不立太子，这个衙门就显得又闲又富了。年羹尧的圣眷这样好，史贻直为什么要拼着性命来弹劾年某。他说的话，看来并非捕风捉影。要处分他吧，当然是没有死罪的；可要是不处分，皇上也有自己的难处。年大将军贺功的大事刚刚结束，他就急急忙忙地来告状，他也太莽撞、太不知趣了。”

## 第六十六回 急政务饿倒张廷玉 赐黄匣重托刘墨林

雍正好像是在自言自语：“咳，这个不懂事的史贻直，朕可拿他怎么办才好呢？他的话于情于理都没有什么错，杀了他实在是太可惜了；可是，不杀他又怎么对年羹尧说呢……”

雍正皇上在发愁。因为他拿不定主意，要怎样才能既稳住年羹尧，又不伤了史贻直。方苞也是一直在想着这件事，见皇上如此，他笑了笑说：“皇上，臣有一法，可助皇上决疑。”

雍正忙说：“方先生请讲！”

方苞闪着他那黑豆一样的小眼睛说：“皇上，臣这法子很简单：事出意外，凭天而决！”

“方先生，请道其详。”

“皇上，史贻直不是说过：想要天下雨，就必须斩掉年羹尧吗？我们就把他索性看作是为祈雨而来的。皇上可以下令，让他在午门前跪地求雨。天若下雨，奸臣就不是年羹尧；天要不下雨呢，年羹尧就‘不是奸臣’！据臣估计，今晚的这件事，断然瞒不过年羹尧。这样，就等于是替年羹尧出了气，白了冤。他年大将军再刁，还能说什么呢？”

雍正听得迷糊了，他在心里盘算着：下雨，奸臣不是年某；不下雨，年就不是奸臣？嘿，方苞这弯弯绕可真绝！可他又突然问道：“这……那，

史貽直又该怎么办？你能说，明天就一定会下雨吗？万一不下雨，杀不杀他呢？”

方苞笑了：“皇上，据臣推测，明日天将有雨。不管这雨会不会下，反正年羹尧就没有理由再说什么。史貽直的罪名，了不起也只是个‘君前狂言’。而君前狂言是没有死罪的，交到部里依律议处也就是了。”

雍正下意识地走到殿门口向外观望，只见蓝天如洗，星光璀璨，哪里有一点儿将要下雨的样子？他无可奈何地走回来说：“唉，多好的人哪……看来，也只好这样办了。”

在一旁的张廷玉急了，方苞这番话简直是儿戏嘛！而且这样说法，也不像个儒学大家的样子呀！他抬起头来刚说了一句：“方先生，您这话，分明是方外术士说……”话没说完，他的眼一黑就一头栽了下去……

满大殿的人全都大吃一惊。雍正吓得倒退了两步，心慌意乱地大叫：“快，传太医！”

早就进来的刘墨林上前一步说：“皇上，臣略通医道，愿替皇上分忧。”

说着，他竟自走上前去，翻看了一下张廷玉的眼皮，又把着脉沉思了好久。雍正急了，问他：“廷玉他……他这是怎么了？你快说呀！”

刘墨林摇摇头说：“此事如果不是臣亲眼所见，真真是令人难以置信……”

雍正火了：“刘墨林，你想让朕和你猜谜玩儿吗？”

“皇上，张相他没病……他是饿昏了……”

雍正皱着眉头训斥：“胡说八道。朕今天两次亲自赐膳给他的，怎么会有这样的事！”

太监高无庸上前禀道：“皇上，这事儿奴才知道。皇上两次赐膳，都是奴才侍候的。但找张相的人太多了，他又急着要过来侍候主子，兴许他……他没来得及吃……”

众人的吵吵声惊醒了张廷玉。他睁开眼来看着大家问：“你们，这是怎么了……皇上，臣不过是一时头晕，不想竟惊了驾。”

两个太监忙上前来将他搀扶起来，他又强作笑容说，“我们张家遵从圣祖训示，要惜福少食摄养。想不到臣今天竟然闹出了这个笑话……”

他说得似乎轻描淡写，可是雍正却哪里笑得出来，他一迭连声地叫着：“快，传膳！你们都没听见吗？朕叫你们去传膳哪！”

方苞连忙说：“皇上，御膳太油腻，廷玉怕未必克化得了。”

刘墨林上前一步说：“皇上，只要一杯奶子就行，参加点冰糖，有现成的点心更好。御膳虽是美味，可张相是万万吃不得的。”

雍正一回头，见高无庸正津津有味地在一旁听着，他大喝一声：“你愣什么，还不快去办！”

张廷玉大口地喝着奶子，又吃了两块宫点，气色缓了过来。他擦着额角上的虚汗说：“臣从来也不敢在圣上面前放肆的，想不到今天竟然出了丑。万岁，臣已经好了，请接着议事吧。”

雍正心疼地说：“不议了，不议了。今天已经太晚，况且你这样子，又怎么能撑得了啊！”

张廷玉连忙说：“皇上关爱，臣已心领了。但按皇上原来的打算，今晚还要召见杨名时和孙嘉淦的。他们俩现在都退出去了，只剩下刘墨林一人，怎能再推后一日？臣身子能支持得住，还是依照皇上平日说的那样：今日事，

今日毕最好。”

雍正略一思忖，觉得刘墨林的事，也实在不能再拖了，便说：“那好吧。高无庸，你去传几碗参汤来给众位大人。刘墨林，天这么晚了，廷玉身子又不好，你知道朕为什么要传你进来吗？”

刘墨林正等着这一问呢：“回皇上，臣知道。臣今天在八爷府上作践了徐骏，也得罪了八爷。万岁一定是听了八爷的话，也一定是要处分臣。这事臣自己没什么可说，因为臣是故意这样做的，臣也甘愿伏罪。”

在场的人原来以为，皇上问话后，刘墨林一定要说“臣不知”的，哪知他却大包大揽地承担下来了。他的话引得大家全都笑了起来，雍正也说：“你刘墨林伶俐得也忒过头了吧？你怎么知道，朕要办你的罪呢？徐骏是个浮浪的纨绔子弟，他有点仗了你八爷的势力；而你哪，也是个放荡不羁的无行文人，心里头还恃了朕的宠。朕说句不偏不倚的话，你们俩都够受了！既然八爷已经教训了你，你也知道了自己的错，朕就不再给你处分了。”

刘墨林叩头说：“臣谢主子的宽仁厚德。臣还想多说一句：徐骏确实是个衣冠禽兽、斯文败类！今天我当面唾了他，这是真的，但八爷面前臣却没有失礼。徐骏是翰林院的人，不是八爷跟前的奴才，八爷这个偏架拉得毫无道理。臣虽然放荡无羁，却没有一点恃宠骄人的意思，臣只是咽不下这口气。”

“你咽不下也得给朕咽了！”雍正平静地说，“苏舜卿的事，朕心里是有数的。你为了一个女人就和人呕气，朕很不取你这一条。回头你去见见你十三爷，在他那里领些银子，好好发送一下苏舜卿也就是了。十步之内必有芳草，你读了那么多的书，难道连这个道理也不知道吗？”

雍正说到这里，突然停下了口。心想，劝人容易劝自己难啊。因为他从自己刚才的话里，又突发连想：那个被允禩带到进化去的丫头，现在还好吗？想着，想着的，竟觉得心里有些隐痛。他连忙换了话题，“今天叫你进来，不是为了你的私事。朕意要放你去当个外任官，你觉得怎样啊？”

刘墨林打了个愣怔：“臣是皇上的臣子，臣也决心以身许国。不管做京官、当外任，还不都是一样？既然皇上问到了臣，臣就说说心里话。早先，臣也和别人一样，进了翰林院就巴望着能放个学差，收门生，熬资格。自从读了皇上写的《朋党论》后，才知道这些想法都只是为自己，而不是为社稷。今天万岁既然说了，臣就请万岁给臣一个中等郡。臣敢向万岁作保，管教它三年一小治，五年一大治。臣愿为皇上作一方良牧！”

雍正灿然一笑说：“那当然很好。可是，朕知道你的能力，并不是一郡一县可以局限的。朕想让你还回到西宁去作些事情，嗯……就当个参议道台吧，你愿意不愿意？”

“嗯？你怎么不说话？”

“臣不敢不奉诏，但臣也不敢说假话。臣不愿意去！”

“哦？你说说看，为什么呢？”雍正的口气，像是在和他商量。

刘墨林却连连叩头说：“回皇上。年大将军刚严可畏，臣侍候不来！”

此言一出，殿上众臣都是一惊。张廷玉出面劝他：“你怎么会这样想呢？皇上是叫你当西宁参议道，你主管的是为年、岳两部征调粮饷，调停西宁各驻军间的争端。你并不受谁的节制，有了事，可以直报上书房嘛。”

雍正接过话头说：“不，直报朕！”他向邢年一招手，邢年快步上前，手里捧着一个黄色的小匣子，匣子上面还放着两把钥匙。雍正自取了一把交给邢年说：“你替朕收好。”邢年便转手把那个黄匣子又捧给了刘墨林。刘墨

林双手接过来，觉得它沉甸甸的。一看，这黄匣子上还包着镀金的黄铜页子，而那钥匙却是犬牙交错，打造得十分精致。很显然，这匣子上装的是一个特制的锁。哦，这一定就是自己久已闻名。却一次也没见到过的密折奏事匣子了！

雍正含着微笑看着刘墨林那既吃惊、又好奇的样子，觉得很是有趣：“知道吗？这匣子是圣祖皇帝的一大发明，古无先例！下边有人说，朕的耳目灵通和从不受人欺哄，靠的是要粘竿处的人去听墙角，真是错得糊涂！他哪里知道，朕靠的就是这个小小的黄匣子。这匣子的用处大得很哪！上自总督巡抚，下到州县小官，只要有了这黄匣子，就可以与朕直接通话。就像是家人之间通信一样，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。说对了，没有任何奖赏；说的不对，也没有任何处分。不管是什么事，凡是你自己拿不准的，全都可以写成密折来给朕看。

朕收了你递进来的黄匣子，有空就看，随时批复，但又不是正式公文。平常时候你呈进的奏折，是递到张廷玉那里的。可一到他手里，就变成了‘公事’，而只能秉公处置了。这就是‘明’和‘密’的区别，你听明白了吗？”

马齐笑着对刘墨林说：“刘探花，你别看我们每天都能见到万岁，可我们却没有这个荣幸啊！别傻盯着看了，这是异数，还不赶快谢恩！”

雍正的目光盯着远处，一字一板地说：“是啊，是啊，这确实是个异数，可惜并不是人人都知道感恩。有的人受到朕恩赏的密折专奏之权后，随便拿出黄匣子给外人看，为的是卖弄专宠；有的人则把朕的朱批，当作奇闻泄露出去。这两种人，朕是不能给他们好脸的。还有一种人，就是穆香阿那样的。他寄来的密折，全都是在拍年羹尧的马屁，读起来让人肉麻！哦，刚才马齐还说他可以当九门提督，真是可笑之极！”

马齐连忙起身谢罪说：“臣妄言了，请皇上恕罪！”

“朕知道，你是无心的嘛。朕不过是顺着话音，叮嘱你几句罢了。”雍正示意叫马齐坐下，这才又说，“刘墨林，你现在有了密折专奏之权，就要勤着奏报朕最关心的事。大至督抚将帅，小到茶肆耳语，以至秦楼楚馆的轶闻趣事，士大夫的往来过从等等，等等。总之，凡是有关朝政阙失，世道人心的各种事情，都可放胆奏来，没有什么忌讳。还有，诸如年岁丰欠、旱涝阴暗的……只管奏……”

说到旱涝阴晴，雍正突然想到了史貽直，他心里猛地一阵抽搐。过了好久才又说：“今天实在是晚了，朕也没了精神。刘墨林你明天先见见张廷玉，然后就到年羹尧那里陪着他。

记着：事事都要听年羹尧的调度；可事事也都要向朕密报！”

刘墨林今天脑子都转不过圈来了。苏舜卿死了，他悲；受了八爷的羞辱，他气；升了官，他喜；与年羹尧打交道，他忧；皇上赐给他密折专奏之权，他又惊又疑。心里像是翻倒了五味瓶，什么滋味全都有了。他跪倒叩头说：“臣敢不遵从圣上明训。”

“夜深了，你们都散去了吧。”

众人都走了，可是，心事沉重的雍正皇帝，却辗转反侧，无法入睡。他几次起床到殿外看天，可是，天却为什么晴得这样的好……

刘墨林料想张廷玉昨晚发了病，今天一定要迟起的。所以，他直到天色大亮，才喊了轿子，走向张廷玉的私邸。一路上，沸沸扬扬的街谈巷议，震人耳鼓：“哎，听说了吗，弹劾年大将军的那个史大人，已经被绑赴午门，

午时三刻就要问斩了！”

“嘿，你的消息晚了！我听说，今天年大将军要亲自出这趟‘红差’哪！”

刘墨林听了这些议论，觉得十分好笑。“午门问斩”是前明常见的事，大清开国以来已经废止了。只是在康熙初年平定吴三桂叛乱时，有过那么一次。那是因为要表示对吴三桂大张挞伐的决心，康熙皇上亲登五凤楼，并在午门下令斩了吴三桂的大儿子吴应雄的。史貽直这么点儿小事，哪用得着大动干戈呀？再说，就是杀人，也用不着年羹尧亲自动手啊！他正在想着，轿子已到了张相门前，刚要递上名刺，哪知，门官却笑了：“哟，刘大人，我们张相爷四更起身，五鼓上朝，这已是几十年不变的老规矩了，您还不知道吗？张相离家时交代过了，说请您老到上书房里见面。”

刘墨林不住赞叹：啊，怪不得张廷玉的圣眷那么好。敢情，他勤劳王事都到了这个份上了！昨天晚上，他睡得那么晚，今天他照样还是起得这么早。换了别人，不，假如换了自己，能这样勤奋事主吗？

大轿抬起后，刘墨林又特别嘱咐，要绕道午门，他想去看看史貽直。大家同朝为官，史貽直遭了事，自己应该有所表示才对。

可是，来到午门前，刘墨林又犯了踌躇：自己马上就要到年羹尧手下当参议，不早不晚地来掺和史貽直的事，岂不要犯了年大将军的忌讳？他在午门前远远望去，只见史貽直已经被摘了顶戴，直挺挺地跪在午门旁的侍卫房门口。五月的太阳，火辣辣地挂在万里无云的晴空。骄阳在施展着它的威风，把整个北京城全都烤得像火炉一般。史貽直却昂首挺胸，笔直地跪在那里，好像心里充满了对上天的虔诚，而并没有丝毫的怯懦。他的梗直无畏，更增加了刘墨林对他的敬意。

就在这时，老太监邢年走到史貽直的面前说：“有旨！”

史貽直以头碰地：“臣，史貽直聆听圣训。”

“皇上问你，你这次无端攻讦年羹尧，有没有串连预谋的事？”

“没有！”

“那为什么孙嘉淦要出面保你，他说的又和你的话一模一样？”

## 六十七回 斥直臣刁钻又狠辣 降甘霖雷电施天威

史貽直好像十分意外，但他还是梗着脖子说：“回圣上，孙嘉淦是昨天才回来的，而臣是在昨天夜里见到的皇上。臣平日与孙嘉淦没有往来，也不想和他往来。臣不知道他要保臣，也不屑于他来保！”

邢年出来，只是传达皇上的话。他自己是不能乱问，更无驳斥之权的。他听了只是点点头又说：“皇上让我带话给你。皇上说：‘朕很怜你’。皇上命我传旨说，你只要向年大将军谢罪，便可得到赦免。”

史貽直虽然还在跪着，却突然直起身子，以手指天说道：“臣岂能谢罪，

臣又岂肯谢罪！年羹尧的所作所为，已经遭了天怒人怨。臣可断言：杀年羹尧，天必下雨！”

太监邢年到午门外传旨说，只要史贻直能向年大将军谢罪，皇上就可以赦免了他。可是，史贻直怎么能这样做呢？他一口就回绝了：“皇上，臣若谢罪，在皇上面前就是佞臣；在年羹尧那里，则是附恶。臣不想成为奸佞小人，因此臣也不想得到赦免！臣只有一句话：杀年羹尧则天必下雨！”

刘墨林想不到史贻直竟是如此的倔强。他看了一眼四周，跟着邢年出来的太监侍卫们，也全都惊得面色苍白、张口结舌了。

邢年的问话还在继续：“皇上说，你与年某是同年进士，又受年某的举荐，才得入选为东宫洗马的。你必定在想，年羹尧功高震主，皇上也早晚会有鸟尽弓藏的时候，所以就想先来告他的状，也好给自己留条后路。你这样地投机钻营，真是其心叵测。皇上问你，是不是这样想的？”

邢年是老太监了，当年他曾目睹了几位熙朝名臣批龙鳞的事情。可，康熙是位仁厚的君主，而雍正却是个挑剔的皇上，他们父子俩是不一样的啊。眼见得史贻直如此冒犯皇上而毫无惧色，他嘴上在问，心里却不禁替他捏了一把汗。刘墨林听着这挖肉剔骨一样的问话，早就吓得浑身打颤了。却听史贻直端庄地说：“回皇上问话。臣与年羹尧是同年不假，但臣却不知他曾推荐过臣这件事。今日忽听此言，实在是让人羞愧难当。臣举进士，是臣自己考上的，与年某何干？年某人推荐臣，不管是出于何种居心，但最后用臣的是皇上，而不是他年羹尧！臣以为，皇上应当以是非曲直来判定取舍，而不应以揣测之词来加臣罪过！”说完他伏地顿首，叩头出血。

邢年擦了一把汗又说：“皇上说了，你既然不肯服罪，那你就必定是小人，你就得在这里晒太阳。晒死了，天就下雨了！”

史贻直一见邢年要走，伸手就拉住了他骂道：“你这个老阉狗！去向皇上回话，我史贻直不是小人！”说着，他的眼睛里冒出泪花来。很显然，刚才皇上要邢年传过来的话，深深地伤害了他的自尊心。

邢年一笑说道：“咱只是个传旨的，皇上要问什么，不干咱太监的一点事儿，从心里说，我倒是很佩服您史大人这份骨气的。”说完，他迳自带着人走回大内缴旨去了。

刘墨林见到这番情景，惊得又愣又呆。他忽然想到，自己这是怎么了？我今天到这里来，是有要事的，先得到上书房去见张廷玉，完了还得赶到年羹尧那里去哪！便三步并作两步向上书房奔去，可他却晚了不止一步，因为张廷玉已经在和杨名时谈着了。杨名时身边还坐着个李绂，看来也是等候在这里的。张廷玉见他进来，只是略一点头说：“你怎么到这时才来？原来我打算先和你谈的，可已经见了好几个人了。这样吧，你先坐下，等我和杨名时他们谈完，再陪你去年大将军那里好了。名时，你继续说吧。”

杨名时答应一声，就接着说了下去：“张相，您知道，云贵那里苗瑶杂处，是不能和内地类比的。内地是官府说了算，而云贵却是土司说了算。如今，蔡珽将军已不再过问民政了。我遵照先皇的遗训，采取怀柔羁縻之策，好不容易才把那里理顺。皇上说要‘改土归流’，就是要用朝廷官员来替代土司，甚至要取消土司，那是绝对办不到的。不是我不想办，我曾在几个县里试过，官府实在是管不了苗瑶山民的事情。中堂试想，一个个的土寨，隐藏在十万大山里面。有的寨子连马都上不去，还有的寨子蛮荒不化语言也不通。这些寨子里的土司又是世袭的，一旦被取消，就会生出怨恨之心。而且



他们各自为政久了，一造反就会一寨皆反，一山皆反。你派兵去镇压，他们就钻进了深山老林；而兵一走，他们就依然故我。有的县已经多年没有县令，甚至连衙门全都倒了；而另外的县虽有一个当地人在替政府办事，但也只管召集土司会议和宣布政令。会一散，他们该怎么办还怎么办。你想设政府吗？那就要派官员。可那里的瘴气毒雾厉害，派去的人常常十去九不回。所以人们宁愿辞官，也不愿到那里去。我说的这些烦难，请朝廷要多体谅点。我以为，还是维持现状，不要轻率变更为好。”

杨名时的话使张廷玉很觉得为难，他想了好久才说：“剥夺土司特权，百姓们应该拥护才对嘛。政府又不收取他们的苛捐杂税，这是皇上的仁政，他们不该反对呀！”

杨名时笑了：“张相，您没有听明白。我说的是‘行不通’，而不是说‘不应该行’。”

云贵对于中原，虽有茶盐之利，但那里的贫瘠和缺粮也是人所共知的。许多地方，到现在还是刀耕火种。我到那里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教他们怎样种地。‘衣食足，知荣辱’，三字经得从这儿念起。能吃饱穿暖，才能谈到扶植农桑。再进一步，才能说到养育人才、尊孔尊孟。

等到他们慢慢开化以后，再设立政府，就水到渠成了。硬来，逼反了，岂不事与愿违。”

雍正皇上要改土归流的主张，张廷玉原来也是赞成的。可今天听了杨名时的话，他却犯了踌躇。他思量再三才说：“牛不喝水强按头，那只是一句常挂在嘴边的话，其实是不行的。皇上想给牛灌药，可惜牛不懂事啊！哎，李卫递来折子说，他要在江南试行火耗归公，听说你也是不赞成的？”

杨名时回答说：“张相知道，我和李卫之间，私交一向是很好的。要我说，他不应该出这个风头，来迎合皇上急于充盈府库的心思。耗羨归公，说起来当然好听，实际上苦的却是清官。那些贪官污吏们想捞钱，在哪里找不出名目来？如今天下的吏治到底怎样，张相您心里最清楚。我在云南亲手办了一个这样的案子：大理知府臧成文，被我参革了，因为他贪墨一万多两银子而且查有实据。可是，刚摘了他的顶子，就有百姓送万民伞来保他！我心里疑惑，就下去私访了一下。您猜百姓们怎么说？他们说，大人，这个姓臧的不是好官，我们知道。可我们刚刚给他送过礼，你要是一下子就把他拿掉，我们这礼不就白送了吗？充公的钱我们一个子儿也要不回来。您派个新官来，我们还得照样再送一份。好比他臧某是条狼，我们好不容易把他喂饱了，您再派条饿狼来，老百姓还活不活了？我听了这话也真生气，回城后就请出王命旗来把臧某斩了。我就是想让百姓和官员们看看，以后不管是谁再来，他也不能当狼！所以清吏治、充库银的要害是‘吏’，而不是用什么‘治’法。李卫的这个办法只要一推行，我敢说，下面定会有人生出更多的法子来，也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搜刮，结果受害的还是老百姓。这办法，也许在江南行之有效，但若在全国推行，后果不堪设想！”

张廷玉对杨名时说的这些，都是深信不疑的。但是，他也知道雍正皇上的心意。皇上曾和他多次谈心说，天下事，非变法不可为。所以，耗羨归公、改土归流、丁银入亩、官绅纳粮和铸钱法等等，都是雍正决心已定的事情。而且，雍正还曾下令给几个亲信大臣，要他们分别在各地试行。突然中途停止，那就会给人一种印象，好像雍正即位以来毫无建树似的。

万一有个风吹草动，允禩等人就会杀出来兴云助雨，甚至会召集八旗

铁帽子王会议，要求废黜雍正！假如发生了这样的事，自己身为宰相，当如何善后？他又想，眼前这个杨名时，以及和杨名时一样受着皇上信任的大员们，都是雍正亲自提拔的。可连他们也对皇上刷新政治的举措无一赞同，甚至还反对。这不能不让人悲叹，也不能不让人深思。

张廷玉觉得，今天自己和杨名时的谈话非常重要，也非常及时。他想再深入地谈谈。便问：“名时，要依着你，这些事怎么办才好呢？”

杨名时未及开言，便见孙嘉淦拉着长脸走了进来。张廷玉知道，他一定是又和皇上谈僵了。便笑着说：“哦，嘉淦，你下来了？我告诉过你，叫你不要进去，也不要和皇上顶撞。

皇上的难处我知道，你多提点建议，心平气和一些不好吗？”

“不不不，张相，我今天什么都没说，只是去保史贻直。我也没有顶撞皇上……不过，我看皇上大概是因为昨夜睡得太少，心情很烦躁。他一边听我说着，一边又老是到外边看天。听不了两句，就要出来一回，显得心神不宁，甚至手足无措。后来，皇上就让我出来，说要我听你的处分。中堂，我说完了，该怎么处分，我听你的。”

张廷玉叹了口气说：“你呀，简直就是个傻子！皇上不处分你，我又哪里来的什么处分？你是言官，是御史，你说话比我方便得多嘛。”他回头看看，这里没有闲人，才又说，“我告诉你和今天在座诸位一句话：‘雍正改元刷新政治’，是皇上据当今天下大局做出来的决断和方略。我们作臣子的，只能在这个圈子里帮助皇上，却万万不可掣肘。不趁着眼下国运昌盛的时候，下大力气整顿吏治，以后大祸临头，后悔也迟了！据我看，皇上的见地入木三分，只是稍稍急了些。和皇上掣肘的人和事都太多，实在是太多了！”

杨名时见张廷玉话中有空儿，这才接着说：“方才中堂下问，我以为，圣祖的成法应该说全是很好的。只是圣祖晚年，年迈勤怠，诸法废弛，贪风渐起而又没有得到遏制，才每况愈下了。要改就要下决心，要动狠劲儿。依我看，抓住一批墨吏，无论远近亲疏，也不问高低贵贱，一律明正典刑昭示天下。只要能办好这一条，就能堵住贪风蔓延。再用圣祖遗训，来教化天下，就可以作养出一代廉吏。这岂不比急功近利、舍本求末的‘变法’要好？”

张廷玉连忙说：“不不不，这‘变法’二字是我说的，皇上从来也没说过这话。你不要误会了，我们这是私下里谈话嘛。”

杨名时昂然说道：“这就是变法嘛，说说又怎样？”

李绂觉得自己不能再枯坐下去了，便也站起身来说：“老师，我也想说两句。法是可以变、也应该变的。墨守成规，政治怎么能刷新呢？不过，现在确实是变得急了些。朝廷这样做，就把官和民一起，全都得罪了。封疆大吏们都像田文镜那样能行吗？他几乎是把河南各衙门的主官全都撤完了。他又没有三头六臂，一个省那么多的事情，累死他也顾不过来呀。”

这里正争得有劲儿，不防天空突然响起一声春雷。这雷声，像一盘空磨在天上滚动，虽不甚烈，却是震撼人心；虽不甚响，恰又余音缭绕。张廷玉兴奋得一跃而起，冲出门去。他仰望天空，只见一抹黑云，正在飞快地流动，从西向东，如河之决口。顷刻之间，乌黑的云层就覆盖了整个北京城。云层压住了雷声，雷电却刺穿了云幕。不大一会儿，远处林梢一阵唰唰地响动，凉风裹着尘土，隔着重重的宫院袭了进来。热得心烦意乱的张廷玉，顿时感到浑身清爽。他在心中叫了一声：“方老先生，您真是智能之士啊，了不起！”

一声炸雷，如石破天惊似的在宫墙上轰响。几滴铜钱大的雨点落了下来，并且很快地又变成瓢泼大雨。整个紫禁城那巍巍帝阙、龙楼凤阁，全都淹没在密密的雨幕之中。云涛滚滚，惊雷阵阵。忽如金蛇狂舞，把庭院照得雪白；忽而又天光晦暗，把这百年禁城拥抱在自己那黑沉沉的怀里。此刻，张廷玉像发了痴一样，站在暴雨之中。任凭狂风的吹打，冷雨的侵袭，他都一动不动地站着，好像在尽情地享受着上苍突然降临的甘露。他在心中不住地念叨着：好雨，好雨啊！史贻直得救了，亿万生灵得救了！李绂见他这样，连忙跑过来搀扶着他说：“师相之心，上天已鉴，不过您该进去了。在雨地里站久了，要着凉的……”

张廷玉却拒绝地说：“不，我要马上面君！”他接过李绂给他送来的雨衣披上，向着内宫疾步走了过去。

养心殿门口，雍正也在体验着这场春雨带来的喜悦。他一动不动地站在殿角下，虽然袍子已被打湿，但他却不管不顾。方苞若有所思地站在皇上身后，目不转睛地看着眼前的大雨。见到张廷玉走过来，方苞轻声提醒了一句：“皇上，廷玉来了。”

“唔？唔。”雍正从沉思中回过神来，一甩手就走进了养心殿。他命太监搬来一个嵌龙的瓷墩，坐在殿门口，向刚进来的张廷玉说：“不要见礼了。你要见的人都见过了吗？”

张廷玉还是打了个千说：“是，但还没有谈完。天降喜雨，臣知道主上一定高兴，这才急急忙忙地赶进来。臣想为史贻直求个情……”

雍正打断了他的话说：“哦？你也要替他求情吗？你知道史贻直是有罪的。他的妄言之罪，他的攻讦大臣之罪，朕怎好轻易赦免啊！天不下雨，乃朕失德所致，与年羹尧何干？就凭他一句求雨的话，朕就饶了他，怎么能对得起战功卓著的年羹尧呢？”

张廷玉不解地看着皇上，心想，这不是昨晚说得好好的事嘛，怎么皇上又变卦了？

老谋深算的方苞看出了张廷玉的心思，站出来说话了：“廷玉，你急什么呢？我刚才对皇上说，今天的这场大雨，可命名为‘詹事雨’。但它也只能救了史贻直的一条命，并不能改变当今的局势。还是看看再说吧，这雨也不是一时三刻就能停下来的，你说是吗？”

张廷玉的心又沉下去了，他似乎是在咀嚼着方苞的话。

突然，一声炸雷响起，墨染的浓云中窜出了一个火球，几抛几跳，砸落下来，也不知它落到哪个宫殿上。殿中众人，惊得面面相觑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就在这时，一个太监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，浑身哆嗦着禀报说：“皇上……大事不好，雷……”

雍正脸色阴沉地说：“慌什么！天塌了吗？”

“不不不，不是……是太和殿……遭了雷击，走了水……”

一听说太和殿失火，雍正心头猛然一跳。太和殿是象征着皇权、皇位的地方啊，那里怎么能发生这样的大事呢？雍正急忙和方苞、张廷玉走到殿外，向太和殿方向看去，却又看不到一丝火光。只见阴霾的天空下，云层似乎是压得更低了。远处可见浓雾样的黑丝在袅袅浮动，却不知是云还是烟。就在这时，高无庸浑身水湿地跑来禀报说：“万岁，火没有着起来，就让雨浇灭了。请主子放心，奴才们正在那里一刻不停地守着哪！”

雍正松了一口气，他镇定而又不容置辩地说：“你去外面传旨：京师久旱不雨，内宫走水，乃朕凉德所致，与百姓无干。朕自当修身齐德，以求天佑。史贻直妄言天变，将罪责加之于忠贞有功之臣，足见其学术不纯，也理应给予严处的。今念其尚无恶逆之心，取其本意，朕法外施仁：着革职，永不起复，免交部议。”

“扎！”

史贻直终于被赦免了。为保史贻直而来的张廷玉，听见这道旨意，也松弛地笑了。圣旨虽然说了“永不起复”这句话，可时机一到，皇上怎么说，下边还不是要照着办吗？他又想到刚才皇上说的“京师久旱不雨，内宫走水，乃朕凉德所致，与百姓无干”等等，好像是在下“罪己诏”似的，便说：“皇上责己似乎也太严了一些。就说是天旱吧，并没有成灾嘛。”

著论责任，应该由臣来担承的。臣为宰相，这协理阴阳，调和朝野的责任是不能推卸的。”

雍正慢慢地转过身来说：“你的心思，朕全部知道了。哎？你刚才见到杨名时他们，都听到了些什么？”

张廷玉只好实话实说。他将杨名时和李绂的看法，一一报告给皇上，完了又说：“皇上，李绂的话虽然不多，但意思似乎和杨名时一样。都觉得朝廷现在的做法，是急于事功，步子好像也不太稳。”

雍正听得十分专注，却没有打断他。直到张廷玉说完，他才站起身来，在大殿里来回地踱着步子。又问方苞：“方先生，蔡珽和杨名时原来成见很深。可他刚来的奏折中却说杨‘操守甚佳，民望所归’；李绂朕也深知，他在任上也是十分廉洁的；还有孙嘉淦，都是忠贞正直的人。可是，他们却为什么对朕的政令，无一赞同呢？真真是令人可叹……唉，知人难，欲人知也难啊！在他们心里和嘴里，总爱把朕和圣祖分开来说，总爱将雍正初年和康熙初年相提并论。朕怎么才能让他们知道朕的心，朕的难处呢？”

雍正说得很动情，也很诚挚。方苞和张廷玉都清楚地听见了他的话，可谁也不能作出答复。雍正的心思他们俩能不知道吗？但知道了，和对他作出解释却是两码子事。你既不能说圣祖晚年政务荒疏，可又要说“应该刷新吏治”；你既不能说雍正皇上没有“遵从祖法”，又得说“整饬颓风”十分重要；如今天下几乎无官不贪了，可是却不能说不要这些官，因为你还得依靠他们来推行新政！这可真是难坏了皇上，也难煞了宰相！谁能说“圣祖有错”？可谁又敢说“当今皇上不对”呢？

雍正心里清楚，这件事他们谁也答不上来，有些话还得自己说：“廷玉，朕知道，杨名时和李绂他们都是好臣子，他们和朕见解不一，也应该让他们把话说完。你回去告诉他们，朕不是暴君，而是仁君。朕留出时日，让臣子们好好地看上一段，他们就会明白的。你劝他们要和朕一心一德地办事，

哪怕是能先办好一个省，一个地方呢，也让他们办下去。只是不要去学史貽直，史貽直他，他太不懂事了。”

目送张廷玉离开了养心殿，雍正觉得十分地疲倦。他慢慢地走向东暖阁坐下，望着窗外的大雨在出神。只听他自言自语他说：“年羹尧好大的架子！朕一直在想着，他应该替史貽直说句话的，可是他竟然不来！难道非要上天来说话吗？”

对于皇上的处境，方苞很是同情。说实话，皇上刚才说的，他方苞早就想到了。今天这事，办得最让人失望的就是年羹尧。年不是平常之人哪，他当了多年的官，受到皇上多年的栽培了，难道连这点起码的道理都不懂吗？他要是能出面，只消一句话就可让此事有个圆满的结局。年羹尧可以说，史貽直是出于公心，请皇上不要再责怪他了；年也可以说，大庆刚过就责罚大臣，自己与心不忍，请皇上息怒，饶过他无知算了；年羹尧还可以用自己向皇上请罪的方法，来取得皇上的谅解。总之，他年某人能说的话很多，可是，他竟然冷眼旁观，不置一词。他是真不懂事，还是狂妄自大得没有边儿了？他这样做，让人感到寒心，也让人感到了他的乖谬和不通情理。而且这样做，也只能导致他更快地覆灭！方苞抬眼一看，皇上那里还在咬着牙根哪。他便走上前来，指着墙上的条幅说：“皇上请看，这上面是先帝爷留给您的话：‘戒急用忍’。依老臣看来，先帝这句话，足够皇上受用终生了。”

雍正只是抬起头来看看，却沉思着没有说话。

方苞知道，雍正皇上这是又钻进了死胡同。便更进一步说：“皇上，下边的臣子们确实是在各自为政。但据臣看，眼下也只能听之任之，急是没用的。八爷和年羹尧两人，好比是两块石头在挡着水路。您想推行新政，就只能慢慢来，也就得用先帝教导的这个‘忍’字。

只有时机到了能够搬开他们时，才能使水流畅快，一泄千里呀！”

雍正恶狠狠地说：“哼，朕倒是想和他们兄弟和睦、友爱相处的，可他们愿意吗？先生看看，朕自登基以来，老八的人升了多少，可是，他规矩了吗？不，他永不满足，也还是要来作梗！隆科多为什么也会靠拢老八？就是因为看到朕只会苦口婆心的劝说，而没有下狠心，用辣手。朕岂能怕他，是在容让他们啊！可他们哪会想到这里，却自以为得意，以为朕是‘外强中干’似的，哼，年羹尧一离京，朕马上就把允禩赶出上书房，看谁敢来作仗马之鸣？”

方苞冷冷地说：“年羹尧就敢！”

雍正一听此言，脸立刻就变得苍白了。他带着疑问说，“不至于吧？年羹尧是朕藩邸旧人，朕自信对他还是知道一些的。这个人，外谦而内骄，目空一切，胆大妄为，这些他全有；可要说他现在就想谋反，恐怕他就是有这个心，也没有这么大的力量吧。况且他此次进京，不是很得宠的吗？”

方苞一笑说道：“恕臣直言，皇上看到的是‘表’而不是‘里’。年羹尧的秉性中只有两个字：狐疑！狐狸要过冰河，总爱走几步，退两步；听一听，看一看，然后再走两步。等到它认定冰河不会炸开时，他才突然鼓起勇气来，而且只消一纵身，就跳到河对岸了！”

“这一点朕不是没有想过。当年圣祖皇帝两次废太子时，年羹尧都曾悄悄地进京，刺探内情，向老八靠拢。只是因为鄂思道发现得早，还提醒他‘不要玩火’，才勉强拢住了他，没有公然倒戈叛主。他要是真谋反，朕不知苍天将要怎样发落他了。”雍正冷静地说，“难道他就不想想，有那么便宜的事

吗？岳钟麒就在青海，能听他的吗？还有粮呢？饷呢？如今天下大定，他要造反，总得师出有名吧？”

“万岁，您说得很对。但是您这里只要一动八爷，年羹尧就师出‘有名’了。诚如万岁适才说的那样，八爷这些年安插了许多亲信，又都是在各省手握重权的督抚提镇。万岁要刷新吏治，首先要刷的就是这些人。而他们却又是与年羹尧连在一起的，一荣俱荣，一枯俱枯。更令人可怕的是，有了他们撑腰，年羹尧只要一动手，粮啊，饷啊的，全都不在话下。

唯一让年羹尧顾虑的只有一个岳钟麒，因为他手里也掌着军权！所以，年羹尧真正的失算之处，就是不该与岳钟麒闹翻，把自己的退路全都堵死了！”方苞停了下来，好像在思忖着什么，过了一会儿，他见雍正不开口，才又接着说，“皇上，臣以为，如今朝中有党，而且不止一个。年羹尧是党，八爷那里也是党，就连隆科多其实也是自成一党的。隆科多这次没敢动手，他怕的不是马齐，更不是毕力塔。真正让隆科多恐惧的只有一人，那就是年羹尧！隆科多怕他，是因为隆科多看不清年某的心思，也摸不准年某的步子。几个党都想作乱，但年、隆和八爷之间，也是在相互观望，相互猜忌，他们又谁都不敢来和万岁较量！万岁天生的威严和气度，就是一道最好的护堤。他们不能逾越，也不敢妄想逾越。何况还有十三爷的忠心辅佐，更使他们望而生畏。这次劳军气势浩大，吓得他们谁也不敢动手了。可是，臣请万岁注意到另外一点：庙堂之上，人妖混杂，万岁您要分出精力来防卫自己，哪还能有心去推行新政呢！所以臣以为，不把这些魑魅魍魉全部扫荡，万岁的改革只能是一句空话！”

方苞的谈话，使雍正清醒了许多，也使雍正更加惊心。他一字一板地说：“方先生，您不愧是先帝和朕的心腹之臣，股肱之臣。朕的江山，就是要靠您来帮助支撑呀。朕想偏劳您为朕再多多地筹划一番。您就住在老十三那里，一边照顾他，一边与他商议。西边若是来了密折，您要第一个先看。有要事，哪怕是三更半夜，也请立刻到大内来见朕。”

一道闪电，划破夜空，把暖阁照亮了。方苞看着皇上那沉思而又坚定的神色，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。他深知皇上这话的分量，也深知自己将要肩负的使命。他的心随着即将归去的年羹尧，还有那个年青气傲的刘墨林飞走了，飞远了。

这场雨来得疾，去得也快。第二天拂晓时分，云散雨收，月朗星灿，又是一个大好的天气。原来想在京师多住些天的年羹尧，只好进宫向皇上陛辞。雍正见他进来当然是十分高兴，君臣二人谈得又热乎，又亲密。雍正正在养心殿亲赐御膳，为年大将军饯行。珍重嘱托，反复叮咛。其实，说来说去的还是那几句老话：“……你这次回去，一定要节劳，千万不要为了感恩而拼命做事。你糟蹋了自己的身子骨儿，朕心疼啊！朕已下旨给岳钟麒，要他的川军仍然退守四川。你回去后，只要管好自己的兵，少惹是非，朕就完全放心了。粮饷的事，你放手让刘墨林去办也就是了。由他来协调各省，也还归你来节制。你妹子已经晋封了贵妃，还有你的父亲和哥子，都有朕照顾着哪。如今，青海和西藏都稳住了。等将来国力再充盈些，朕还打算让你率兵西进，去殄灭阿拉布坦哪！朕对你寄着厚望，朕自己要做明主，也盼你为贤臣良将。朕想过，到了将来，哪怕单为你造座凌烟阁，也不是什么难事！”

好嘛，这迷魂汤灌得也真够年羹尧晕胡了。雍正说一句，他就得答应一声；皇上亲自给他斟了酒，他又必须站起来向皇上致谢，然后再把酒喝下

去。忙忙活活中，已到了该走的时辰了。礼部的人进来回道：“午门外百官已经在候着，请年大将军受郊送礼。”

年羹尧站起身来，向雍正一躬说：“皇上的圣谕奴才牢记在心，奴才粉身碎骨也难报答主子的知遇之恩。”

雍正环顾殿内，似乎想看看有什么可以赐给年羹尧的东西。看来看去，又好像什么都不大满意。最后，他拿过一柄镂金攒珠如意来，深情地看着年羹尧说：“咱们君臣之间，一切都用不着表白，也一切都在心田之内。你就要去吃苦了，朕想不出赐你什么，才能随了朕的心愿。这柄如意赐给你，就如同朕在你身边一样……”雍正说着，说着，眼圈一红，竟然涌出了泪花！

年羹尧的心被打动了。他“扎”地一声拜倒在地，呜咽着说：“主子保重，奴才这就告辞了……”

雍正上前一步，搀起年羹尧：“走吧，走吧。这又不是生离死别，何必这样伤感呢？哎？朕怎么也是如此……多少年了，朕还从来没有这样过……起来吧，朕还像你回来时一样，送你出午门，走，咱们一起走。”

两人手携着手地一同步行，一直到午门前，雍正方才停住脚步。他摆手让张五哥他们站远点，自己却目不转睛地盯着年羹尧。年羹尧看皇上如此，连忙说：“主子，您好像心里有事？”

“有啊，有啊……可是，朕却不知该不该说……”

年羹尧躬身说：“奴才请皇上明示。”

雍正还在犹豫着：“……朕是想，还把允禩派到你的军中好吗？”

年羹尧笑了，心想不就是这事儿吗，皇上至于这样不好出口：“主子，奴才以为，九爷不管在京城，还是到奴才那里，他都不会出事的。而且据奴才看，九爷还是很安份的嘛。”

“不不不，朕最怕你有这想法。”雍正一阵冷笑，“说心里话，朕又何尝不想兄弟和睦？可树欲静而风不止，要朕怎么办？这话，朕不愿意在殿里说，因为那里耳目太杂，也不是一句话就可以说得清楚的。如今要分别了，朕问你一声：假如八爷要反朝，你怎样办？”

年羹尧斩钉截铁他说：“奴才以为，万万不会有这样的事！如果真的出了这事，奴才定要带着十万精锐杀回京城来勤王！”

雍正似乎是满意了，他点点头说：“嗯，朕也不愿意有这样的。但当年夺嫡时，他们闹得那么厉害，又为的是什么呢？老八、老九、老十、老十四都不是省油灯啊！朕心里很清楚，也从来就不指望他们有改悔之心。如今把他们分散开，为的就是防着他们有不规的事。”

你知道，你在外面把差事办得越好，朕这个皇帝当得才越稳。不然，朝中什么事都可能会出的。朕知道，你惦记着史贻直的事，不知朕将怎么发落他。朕现在还不想对他处分得过重，为的就是他的那句话：‘朝中有奸佞’！他这话不是欺君之言，但这奸佞是何人，史贻直却看错了！”

年羹尧这才明白，皇上最不放心的是八爷，而不是自己。他冲动地说：“请皇上下旨，半个时辰之内，奴才就把这个‘八爷党’替皇上连窝端掉！”

雍正笑了：“哎，哪能说办就办呢？亮工，你不明白呀。朕要想办他们，即便你不在京城，还不是一纸诏书的事吗？你别忘了，他们都是朕的亲骨肉！哪怕是罪行昭著，朕也还是不忍心哪！再说，朕连自己的兄弟都教化不了，怎么能去教化天下呢？他们眼下并不敢乱动，他们是在等待。等朕一旦弄坏了朝局，再出来操纵八旗铁帽子王爷会议，按照祖宗家法，行废立之事。但

朕的江山难道就那么脆弱，那么不堪一击吗？朕决心把天下治得好好的，堵住他们的嘴。他们的痴心妄想退了，就还是朕的好弟弟嘛！”

## 六十九回 受重托再踏是非地 摆威风哪怕灾祸来

年羹尧被皇上这东一斧子，西一榔头的话闹糊涂了。皇上一会儿说，八爷他们不老实；一会儿又说，他们可以改好。究竟哪句话是真的呢？哦，我明白了，皇上这是在和我谈心呀！昨天我见到史貽直那势头，还真有点忐忑不安，以为皇上一定不肯放过我。现在才明白，我跟皇上毕竟是一家人嘛。要不是皇上把我当作心腹，他心里的这些话，是绝对不肯向我说的。年羹尧激动地对皇上说：“主子放心好了，有奴才在外头带着兵，不管他们是什么样的小人，也不敢胡说乱动的。万岁赐才说到兄弟情份，奴才不敢插言，只求皇上善自保重。一旦皇上看到有什么意外，就告诉奴才。从这里到西疆，八百里加急，三天可以到奴才那里。奴才一接到旨意，马上就挥师东进。看他哪个大胆，敢来抗拒我王者之师！”

雍正欣喜地一笑说：“哎，这就好了。朕正等着你说这句话哪！其实朕自己心里也清楚，北京城里哪能就会翻了天呢？当初，内有老八，外有老十四，朕还不怕呢，何况如今又有你在前边，朕就更能够放心了。走吧，咱们君臣在这里说话久了不太好。瞧，外边那么多人都在等着咱们哪！”

雍正拉着年羹尧的手，两人边说边行地走向午门……

年羹尧出京后的第五天，邬思道又奉旨回到了开封。河南巡抚田文镜见他回来，当然十分高兴。虽然他仍然不知道这位师爷的真实身份，不过却不敢拿大了。无论邬思道是否上衙门办事，也不管他在作些什么，每天一早，先打发手下恭送五十两银子以备先生使用。邬思道照收不误，却更是随便。想来就来，想走便走。有时还打个招呼，有时甚至一连几天也不照面。今儿个到相国寺进香，明天又到潘杨湖上泛舟，游龙庭、登铁塔、吟诗弄琴，越发地逍遥。吴凤阁他们几个师爷，看在眼里，气在心头，总是凑着机会在田文镜跟前发牢骚。田文镜也不作解释，只是顾左右而言他。有时实在没法子了，才安慰说：“你们不要攀扯他，他一个残疾人，也不容易。再说你们得的钱少吗？也不值得为这点事呕气呀。”

田文镜就任河南巡抚后，一心一意地想搞出名堂来，也一心一意地想讨好皇上。他知道皇上的心意，所以上手，就狠抓吏治。可别看他手握重权，口含天宪，说出话来，还是照样不响。就说晁刘氏这件案子吧，他想抓、想办却又事事受制。不错，他拿下了臬司衙门的二十几号人，又具本参奏胡期恒和车铭两位大员，说他们“私通僧尼，卖放收贿”。哪知，这件事连和尚尼姑都认罪了。可上边却不批！吏部要让他“将二人不法实证，解部上闻”；刑部更绝，竟说“僧尼所供甚骇视听，着该员重审，评实再报”！田



文镜看到这批文，简直是欲哭无泪了。他原来让车、胡二人封印待参，就是想镇住和尚、尼姑，好把案子审个水落石出的。现在妖僧淫尼的后台不倒，再审还能够审出什么名堂？看看自己身边，竟连一个真心帮忙的都没有，简直是个孤家寡人嘛，唉！

就在他不知如何才好的时候，门上的衙役领着个人进来了。田文镜因为眼睛近视，看不太清。只觉得来人个头又高又瘦，头上戴着蓝宝石的顶子，好像是位三品官。田文镜刚犹豫着站起身来，那人就来到面前了。哦，原来是湖广布政使高其倬。这个人田文镜早就认识了，也知道他是雍朝一位专门看风水的阴阳先生，很受皇上的器重。但他到我这里来，又有何贵干哪？正在发愣，高其倬却笑着开口了：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！怎么，田大人当了封疆大吏，就不认识在下了？想当年，你在十三爷手下做事，奉差到四川催交库银，没和我高某打过交道吗？”

田文镜一边还礼一边说：“哪里，哪里，高兄这是说的哪里话，我只是没有想到你会到这里来。嗨，门上怎么也不通禀一声？这些人办差，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，他们原来也是要通报的，却被我拦住了。我最不喜爱那些个虚套子，咱们也用不着开门放炮的，张罗什么呢？”高其倬还是那样熟不拘礼的，说起话来，也还是十分随便。

田文镜等高其倬坐了下来，才又问：“其倬兄是进京引见的吗？”

“不不不，我是奉诏进京的，这次是从李卫那里绕过来。也算是奉了皇差吧，皇上要我先来见见你们。”

田文镜连忙起身，打了一躬说：“臣田文镜恭谢皇上眷顾之恩！”

高其倬却没敢摆身架：“不不不，你不要多礼。我这次面圣，其实主要是替皇上在遵化造陵的事。”一说这事，高其倬就来了兴致，“钦天监的人看了一处，去年他们让我再瞧瞧，我说这地方绝对不行。你们在外边瞧着好，却没看出这里地气已尽了，不信就挖挖看。

他们一挖，果然，七尺以下全是黄沙，还涌水。嗨，堪舆这一行，得我说了算，别人谁都来不了，他们不服也不行啊！这次我为皇上选风水宝地，还是邬先生推荐的哪！哎，邬先生在吗？快请出来让我见见哪！”

田文镜摇着头说：“其倬，说实话，连我也不知道这位先生到哪里去逛了。唉，千不怪，万不怪，只怪我这汪水太浅了，养不起邬先生这样的大才。你和我是老相识了，我不瞒你，田某这个巡抚当得实在是太窝囊了！”

高其倬笑笑说：“老兄，你的难处苦处皇上都知道，皇上差我来看你，在我进呈御览的密折中都批了。告诉你，连你老兄呈上去的折子，皇上都让我看了。文镜兄，你办差办得不精明啊！李卫现在的境遇就比你好得多。在清理亏空时，他保了一批官，可是，他也把详情禀报了皇上。鄂尔泰在李卫那里，累得差点儿要死，也没能抓到任何把柄。李卫就是在站稳脚步以后，才试行耗羨归公的。他不像你，一上任就整人，一整就整得鸡飞狗跳墙。不过，皇上知道你的难处，也知道你是不避嫌隙的，这才让我来和你谈谈。”

田文镜问：“其倬兄，这话是皇上说的，还是你自己揣度出来的？”

“哎呀，文镜兄，你太多疑，也太难和人相处了。你瞧瞧，我是那种敢捏造圣谕，招摇撞骗的人吗？你知道，皇上在未登基时就是个孤臣。他不但与众大臣落落寡合，就是和八爷相比，人望也差得多。皇上不准我复述原话，我只能说到这份上。”

田文镜听到这里，当然不能再问了，但他的心中却充满了欣慰。他流着眼泪说：“皇上能知道我田文镜这点心思，我就是累死、难死，也心甘情愿了。我何尝不知道，皇上也是难啊！高兄，有件事我真不明白，车铭是八爷的人，我扳不动他并不奇怪。可年羹尧为什么也要护着他？像胡期恒这样的人，如果交给我审，他的罪名绝不在诺敏之下！他们两个，一个管着钱粮和官吏调度，另一个管的是法司。扳不倒他们，我在河南还有什么干头儿？你们大家也许都在想，这里不是有个邬思道吗？不错，他是我化钱‘聘’来的。可他只管拿钱，却屁事不办，越是要紧的事，就越是指望不上他。哼，要真是让我自己拿主意，我早就让他卷铺盖滚蛋了！”

说谁就有谁！田文镜正在这里发牢骚，却没注意邬思道已经走进门来，而且还恰巧听见了他的话：“好啊，中丞大人，你要是真地放我走，我从前要的银子，一两不少，全都还给你。”

田文镜吃了一惊，忙回过头来一看，却正与邬思道打了个照面，他羞红了脸十分尴尬。

高其倬也很不好意思地站起身来笑着说：“哟！说曹操，曹操就到，这可真是太巧了。假如你再晚到一会儿，说不定我也要些怪话的。”他走上前来，搀着邬思道坐下，这才又说，“先生，我刚从李卫那里来。李卫带话叫问候先生好，说您的两位夫人和翠儿处得很好，请先生不要挂念。哦，刚才是我和老田在说闲话，他也是一肚子委屈没处发作，才说了那么几句。先生您大人有大量，不要往心里去。”

邬思道诚恳地说：“不不不，你不了解田大人。他刚才说的全是实话，只拿钱不做事，能算上是个好师爷吗？今天既是你们把话说到这份上，我不说清也不行了。田大人，我其实是当今天子雍正爷的朋友。十几年前，就在雍王邸与皇上朝夕相处，直到皇上登极。我曾为皇上参赞，皇上原来也打算让我进上书房的。这就是我的真实身份，现在一点儿不瞒地全都告诉你。高其倬，你和李卫也是朋友，当年他作县令；你在他手下当师爷。我的底细你全明白，你说，我的话有没有假？”

一听邬思道竟有这么高的身份，田文镜惊得呆住了。这时，他才明白，雍正皇上为什么在提到邬思道时，只说“先生”，而从不提姓名。也才知道，皇上问的那句“邬先生安”的真实含意和分量。这，这……

高其倬听见邬思道自己报出了身份，也连忙依着规矩站起身来。他一边点头称是，一边对不知所措的田文镜说：“文镜兄，邬先生适才所说，句句是实呀！皇上还在藩邸时，就是以师礼对待先生的。李卫见了先生，行的也是奴才的礼节。就连皇上跟前的三位阿哥爷，对邬先生也是以‘世伯’相称，而不敢有一点儿轻慢的……”

邬思道摆摆手止住了高其倬的唠叨，淡然地说：“老高，你不要再多说了，帝师我是不敢当的。我也知道若不是文镜烦透了我，今天他这话也绝不会说出口来。世人都知，隐士有三：即大隐于朝、中隐于市、小隐于野。我这个身子，是不适宜在朝为官的。当初辞别皇上时，我就提出要归隐田园。可是；皇上说，‘既不想看你大隐，也不愿让你小隐’。所以，我就到你这里来‘中隐’了。其实，是你在替皇上养活我；而我则是‘隐’在你的身边！我这样的身份，怎么能和别的师爷一样，去争名逐利呢？”他目光炯炯地望着天棚又接着说，“其实，要我自己说，中隐才是最难的呀！文镜大人，你知道我多么想我的无锡老家吗？那山，那水，那梅，那雪……可是，没有圣

命，这事由不得你，也由不得我呀……”说着，他的泪水，竟潜然流了下来。

田文镜见他这样，忙走到他身边说：“先生，请恕文镜无礼之罪。唉，皇上以国土之礼待你，而我却把你看成耍嘴皮子的‘师爷’，可见我田某有眼无珠。我这里的一切。先生全都看到了，只有一个字：难！就说眼前吧，放着车铭、胡期恒两个是非之人，我就不能动他分毫！这不，我刚要请他们来议事，他们二位却跑到郑州去拜见年大将军了。临走时，连声招呼都不打，硬是不把我这堂堂巡抚放到眼里！咳，不说这个了，今天我略备水酒，给先生陪罪，也算是为高兄接风吧。”说话间，他心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：放着鄂思道这么硬的后台，我还怕扳不倒车铭和胡期恒吗？就是年羹尧为他们撑腰又岂奈我何？

就在田文镜这样想的时候，车铭和胡期恒二人，早已来到郑州了，年大将军虽然只是从这里路过，但那威风 and 架子也同样是摆得十足。临近几省的大员们，都纷纷前来捧场。请安回事的，拉拢感情的，关说是非的，恭送程仪的，什么目的全有。甘肃巡抚因相距太远没有法来，还派了他的两个儿子前来恭迎哪！大帅行辕里，不分昼夜，灯火辉煌，笙歌嘹亮，酒筵不断。前来拜会的官员们，也全是媚态毕露，谄言盈耳。与这情景相比，离得最近、来着最方便、也最应该来巴结的田文镜，却顶着不来，就显得十分扎眼了。

车铭和胡期恒见到这阵势，已经觉得没有指望了。他们只向大将军行辕递了手本，表示了渴望一见的心情，便死死地静坐在驿馆里等候。哪知，大帅行辕的一名中军校尉却突然送来了名帖。说请胡、车二位，到大将军行在去会面。二人一见这名帖，全都惊呆了。大将军给他们送名帖，他们哪敢接受，更何况，这名帖也不同一般哪：用手一掂，大约有斤来重，不知用过多少次，也被人退过多少次了，抚摸得滑不留手。就这派头，谁人能有，又谁敢收它。原来它是用大楠竹特制的，比屋瓦还长了一倍，上面刻着两行大字：

一等公、奉诏西征抚远大将军

年羹尧顿首拜

车铭一看，忙陪着笑脸把名帖壁还还说：“请军爷上复大将军，卑职等绝不敢当，稍后立刻就去谒见大将军。”

俩人换了袍服赶到驿馆时，眼见得门前的轿子，排成大队，全在候着，而他们却可昂然直入，真有受宠若惊之感。年羹尧今天很是兴奋，一见他们两人进来就说：“好好好，你们终于来了。陕西、山西、山东、安徽巡抚早就来了。昨儿个我就想，来到河南，怎么不见地主呢？你们那位田大人，与我也真是无缘。我进京路过河南时，他‘太忙’；我要回西宁了，他又‘身子不适’！唉，这叫人怎么说好呢？”

车铭和年羹尧不是很熟。所以虽然听出了年羹尧是话中带刺，却不敢接碴。他进来后一瞧，这里还坐着一老一少两个人。老的，已经花白了头发；少的，似乎刚过而立，手中拿了本书，自顾自地坐在窗前看着。

他傻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，觉得手脚都没有合适的地方放。胡期恒却十分坦然，他和年羹尧之间不是一般交情啊！一进门就朝那老者奔了过去，亲热地说着：“哎呀呀，这不是桑军门吗？晚辈给您老请安了。大将军进京时，我没能见到您、后来一问才知，您老竟没跟大将军一块来；我想着这次还是没福相见呢，偏偏您老却又来了。我给您老预备下了二斤老山参，也没有带来。咳，您怎么也不给我个信儿呢？”

年羹尧看车铭有些发呆，便在一旁说：“来来来，我为各位引见一下。这位老者就是我的中军参佐、也是我的奶哥哥桑成鼎。这位学士的大名，你们想必早已有闻了。他就是今科探花刘墨林，也是西征军的粮道、参议道。老桑，你还记得当年的事吗？那年我进京赶考，病倒在胡家湾。胡老爷子好医道啊，硬是救活了我的命，至今我还记忆犹新哪！要不是胡老爷子，哪有我年某人的今天？所以，我这次路过河南，谁都可以不见，却不能不见胡兄啊！哦，这位，就是河南藩台车铭，车大人。他是位十分干练的官员，也是王鸿绪的得意门生！”

刘墨林一听“王鸿绪”这个名字，就知道，车铭也是个“八爷党”的党徒。不过，他却没在脸上带出来，一笑说道：“哎呀呀，二位都是前辈高人，晚生在此有礼了。”

车铭也陪笑说：“哪里，哪里，昔日黄花，早已不堪再提了。哎？你在看徐大公子的诗吗？徐大公子也赠我一册，至今我还常放在案头哪！他的诗作，堪称海内独步呀！”

刘墨林见他如此巴结徐骏，也笑着说：“是啊，是啊，徐兄大才，确实让人望尘莫及。

晚生随身带着，就是要好好拜读的。”

年羹尧对众人说：“都是自己人，闲话就不必说了。老胡和车大人，说说你们这里的事情吧。”

胡期恒忙说：“大将军垂问，敢不如实回禀。”

年羹尧瞟了一眼刘墨林又说：“哎，话不能这样说。河南的事，我本来是不想管，也不该管的，何况田中丞也没有来。不过，万岁多次说，要我沿途‘观风’，我不问一下，以后皇上朱批下来，我一问三不知，也不大好。就算你们说的是一面之词吧，你们说，我们听，权当作是闲聊好了。至于怎么处置，以后皇上自有章程的。”

车铭和胡期恒听了这话，都觉得眼前一亮。他们甩开田文镜跑到这里，就是要向年大将军诉诉苦，再用大将军的威严，压一压田某人的气焰。

如今机会到了，只要他们说的在理，年羹尧密奏一本，说不定还能扳倒头上这座大山呢。不过，刘墨林也在座，却又不知他是个什么背景。万一说错了，还不如不说的好的。车铭是在宦海中沉浮几十年的老油条了，他明白，只要一开口，就会有是非，他得为自己多留条后路。此刻，见胡期恒看看自己，意思是让他先说。他在椅子上欠身说：“胡大人，你是按察使，你就说吧，有什么疏漏之处，我自然要为你补遗的。”

## 七十回 作威福何俱君主命 揭丑事惊慑佞臣心

在郑州年羹尧的行辕里，胡期恒可逮住了告状的机会。有年大将军为

他们撑腰，他还有什么可顾及的。当下，便添油加醋地告了田文镜一状。说他怎样欺压同僚，怎样擅借库银，如何勒索官员捐输，又怎样借晁刘氏的案子挤兑藩臬二司……“大将军不知，如今，在田某人的眼里，这河南地面上，除了张球竟然没有一个人好人！张球是什么人？他不过是山东阿城的一个无赖。他有个外号叫‘张大裤衩子’，是个专在茶肆酒楼寻衅闹事、吃蹭饭的家伙。

原先他投奔大千岁当长随，放出来作了一任归德县令；大千岁倒了，他又落井下石，改投了三爷。现今大概是瞧着三爷也不得势，又一头扎进了田文镜怀里。这是个不要脸的东西嘛，偏偏田文镜就爱他！说起来好笑，只是因为他拿出了几十万两银子给河工。他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钱？他发的是昧心财！田文镜逢人就说，张球此人如何如何的好。可他却不知，张球的底细全在我心里装着哪。上次我向田文镜说了张球的事，他要我拿出证据来。我说，时候不到，到了能说话的那一天，谁也阻挡不了！”胡期恒越说越来劲儿，说得唾沫四溅，面色通红，“田文镜是河南地面上的独夫，他是存心要把这里的官员们一网打尽啊！连他的几个师爷，都上我那里抱怨他，说‘我们东家昏了’。车铭，我说的有错没有？”

车铭心里有底，他只拣对自己有用的说：“大将军明鉴。田文镜扣着臬司衙门的二十多号人，起因就是晁刘氏这个案子。他擅自革了我和胡期恒的职，说我们是‘私通僧尼，通同卖放’，还要让淫僧淫尼们去和官眷们对簿公堂。这不但有损官体，也不合大清律嘛。可他田文镜就是那么一尘不染吗？他的几个师爷。也都曾收受贿赂，过问官司。人们能不能就此推理说，他田某人自己不好出面，却让下面的人去包揽词讼呢？”

在一旁听着的刘墨林插言问：“田文镜此人我不大熟悉，假如你们所说是实，真是骇人听闻了。他这样做，图的是什么呢？”

车铭大声说：“刘大人，您真是一语中的！田文镜拿着通省官员不当人看，说穿了，是残刻，是急于敛钱去邀恩固宠。他这是得了‘官瘠’‘钱瘠’！”

刘墨林笑了：“昔日仓颉造字而鬼哭，因为鬼不识字；周景铸钱而鬼笑，则是因为鬼爱钱。现今有人既识字而又爱官职、爱钱财的，那他死了以后，必定要化成吃人的厉鬼了。

一言出口，四座皆笑，连神情严肃的桑成鼎也绽开了笑脸。可是，年羹尧却不但没笑，还听得很认真、也很仔细。这次他进京，几次见到雍正皇上，都听他不住口地在夸赞田文镜。年羹尧还在怡亲王那里听说，如今邬思道也在田某人的幕府中做事。年羹尧想来想去，不论胡期恒和车铭有多大的怨气，自己也不能为了他们俩和田文镜脸。翻了脸，就和皇上唱了反调，也得罪了邬思道。那是不明智，也不划算的。想了一下，便用息事宁人的口气说：“说归说，笑归笑，”田文镜此人做事认真，还是可取的嘛。现如今天下官员中肯认真做事的太少了。皇上着重他的也就是这一点。据你们所说，我以为，他自己还是清廉刚正的，只是受了小人的蒙蔽罢了。你们有苦尽可在我这里诉，但想扳倒田某人，恐怕还办不到。你们的话，我都要奏明当今的，皇上圣明烛照，自当有所处置。你们且耐心地等等，时机一到，朝廷就会有明文的。好了，总说田文镜的事，让人憋闷，说点别的吧。这次我进京、保了胡兄一本，大概他要调离河南；车大人呢，吏部的人和我通了气，也要调开。你们和田文镜闹得这么僵，我看那个地方未必不是件好事。你们说是吗？”

胡期恒一听说让他离开河南，连忙称谢说：“大军门抬爱，胡某感之肺腑。河南这块地方，我是一天也不想再呆下去了。不知要调我们去哪里，大将军能否透个信儿？”

“哦，车兄平调湖广，你嘛，大概要去四川当巡抚。不过，我的话不能作数，等圣旨下来，你们自会明白的。”

车铭一听这话可不高兴了。他和胡期恒之间，平常并不亲热，只不过为了和田文镜斗法，才联起手来。现在，胡某高升天府之国，而他却平调湖广，显然是年羹尧从中做了手脚。他心里有气，又不好明说。便抓住扣押臬司人质的事作文章：“下官多承大将军关照。

离开河南对我来说，早就是求之不得的事了。不过，士可杀而不可侮。田文镜扣着臬司衙门的人，就是不把我们俩看在眼里，这简直是欺人太甚了。此事，还请大将军从中周旋。”

“对对对，车大人说得有理。我这就写札子，让田文镜立刻放人。”说着，他命人取过笔墨来，不假思索地一挥而蹴，写完后，又略一审视，让桑成鼎在上边加盖了关防。刘墨林对这事却不能不管，他笑嘻嘻地走上前去，索要过来看时，只见那札子上写着：

大将军年，咨尔河南巡抚田文镜：晁刘氏一案扣留法司衙门公职人员，殊失鲁莽，甚骇视听！着即见令释放，秉公依律审理，此令！

刘墨林看罢一笑说道：“好，大将军一笔好字，令人钦佩！不过……学生以为，将军以军令去干预民政，似乎是有点不大合适吧？”

年羹尧想不到他一个小小的参议，竟敢说出这样的话来：“怕什么？我节制着十一省军马，河南巡抚管着河南的军务，他不也是我的麾下吗？老胡，你们把它带回去交给田文镜好了。”说完，又恶狠狠地看了刘墨林一眼。那意思很明白，就是要告诉刘墨林，以后少管本大将军的闲事！

年羹尧估计错了。刘墨林只是撂出这句话来，就埋头看他的书去了。年羹尧心里猛然一惊：嗯，这小子是怎么回事？他忽然想起皇上再三叮嘱的那句话：一心办好军务，别的事不要多管。难道，皇上早就在忌讳我过多地插手民政了吗？一丝不安，掠过他的心头，使他不禁打了个寒颤。

车铭和胡期恒不虚此行，他们的目的达到了。年羹尧发了话，虽说比不上圣旨，可也差不了多少。他跺脚十一省乱颤，就是京师的那些王公贵族们，谁敢和年羹尧抗膀子？别看他田文镜刀枪不入、油盐不浸，军帖一下，他从此就别想在河南站稳脚步！只要臬司的人放出来，晁刘氏的案子就没法再审，它也就会成为一个永远也说不清、道不明的疑案、死案。

他们没在郑州多停，而是连夜骑马赶回了开封。胡期恒也不回他的臬司衙门了，准备就在车铭那里稍事休息，然后去拜会田文镜。先亮出年大将军手谕，要他立刻放人，别的事情以后再说。他们想的倒是很好，可还没坐稳，车铭的钱粮师爷万祖铭就闯了进来，跺着脚埋怨说：“哎呀，东翁，你怎么才回来？晚了一步，晚了一步啊！”

车铭还没有缓过神来呢，忙问：“什么晚了一步？我怎么听不明白？”

“咳，晁刘氏的案子已经审结了。前天晚上，田大人那里的师爷们就送来了信，叫我们想办法。可是，二位大人去了郑州，我们几个又上不了台盘。急得我们像是热锅上的蚂蚁似的，却又不肯声张。事情已闹到这一步，怕是想捂也捂不住了，可怎么收场呢？”

车铭冷笑一声说：“慌什么，不定是谁收不了场哪！去，叫衙门的师爷

全来，待会儿我们一同去巡抚衙门。”

“哎呀，他们要是能来，我还着什么急呢？他们……早就被田大人给扣下了！”

“什么，什么？”胡期恒吓了一跳，“他田某人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把藩司衙门的人也扣了？他凭什么这样做？”

万祖铭吞吞吐吐地说：“车大人临走时交代说，要我们藩司出几万银子，先买住晁刘氏撤回诉状。没了苦主，这官司还怎么打？这本是个釜底抽薪之计，用起来不费事的。可是，不知是那晁刘氏不愿意，还是我们派去的人没本事。去一个，未见回音；再去一个，还是不见回来。我觉得事情有些怪，便派老李头亲自去。我和他约好了，到天擦黑，他要是还不回来，就是出了事，我们这里好赶紧想办法。这不，大长一夜都过去了，活不见人。死不见尸的，还不是出了事吗？我琢磨着，肯定是晁刘氏那娘儿们把我们卖了！”

胡期恒跺着脚说：“咳，亏你还是绍兴师爷，这大清律竟然一点都不懂！我的臬司衙门里有的是刑名师爷。你也该去请教一下嘛。这又不是闹家务纠纷的小事，哪能私和私了呢？”

车铭却不慌不忙地说：“老胡，你别怪他，这事是我定下的。我原来想，只要能撤掉晁刘氏的案子，就可一了百了的。现在我们不要乱了方寸，巡抚衙门那里到底是什么情形，我们一齐去看看，不就知道了吗？”

车、胡二人来到巡抚衙门时，天才刚刚放亮。可是，开封府街面上，与往昔已是大不相同了。只见一街两巷，到处是警戒的兵士，持戈挺枪地在巡逻。空旷的巡抚衙门照壁旁，几十名官员，鹄立在仪门边，一个个心神不定，有的还在窃窃私议。车、胡二人下了马，冲衙役们问道：“这里出了什么大事吗？田中丞现在在哪里？”

“回藩台大人，今儿个田中丞要大出红差，人犯已经押到了。中丞爷现在在签押房里，正和几位师爷说话呢。”

车铭平静地一笑又问：“哎，那里堆着那么多的柴草，是做什么用的？”

“回大人，小的不知。这是昨儿个夜里，田中丞吩咐让预备下的。”

车铭看了看柴山，回头又看了看站得笔直的官员们，对胡期恒说：“好，咱们就去见识一下，看中丞大人有什么别出心裁的手段。”

田文镜一见他俩到来就说：“哦，车大人和胡大人来了，你们回来得正是时候。晁刘氏一案，已于六天前审理终结。兄弟将案情直报进了上书房，皇上发下了六百里加急谕旨。请二位老兄先看看，今日在下就要依旨处决犯人了。”

车铭带着微笑，边看边说：“田大人雷厉风行，数年沉冤了结于一旦，实在让人钦佩……”他接过那封御批文书来，不料刚一例览，就笑不出来了。原来，那朱批上写道：

览奏不胜惊骇。清平盛世，昭昭白日之下，竟有此等怪事，真可与当年圣祖南巡时，伪朱三太子毗卢庙之事类比，令人毛骨悚然！即令该抚不必墨守成规，唯以昭天理、顺民心为准绳，速处极刑。堂堂省垣之下，出此丑事，法司衙门平日所干何事？着胡期恒明白回奏！

晁刘氏告状三载，通省官员岂有不知之理？即着尔田文镜宣旨，全省官员皆降两级，罚俸半年。钦此！

可以看出，雍正皇上在写这份朱批时一定十分生气。那一笔龙飞凤舞

的狂草，朱迹淋漓，一气呵成，语气之严厉，更是前所未见。车铭看了以后，又转给了胡期恒。胡期恒不看则已，一见皇上在这份朱批中，明白无误地点了他的名字，脸色马上就变得苍白了。他颤抖着将朱批交还田文镜说：“请中丞具折先行禀报皇上，胡期恒知罪。但此中情由一言难尽，容下官回衙后，再细细地写成奏折，回奏皇上。”

车铭也没有想到，田文镜一见面就是一个下马威。他心里慌乱，却又不甘就此服软。在椅子上略一欠身说道：“藩司衙门虽然不过问官司，但前任和现任的开封府尹都是从卑职那里派出的。万岁既已降旨问罪，卑职难辞其咎，自然也要具本奏明圣上的。不过，这件案子拖得太久了，牵连的官员也很多。如果把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，全都翻腾起来，怕是要引起官场轩然大波的。卑职日前见到年大将军时，他也十分关注这个案子。年大将军的意思是，穷治一下这两座黑庙，绥靖地方治安也就足矣。他特地让我们带来一份手谕，请抚台过目。”说着，把年羹尧的手令双手捧着，递了上去。

田文镜看了，随手又转给几位师爷，自己却说：“年大将军节制十一省的军事，可是，却没有旨意要他过问法司民政啊。案子办到这种程度，我只能秉天理，循王法，而不能想到其它。不错，我这里是扣了臬司衙门的二十三名人犯。可他们都是有重大嫌疑的人，本抚既已全部缉拿，就必须并案处置。试问，他们早不拿人，晚不拿人，偏偏我准了晁刘氏状子的当天夜里，他们就去捉人，不问清怎么能行呢？再说，他们既没有我的宪令，又没有开封府的传票，私自抓人，岂不是胆大包天，目无法纪？期恒兄既然今天也在这里，我正好请问一下：这些人半夜三更去抓人，是不是奉了你的令旨呢？”

胡期恒从见到皇上朱批后，心里早就发毛了。原来他还想揽过这事来，可现在又不敢伸头了。万一自己说的与衙役们对不上号，不也要“并案处置”吗？他干笑一声说：“田大人明鉴，出票拿人是巡捕们的事。他们只需在捉人前，和我的师爷们打个招呼就行。臬司有时一天要接十几个案子，我哪能管这些小事？巡抚衙门扣了臬司的人，我是后来才知道的。”

“唔，这就好办了。今天要结案，我有几句心腹话想直言相告。我是朝廷特简的封疆大吏，受恩深重，自当勉力报效。所以，此案无论牵连到谁，也全要秉公循法处置。这二十三名人犯已经招供，他们确实连巡捕的牌票也没有的，因此绝不能轻纵！慢说年大将军无权干预此事，就有权我也不敢奉命！常言说得好，将在外君命尚且有所不受哪，何况年大将军并不是皇上，更何况兄弟只能对朝廷负责！年大将军若有怪罪之处，全由我来承担好了。这一个多月来，我这巡抚衙门里除了河工之外，全衙上下，都是在熬审这些僧尼。有些事，关乎官场闺闼，真是丑得令人发呕。假如一定要在下抖落出来——”说到这里，他瞟了一眼车铭，长叹一声，突然停住不说了。

## 七十一回 雪沉冤巡抚动酷刑 焚元凶池鱼受诛连



这话音，这口气，这眼神，在场的人谁不明白？车铭原来还抱着很大希望，以为田文镜会看在年某的面子上，不再穷究这案子了。其实，臬司出了事，关他藩台什么？他所以要掺和进来，并且千方百计地要捂着、盖着，说白了，是为自己自己的名声。他的几个姨太太都与尼姑们来往密切，万一，她们也与和尚勾搭成奸，那事情可就闹大发了。车铭大半生来，都是以“道学”、“君子”的面目出现的。假如一旦人们知道了真相，到处传说他的姨太太和贼秃有染，那不成了朝野哄传的笑话了吗？他的脸面何存？他还怎么在官场里混下去？此刻，听田文镜把说了一半的话咽了回去，他真比让人捉了奸还难受。什么大将军的谕旨，年羹尧的承诺，他全都顾不上了。

田文镜只用一句话、一个眼神，便把气势汹汹的车铭镇住了。他不由得心中暗笑，哼，想和我掉猴儿，你们还嫩了点儿。他马上换了一副悲天悯人的面孔说：“河南出了这么大的事，全省官员无不挂心。我和几位师爷再三商议，一定要成全诸位同僚的官体和面子。所以这场官司，从头到尾，都没有请二位大人和其余官员们来会审。我这样做，就是想让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我已经下令，所有尼僧与绅宦官员内眷们来往的事，关说人情的也好，勾搭成奸的也罢，片纸只字不许泄露。不管事情闹得多么淫秽不堪，也一律都要在案由中删除。这一点，烦请二位私下里和下边官吏们说清楚。让大家好生办差，不要再惹是生非。”

车铭听他这么一说，那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，他不再说话了。胡期恒却不识趣，站起来一躬说道：“抚台既有此美意，年大将军的面子也是要紧的，何不一体成全？请大人将臬司被扣人员释放，交由卑职自行处置好吗？”

很显然，他这个要求太过分、也太不自量了。田文镜不屑地一笑，向在座的师爷回头示意，说了声：“该升堂了。”就站起身来，向门外走去。姚捷抢先一步，走出签押房，一声高喊：“放炮，田中丞升堂了！”

胡期恒一股怒火窜上心头，他恨死了田某，也恼恨车铭。心想，你怎么不说话呢？难道你怕了田某人，想装乌龟吗？车铭心里明白，附在他耳边小声说：“胡兄，你没看见，他姓田的已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，此时再争还有什么用。且等等，看他怎样结案。要是真让人下不了台，就叫你们钱师爷把他的四个师爷全都咬出来！”

胡期恒咬牙切齿地说：“放心，我饶不了他。还有那个张球哪！”

府门外三声号炮响起，巡抚衙门正堂豁然洞开。三班六房执事衙役们，衣帽整齐地集合在堂口。见田文镜和两位大人走了过来，低吼一声：“噢——”就依序按班站定。衙门口站着的大小官员，也全都恭候在堂下。三通堂鼓响过，田文镜稳步出堂，在居中“明镜高悬”匾额下就座。两旁公案边，则坐着藩、臬两司大员车铭和胡期恒。一时间，这里庄严肃穆，咳喘不闻。

这是件历时三年久拖不决的大案，事涉一庙一庵的和尚尼姑，三十条人命。所以，比起广东的一案九命更是轰动。一听说抚台衙门今天要了结此案，开封全城百姓奔走相告，真是人人关注，个个动心。刹时间，倾城出动，万人空巷。今天是六月初六，天已进伏，正是大火流金的季节。万里晴空，不见一丝云彩，一轮白日，晒得大地焦热滚烫。几千百姓远远站在抚衙门前，挤过来，拥过去，谁不想亲眼看看这难得一见的稀罕？开封城门领马家化，又要维持治安，又要看守人犯，早就累得汗透重衣了。听见堂鼓声响，他连忙告诉衙役们：“给我拦住人群，不准靠近。有踏过石灰线的，就给我用鞭子狠抽！”他自己却大步流星地进到大堂，行了参见大礼后说：“启禀中丞，

外边看热闹的人太多，有的已经被晒昏了。卑职不能在这里站班侍候，请大人鉴谅。”

田文镜说了一声：“难为你了，你去吧。”说完，他突然转过脸来，“啪”地一拍惊堂木，断喝一声：“带人犯！”

“扎！”

几十个戈什哈轰然一声，带着七个和尚、二十三名尼姑铁锁银铛地进来。这些僧尼们，不知过了多少次堂，也不知受了多少酷刑，瘸的瘸，拐的拐，一个个面无血色，半死不活地委顿在地下。他们衣衫褴褛，早已不能遮体，头发长出二寸多长，汗污血渍，浊臭不堪。有的尚且能跪，有的却连趴都趴不住了。车铭眼睛往下一瞟，里头还确实有几个面熟的，虽然叫不出名字，可也是自己府上的常客。他心中一阵哆嗦，却不敢与他们照面，更不敢说话。

此时，只听田文镜吩咐一声：“姚师爷，你来宣示他们的罪行。”

“是。”姚捷答应一声，便从案头接过一份长长的折子念了起来。三十名待决囚犯的姓名、年龄、籍贯、案由，足足有两万多字。这些，都经巡抚衙门各司厅核审过多次，又由田文镜亲自结撰写成的。不过，姚捷的神色看来却有些恍惚。他强打精神，念了一个多时辰才算念完。让胡期恒觉得放心的是，从头到尾，臬司衙门被扣的人，果然一字也没有提及。

终于，犯由宣读完了。田文镜黑着脸问：“觉空，你是首恶，勾通白衣庵尼姑的是你，杀害人命的首凶也是你——嗯，还有静慈，你们都说，刚才念的犯由可有冤屈之处？”

觉空还不到四十岁，眉清目秀，面目慈祥，身上的衣服收拾得很是整洁。除了须发有点零乱之外，简直没有一点凶神恶煞的样子，更不像传说中的黑庙和尚。他听到问话，上前跪了一步说：“回大老爷的话。犯由事实并无出入，但此事皆小僧一人所为，与静慈等女流之辈无干。她们也没有参与杀人之事，请大老爷留意。”

田文镜含着微笑用调侃的口气说：“哦，这么说来，你倒是很仗义，也很多情的了。放心，本抚会成全你们的。”他回过头来又问静慈，“你呢，有什么分辩之处吗？”

静慈却早就浑身筛糠一样地发抖了。她口齿含混地说：“老尼无言可说……只求速死……”

田文镜咬着牙狞笑说：“嘿嘿嘿嘿……杀人可恕，情理难容！本抚向有好生之德，但也相信佛家说的轮回报应。常言说，不是不报，时辰不到；时辰一到，一切都报！似尔等如此作恶，岂有不报之理。至于你们之间有什么私房话，等见了佛祖，再去好好地说吧。”他突然把惊堂木一拍，“啪”的一声，震得满屋的人无不变色：“将觉空、静慈两人绑在一起，架上柴山。待本抚亲自举火，送他们二人去见西天佛祖；其余淫僧、淫尼一律梟首示众！”

按大清律，最重的刑罚是凌迟，往下依次有腰斩、斩立决、绞立决等等。田文镜今天居然要火焚活人，满堂的人们，一听这话全都惊呆了。车铭到现在才明白府门前那柴山的用途，更是惊出了一身大汗，他回头看看胡期恒，这位执掌法司大权的人，也同样是目瞪口呆，血色全无。田文镜看见大家都呆住不动，不由得怒火中烧，他顺手从签筒里拔出一根火签来掼了下去，怒斥一声：“愣什么？还不与我动手！”

“扎！”

“慢！”觉空和尚突然一声大叫，他止住衙役们，又对姚捷说：“姚师爷，还有吴师爷、张师爷！你们是怎样答应我的？先缓决，再减刑，这不是你们说的吗？你们这话还算不算数？”

这一下变起仓促，不禁满堂哗然，田文镜自己也是吃了一惊。他回过头来恶狠狠地看了几个师爷一眼，见除了毕镇远之外，吴凤阁、姚捷和张云程早就吓得不知所措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吴凤阁明白过来，才强打精神叫着：“你你你，你是含血喷人……”可是，他不小心用力过大，竟把眼镜腿都掰断了。

田文镜嘿然冷笑一声说：“吴老先生，看来，你的眼镜腿太不结实了吧？”

“是啊是啊……啊，不不不，这些死囚，竟敢如此胡咬乱攀……他们简直罪不容诛……他们……”吴凤阁语无伦次地说着。

胡期恒见到这情景，真是十二分的惬意。好，真正是好！你田某人把事情做得过了头，逼得犯人自己出面告发了你的师爷，正好应了你刚才那“报应不爽”的话。他把身子向后一靠说：“中丞大人，眼下案情有变哪。事情既然牵连到三位师爷，依律就应该停决再审。大人你看，是不是可以和敝衙门被扣的人役‘并案处置’呀？”

田文镜没有理他这个碴儿，却把凶狠的目光直盯着姚捷说：“姚师爷，我平日待你不错，今天还可以再放你一马。此刻，你老实说出原委来，我可按自首处置。不然的话，按胡大人的办法，你们几个恐怕绝无生理。你看，怎么办才更好些呢？”

姚捷从极度惊慌中回过神来，抗声答道：“大人，请不要被凶犯的伎俩所迷。人犯要规避刑法，在受刑之前胡乱攀咬，这事儿早就常见不鲜了。只是我没有想到，觉空竟是如此狡狠毒辣。我没有收受一丝贿赂，连凤老和云程兄我也敢保。我们都是跟着大人您审理案子的，哪能和他们通同作弊呢？”

田文镜此刻非常冷静。他知道，事情一旦搅闹下去，就又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大案。

不但今日处决人犯的事情要黄，还说不定又会凭空生出多少是非哪！胡期恒不是已在吵吵着，要他放了臬司的人吗？车铭能善罢干休吗？他咬咬牙，狠狠心，决定先杀了几个贼秃再说。

便傲然地一笑说道：“你们都别在这里瞎闹，各人自有各人的一本账，本抚绝不会置之不问的。觉空，方才我已经说过，善恶有报，只在今日。你们的罪过既然已经审定，还是今天了断最好。等你们的事情完了，我再回过头来处置几位师爷的事。来人，把这一干人犯与我架出去！”

衙役们一听这话，不敢怠慢。他们一拥而上，把三十名死囚绑的绑，架的架，推的推，拖的拖，全都服侍好了。几名戈什哈抱来了一捆亡命牌，码放在案头上。田文镜嘴角上吊着阴狠狠的微笑，掂起沾满朱砂的大笔，在犯由牌上排头抹过。这殷红似血、淋漓欲滴的处决令，将把罪行昭彰，死有余辜的淫僧、淫尼们推往断头台！

戈什哈们一拥而上，将亡命旗一一插到犯人脖子后面，又推出了大堂。田文镜松了口气，兴奋地说道：“今日我田某不负皇上圣望，总算给开封百姓除了戾气。庙堂之上，圣心欢快；街衢之内，万民庆贺；就是西天佛祖，见到我替他清理了佛门败类，又岂肯不让我享升天之乐？走，车、胡二位大人，跟着在下监刑去！”他回过头来，又吩咐一声：“去，知会巡捕房，把三

位师爷安置好了。告诉他们，不准虐待，但也不许几位师爷们串供！”

胡期恒和车铭哪还能说出话来？只好紧跟着田文镜走向门外。抚衙外面，早已是万头攒动，人山人海了！喊喊喳喳的议论声，挤挤轧轧的器闹声，被别人踩疼了的叫骂声，热昏了亲人的求救声……此起彼伏，乱成了一锅粥！但无论怎样混乱，人们还是看清了抚衙里走出的监刑大人，和他们身后的六十名戈什哈。这些人的胁下，夹着三十名头插亡命旗标的死囚，疾趋而出，引起一阵更大的骚动。围观的人群全都挤上前去，谁不想看看这些僧尼是什么样子啊。开封城门领马家化可真是急了，这是法场啊，哪能乱成这样？他不顾官体威仪，也不讲乡亲情面了。把发辮在脖子上一盘，就指挥着手下人等大打出手。口中还不住地叫着：“都往后退，退出白灰线外……用鞭子抽呀！谁往前挤，就抽他娘的！”

田文镜穿过拥挤的人群，来到巡抚衙门的大纛旗杆下，一声怒喝：“把觉空、静慈拖到这边来！”

“扎！”

“把其余的人犯押在铁栏杆前！”

“扎！”

眼见到这个阵势，四周突然变得安静了。人们全都在等着那不同寻常的时刻，也在等着听巡抚大人的训示。可是，田文镜却只是轻轻他说了两个字：“行刑！”

可就是这两个字，却如天崩地裂一样，引发了震撼人心的三声大炮。铁栏杆开处，一队黑衣红带、手执鬼头大刀的剑子手走了出来。他们迅速地走到犯人身后，拧住这些死囚，极其熟练地在犯人膝窝处一踹，趁着他们下跪的当口，抡起大刀就劈了下去。然后猛蹬一脚，又把囚犯踢出，自己却闪身离开。这一连串的动作，做得干净漂亮，没有一丝地拖泥带水，此时再往下看，地上滚动着的已是二十八颗血淋淋的人头了！时当正午，阳气最盛，人头落地后，一腔热血，激箭般地冲射而出，呛人耳目，连衙门前边的石狮子上，都溅满了殷红的血迹，此情此景，别说百姓们从未见过，就是当了不知多少任监刑官的胡期恒也看呆了。他真佩服田文镜的胆量和凶狠，也真不明白，他怎么敢一下子就杀掉了二十八个人！

田文镜却没功夫想这么多，他又是一声令下：“把觉空和静慈这一对首犯，架上柴山！”

本抚要亲手点火，把他们送上西天！”

觉空和静慈二人早就瘫成一堆烂泥了，巡抚衙门的戈什哈们也没干过这差使呀！上来了四五个人，费了老大的劲儿，才把这两个绑在一起的死囚拖到柴垛上。田文镜一声长笑：“哈哈……昔日东林有诗曰：‘莫谓书生空议论，头颅抛处血斑斑’。年大将军为定边疆，曾杀人十万，我田文镜为了豫省百姓，又岂敢落后！”说罢，他手举火把，撩袍捋袖，大步走向了柴山。

挤在这里观刑的人成千上万，全都被这从未见过的场景镇住了。偌大的广场上，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。偶而，远处传来一声孩子的哭啼，更增加了这浓重的肃杀气氛。田文镜高举火把，口中念偈道：

嗟尔二师，四大皆空。

今日西去，吾其送行。

此世作恶，此世报应。

来世作恶，莫逢文镜！

咄！纵有千般孽障深，

一火焚去真干净！

说罢，将火把投向柴山。那柴山上早就浇满了清油，在烈日炎炎之下，见火即着。只听“嘭”地一声，立刻便烈焰冲天，刮刮杂杂、哗哗剥剥地烧了起来。觉空和静慈两人，身陷这座人造的火焰山上，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略一挣扎，不移时，便化作了一堆焦炭。

田文镜一直笑着站在那里，眼看着烟消火尽，人散场空，才从容地回到府衙。开封府的大小官员们，今天算是见识了这位巡抚大人的手段，一个个心惊肉跳，手脚冰凉。

一见田文镜走过，全都跪倒在地，不敢抬头。田文镜却仍是带着微笑说：“起来，起来。这是干什么？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办哪！”

巡抚大人再次升堂，头一件事，便问到了胡期恒：“胡大人，你衙门的那些人，怎么处置呀？”

此时的胡期恒还敢再说什么，他规规矩矩地回答说：“回抚台，一切全凭中丞裁度。不过，此事，既然牵连到敝衙，卑职是理应回避的。”

车铭知道，田文镜今天把事情作得太绝了，一定会引起朝野轰动。他巴不得看着事情闹得越大越好呢，便在一旁冷冷地说道：“胡大人，你别忘了，还有抚台衙门的几位师爷，也在此案之中。难道，你想让中丞也回避吗？”

田文镜岂能不知车铭这话中的含意，却既不作解释，也不于理采地付之一笑。他回过头来看了一眼身后的毕镇远问：“毕老夫子，看来只有你一人出污泥而不染了，是吗？”

毕镇远却回答说：“不，中丞大人，你这话说错了！”

## 七十二回 不吃黑就是好师爷 说假话岂能骗皇上

处决了三十名淫僧、淫尼，田文镜回到府衙就着手了结几位师爷的事。可是，他刚以嘲讽的口气说到，“你毕老夫子是出污泥而不染”，就被那个老油子毕镇远给堵了回来。毕镇远不慌不忙地说：“中丞大人，你说得不对，也错看了我毕某。若说一尘不染，天下之大，恐怕还找不到这样的师爷。我没有被牵连进去的原因，只是遵从祖训罢了。我们家代代都有人当师爷，祖传的秘诀却只有四个字：‘三不吃黑’，如此而已。”

田文镜愣住了：“敢问：何谓三不吃黑？”

“谋逆案不吃黑；人命案不吃黑；离散骨肉案子也不吃黑。”毕镇远一字一板地回答，“在这三种案子里伸手捞钱，不但容易败露，容易被人寻仇，而且也昧良心、祸子孙。师爷是在官场里混的，要吃，就只能吃官场。我不是不要钱，只是不要那种不明不白的钱。我从官员们得不义之财里，盘剥

出一份来，就不会出事。就算事发，还有当官的在前边顶着，了不起，也不过卷铺盖回家就是了。有了这‘三不吃黑’，我毕家从明洪武年到如今，三百多年了，从来没有一个人吃过官司。所以，你田大人虽然风骨很硬，可我还是泰然自若。姚捷和吴凤阁刚才托人带话给我说，他们全都认罪。我觉得他们也不是没本事，而是不懂规矩才栽了的。”

听了毕镇远这话，三位大员不禁面面相觑，全都呆在那里了。田文镜今天确实是下了狠心，不管此事牵连到谁，他也一个全不放过。觉空刚揭出几位师爷时，他就想到了昔日况钟的故事，他恨不得也像况钟那样，把犯事的师爷当堂摔死，然后再狠狠地治治臬司衙门的人，趁机扳倒胡期恒，压服车铭。这样，他自己就可扬威中原，一举成为雍朝的中流砥柱。

可是，毕镇远的话却把他打动了。田文镜也是混迹官场大半生的人了，里面的情景污浊到何种程度，他全都门儿清。百姓们说得好，衙门口朝南开，有理没钱莫进来。就说打官司吧，哪个衙门的堂口上没有挂着“明镜高悬”的大匾，可有几个做官的是真正清白的？哪个衙门里不是吃了原告吃被告，非把两头都弄得家破人亡，才肯罢手？看来，想要让所有的官员们，一个个清如水，明如镜，竟是一厢情愿，水中捞月！他反复沉吟了好久，才心事沉重地说：“唉——跟我的几位师爷，原来也都是想要办好晁刘氏这件案子的。可是到了后来，却一个个地变卦了。从一定要严办，变成要求缓办。我还以为他们是为我着想呢，哪知，这里头还藏着这么大的一篇文章！”

在一旁的车铭笑了：“中丞大人不知，主张严办时，是为了抬高价码，向人要钱；钱要足要够了，才又要缓办的。毕老夫子，我说得对吗？”

毕镇远却只是微笑、并不回答。

面对这种情景，不由得田文镜不改变初衷。他看了一眼车铭和胡期恒说：“二位大人，臬司衙门的人不奉宪命擅自弄权，显然有不可告人的私情；我这里的姚捷、吴凤阁、张云程等，个个都是刁赖讼棍。他们借案由从中渔利，也实在可恨。但我原来就说过，官场之事，不要做得太过分，得放手时且放手，对他们就不要重处了。来人！”

“扎！”

“将本衙三名恶棍和臬司犯纪人员，押了下去，绑在刚才处决犯人的铁栏杆上，枷号示众三日！吴凤阁等罪行昭著，追赃之后，逐回原籍！”

“扎！”

戈什哈们答应一声，分头去带人犯。田文镜向毕镇远说：“毕老夫子，我有一言奉告：过去的事情，不论你说的是不是实情，我都不再追究。你的年金，从即日起，增加到三千。”

我明人不说暗话，邬师爷与我有恩，你不能和他攀比。但从今之后，非义之财，你一文也不要取。我自己一心要做个好官，你得成全我。你能如此，则我们就长远相处；否则的话，请你另投明主，我绝不拦你。”

车铭和胡期恒还想再说点儿什么，可是，田文镜已经端起了茶杯，说了声“道乏”，就站起身来了。好嘛，逐客令一下，他们不走也得走了。

按道理，这件轰动朝野，又是奉了朱批谕旨办理的案子，一有结果，就应该具折向皇上奏明的。可是，张廷玉却先看到了车铭和胡期恒二人的奏折。他们俩在奏折里都做了自劾，先说了自己的失察之罪，又请求朝廷给予处分。不过，他们俩却又异口同声地告状。他们揭发了田文镜如何专横跋扈，欺压同僚；如何任用匪人，残忍刻毒的种种情事。说豫省绪绅们听说田中丞

要实行“官绅一体纳粮”，都“惶惶然不能宁处”；说河南百姓“谈田而色变，纷纷变卖庄园，要弃农南下经商”，“如此下去，明年岁计实堪忧虑”；说“河南官员不畏朝廷之法，而视田某如蛇蝎，皆有退官归隐之志”。这两篇奏折，都写得洋洋洒洒，淋漓尽致；也都把田文镜描绘成了十恶不赦的凶神恶煞。

张廷玉心中有数，他没有急于报告皇上，而是把两份奏折全压到了自己手里。他想等一等，看看田文镜自己怎么说这件事。可是，不知是什么原因，田文镜的奏折，却直到六月下旬才来到京城。而且，田文镜在这封奏折中，连篇累牍的只说案子，不谈其它。对使用非刑火烧僧尼之举，他说“非如此，不足以震慑奸人，挽回颓风；非如此，不能上慰圣躬爱养良善、惩暴除奸之至意。”至于官绅一体纳粮，官场对晁刘氏一案的看法等等，竟连一字也没有提到。张廷玉想来想去，觉得此事自己不便作主，便整理好案情节略，又附上三个人的奏折原件，一同带进大内请见皇上。

侍卫张五哥今日当值，见张廷玉进来，连忙迎上前去。张廷玉问：“皇上用过早膳没有？还在批阅奏章吗？”

“回中堂，方先生从畅春园过来了。他说十三爷病体见好，皇上听了很高兴，正在和方先生说话。还有一个官员在谈事，好像皇上很生气。哦，图里琛刚从奉天回来，也在里面。”

张廷玉知道，图里琛专为皇上料理宗室内务之事。他从奉天回来，必定是见过十六爷允礼和十四爷允禵了。张廷玉不想掺和皇上和兄弟之间的事情，那里面的公仇私怨也都是说不清的。便说：“哦，既然如此，我就先不进去了，好在我手中也不是什么急事。等会儿皇上见完了人，你派太监到上书房去知会我一声好了。”

可是，他们在外边的说话声，已经被皇上听见，他在里面叫上了：“是廷玉吗？进来说话吧。”

张廷玉进来时，一眼就瞧见皇上和方先生坐着，图里琛站在下边，还有一个官员却跪在地下挨训。张廷玉知道，此人名叫黄立本，现任的台湾知府，是前几天才进京述职的。张廷玉叩安以后对皇上说：“听说十三爷身子大安，皇上高兴，臣也是十分欢喜。”

雍正皇上说：“有高兴的事，就也有让人不痛快的事。比如你现在看到的这个人，他想乘着朕高兴，来为他的母亲请求旌表。哼，哪有那么便宜的事？朕岂能拿着国家典礼随意赏人？当初委你任台湾知府时，朕是怎么对你说的。你能叫台湾粮食自给，朕就封赏你的母亲，你做到了吗？”

黄立本却说：“回皇上，臣并非冒功请赏。福建藩库里今年没拨给我们一两粮食，这是有案可查的……”

“是吗？”雍正一口截断他的话：“这世上的人，大概只有你最聪明。你以为除你之外，朕就不能知道事情真相了？朕要的是真正的自给有余，而绝不会只听你的一面之辞。朕问你，海禁已经封了，你竟敢私自用大陆的药材去和红毛国作贸易，换来钱再从彰州买粮运往台湾，这事有也没有？”

黄立本无言可对了。

雍正却厉言厉色地说：“朕曾对你寄予厚望，也相信你能在台湾替朕分担忧患。可是，朕却没有想到，你会捏造假政绩来哄朕。你这样做，其实是在欺朕，是在沽名钓誉，是标榜伪孝，懂吗？你用这样的心肠事主，早晚有一天要栽跟斗，说不定还会连累了你母亲哪。不过，要说起你治理台湾，也还是有功劳的。所以朕就不予处分了，你下去好好想想吧。”

黄立本没有想到，台湾地处边域，远离京城，皇上怎么知道得如此清楚呢？他不敢为自己辩解了：“是是是。奴才明白，奴才不敢再说假话。”

黄立本连声答应，叩头起身就要回去，却又被皇上叫住了：“回来！朕还要告诉你，重农轻商，也是君子和小人的分野。你这次回去，要把劝农垦荒当作要务，贸易为次。你是个清廉的官吏，而且，治理台湾也确实有成绩，台湾的岁入每年都有所增加嘛。所以，福建巡抚请求为你加两级，朕也准了。朕这样做，就是要让你明白，你对了，朕不掩你的功；你要说假话来骗朕，朕也绝不宽容迁就。去吧！”

张廷玉看着黄立本走远了，才把河南三司的表章呈了上去说：“臣因为要等田文镜的折子，所以晚了几天。现在他们都有了回报，才恭呈御览。晁刘氏一案之前，皇上就有旨意说，要调胡期恒任四川巡抚，车铭调湖广任布政使。臣请旨，要不要吏部立即下票拟？”

雍正没有说话，他在埋头看着河南来的折子。信口问道：“图里琛，你今年三十岁了吧？”

图里琛忙答道：“回皇上，奴才今年犬马齿三十二岁了。”

“哦，有了正室夫人吗？”

“原来有的，去年害热病死了。”

雍正放下手中的奏章，又看了一眼方苞说：“嗯，朕想作主赐你一桩婚姻。为这件事，朕想了很久了，看来竟是你才能配得。朕先头请方先生看了你们的八字，都是十分相合的，现在想问你愿意不愿意？”

图里琛连忙双膝跪倒磕头：“回皇上，奴才妻子亡故尚未经年，尸骨未寒，再迎新人，似乎于心不忍。但君父有赐，焉敢推辞……奴才不知皇上赐婚……是哪家女子？”

雍正一听这话笑了：“哦，朕听出来了，你心里还是愿意的嘛，朕取的就是你这份儿心。不过你答应得太快了，难道就不怕朕变了主意吗？”见图里琛惶惶恐恐的样子，雍正开怀畅笑，“哈哈……你听人说过去年朕选秀女的事吗？朕当时就看上了这个女孩子，也答应为他选一个好夫婿的。可是，要在满朝臣子中，找一位文武全材的人，谈何容易！想来想去的，就是你还比较合适。此女知书明礼，长相也看得过去，只是出身寒微了一些。朕已传旨给内务府，将她认作义女了，排行六格格。怎么样，不委屈你吧？”

张廷玉想起来，这女子不是别人，就是上年选秀女时，敢于抗旨的福阿广的女儿明秀。令他感到惊异的是，当时皇上只不过是随口的一句闲话，想不到竟说到做到，还专门请了方先生来批八字。他不禁笑着说：“皇上今天要是不说，臣早就把这事儿给忘记了。那天没有记档，又是件小事，皇上竟记在心上，真让人感动。福阿广氏既然进位格格，图里琛以臣尚主，就是额驸，理应晋升为一等待卫。”

方苞在一旁说：“此事有关圣德，礼部不记档是失职的。别说这是件大好事，就是朝政阙失之处该记档还是要记的。不然，后世子孙，怎能知道哪些应该做，哪些不该做呢？”

雍正笑着说：“对对对，就是这话。图里琛，你且跪安。六格格今天已经进宫来了，这会儿大概正在你主子娘娘那里谢恩。下午，你到宫里给皇后请安，皇后有什么懿旨，你照办就是了。”

“扎！”

图里琛叩头谢恩，退了下去。雍正这才对张廷玉说：“好了，该说胡期



恒和车铭的事了。你大概不知道，这几天下边呈上来的密折中，说什么的全有，说谁坏的也全有，却就是没有一个人！连朕也不知道谁说的是真话，谁说的是假话；谁是忠臣，而谁是在欺君。朕知道，欺君的人一定是有的，眼下尚未败露罢了。廷玉，还是朕与你们约定的，有什么，你就只管说什么，不要有顾忌，也不要避讳。你说出来，朕自会判断谁是谁非的。”

张廷玉鼓起勇气说：“臣其实也和皇上一样，并没有亲临实地去考察。臣有个门生，叫马家化，现当着开封的城门领。他给臣来信中说了个笑话，全是民间俚语，十分粗俗。我说出来博皇上一笑：抚藩臬，三驾车，各拉各的套；三台司，三把号，各吹各的调；田车胡，三个人，各撒各的尿。这话说得虽然难听，却道明了河南的实情……”

雍正和方苞两人，平日一向是严肃的，听了这话，也不觉一笑。门口站着的小太监们，却捂着嘴笑个不停。雍正立刻沉下了脸斥责说：“大臣们在这里议事，你们这是什么样子？都与朕退了出去！廷玉，你还接着说。”

“是。据臣从一旁看来，田文镜还是一心一意办事的。不过，他这人行事，向来是求功邀恩之心太切，所以才操之过急，也落下了苛刻、残酷的名声。他想在一夜之间，就把开封治理得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，这是不可能的。马家化在给臣的信中还说，田文镜用刑极其惨酷。尼姑中有的当然是罪有应得，但有的却显然是量刑过重了。”说完，他小心地看了雍正一眼。

方苞问：“马家化怎么知道这案子有冤枉的？到底冤杀了几人？”

“白衣庵分着前院和后院，前院有几个小尼姑在应付门面，后院才是尼姑们居住的地方。淫乱之事间或有之，并不是人人有份儿：有的虽然淫乱，却没有参与杀人。据说其中还有两个是石女，恐怕连淫乱也说不上。最大的罪名，也不过是知情不报而已。这样的罪，仗责二十也就足矣，全部杀头，似乎是过苛了一些。田文镜一片报效之心，又因自己资望不足，急于立威，才作得过火了。他不像胡期恒和车铭，那两位手里有权，身后有人，怎么能和田文镜通力合作？胡期恒的折子后面，还附有一份张球的受贿单子，显然是要和田某拼到底的意思。臣以为，既然人头已经落地，就是让他们打御前官司，死过的人也不能活了。再闹下去，与朝廷没有什么好处，也永远没法说清。因此臣想，还是依照皇上的原意，把他们调开也就是了。”

## 七十三回 运匠心密谋除奸事 吹凉风盼望揭帖来

雍正一直没有说话，也一直在沉思着。过了好久，他才问：“方先生，你看呢？”

方苞也像正在想着什么，他没有马上说话，但一开口，便是惊人的一笔：“皇上，据臣愚见，车铭是廉亲王的人，胡期恒是年羹尧的人，而田文镜则又是朝廷的人。河南的这汪水，就是一面镜子啊！上次邬思道来京时，

我们曾几次彻夜长谈。邬先生的见地深远，使方某获益良多。他有句话很值得深思：癣疥之疾不足虑，心腹之患不可留！”

张廷玉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，他在心里掂算着：谁是癣疥之疾，谁又是心腹之患呢？

方苞说，河南这汪水是一面镜子，而邬思道对朝局的分析更是一针见血、震聋发聩。张廷玉一听“癣疥之疾不足虑，心腹之患不可留”这话，就在心里掂算上了。谁是“癣疥之疾”？谁又是“心腹之患”呢？方苞虽然没有明说，但张廷玉却十分清楚：河南的这面“镜子”，映照的不是“癣疥之疾”，却是他们背后的两派、两党。八爷和年羹尧这两个人，结党作祸，才是“心腹之患”。他们都犯着“圣忌”，而且已经到了不可调和、不治不行的地步了！但心里明白是一回事，真地做起来，却又是另一回事。张廷玉和邬思道、方苞不同。

他不能像方苞和邬思道那样，有什么就说什么。他是宰相，他只能光明正大地摆平朝局，襄赞皇上以法依理来治理天下。何时除掉年羹尧和八爷，那是皇上的事；或者说，是方苞和邬思道向皇上进言的事。这些，他都不便参与，而只能处置摆到明面上的事情。想到这里，他向皇上建议说：“臣以为，车、胡二人调开河南还是应该的，但让胡期恒越级晋升四川巡抚却似乎不妥。杨名时的云南布政使出缺，让他补上倒很好。不知圣上以为如何？”

雍正略一思忖后说：“好，就是这样吧。胡期恒是升职，让他到部引见以后再回云南。”

廷玉，你拟旨表彰一下田文镜，要写上这样几句话：嗯——此举结数年不结之巨案，扫省垣阴霾乖戾之邪气，快豫省百姓望吏治清平之宏愿……你告诉他，只管猛做下去。如今的天下，只患无猛，不患无宽！”

张廷玉答应一声就要退出，却被雍正留住了：“哎，这也不是什么急事，你不必忙着走嘛。朕还有事要和你们商议一下。”

张廷玉留下了，可是，雍正却回身来到窗前，默默不语地盯着外边的景致出神。张廷玉敏感地觉察到，皇上似乎是心事沉重，十分压抑。过了很长时间，雍正才转过身来，吩咐太监：“你们全都退出去！”

张廷玉和方苞迅速地交换了一个眼神，意识到皇上将要有重要密谕。雍正盯着张廷玉问：“廷玉，你在外边办事，知道的情形比朕和方先生多。有人说，朕这个皇帝比先帝难侍候，这话有吗？你要向朕说实话。”

张廷玉心里一沉，这样的话，外边早就在风传了。尽管他知道皇上的性子苛刻，但他更知道皇上的耳目灵通。所以，他不敢隐瞒，而只能实话实说：“回皇上，这话是有的。皇上严毅刚决，不苟言笑，这一点与先帝是有不同。官场中一向有个陋习，就是揣摩逢迎，投上所好。皇上的心思，他们无从揣摩，就会有一些不经之谈。”

雍正摇摇头说：“恐怕还不止这些。‘抄家皇帝’，‘强盗皇帝’，‘打富济贫皇帝’，这些话也都是有的。是吗？”

张廷玉不敢接口，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。

方苞在一旁说：“皇上，据臣所知，有这些话不假，可也有一些很能体贴圣恩的话。舆论不一，这也是人之常情嘛。请皇上不要把它看得太重了。”

雍正带着十分自信的神气说：“不不不，朕并不为此懊丧。因为朕知道，恨朕的其实只有三种人：想夺大位的恨朕，因为位子已被朕坐了；贪官墨吏恨朕，因为朕诛杀查抄他们毫不手软；绪绅豪强们恨朕，则是因朕不许他们

鱼肉乡里。有件事别人或许不知，张廷玉心里应该清楚。朕问你，先帝驾崩时，库存的银子是多少？”

“回万岁，七百万两。”

“现在呢？”

“五千万两。”

“着啊！这五千万两银子都是来自贪官，而并非敲骨吸髓取自于民；这五千万两银子也都入了国库，并没有拨进内库来修宫造苑！所以，朕心里有数，恨朕的人只是少数。这些人，朕不能不得罪，也不怕得罪他们！”雍正正在大殿里来回踱着步子，“五千万，五千万哪！能保住这个数就很能做些事情了。河道可修，饥馑可赈，兵事可备——我胤禛上可对列祖列宗，下可对亿兆百姓！”他仰望殿顶，十分激动地说着，好像要一吐心中的块垒。

张廷玉知道，皇上此时此刻，一定有说不出的苦闷。他上前去叫了一声：“万岁……”

雍正将手一摆，像是突然下了决心似的说：“朕要做的事情，从来是一干到底，绝不始张而终弛的！无论是宗室内亲，也无论是显贵权要，谁阻了朕的脚步，朕就绝不容他！朕意已决，要立刻下手，拔掉年羹尧这颗钉子！”

张廷玉知道，年羹尧确实是朝廷上的一颗钉子，雍正也早就想要拔掉他了。但今日皇上亲口说出这话来，还是让他吃了一惊。他定了一下神，思忖再三才皱着眉头说：“年羹尧居功自傲，妨碍政务，这都是明摆着的。但他刚刚立了大功，又封爵进位，极邀圣眷，这也是实情。骤然降罪，不但他本人不服，而且容易为小人启端寻衅。一旦搅乱了朝局，善后之事，就极其难办。请万岁三思——依臣看，不如先缓迟数年，放一放，凉一凉。在这个时间里，臣设法明升暗降，先剥掉他的兵权，再徐徐而图。这样做虽然慢了一些，却可保局势稳定。”

雍正没有马上说话，方苞却说：“廷玉之见，不无道理。但实不相瞒，万岁做此决走，曾经先征询过我和邬先生的意见。我们俩不在局中，说话自然不像你那样负责。也许有考虑不周之处，仅供皇上参酌而已。但年羹尧骄横拔扈，他势力膨胀之快，数年后会是个什么样子，真是让人难以逆料。他插手河南，田文镜改革吏治就做不下去；他插手江浙，李卫要有所更张就得悄悄地干；他插手广东，孔毓洵就什么也干不成。”方苞停了下来，看了看张廷玉又说，“孔毓洵此人你是知道的，他是圣人后裔，当年圣祖去曲阜时，他还敢拒开中门呢。可现在广东一门九命的案子，他就束手无策，昭雪不了！今日我们在此，是向皇上密陈建议。假定数年之后，年羹尧与八爷合流，廷玉你内掣于议政亲王的威权之下，外囿于年大将军的重兵之中，请问，你将何以自处，能保住自己的相位吗？”

“廷玉呀，方先生所说，也全是朕的心里话。朕已经四十八岁了，要做的事情还多着哪，不能再等了，眼下能控制军队又靠得住的人，只有怡亲王。可是，你瞧他那身子骨儿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，许多事你想办都不能办！允禩夺位之心至今不死，舅舅又是个不明不白的人。朕得到密报，有人已在年的军中活动，据说此人与老八还有瓜葛。廷玉你把这些连起来好好想想，该不该立即动手？再说，朕眼下并不想要了年羹尧的命，而只是想解掉他的军职。他只要能安份守己，朕也可保他终身禄命。马齐老了，方先生是位白衣书生，朕只能靠你，朕对你寄着厚望啊！”

张廷玉知道皇上的心思，但他更知道，要拿掉年羹尧却不是说句话就

能办好的事。思忖了好久他才说：“臣遵旨。但不知皇上要臣怎样做？”

雍正边思忖边说：“今日下午，朕就召见图里琛，让他带着诏书去西宁，调年羹尧改任杭州将军，图里琛现在已是额附了，干这差事还是适宜的。”

张廷玉心想，啊，怪不得皇上急着要把明秀许配图里琛，原来是要用他来对付年羹尧。

皇上的这个打算，也一定和方苞商量过。看来，此事已是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了。但依图里琛的身份、地位和实力，硬要和年羹尧抗衡，他能得心应手吗？

方苞见张廷玉面带犹豫，便在一旁说：“图里琛忠于皇上，他干这事最合适。年羹尧如果奉诏，万事全休；假如他敢抗拒，就在岳钟麒大营里设宴，一举而擒之。”

张廷玉一听这话可急了：“方先生，你怎么能给皇上出这个主意？这么大的事情，又怎么能照搬古书，或者像是演戏那样？这是太平世界，法统严密之时呀，怎么能学赵匡胤那样，来个‘杯酒释兵权’？我问你，年羹尧如果既不奉诏又不赴宴怎么办？年的部将们不服又怎么办？你知不知道，年手中有十万大军，而岳钟麒却只有一万人？你知不知道，九爷现在就在年某军中，这一逼不是要逼出大乱子吗？”

他这一连串的反问，一环紧扣一环，把雍正皇帝和方苞全都问得愣住了。过了很长时间，方苞才垂下眼皮自失地一笑说：“廷玉，你责备的全对，是我把事情想左了，想急了。”

看来，我这个不知兵的白面书生，还真是经不了大阵仗。”

雍正也笑着说：“廷玉，你别着急，也别生气。朕和方先生是在和你商议，你有什么良策就拿出来好了。”

张廷玉说：“皇上的心意臣是明白的。年羹尧一定要除，却不能操之过急。据臣看，这件事要分做几步走。皇上既然已经下走了决心，现在也不妨把步子稍微迈得大些。眼下，年羹尧虽然骄横，却并无反迹，又刚刚立了大功。所以，不但不能硬逼，还应该稳住他。该施恩处要堂堂正正地施恩，该发的军饷也要如数发足。朝廷可以采用这样几个步骤：第一步，眼下战事已停，他节制十一省兵马的权力，先要收回来。这事用不着皇上说话，我向兵部打个招呼就办了。这样办，名正言顺，谅他年羹尧也说不出什么来。”

“嗯，这样很好。”雍正点头称是。

张廷玉已经考虑周密，他不再停顿，一直说了下去：“第二步，于元旦前召年羹尧回京述职。他如果不来，就是抗旨不遵，朝廷处置他就有了前提。那时，先命岳钟麒署理征西大将军一职，并且调川兵入青海。年假如再不奉诏，就是谋反了。不过，以青海一隅之地，内无粮草，外无援兵，要反叛又无可以叫得响的名目，用不着朝廷发兵，他们就会崩溃的。这是从他不奉诏说的，他如果来了，就又是一种处置法。那时他人在皇上掌握之中，怎么做还不是全凭圣意吗？不过，臣以为，就是到了那时，也不能给他处分，而只能勉慰。皇上的原意，也不过只是解除他的兵权，不必做得太过分了。”

一席话说得头头是道，不由得皇上心中高兴，方苞也连口称赞：“好好好，真有自己的。”

廷玉，你用的这是阳谋，光明正大，不失相臣风度。比起我以阴谋事君来，真有天壤之外。

方苞着实领教，也着实惭愧。照着你这思路，一切都理顺了。我想，

第一要厚赏年羹尧的官兵家属。家里有个安乐窝，他们就不肯跟着年羹尧造反；第二是京畿防务要抓紧。十三爷病着，皇上可以把十七爷调回京来掌管此事。昨天见到密折，说隆科多正在分散家中的财物，有的送到亲戚家里，有的甚至藏在寺庙里面。不管他现在想的是什么，也不管他前时的搜宫有什么背景，这样做就是和皇上生了异心。他虽已辞去了九门提督，但他管军管得时间太长了。我的意思，应该先把他调开，甚至可以给他点处分，打掉他的威风。这样，他就不能再作不利于朝廷的事，就是想干也没人肯听他的了。第三，我看过一些皇上的朱批，这些朱批中对年羹尧褒赞的话说得太多了。现在皇上可以下点毛毛雨，下旨收回来一些。下边的臣子们都很聪明，一见皇上要收回，他们能不明白其中的原因吗？皇上也可以试着向下边吹点风，这就不会有‘变起仓促’的感觉了，人心也易于安定。”

真是思路一对，路路皆通，雍正和张廷玉都连声叫好。张廷玉辞别皇上出去时，天低云暗，蒙蒙细雨在阵阵轻风中飘洒，院子里的青砖地像是涂上了一层油似的，晶莹湿润。雍正皇帝仰头望天，一任沁凉清新的雨珠，飘洒在自己的脸上、身上。那年连忙跑过来，在他的头顶撑起了一把雨伞。雍正却笑着说：“六月天，哪就凉着了？去钟粹宫看看，让图里琛见过娘娘后，立刻到朕这里来。”

雍正回到东暖阁里，安心定神，转向案头堆积如山的文书。

他要按照一个新的思路，把原来曾经批过的奏折，再重新看一下。他拿起上面孔毓洵的奏章来，略一思忖，在上面批道：

尔前折奏称，京都传言说，朕去丰台劳军，系应年羹尧之请，不知是何人之言？朕早已不是冲龄幼主，岂须年的指点，他又怎敢要挟朕躬？年羹尧之兄，即在广东海关，难道此言是出自他的口中吗？

对孔毓洵这位圣人后裔，雍正皇上是寄予厚望，也十分注意自己在他心目中的形象的。

他在朱批中，写得端端正正，一字不苟。他还知道，孔毓洵为人正直。所以，只是点到为止，并不多说。写完后，他又细心地看了看，觉得很满意了才放到一边。随手又抽出四川巡抚王景灏的奏折来，对他，就和孔毓洵不同了，可以把话说得明白一些。雍正在奏折上批道：

尔是否有得罪年羹尧之处，使得他必欲要以胡期恒来代你？今胡某不去矣，尔可安生做事了，年羹尧来见朕时，言语行动甚为乖张，不知是他因精神颓败所致，还是功高自满使然。尔是朕所用之臣，朕断不能因年羹尧之言，就轻易调换的。

下面这一份却是高其倬的。他知道，这个高其倬是年羹尧的死对头，嗯，得向他也吹吹风。他前时出头保过史贻直，会把朕的意思传给别人听的：

看陵之事如何？遵化既然没有好地，也可别处走走，务必选一上好之地。又：近日年羹尧奏事数项，朕愈看愈疑。其居心不纯，大有舞智弄巧，包揽大权之意。思尔前奏，朕愧对尔及史贻直也！

写完了这三封朱批，雍正这才抬起头来，仔细地想了一下，又抽出了年羹尧的奏折，疾书狂草批了下去：

……新疆之胜，若说朕不是大福大贵之人，岂有此理？但就事论事，实皆圣祖之功。自尔之下，哪一个不是圣祖用过之人？哪一个兵士，不是圣祖以几十年心力教养出来的？

……此一战，原是圣祖所遗之事，朕如今怎么好将奇勋自己认起

来？……古人常常因好而不知其恶，朕不取此道，故凡你有不是之处，自然是要说给你的，尔放心就是了。

写完，雍正抬起头来问：“图里琛来了吗？传进来。”

## 七十四回 隆科多抄家惊大帅 汪景祺鼓舌说乱臣

图里琛换了一等侍卫的服色，浑身鲜亮，格外精神地走进来，此时，雍正已经改变了主意，要把年羹尧的事先放一放了。他回过头来看了图里琛一眼说：“不要说谢恩的话了，朕有差使给你。隆科多舅舅的财产多得都没处搁了。你叫几个人去看看，他挪到哪里去了？弄清以后，请旨查抄！”

“扎！”

隆科多辞去九门提督的消息，年羹尧在刚出京时就知道了。皇上在朱批中告诉他说，“舅舅辞去九门提督一职，是他自己的主意。朕事先并没有吹过风，也不曾透露过任何想法”。年羹尧虽然不信雍正这话，可他却清楚地意识到，隆科多如今已经失宠了！当时他就想，假如把隆科多空出来的“上书房大臣”一职，加到他年大将军的头上，不也是一件好事吗？所以，他不但没有觉得什么意外，倒是有几分高兴。

可是，当隆科多被抄家的邸报传到西宁后，年羹尧却不能不动心了。他知道，隆科多是皇上身边名次排在最前边的机枢重臣。他的圣眷和宠信，绝不在自己之下，怎么会说抄就抄了呢？他隐隐地觉得好像风头不大对了，但想来想去，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他把桑成鼎叫来吩咐说：“连日没有睡好觉，头疼得厉害，今天的衙参免去了吧。你去让各位将军全都散了，再请汪先生和九爷过来说说话。”

“是，老奴这就去办。不过，刘墨林参议今儿个去了岳帅大营。他临走时说，回来还要拜见大将军，不知你要不要见他？”

年羹尧笑了：“好好好，这帖膏药可真够黏糊的。岳将军的大营离这里几十里哪，等他回来就是下午了，到时候再说吧。”

话音没落，便听外边脚步声响，汪景祺笑呵呵地走了进来：“大将军哪里不适？晚生略通医道，可以为你看看脉。你有病不看医生，一味地贴膏药可不济事啊。”一边说着，一边把一叠文书放在了年大将军的案头。

汪景祺现在的地位提高了。他文牍极熟，办事迅速，而且知识渊博，精神矍铄。帮办军务之余，常来陪着年羹尧谈古论今，早已成为年某的莫逆之交。年羹尧一见他走了进来，忙命军士们沏茶让座：“我哪有什么大病，只是心里烦闷而已。正要请先生过来谈谈，可巧你就来了。”说着，把刚刚接到的邸报递给汪景祺，自己却拿过北京寄来的密折匣子来看。

邸报上说的，正是隆科多被抄家的事。这消息对于汪景祺来说，已经不是秘密了。他接过来一边看着，一边念念有词地说：“唉，隆科多完了，

下一个便轮着你年大将军了！”

年羹尧忽听此言，惊得一颤，手中拿着的密折匣子也掉在了地上：“什么，什么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汪景祺那饱经风霜的脸上，一点笑容也没有。他把手上的邸报往案头一扔说：“大将军难道不知，皇上早就在疑你，而且现在是疑得越来越重了？他原来是想先拿八爷开刀的，如今除掉了隆科多，他就要掉转刀口，来取你的首级了。”

年羹尧目光炯炯，凶焰四射，他狞笑一声说：“哼哼，我与皇上骨肉亲情，生死君臣，皇上有什么可疑我之处？你跑到我这里说出离间君臣的话来，不怕我处置了你吗？”

汪景祺毫无惧色地看着年羹尧，扑哧一笑说：“亏得大将军一向以儒将自许，却不明白这个普通道理。天家父子兄弟之间，尚且没有骨肉亲情呢，何况将军只是与皇上有亲，却算不上天家？在下请问：隆科多与皇上就没有骨肉亲情吗？他就比不上你吗？你是国舅不假，可年妃的地位，能与隆科多的姐姐相比吗？先帝晏驾之时，内有诸王虎视眈眈觊觎帝位，外有强敌重兵压境的西疆之危。隆科多只须一念之差，皇帝的龙位便轮不到当今雍正皇上来坐！这托孤之重，拥戴之功，比大将军的‘勋名’如何？将古比今，你的忠心能不能比得上岳飞？你的功劳能不能超过韩信？你与皇上之间的情份，比得上永乐皇帝叔侄吗？”

年羹尧厉声问道：“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是谁让你来向我说这番话的？”

门外一声高叫：“是我，九阿哥允禩！”话到人到，九爷一挑门帘走了进来。他大大咧咧地撩起袍角便坐在了大帐中间，用不容抗拒的眼神，注视着年羹尧说：“大将军危在旦夕，我不能不请汪先生来把话挑明。这既是救你，也是救我大清社稷！”

年羹尧恶狠狠地看着这位九爷，突然，他发出一阵狂笑：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这笑声，是那樣的撕裂人心，那樣的令人恐惧。笑声未歇，他又怒声说道：“九贝勒，如果你忠于皇上，我敬你是九爷；你如果不忠于皇上，我就把你看作允禩！你不要忘了，我不是寻常的提督，我是手擎黄锁、秉着天子上方宝剑、有生杀之权的大将军！”

允禩没有被他吓住，却不动声色有眼有板地说：“正因为如此，才更加令人可虑！时至今日，你大概不会不知道：你自己藏弓烹狗之危近在眉睫，我唇亡齿寒之虞继之即来。不救你，我也难图生存；救了你，我才能自保。所以，才必然有今日之一谈。”

年羹尧“噌”地从靴页子里抽出一份折子来，打开上面的黄绫封面用了过去：“你们看花了眼，吃错了药，也找错了人！看看吧，这是几天前才接到的朱批谕旨。我让你们死得明白，皇上对我是什么情分。”

允禩接过来稍一例览，便转给了汪景祺：“雍正给你一个如此响亮的耳光，你竟把它看作是亲近，真让人可笑，可悲，哦，你原来不会读文章！”

汪景祺看看那封密折，也禁不住笑了：“大将军，你是当局者迷呀！这篇批语，粗看是亲，细看是疏，认真推敲一下，则令人不寒而栗！”

“是吗？”年羹尧拿着那封朱批，反复审视。

九爷一笑说：“你呀，白跟了你四爷这么多年，还是一点也不懂他！来吧，让九爷好好地教教你。”他用折扇在朱批上边指边说，“听着：这朱批有三层意思：一，西疆大捷，是皇上大福大贵所致；二，西疆奇勋本是圣祖所

遗之事，你怎好将此自己认起来；三，你有什么不是之处，皇上是会告诉你的。你好好想想吧，这些藏头不露尾的话，从前你听皇上说过吗？”

年羹尧冷笑一声：“九爷，幸亏你没福当皇上。有一天你要真地作了皇帝，不知你的臣子们还怎么个活法。皇上这话有什么不对之处？皇上和我之间通信常常是如此的，不过是开个玩笑，说说闲话而已，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。告诉你，皇上正因和我亲密无间，才和我这样说的。”

“好啊，九爷我要不把话说明，看来你是死到临头还不明白了。汪先生，你把那份朱批拿来让他看看。”

汪景祺又递过一份折子，是某个人向皇上请安，而由皇上加了朱批的。年羹尧不看则已，一看，竟然呆在那里了。只见这封奏折旁边朱迹淋漓，写着如同血一样的小字。

年羹尧真地是‘纯’臣乎？朕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，也没给他过这样的评语。你看到了他有什么不法之事，只管奏来。六月下旬密勿。

这是年羹尧再熟悉不过的字体了，是任何人也模仿不出来的。年羹尧不禁一阵心中狂跳，他看那折子上的姓名贴上了纸，就要用手去撕，却被九爷拦住了：“哎，不可，不可。”

别人也有身家性命，哪能这样呢？你如果不信，我这里还有一份王景灏的折子，让汪先生把他抄的副本也给你看看好吗？”

雍正朱批中的话，像针也似的直刺年羹尧的心头。皇上问王景灏，“尔有什么得罪年羹尧处，使得他必欲以胡期恒来代你？如今胡不去矣，尔可安心做事了”。年羹尧不看则已，一看之下，竟然呆在那里了。这件事，别人谁也不知道，可他自己心里是有底儿的。四川巡抚王景灏和云贵总督蔡珽来往密切，他在给蔡珽的密信中曾说过年羹尧不少坏话。年羹尧知道以后，就在皇上那里告了王景灏一状。说他草菅人命，并要求把胡期恒派来代他任四川巡抚。这件事，年羹尧只在郑州对胡期恒说过，胡期恒是绝对不会告诉王景灏的。因此，除了皇上，谁也写不出这朱批来。难道皇上真是对我起了疑心吗？他为什么会说我“行为甚多乖张”的话呢？年羹尧的脸色变得一会儿青，一会儿白，他喃喃地说着：“这不可能，怎么会是这样呢……”

九爷冷笑一声说：“这确实是真的，和隆科多被抄家一样地真！你犯了皇上的三大忌，不赶快作些准备，怕的是杀头之祸顷刻即到！”

年羹尧好像遭了雷击一样，目光痴呆，神情迷离。他自言自语地说着：“三大忌？三大忌……”

允禩一声冷笑：“年亮工，你不明白了吧？那就打起精神来，请汪先生给你批讲批讲。”

年羹尧苦笑着说：“那也好，年某恭请九爷和汪先生指教。”

汪景祺故作势态地说：“九爷和大将军在此，学生哪里敢当这指教二字？不过九爷刚才说将军犯了皇上的三大忌，却并非危言耸听。头一忌，就是你立功太大！你想啊，雍正即位之初，内忧外患，危机四伏。你一战为他稳住了天下，也稳住了人心。他要借你的力量来压服八爷和群臣不满之心，所以不能不赏你。举酬勋之典，受殊爵之荣，位极人臣，威拟王侯，他再也拿不出可赏你的东西了。功劳太大而又无可赏赐，那将会是什么下场呢？”

年羹尧静静地听着，想着。

汪景祺继续说：“二是你功高震主，使皇上不能容你！你不懂韬讳，不逊功让主，反而居功自傲，意气洋洋，谁能容得下你？试问：郭子仪的功劳



大不大？他在晚年时，以酒色自娱，才勉强保住了首级；徐达的功劳大不大？但他还是不敢居功自傲，退隐中山王府一政不参。就这样，朱元璋还是不能饶过，徐达也难免蒸鹅之赐！你呢？黄缙紫骝凯旋入京，王公以下郊迎数十里，你居然受之不疑！皇帝在丰台令将士解甲，竟然无一人敢从圣命。换了你当皇帝，能容得臣下如此猖狂吗？”

年羹尧想起了那天的事，也不禁悚然了。

汪景祺还在说着：“第三忌是你掣肘皇上。皇上要整顿吏治，你却处处插手。当今皇上是个猜忌之主，性子本就刁钻，他最恨、也最怕的就是别人不服。你平心静气地想一想，这几年你选了多少官？干预了多少外省的事？本来你不干政，他也要拿你问罪的，何况你多管闲事？皇上的原来意思，是想借你的力量先压制廉亲王，处置八爷后再解除你的兵权。但现在看来，他觉得你比八爷更可怕，他怕你与八爷联手造乱，所以要先清除你了！”

汪景祺滔滔不绝地说到此处，却戛然而止，偌大的书房里变得一片死寂！年羹尧用颤抖的手，托着沁出汗珠的脑门，过了好久，才吃力地、语无伦次地说道：“我有些地方是不大检点，兴许弄错了什么事，但我没有二心。是哪错了，才惹了圣怒呢？”

“算了吧，痴迷大将军！”允禧嘲讽地一笑，“比起我来，你领教我四哥本事还差得多哪！自从大捷之后，先是宝亲王弘历，后是潦倒书生刘墨林，你这大营里哪一天少了监视你的人？就是原来的侍卫，也是在这里盯着你，不过被你降服了就是。”

年羹尧吃惊地望着眼前的这两个人。他们既熟悉又陌生，既亲切又疏远；自己却既像大梦初醒，又像沉入无底深渊。他耷拉着头坐在那里，再也说不出话来了。

九爷怀着兴奋走上前来，抚着年羹尧的肩膀说：“大将军，我给你指条明路。常言说，时势可以造就英雄，但英雄也还能造时势嘛！我来军中已快二年了，仔细审量，十四弟人心尚在，部旧尚在。他无辜蒙冤，三军不服啊！将军何不以得胜之师高张义帜，迎十四爷来大营主持？在朝中执掌旗政的八爷知道消息，也必将在京召集诸王会议，废无道而兴有道。你们联手而动，互为唱和，重整山河，只在今日。那时，你年大将军不但可以超脱苦海，还将成为龙骖虎啸，震古烁今的伟男子、大丈夫！此事不难，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胆量，敢不敢挑起这副重担了。”

年羹尧摇摇头说：“不不不，皇上是我的恩主。无论皇上怎样待我，我都不能起了叛离之心，也不想让天下人骂我为乱臣贼子！”

汪景祺知道，九爷的话没有击中年的要害。便站起身来走到桌旁写了几个大字：“年大将军，请看，这是圣祖皇帝的遗诏原文。本来是‘传位十四子’，有人却增加了两笔，便成了‘传位于四子’。这就是雍正所以能即位为君的真谛，隆科多的‘功’与‘罪’也全包括在这两笔之中！”他一把将纸条撕掉又说，“年大将军，你是熟读史书的。你不会不知道，历史上凡带‘正’字的皇帝，没有一个是好东西。金朝的‘正隆’，‘正大’，元朝的‘至正’，明朝的‘正德’都概莫能外。就‘正’字本身而言，是‘王心乱’之象，又可以拆为‘一一止’。”一止者，一而即止也！你能高举义旗，正是应天顺人，挽救大清，也是最光明、最堂皇之举，又何虑身后无名，更何虑有人说长道短呢？”

汪景祺不愧是个作乱谋权的“专家”。他把这个编出来的谎言说得天衣

无缝，义正辞严。他的话使年羹尧不得不信，也不容他再有别的想法。年羹尧两腿一软，便跌坐在椅子上。他双手掩面，低声说着：“我不信……不信……这事情太大，也太出我意料之外了。你们让我再想想，好好想想……”

刘墨林回到年帅大营时，天已将晚了。他是协调大营军需的参议道，无需通报，便可直入。可是，他刚踏进大帐，就发现了这里的反常。大帐里没有了平日的肃杀之气，却是灯红酒绿，觥酬交错。大将军居高座，他手下的三大都统汝福、王允吉、魏之跃，以及一些下级军官们，一个个全都喝得醉意醺然，言语颠狂。看年羹尧和他手下人的神气，好像对他的到来并不欢迎。刘墨林只好匆匆地向年羹尧报告了几件事情，就借口身上太累，辞别年大将军，返身回到了自己的参议府。

他回来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向皇上写奏折。因为皇上有话：年羹尧那里的情景，事无巨细，必须三天一报。今天看到的这件事，是应该立即上报皇上的。他整理着自己的思绪，来到书案前坐定。可突然发现，砚台边压着一张条子，上面字迹草率地写着：“惊风送鱼雁，夜半三更逃”！

## 七十五回 刘墨林长笑赴国难 乔引娣清歌别夫君

刘墨林心里陡然一惊，思绪如狂潮奔涌：鱼雁传惊，定是有人在向我报警，提醒我将有事变发生！他回想刚刚在年羹尧大营里看到的情景，确实是让人奇怪：年羹尧素以治军严明著称，而且向有吃酒不许超过三杯的禁令，为什么他们今天一个个全都成了醉鬼？自己进去之前，分明听到里面吵吵嚷嚷的声音，但一见他来到，为什么又张惶四顾，变成了哑巴？年某人为什么害怕见到自己？汪景祺和九爷又在哪里？他们和年某之间有何勾当？难道……不好，年羹尧要反了！

“年羹尧要反了”！这念头刚在刘墨林脑海里闪过，就惊得他冷汗淋漓。但他仔细地想了一下，年某要反，只在迟早，这已是定而不疑的事了，要不皇上派他来这何为？眼下最要紧的是弄明白这消息真实与否，并且尽快地报告给皇上。刘墨林把自己的小奴叫了过来，这孩子原是苏舜卿身边的人，舜卿死了，又跟着刘墨林来到西疆。他粗通文墨，人也很机灵。刘墨林问他：“猴儿，今天都有谁到过书房？”

“老爷，是大营里的一个人，奴才不认识他。他说到这里闲走走，在你书案边坐了一刻就回去了。奴才出去给他泡了茶，他也没有喝。”

刘墨林知道，皇上在年某军中派有细作，既然是年羹尧大营里来的人，就一定知道机密，此事也绝对可信。他匆匆地把自己的奏折和文书包成一个小包，想了想，又在包外写了一行小字：“年羹尧反！”他拉过小猴儿轻轻地说：“好孩子，听话，你必须立刻躲了出去，但不要远离，就在城外等候。”

猴儿果然聪明，马上就意识到事情的严重。他也小声地问，“老爷，发

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“不要再问了！这包东西你替我带好，明日一早，你再回来看看。我这里要是没事，你就还来照常当差；假如这里出了事，你就马上到岳帅那里，把这包东西交给他。”

猴儿机灵地走了出去。刘墨林长长地舒了口气，他的心里踏实了。此时他假如想逃，肯定是有机会的，但他却不想这样做。离开西宁并不困难，可是，他能逃得出年羹尧的魔爪吗？与其将来被捉、被杀，还不如就在这里坚守着，他不愿成为背叛皇上的人。回想自己已经走过的前半生，他感到一切都十分满意，也没有留下丝毫的遗憾。苏舜卿死了之后，他一心一意地研读徐骏的诗章，终于让他抓到了把柄。那洋洋大观的诗作里有这样两句话：“明日有情还顾我，清风无意不留人”。他给皇上写了一封密折，说徐骏这是缅怀前明，其心叵测。他知道，皇上正在大兴文字狱，要处置一切敢于反抗的人。只要这封密折到了皇上手里，任他徐骏有天大的能耐，也难保全性命。他的仇，不，他和情人苏舜卿的仇，这一下全都报了！他自忖没有辜负皇上对自己的天高地厚之恩，也没作任何对不起朋友的事。哪怕是现在就惨遭毒手，也算得上是死得其所了。

不出刘墨林的意料，半夜刚到，就听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，汪景祺带着几个人走了进来。刘墨林的猜测得到了证实。他慢慢地坐起身来问：“汪先生，你是来送我走的吗？”

汪景祺手里拿着一瓶毒药，一步步地走上前来，奸笑一声说，“不，送你走到这条路上的不是在下，而是你的皇上。这是年大将军给你预备下的送行酒，他让我告诉你，他已经派人去请十四爷了，而且要重写大清的历史。可惜的是，你却看不到那一天了。”

刘墨林说：“好，你说得真好！不过，究竟谁胜谁负，还不能由你说了算，因为，你还不是阎罗王嘛，哈哈哈哈哈……”他放声长笑，接过那瓶“酒”来，一仰脖子，全都喝了下去……

汪景祺说得一点不错，他们确实是去请十四爷了。而且去的不是别人，恰恰就是这个汪景祺！刘墨林死后不久，汪景祺就来到了遵化，他在这里寻找着接近十四爷的机会。

如今的十四爷，可不是那么好见的。他在孝陵“守陵读书”已经一年多了，还从来没见过外人。但是这里也并非与世隔绝，至少，朝廷的邸报还是他能够看到的，因为他还有个“固山贝子”的名号。当隆科多被抄家的消息传来后，允禩没有觉得丝毫意外，倒是感到十二分的高兴。他对时刻不离身边的乔引娣说：“好好好，这个老混帐终于也有今日！他凭什么当了上书房大臣，不就是宣读了父皇的遗诏，扶雍正坐上了龙位吗？”

乔引娣在一旁劝他：“爷，你操那么多的心干嘛？早先那些旧帐，爷就把它忘掉吧。我们小户人家有句话说：吃饱穿暖就是足，平安无事就是福。奴婢想，万岁让你住到这里，还算是手足之情的。要是他像对十爷那样，把你发到西口去吃风喝沙，那可怎么受？奴婢就是能跟去，也替不了爷呀！”说着，说着，她的眼泪竟流了下来。

允禩见她这样，也不禁心酸：“哎，你这是何必哪！生米已经做成了熟饭，我早就不想这回子事了。”

话虽然这么说，可允禩哪能说忘就忘。隆科多先是抄家，接着又是交部议处。很快的，又下了圣旨，让他到新疆游牧部落去商议划分疆界的事。

圣旨里还说，“若该大臣实心任事，诚意悔过，朕必宽有其罪”。可是，事隔不久，就又有旨意，切责隆科多“包庇鄂伦岱和福尔等，意欲网罗党羽，招降纳叛”。允禩一见这个上谕，可不能置之不理了。福尔是他过去领兵时的心腹大将啊，怎么也把他给拉扯进去了呢？他想打听一下，可身边竟然连个可问的人都没有。偌大的陵园内，虽然有几十个宫女太监。贴心的却只有引娣一人。外面也有百十个侍候的兵丁卫士，可他们全是内务府派来的。三个月一换，还没认出模样，就换班走了。常在这里的，只有蔡怀玺和钱蕴斗两个管事。不过他们却和自己一样，被关在这个活棺材里，什么也不知道。

转眼间，七月过去，八月也过完了。引娣见十四爷心里烦闷，便出了个主意：“爷，皇上前日让人送来了两坛子酒，爷何不带上奴婢，登高一游呢？”

允禩高兴了：“好，还是你知道心疼爷。就依你，咱们上棋盘山弹琴吃酒，登高赏秋去。”

这里正在说着，外面钱蕴斗走了进来禀道：“回十四爷，京里来了人，是十三爷府上的太监头儿赵禄，他想见爷呢！”

允禩傲然他说：“不见，不见！他有什么话，让你们转告我也就是了。这样，只怕我还少担点嫌疑呢。”

钱蕴斗陪着笑说：“爷，不是奴才不听您的。十三爷让赵禄带了信来，还有几坛子新糟的酒枣，奴才叫他们抬进来，爷尝尝可好？”

允禩勉强点了点头：“那好吧，你去叫他们进来。”钱蕴斗刚要走，又被允禩叫住了，“慢，你们也来几个人在这儿看着，难道你就不怕我和他说了什么私房话。”

钱蕴斗连忙陪笑说：“爷多心了，十三爷派来的人，奴才们不敢！”

引娣笑着说，“爷真是的，拿他们出什么气呢？我看钱蕴斗还是有良心的。上回您给九爷写的信，不也是他带出去的吗？内务府的人把他腿都打断了，他都没招。还是后来我逼着他说，他才告诉我的。”

“哼，那不过是周瑜打黄盖，蒙了曹阿瞒罢了！你们女人家，哪懂得男人们的把戏！”

说话间，赵禄进来了。他走过来就一头跪倒在地：“十四爷，奴才赵禄给您老请安了。”

“起来吧。十三爷身子也不好，还总惦记着我，叫人生受了。”

赵禄一闪眼，看四下没人，便上前一步低声说：“爷，小的实是替八爷送信来的。”一边说着，一边从怀里掏出一封信来呈给允禩。

允禩狐疑地接过来，又目不转睛地看着他。赵禄忙说：“十四爷明鉴，奴才原先是八爷的人。是康熙四十二年十三爷遭难时，八爷派我跟了十三爷的。要是没有这个身份，我哪能进到这个地方啊。”

允禩漫应了一声，打开那信看时，却不见一个字。赵禄连忙上前小声说：“爷，这是用米汤写的，得用烟熏……”刚说到这里，一眼瞧见引娣进来，他便立刻住了口。

允禩一笑说：“你也大小看爷了。我虽然受禁，哪能没有一个心腹呢？引娣，把这封信拿去，用烟熏了再给爷看。”

允禩见引娣走了这才问：“八哥如今圣眷可好？”

赵禄忙说：“回十四爷，奴才极难见到八爷，就是见了也说不上话。不过，前时听十三爷和张中堂说：不除年隆，帝权不稳，像是皇上要解除年大

将军的兵权。”

“哦。”直到这时，允禩才相信了赵禄。他明白，如果他不是八爷的人，这样的话是说不出来的。引娣将信拿回来了，允禩接过来一看，那上面字迹草率地写着：

九弟来扎，年部事有可为。老狗已前往迎驾，千古成败，皆在吾弟一念之间，万勿自误。切切！

这封信虽无落款，但那熟悉的笔体，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，确实是八哥手书无疑。允禩目光盯着远处问：“汪景祺来了吗？”

“回十四爷，他来了，就住在遵化城里。”

“什么地方？”

“奴才不知道？”

“我怎么见他？”

“八爷说，只要爷能走出陵园，自能见到。汪先生自己是没有办法见到十四爷的。”

允禩却不想让赵禄看出自己的心思。他不出声地笑了笑说：“我早已是心如死灰，想不到外边的朋友们却这样热心，真是让人好笑。你回去吧，谁让你来的你告诉谁，允禩并无它念，情愿终老此地。你们谁也不要再来打搅我了。”

赵禄听了这话，不禁一愣，但依他的身份，又能说出什么来？只得叩头告辞回去了。

引娣却懂得允禩的心事，她在一边悄悄地说：“爷，你真的要去见那个汪先生吗？奴婢说了那么多，你竟然一句也听不进去，真让人伤心。”

允禩没有答话，他似乎陷入了深沉的思索。过了好大一会儿才轻轻地说：“唉，我本来是不想去的，可总得试试这水有多深，看看它有没有机缘哪……”

九月九日重阳节这天，允禩带着乔引娣和蔡怀玺、钱蕴斗登上了棋盘山。这里是孝陵附近一处观景胜地，又正在秋日浓艳之时。只见群山环抱中，松涛叠翠，泉水泼溅，有说不尽的风光，看不完的山景。但允禩却心神怔忡，无情无绪。乔引娣既希望他见到那位汪先生，又害怕那个是非之人突然来到。看看天色，已经下起了大雨，她多么想劝劝十四爷，请他立刻下山呀！可是，瞧他的脸色不对，张了几次口，又都咽了回去。他们在山上的六角亭中摆上酒菜和瑶琴，吃酒唱曲，一直消磨到天将晚了，也没有任何奇遇，只好快地回归陵寝。

他们哪里知道，一张大网早已在这里张开了。刚回到陵寝，一队执矛挺枪的军士，就突然闯了进来，带头的是马陵峪总兵范时绎。乔引娣见此情景，早已吓得不知所措。允禩怒喝一声：“范时绎，你要干什么？”

范时绎一丝不苟地向允禩打了个千回道：“奴才给十四爷请安来了。奉上命和上书房大臣马中堂的手谕，说有人想劫持十四爷。奴才派人在遵化城里搜捕了一天，首犯汪景祺已经擒拿在案。奴才特来禀告十四爷，也想恳请十四爷体恤一下奴才们的难处，往后出门时知会一下总兵衙门，以便派人妥加保护。”

一听说汪景祺被捕，允禩不免吃了一惊。但他久经磨难，脸上一点儿也没有带出来，却冷笑着向范时绎问道：“是么，天下还有人把我当作奇货吗？真是笑话！这个汪景祺是个什么样的人？谁派他来的？”

“回十四爷，奴才不知。总督衙门还有滚单到奴才这里，说是陵寝这边，还藏着汪景棋的内应，要奴才拿下。不知这里可有人叫蔡怀玺和钱蕴斗的，请爷指示。”

允禩一指钱蔡二人说：“你们要的就是他们俩吗？他们都是内务府派来的，又一向办差用心，还受过皇上的嘉勉呢。你们是不是弄错了，或者是那汪景祺胡乱攀咬？你去回禀你们总督，要他再查一查。这两个人没长翅膀，也不是土行孙，他们跑不了的。”

范时绎却不再说话，回头向军士们一声怒喝：“拿下！”

“扎！”

蔡怀玺和钱蕴斗被五花大绑地带了出去，范时绎却回身向允是打了个千说：“惊了十四爷的驾了，奴才有罪。但这既是君命，又有上峰的宪令，奴才不敢不遵，请爷宽恕。奴才还有下情，要禀报十四爷。”他的话虽然温存，但语气间却透着不容抗拒的压力。

允禩黑着脸说：“有话便说，有屁快放。”

范时绎却不生气，笑模笑样地说：“十四爷，您是天潢贵胄，龙生凤养，奴才不敢在这里撒野。上边有命，您这里的太监和宫女也得换一换了。”

允禩突然一惊，回头看了一眼引娣说：“哼，连她们都不放过，一定要赶尽杀绝吗？”

“十四爷这话，奴才不敢当，奴才只是遵旨办差，有什么话，请十四爷奏明皇上好了。”

“你们都要换哪些人？”

“回爷，这里的人一个不留，奴才今天就要带走！”

“爷身边只剩下这个乔引娣了，能把她留下来吗？”允禩这话，已几近哀求了。

“爷圣明，旨意上说，‘速将乔引娣等四十八人全部解京’。她是皇上提着名字要的人，奴才不能不带走她。”

## 七十六回 识大体保得全身退 留奏折不忘报友情

允禩还要再争，引娣却走上前来说道：“爷，用不着求他！”她移步上前，在允禩面前拜倒：“奴婢感激爷相待的恩德，也永远不会忘记了和爷在一起的时光。今日奴婢和爷拜别，料想今生今世再无相见之日。有句话，奴婢本该早说，却一直没有这个胆量。今天不说出来，奴婢是死也不能安生的。奴婢原本并不姓乔，乃是乐户人家的女子。只因母亲与人相好生了我，得罪了族人，才被迫逃到山西，改嫁与乔家的。这不是什么光彩事，但十四爷已是奴婢的夫君，今日将别，我不能再瞒着您老。奴婢没有他求，只想再为爷唱一支曲子，权作拜别，请爷往后多多保重吧。”说完，她走上前来，支起

琴架，边泣边唱道：

秋水漫岗，遮不尽碧树凋零衰草黄！更恰似离人惆怅……道珍重告郎，莫为念妾断肝肠。念妾时且向盘石韧草泣数行……

唱完，她向允禩再次拜倒，然后头也不回地向外面走去。

允禩气塞心头，他仰首向天，大叫一声：“雍正——胤禛！你这样待承自己的兄弟，能对得起躺在这陵寝里的圣祖先皇吗？”他抓起那架千年古琴，猛地用力，摔碎在地上……

遵化事变后三天，年羹尧接到上书房转来的皇上谕令：“着征西大将军年羹尧即刻进京述职。”九月二十四日，年羹尧向皇上递上了奏报，说已经起程。雍正皇上立刻又下了谕旨说：“览奏甚是欢喜。一路平安到京，君臣即将相会，快何如之！”

当真是“快何如之”吗？不！明眼人不难看出，雍正皇上和八爷党之间的争斗已经是你死我活，雍正的步子也迈得越来越快了。刘墨林突然遇难，汪景祺到遵化劫持允禩，这些都不容皇上忽视，也不容他掉以轻心。年羹尧只是双方争夺战中的一个棋子儿，而且主动权在皇上手里攥着。皇上要他怎样，他敢说不从吗？现在，朝廷上下都在重新估量前途，而近在咫尺的田文镜、却看不到这个变化，他还是埋头盯着眼前的小事，而不懂得审时度势。

自从处置了晁刘氏一案，田文镜声震天下。胡期恒和车铭卷铺盖滚蛋，更使田文镜志得意满。哪想，委派张球署理按察使的第二天，突然接到皇上的朱批谕旨，那上面的语气严厉得让人心惊肉跳。皇上问他，“张球是什么人，尔一保再保，是何缘故”？还说，“但凡人一有俗念，公亦不公，忠亦不忠，能亦不能矣，朕深惜之”！田文镜一直在走着上坡路，他还没忘记，当初皇上在方老先生面前夸他“既忠又公且亦能”的情景，那时，他是多么兴奋，又是多么得意啊！可现在看了皇上的朱批，他简直是头大眼晕，不知如何才好了。他左思右想，这件事还得去求邬先生帮忙。邬先生最知道皇上的心思，只有找到他，按他说的办才不会出事儿，他不敢拿大，更不敢让手下人去惊动邬先生，而是轻装简从，亲自登门去拜见求助。邬思道正在打点行装，准备出门。看见田文镜来到，倒有些吃惊：“哟，是田大人啊，我正要去见你，可巧你就来了。让你屈尊降贵，我真是不好意思。你快请坐，来人，看茶！”

田文镜见邬思道满面红光，神情飘逸，不禁羡慕地说：“先生，瞧你这气色，这作派，可真像是位活神仙！我田某就是想潇洒也潇洒不起来呀！”

“文镜大人，这就是官身不自由了，不过做官也有做官的好处。你读过《聊斋》，一定还记得蒲留仙说过这样的话：‘出则舆马，入则高堂，堂上一呼，阶下百喏，见者侧立，侧目视’，这人上之人的滋味儿，也不是谁都有幸品尝的。大人既然来到舍下，我就免得跑腿了。有一事不得不说，我将返故乡，就此告别。但愿来日车笠相逢，田大人不要视为路人，对我也‘侧目而视’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哈哈……”

田文镜一惊，他看了一下已经整好的行装问：“怎么，先生要走？你不在河南就馆了？”

“唉，大人哪里知道，我盼这一天盼得好苦呀！原来我曾想方设法让你讨厌我，把我赶走就完事了。可是，我离开河南，从南京又转到北京，到末了还得回到这里。这次是宝亲王替我求了皇上，他才恩准我回家养老的。皇上待我如此，真让我不知说什么才好。”

田文镜知道邬思道是早晚要走的，却没有想到会这么快，他恋恋不舍地说：“先生，你走了，我可怎么办呢？你瞧，皇上给我下了朱批，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回奏才好。”

邬思道接过朱批来一看，笑了：“这区区小事，至于你犯了愁肠吗？张球好，你就给皇上写个奏辩；他不好，你就老老实实地认个错，说自己有‘失察之罪’，不就完了？”

田文镜说：“邬先生你不知道，这里面有文章啊！胡期恒到北京后，不定怎么在主子面前说我的坏话呢？年羹尧也不能让我过清心日子。他们这是在找我的事儿啊！”

邬思道开怀大笑：“你呀，你也不想想，从诺敏一案到现在，你整治了年羹尧多少人？假如不是我在这里，年某还投鼠忌器的话，他早就把你拿掉了，还能让你等到今天？”

“可是你……你却要去了……”

“文镜兄，你不明事理啊！你是二十岁就当上县丞的，直到先帝大行时，一共做了四十年的官，才从八品熬到六品。可是，皇上登基到如今的二年里，你却从六品小官，做到了封疆大吏。这超次的升迁，难道只是让你过过官儿瘾的吗？你要真是这样想，这‘辜恩’二字的罪名，你是绝对逃不掉的。不说别人，连我都不能饶过你。”

田文镜一脸茫然地看着邬思道：“先生，眼下隆科多倒了，年羹尧就要进上书房。我扳倒了胡期恒，就得罪了年羹尧。我看，我早晚也得栽到他的手中。就是不倒，这夹板气让我受到那天才算一站呢？”

邬思道仰天大笑：“唉，你不明白的事情太多了。我告诉你，自古以来耳目最灵通，也最了解下情的，莫过于当今皇上。你以为是你把胡期恒扳倒的吗？错了！单就河南的事情来说，每天不知道有多少奏折直达九重。单凭你是绝对不能把他挤走的，你也曾挤兑过我，能如愿以偿吗？”

两人正说着时，毕镇远也找到了这里，他是给田文镜送密折匣子来的。田文镜接过来，先向那个小匣子打了一躬，才恭恭敬敬地打开来。看着，看着，他自失地笑了笑说：“先生，你不愧是高人，说得一点不错！瞧，皇上在这封朱批中说，张球是个邪恶之人，我田某是受了他的骗而不自知的。看来，皇上原谅我了。唉，过去我真是糊涂，放着你这位好师爷不用，还只想把你挤走。现在我明白了，可你又要走了。”

毕镇远一听这话忙问：“怎么，邬先生要走？咳，你不该走呀！到哪里去找田大人这样的好东家呢？”

邬思道说：“毕老夫子，实话告诉你，我本来就不是绍兴师爷的那块料子。你们不是说我拿的钱太多吗？你看……”他往大柜子上一指，“那上边放的全都是银票，我从田大人处拿到的，一文不少全在这里。昔日关云长能挂印封金，邬思道虽然不才，也同样能拂袖南山！”

“先生……”

“你听我说。”邬思道拦住了他，“你那个‘三不吃黑’我已领教了。但我要告诉，只有这些，还不能算是个好师爷，了不起，也只能保全自己而已。你还得学会给中丞大人多出些好主意，多干些实事才行。田大人，毕师爷是个人才，假如我保他在五年内混个知府，你能答应吗？”

“这有何难！”田文镜一口就答应了，“毕老先生，今天邬先生既然把话说到这里，我什么都可以答应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把刑名、钱粮和书启三房师



爷全都兼起来。你先回去，等会儿我和邬先生说完话，再和你详谈。”

毕镇远走了以后，田文镜诚挚地对邬思道说：“唉，我这个人，从前确实是器量太浅了。不能容人，心里又放不下一点事儿。你知道，我一心一意地想报皇上的知遇之恩，也想干一番大事业的。可是，先生你看，如今的风气能让人干好吗？你要做事，就要先得罪权势；可得罪了他们，你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。这……这叫怎么说好呢？”

邬思道架着双拐，在房间里来回踱着步子，过了好久，他才长叹一声说：“唉，何尝你是如此，就连当今皇上也和你想的一模一样。”

“什么，什么？你……”

“你没有看到吗？皇上要‘振数百年颓风’，他就要得罪几乎所有的人哪！当年，皇上在藩邸时，就曾以‘孤臣’自许，如今，他真正地成了孤家寡人了。别看他高坐在龙位之上，其实他也是在荆棘中一步步地走着啊！正因为皇上自己是孤臣出身，是在饱受挤兑、压制之中冲杀出来的。所以，他才最能赏识孤臣，保护孤臣。甚至，谁受的压力越大，他就越要保护谁。”

田文镜似乎是明白了一些，但他却手足无措，不知该怎么办才好。

邬思道问：“文镜兄，你想做一个什么样的臣子呢？是寻常巡抚，还是一代名臣？”

田文镜瞠目结舌地说：“先生取笑了。我这样辛辛苦苦的所为何来？我当然是想做一代名臣了。”

邬思道从匣子里取出一个密封完好的奏折来，含着微笑推到田文镜面前。田文镜觉得诧异，忙要去拆，却被邬思道拦住了：“哎，别拆，别拆！一拆它就不灵了。”

田文镜鄂然地看着这位既神秘又可亲的人，却听他笑着说：“中丞大人，你既然想做个名臣，在下就送你这件功名。你只需在封皮上签上‘臣田文镜’四个字，再加上你巡抚衙门的关防就行了。别的你一概用不着去管，我保你自有效用。”

田文镜怀着狐疑，盯着这小匣子看了很久才问：“先生，这不是平常的事情，这是呈给皇上的奏折呀！万一皇上问起来，而我却是一问三不知，那不就露馅了吗？”

邬思道笑笑说：“我岂肯误你！你必须今天就把这折子发出去。我明天就要走了，我将会留下信来，你看了自然就能明白。老实说，这份折子，我化费的心血最多。原来并不想给你，是想让李卫小朋友得点彩头的。今日咱们有缘，就作为临别礼物送给你好了。你要是信不过，就请还给我；信得过，就请立即以六百里加急拜发。”

田文镜不得不信，也不敢不信。他拿起那份奏折，小心翼翼地揣在怀里。他想说点什么，可是，想来想去，竟不知怎样才能说清自己的心思：“先生，我……我告辞了……”

第二天，邬思道吃过田文镜专为他设的送行酒，一乘大轿把这位“帝师”送上了回乡之路，跟在田文镜后面的毕镇远说：“大人，邬先生叫在下把这件东西交给你。”

田文镜接过来一看，原来是一封留言，上边只有短短的几行字：

吾将南行，从此永诀于官场矣！感念同事共主之谊，临别代写奏折，题为“参年羹尧辜恩背主结党乱政十二大罪”。此折上达天听之时，即为年羹尧势刀崩溃之日。谓予不信，请拭目以待。吾此举并非为君任上之情，乃

报昔日大觉寺仗义执言之义，请君细思之。

邬思道顿首再拜

田文镜看了大吃一惊：大觉寺？哦，原来是他……田文镜的思绪回到十七年前那个惊风黑雨之夜……

田文镜和李绂两人在黑风黄水店遇难，并被四王爷胤禛搭救。他们俩辗转来到北京，要参加今科的贡试。因为城里早已人满为患，他们便借住在大觉寺里，这天夜里，北京城大雨滂沱，一片漆黑。一个像是被人追赶的瘸子，奔命挣扎着来到大觉寺山门外边。他浑身精湿，还正在发着高烧。惊恐、疑惧、奔波和劳累，已经消耗掉他身上所有精力，刚到寺院门口就一头跌倒在地，人事不省了。和尚们将他抬进寺里，用姜汤灌，金针刺，他都全然不知不动。可是，就在这关口，却有一队兵丁闯了进来。他们一见这个倒在地上的瘸书生，就要动手去拉。正在这里攻读的田文镜和李绂，见此情景，站出来喝问：“你们这是要干什么？”

一个像是头目的人走上前来，张牙舞爪地说：“去去去，几个臭举子，也想管爷们儿的事？这是个受到朝廷通缉的逃犯，我们要带他回去！你们都给我滚开！”

田文镜平日就爱打抱不平，他站出来说话了：“不对吧？他明明是个残疾人，怎么可能从大狱中逃出来呢？你们是不是弄错了？”

哪知，这句话不说还好，一说倒惹得那位军爷上了火：“嘿嘿，想挡道儿吗？你小子也不摸摸自己的脑袋，看它结实不结实，再问问爷们儿是哪个衙门的？爷看你一定是吃饱了撑的，给爷靠边站着去！”

李绂见他们这么不讲理也生气了，他站出来问：“请问：你们有顺天府的拘票吗？”

那人更是无礼，张口就骂上了：“去你妈的，老子拿人从来就用不着顺天府管！你再多管闲事，小心老子将你也一并拿下了。”

田文镜上了倔劲，他上前一步说：“嘿，新鲜！你们既没有顺天府的传票，就是私意捉人、草菅人命。要知道，这不是天高皇帝远的地方，这里是北京！天子脚下，帝辇之旁，有规矩也有王法，怎能容你这样胡来？拿出顺天府的传票来，你们就捉人；拿不出顺天府的文书，你们就从这里乖乖地走开！不然的话，我就要诉之官府了！”

吵吵闹闹之中，惊动了庙里的和尚，也惊动了在此用功的举子们。大家一拥而上，把这几个兵痞子围了个里三层，外三层的，又七言八语，说个不停。人人都说他们无理，也人人都为那个瘸子叫屈。庙里的主持也出来了，一问之下，这几个人果然没有顺天府的拘票和传票。他们见犯了众怒，也只好灰溜溜地走了。

兵丁们走过之后，举子们再看那瘸书生时，只见他早已奄奄一息了。后来经众人多方救治，才渐渐醒了过来。说起夜里兵丁追杀之事，瘸书生感激不尽。但他只表明自己不是逃犯，对前来追赶他的人，却只字不提，对自己的遭遇和处境，更是讳莫如深。天刚发亮，同是住在这里的一个狗肉和尚便把他接走了……

这件事，田文镜知道的并不完全。其实，邬思道那天所以被迫杀，还是因为金府的事。

邬思道的姑夫金玉泽和凤姑的丈夫党逢恩投靠了八爷，要拿邬思道去领功。后来，兰草儿帮助他逃出了金家。他一路跌跌撞撞地逃到了大觉寺，

又昏死在这里。最后救了他的是性音和尚。而他所以要救邬思道却正是奉了四爷胤禛的命令。从此以后，邬思道就成了四爷身边举足轻重的人物，也为四爷终于登基为帝立下了汗马功劳。可是，直到今天，他才向当年在大觉寺仗义执言的田文镜说出了真相，也表示了谢意。他假如不说，田文镜哪能想得到这些呢？

田文镜终于明白了！邬思道不计较他说长道短，更不惧他的挤兑，定要到他这里来当师爷，原来是奉了皇上的旨意。皇上这是在保护他田文镜，也是要成全他这个孤臣呀！怪不得邬思道那么能耐，那么自信，又那么的见识深远。他的确是个奇才，也早就应该离开这是非之地了。令人庆幸的是，他也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。

师爷毕镇远走到近前说：“东翁，昨天夜里，我曾与邬先生彻夜长谈。他的学问，他的才智，都是一般人难望项背的。据我看，他真可称得上是一位绝代杰士！他能在皇上身边多年，参与了那么多的纠纷和争斗，又能够全身而退，实在是古今罕见！”大人，你没有能留住他，不是你心意不诚，而是他不得不走啊！他给你留下的又岂止是一封奏折？他留下的是皇上待你的一片心意啊！你放心吧，邬先生这样的人，是绝对不会误你的。”

## 七十七回 年帅痴奉召进京来 张相智笑谈夺兵权

十月初九，年羹尧带着他的扈从回到了北京。

他其实并不想回来，九爷和他商量的事情，还没有一点眉目，他怎么能半途而废呢？所以，他想尽了办法，一再拖延着。先是奏请皇上要“稍延几日”，说他要到西宁处理大军越冬事宜。皇上立刻发了谕旨说，“召尔进京，即为大军越冬之事有所筹措”，年羹尧想不通，这是应该到西宁办的事情，为什么要我千里迢迢地跑到北京去呢？他又换了个理由，说自己病了，请求宽限几日再上路。雍正一见这奏报笑了，好嘛，想装病，那好办。他马上下令，让太医院派出十名御医，星夜兼程地赶到西宁，“给年大将军瞧病”。这一手真叫绝，年羹尧就是有再多的藉口，也说不出话来了。甚至可以说，他已无处可躲，也无处可藏，非要立刻回京去见皇上不行了。

年羹尧并不害怕回京，他有什么可怕的？皇上和他之间，不是一般的关系，那是在多年的交往中凝聚起来的主仆情谊，君臣情谊，是亲人之间的感情啊！不错，最近一段时间来，情形有了变化。有一些胆大包天的人，在皇上面前告了他的状，甚至说他“不是纯臣”。光是这话，也吓不倒年羹尧。是不是纯臣，不能光由别人说了算，自己也有理由辩解。他觉得，只要把话说到明处，该认错的认错，该解释的解释清楚，哪怕天大的事情，也就可烟消云散的。也许还会有人告他和九爷勾结，但这事是要有证据的。他和九爷之间，只是商量过几次，并没有付诸行动，谁又能知道底细？不好说的，只

有刘墨林之死这件事。刘墨林在皇上那里深得信任和重用，他刚到西宁就被人不明不白地害死了，身为大将军的年羹尧难辞其咎。至少，你也得向皇上说清楚，刘墨林是怎么死的？刘死后自己采取了哪些办法来缉拿凶手，又为什么没有拿到。年羹尧知道这件事是逃不过去的，但他拿不定主意，是只向皇上认个“保护不周”的错，还是主动地承担一些罪责更好呢？

年羹尧迟迟不想动身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。这原因，说白了，他是在等待！至于等什么？他却说不太清。也许是等着看看八爷能不能把十四爷救出来？也许是想看看皇上为什么改变了对自己的态度，好在进京前未雨绸缪。也许还有别的什么模模糊糊、蒙蒙胧胧的事，却在可知与未可知之间，让自己心里不踏实。不过，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，他不想马上去见皇上！皇上那阴鸷刻薄的性子，那事事计较的挑剔，让年羹尧觉得压抑，觉得心寒！

不管怎么说，他还不肯抗旨不遵，也还得快马加鞭地赶到北京。而且回到北京的第二天一早，就到紫禁城递了牌子，说要请见皇上。凭他的身份和资历，凭他的圣眷之隆，他觉得这只是走个过场的事，皇上会马上停下别的事情，亲切地接见他的。但出乎意料，他第一次碰上了个不大也不小的钉子。太监回来说，皇上正在忙着，让年羹尧先去见见张廷玉。年羹尧只好去找上书房，不料刚走到半路，又被侍卫拦住了。他们说张相不在这里而在军机处，有事你到那里找吧。年羹尧没法，只好再拐到军机处来求见张中堂。更出乎他的意料，他刚来到门口，就又被挡了驾：张相正在见人，请稍候。年羹尧这个气呀，他真想就这样闯进去，看你们敢把我这大将军怎么样！可是，他刚要抬脚，却一眼瞧见这里立着一块铁牌子，牌子上皇上亲笔书写的一行大字赫然在目：“王公大臣及文武百官非奉公允召不得擅入，违者斩”！他愣在那里了，进是不能进了，退吧，面子上又下不来，只好站在风地里干等着。

这一等就是半个多时辰，才见里面走出一个人来，却是新任的直隶总督李绂。年羹尧认识他，本想上去说说话。可是，侍卫在一旁催上了：请大将军快点进去，张相忙得很，马上还要进去见驾呢！好嘛，两次进京，上回是满朝文武迎出几十里，皇上亲热得如同自己的家人。这次进京，却看到了这么多的冷眼，受到这么明显的冷遇，他真有点不知所措了。

张廷玉一见年羹尧走进来，倒是十分亲切：“亮工来了吗？快，到这边来坐。昨天听说你来了，我本来要去看你的。可是，却有人来与我谈事，而且谈得很晚。你看我，也是没有一点自主，每天都在这里与人打擂台。”

年羹尧并没把这位相臣看在眼里。论官职，俩人都是一品；论爵位，年羹尧着一级，张廷玉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他当然不肯行什么礼，甚至进来之后，连看都没有正眼看一下张廷玉。他以几乎是嘲讽的口气说：“是啊，是啊，我知道，你是每天都要和人打擂台的。这不，刚和别人谈完，我就来了。告诉你，我也同样是招人讨厌的呀！”

张廷玉似乎对他的牢骚并不在意，仍是亲切地说道：“唉，你瞧北京这天气，刚入冬就这么干冷。亮工，你昨天夜里休息得还好吗？”

年羹尧笑着说：“廷玉，你觉得冷吗？你们北京人，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！我敢说，你既然没去过我那里，就没见识过真正的寒冷。现在的西宁，早就埋在雪窝里了。而且从现在一直到明年二月，都是冰天雪地！如今，我们粮食不够，烧柴也不足，叫兵士们怎么过冬呢？别看没有敌人包围，可没吃没烧的也照样能困死人！张相，我请你多替军士们想想，有机会时，也请

在皇上面前为我们多说几句好话。”

张廷玉说：“是啊，是啊。我看到了下边送上来的驿报，说今年的雪下得特别大。是吗？”

“确实不错，雪大得连军粮都运不上去了。”

说者无心而听者有意。年羹尧自以为是在这里闲谈，哪知，话刚出口，就被张廷玉抓住了把柄：“是呀，是呀，你说得真对。北京人也吵吵着冷，可哪里知道下边的苦啊，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‘饱汉不知饿汉饥’了。所以，皇上才想把兵士们调开一些。嗯——汝福进驻平凉；王允吉撤回陕西；魏之跃调防川南。皇上说，这叫做以军就粮。开始时，我还不明白。今天听你这么一说才懂了，皇上真是圣虑周详啊。”

年羹尧听了大吃一惊，怎么，皇上要借冬季缺粮来调走我的部队吗？这样一来，我这个大将军岂不变成了空架子？他猛然想起，九爷曾经感触很深地对他说：别看你如今圣眷正隆，可是你已经走到尽头了，九爷这话果然不错！历朝历代的君王，哪个不是“飞鸟尽，良弓藏；狡兔死，走狗烹”啊。雍正是个刻薄的皇帝，他更不能不这样。拆散部队，调开主力，这就是个信号，也让自己看清了皇上的阴谋。一阵凉意突然袭上心头，看来，皇上就要杀掉他这只老狗了。

年羹尧后悔，既后悔不该回来，又后悔不该对张廷玉说那番话。咳，今天真是大意了。

带了大半辈子的兵，大江大海都过来了，却没想到在小河沟里翻了船！自己刚刚说过了外无仗打，内无粮草的话，现在，收是收不回来了。听张廷玉这话音，自己的三大镇兵力，全都要被皇上吃掉，他真心疼啊！我几十年惨淡经营的血本，哪能轻易地就交了出去？与其我向你交出军权，何如把军权再交还给十四爷？他思忖再三又说：“唔，这样恐怕不大好吧。把我们的兵全都调散，来年春天，万一罗布叛军卷土重来，我们就将措手不及了。再说，这样大的事，我得回去亲自处置，才能保得不出乱子。”

张廷玉心里明白，年羹尧的话只是一个藉口罢了。但他却并不点破：“那也好。不过，这事要改变，还得请示皇上。皇上今日斋戒，还要去拜社稷坛，未必能抽出空来见你。你先回驿馆好了，皇上有空，就随时召见；不然，就得到明天了。明天皇上有空，是一定会见你的。”年羹尧一点办法也没有，只好垂着头，唉声叹气地走回了驿馆。

送走了年羹尧，张廷玉进到大内来见皇上。他还没走到门口呢，就听见里面传出皇上训斥人的声音。张廷玉走进去时看到，挨训的正是穆香阿他们几个侍卫。张廷玉知道，这十名侍卫都是原来派到年羹尧军中的。当时，皇上对他们抱着很大的希望，想让他们既能监督九爷允糖，又能看住年羹尧。不料，他们却不争气，还没到半路，就被九爷用银子买通了。到了西宁又被年羹尧吓得半死，全都变成了年的奴才。雍正皇上万万没有想到，穆香阿他们会这样的窝囊。在年羹尧进京演礼时，这些侍卫被当作仪仗队，走在队伍的前边。这是僭越，是非礼，是给皇上丢人哪！所以，年羹尧回西宁时，皇上不但没有让他们再跟着，反而把他们几个撂到一边了。几个月来，既不派他们的差使，又不给他们好脸色，今天要不是年羹尧又回到京城，要不是皇上又想启用他们，还不会叫他们进来呢？对付这几个侍卫，皇上有用不完的手段，那还不是想怎么调理，就怎么调理呀。

张廷玉刚走进来，就听雍正恶声恶气地说：“朕算什么皇帝，年羹尧才

是你们的主子呢！如今他回来了，就住在驿馆里。你们要拍马屁，现在机会正好，快去吧！”

穆香阿连连磕头说：“皇上明鉴，奴才等不敢辜负了皇上的恩德、更不敢自外于皇上啊！奴才等在年大将军那里时，确实没听见他说过什么不规矩的话。他要是说了什么，打死了奴才也是不敢替他瞒着的。皇上刚才提到奴才等给他摆队的事，那不是奴才愿意干的，奴才们也是没办法呀！皇上让奴才给他当差，听他的节制。他的军令又那么严，奴才们敢不听命吗？求皇上体恤奴才们的难处和苦处。”

雍正瞧了一眼张廷玉说：“廷玉，你来听听，他们还敢说没有辜恩！朕叫你们到他军中学习，一来是为了大清江山永固，想多栽培几个人才来以备不时之需；二来，也要你们看到年羹尧有什么不是处，就向朕报告。你们是怎么做的？你们是一边给他当差。一边又给他当奴才。替他摆仪仗之事尚可饶恕，听说还有人给他提便壶，真是荒唐到了极点，无耻到了极点！还敢说什么‘没有自外于皇上’，‘没有辜恩负义’，难道朕就是那么好糊弄的吗？”

穆香阿等不敢出声了。

雍正问：“年羹尧收留了十名蒙古女子，藏在后帐，做为自己的侍妾，此事有也没有？”

“回万岁……有的……”

“他与九爷以主仆之礼相待，有没有？”

“也有的……”

“他的戈什哈到外边，知府以下远接高迎，敬如上宾，这事儿有没有？”

“这个……奴才们没有亲眼瞧见。不过，这些亲兵从外边回来后，见人就吹，奴才们倒是听到过。奴才觉得，他们不过是耍骄兵悍将的脾气，仗了年羹尧的势力，作福作威罢了。”

所以只劝说过年羹尧，却没向主子报告。奴才们现在知道错了，求主子宽恕。”

“说得轻巧！”雍正张口就驳了回去，“你以为朕就听信你们这些屁话了吗？对你们几个，朕竟不知说什么才好。你们用这样的心肠来事君，朕真是担当不起。快滚吧，回去好好侍候你们的大将军才是正经。别在这里让朕看了恶心，滚滚滚，都给朕滚了出去！”

十名侍卫被皇上骂得狗血喷头，一个个跪在那里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张廷玉上前来说：“主子既然让你们去见见年羹尧，你们去一下也好。他总是带过你们，他回京来述职，你们知道了却不与他照面也不大好。”

侍卫们喏喏连声。雍正又说：“朕把话说到前边，他既然是你们的主子，朕今天这话，你们就赶快学给他听。他手里有的是银子，不像朕这样小气。”

穆香阿连忙说：“主子圣明，奴才好歹也是上三旗的正正经经的满洲人，怎么能那样做呢？皇上就是给奴才们十个胆子，奴才们也不敢向他多说一句话。求皇上给奴才们一个机会，断不至于再给主子丢人了。”

雍正端起茶杯来喝了一口又说：“你们都听清了：年羹尧为国家建立了功劳，朕并没有叫你们去刻薄他。至于敢不敢向他透风，全在你们自己了。朕恨的是你们的心，是你们没有把心放在朕这里。去吧！”

雍正一直眼盯盯地看着他们走了出去，这才转过头来说：“这些人说来也都是亲贵子弟，祖宗还都有血战功劳的。可是，你瞧他们，一个个竟成了花花太岁！真真是气死人了——唉，不说他们吧。廷玉，你见过年羹尧了吗？”

他都说了些什么？”

张廷玉详细地报告了他和年羹尧的谈话，最后又说：“万岁。看来，年羹尧很不同意以军就粮的主张。他的话，还是有一些道理的。所以，臣没有马上答复。臣细心地想了一下，这样做是有些不妥之处，一来，明春如果部队需要重新集结，往返折腾，化费太大了些；而且，这样做，好像专门为了撤掉年羹尧似的，也容易引起误会。”

雍正想了一下说：“不立即把年的军权解除，朕怎么能放心呢？汪景祺和蔡怀玺他们要劫待允禩，总要有个去处吧。汪景祺是从年羹尧军中来的，朕能断定，此事与年定有重大关系。再说，允禩也不是个平常的人，他不去找年羹尧，难道还会去落草为寇吗？”

张廷玉说：“皇上的担心不无道理。据臣看，年和汪之间，只能说是有些连系，并没有挑明；或者虽然挑明，年某并没有认承什么。这件事，要等汪景祺的案子申明以后，才能完全定下来。所以，臣以为此事不宜急，也不需要急，应该再多看看，多想想。十四爷的事情虽然令人生疑，也要完全弄清它的来龙去脉后，才能作出决断。但因此就把年羹尧留在京里，对朝廷的名声却不大好。朝廷不能只凭臆断，就扣下了年羹尧这样的大臣。不管他年羹尧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也不管他有没有异志，是不是和皇上生了外心，都要用事实来说话。没有证据就扣人，无论怎么说，也是不妥当的。皇上要他回来述职，他开始时有推诿，但后来总还是应召回来了嘛。今天年羹尧的话，倒是给臣提了个醒儿。与其调兵，不如调官更合适也更容易。臣以为，眼下就把年的三个都统全都调开，调得远远的，然后再由岳钟麒保举几个人来接替。这样年手中的兵权，实际上已被解除，也就可以万无一失了。”

## 七十八回 帝心变难坏大将军 责言切惊煞歧路人

雍正想了想，竟不禁拊掌称善：“好，你这个主意好，既省钱又不动声色。就按这个办法，你回去就以军机处的名义发出调令，晚上让朕看了再以八百里加急发出去。”

张廷玉答应一声就要退出，临走前又回头对皇上说：“万岁，年羹尧眼下只是涉嫌，而没有证据。请万岁在和他谈话时，给他留下身份和体面。”

雍正点头答应，回头叫：“高无庸！”

“奴才在！”

“去到潞河驿传旨，着年羹尧即刻进见！”

十一辆骡车和一队骑兵，行进在漫长的黄土高原上。狂暴的西北风，挟着沙土，也挟着路边的残雪，卷起万丈狂陇。它肆无忌惮地咆哮在原野上，汇集在黄土道上，把骡车和这一小队骑兵裹在一片迷雾之中。绣着“征西大将军年”的军旗，在狂风中嘶号着、挣扎着。单调而枯燥的马铃，不断地发

出叮叮咚咚的响声，敲得车上的人昏昏欲睡。只有在车轮辗过冰河时，才有一阵坚冰破裂的声音传进车厢，多少给了人一点生气。

这是雍正二年的腊月二十，年羹尧离开京城已经十天了。这次奉诏回京，住了足足两个月，皇上却只接见了三次。冷淡和隔膜，说明了皇上态度的明显变化。年羹尧忧心忡忡，疑虑万分。他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更不知道即将到来的将会是什么样的命运……

皇上第一次传见，是年羹尧刚到北京的第二天。他向皇上报告了西线布防和大军越冬的事，说得很详尽，皇上也听得很仔细。当年羹尧说到大军不能内撤的理由时，皇上频频点头：“亮工啊，你知道先帝爷是马背上的皇帝，朕是书案边的皇帝，而张廷玉只是一个不懂军事的书生。我们的看法可能不对，也都不可取。叫你回来，就是想和你商量嘛！既然你这样说了，那就依着你，一兵一卒都不调，这样你满意了吧？你是朕身边的诸葛亮，你不替朕分忧，还让朕去指望谁呢？”年羹尧觉得，皇上这话，似乎是发自内心，可又有点让人不踏实。

第二次皇上接见，就大不一样了。皇上一见面就训斥他：“年羹尧，你不够聪明啊，事情怎么能这样办呢？朕上次见到你时，就谆谆嘱咐说，让你管好军队，不要插手地方上的事，你怎么不听呢？”

年羹尧这才知道，皇上是怪罪自己多管了地方上的事：“皇上明鉴，奴才是懂规矩的，不敢无礼非法。”

皇上冷笑一声说：“怎么，你以为朕不知道吗？你的哥子年希尧在广东胡作非为，他竟敢拿着你的信关说人命大案！孔毓洵这个人你没有见过，他可不好惹呀，当年先帝在世时，还要让他三分呢。你哥子不该管那件一命九案的事儿，他要讲人情也不该说到孔毓洵面前。”

希尧太不懂事，也太不自量了，他这不是自找没趣吗？亏得孔毓洵递上来的是密折，让朕压下来了。朕告诉孔毓洵，要他不要牵连到你。他如果用明折拜发，那不是满天下全部知道了吗？到那时，朕就是想护你，怕是也护不了的……”

年羹尧为皇上的责备深感不安，但皇上还是那么亲切，那么随和，他又是让太监送参汤，又是留下自己共进午膳。末了，皇上还拉着他的手，反复叮咛：“你不要为你哥子年希尧的事操心，他是他，你是你，朕还是那句话，将军，将军，就是管军队的嘛。民政上的事，你放开不管不行吗？朕告诉你，那里面是乱麻一团，人事纠纷更是搅得分不清谁是谁非，你管它作甚！管到最后，只能是打不到黄鼠狼还惹得一身骚，何苦呢？”

皇上这次接见以后，又把年羹尧放到一边了，而且这一等就是整整一个月。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但也不敢去催去问。好不容易又传旨进见了，却是要给他送行。雍正摆出一副悲天悯人的神气说：“又要送你去吃苦了，朕心里很不是滋味儿，不过，不会太久的。明年如果没有战事，朕就调你回来。你爱管军就还管军队，你要是想换一换，那就到上书房来好了。你是位儒将，放到哪里都能得心应手的，你是朕的武侯嘛，啊？哈哈哈哈……”

年羹尧当然也说了不少感恩的话：“皇上如此器重，臣何以敢当。臣一走要为皇上殄灭了罗布残余，再镇服了策凌阿拉布坦，以报主子之恩。臣并无他愿，只有替皇上分忧，死而后已！”

雍正一边踱着步子一边说：“说得好，说得好呀！‘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’，这是诸葛亮的抱负嘛。不过，你也不要吧功劳一个人全都挣完了。那



样，别人没了机会，就会怨恨你的。比如岳钟麒，你何妨不留给他一件两件呢？让他也上前线试试，他就知道你这一等公爵不是容易得到的了。”临别时，雍正亲自送到门外，拍着年羹尧的肩头说，“你好自为之吧，朕盼望你能成为一代纯臣。纯臣，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就是如诸葛武侯和岳飞那样的人物，自古这样的纯臣是不多的。你千万不要胡思乱想，更不要听闲话，就是听到了闲话也不要怕。人们不是常说，谁人背后无人说，谁人背后不说人吗，听了闲话就生气，就起疑，那你还过不过日子了？”雍正说完又哈哈大笑，“来呀，抬过大轿来，送朕的武侯出去！”

当时，年羹尧激动得不能自己。可是，一出京城他就突然感到了不妥。皇上这是话中有话呀！“你是朕的武侯，你是当世的诸葛亮”。照此演绎下去，那么皇上不就成了阿斗吗？

这一发现，让年羹尧出了一身冷汗。坏了，我办了个大蠢事，我怎么能自诩为诸葛武侯呢？皇上本来就是刻薄刁钻、猜忌多疑的人，他怎么能容忍别人把他当成阿斗，他又怎么可能听任我的摆布呢？我这不是把自己推上断头台吗？哦，我明白了，这才是皇上召我回来并且滞留京师的真正目的！皇上用心歹毒，让人莫测高深，也让人防不胜防啊！

让他感到庆幸的是，十万大军还在自己的手中。好，这就是本钱，这就是可以威慑皇上的力量。有了这十万精锐，“阿斗”就不敢对“武侯”下毒手，我就不会成为当代的“岳飞”！皇上答应说，不调我的一兵一卒，那并不是他不想调，而是不敢调！这是我年羹尧带出来的兵，谁要是激恼了这些黄沙碧血、从死人堆里滚爬出来的弟兄，他们是什么事都敢干出来的。只需我一声号令，他们就将闻风而动，没有任何人能够弹压得住、招抚得了！我现在终于看清了，皇上所以要把我扣在京师，是他拿不定主意啊。在这几十天里，张廷玉一定十分忙碌，也一定找了不少督抚将军们为他出主意。但他们议来议去的结果，还是不敢动我年羹尧一根毫毛！说这是放虎归山也好，说是欲擒故纵也罢，你们却不敢不放我回去，也不敢夺了我的兵权！一丝冷笑，从年羹尧的嘴角泛起。常言说，手中有了兵，道理说不清。想当年，我就是靠着一杆烂银枪杀稳了康熙爷的江山，杀稳了雍正皇帝的宝座，也杀出了自己今天的爵位和一切。有枪就是草头王，有枪就能夺天下！管他是雍正，是允禩，是允禩，哪怕是九爷这样的人，也未尝不是我年某人可保之主……

马车一阵颠簸，惊醒了正在出神的年羹尧。出京才刚刚十来天，他就像是老了二十岁一样，花白的发辫变得散乱了，满是皱纹的眼角也有些发暗，深邃的目光中带着忧郁和茫然。

他似乎是在深思，但又好像什么都没想，只是呆呆地看着苍黄的天际，和偶然从身边掠过的茅草。和年羹尧对面坐着的桑成鼎看见他一个劲地舔嘴唇，料是渴得厉害，便从座位下的水壶中倒了水送给他：“军门，你将就着喝一口吧。这十来天里，你一直这样，老奴不放心呀。有什么事，你能和老奴倒一倒吗？好歹我跟你这么多年，你说出来，也许就会好过一些的。”

年羹尧吃力地摇摇头：“桑哥，我不渴，你先喝吧。实话说，心事我是有的，也不想瞒着你。一句话，皇上变了心，他在疑我。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惹怒了皇上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能过得了这个关口。”

桑成鼎端着的水碗一晃，水泼洒了出来。他愣怔了一下说：“不至于吧？皇上这次为你送行，不是安排得很客气吗？坐的是八抬大轿，马中堂和张中堂亲自送到潞河驿。要我说，任他是哪一级的总督，也没有这样的风光排场

啊！你这次回京是述职，自然不能同前回相比，这你要心里有数，咱们不和别人比不行吗？”

“别别，你别再安慰我了。我心里明镜一样，回头我会向你说清楚的。你看，咱们这车子后面，还跟着十名侍卫，他们也和我一样地坐在车里。桑哥，原先你见到过这情景吗？他们敢这样放肆，和我一同坐车吗？不知你是否注意到，沿途的官员们，也和以前大不相同了。他们在客客气气之中，又像有着难言的苦衷。这其中的冷热炎凉，是用不着细心体味就能知道的！”

桑成鼎叹了口气说：“是呀，是呀，这情形在刚到北京时我就感觉到了。无论从哪方面说，都像是冷冰冰、凉嗖嗖的。大将军，你打算怎么办呢？”

过了好久，年羹尧才说：“前途莫测，吉凶难卜啊！桑哥，咱们是应该好好想想了。”

年羹尧的担心不是多余的，因为他很快地便看到了实证。

车队走过盐锅峡，年羹尧突然看到一件怪事。驿道旁边，背风向阳的山坳里，一片一片的帐篷连在一起，而且全都是一色新的蒙古毡包。大道上，运粮、运菜、运柴的车队和驮骡还在源源不断地开过来。年羹尧是节制各路军马的最高统帅，他居然不知道在这里驻着这么大的一支军队，这简直不可思议！按原来的计划，他们今天是要到河桥驿歇脚的。为了弄清这里发生的事，年羹尧临时改变了行程，让军士们提前在红古庙打尖。他让桑成鼎亲自出马到镇子上去打问一下，看这些冒然出现的军队是从哪里来的。

年羹尧刚走进驿站，穆香阿就大大咧咧地跟着进来了。他一手提了个酒葫芦，一手提着马鞭子，进门来，也不向年大将军行礼，就一屁股坐到了炕沿儿上：“大将军，坐车的滋味儿真不好受，我腿全都坐麻了，这哪有骑马痛快呀。大将军，我知道你这里带的酒多，能不能赏给咱一葫芦？哎，今晚怎么歇到这里了？到河桥驿多好啊，我已经给打前站的人说了，叫他们多烧点水，想好好地洗个澡哪！”

年羹尧瞧着他这样子就觉得烦：“你给我听明白了，这里我是主帅，我想在哪里住就在哪里住，用不着你来瞎操心！我不知道，是谁教你了这套本领，竟敢在我这里放肆。你应该知道，我这三尺禁地上是有规矩的！把你的马鞭子给我扔掉，再把你的扣子扣好了。不然，我叫我的亲兵来抽你几个耳光，让你变得聪明些！”

穆香阿可不想给年羹尧叫真儿，因为他懂得这位将军从来是言出法随的。但他经过皇上的点化后，让他再像从前那样对待年羹尧，也是不可能了。他嘻皮笑脸地扔掉手中的东西，又说：“唉，真是忘性大，离开年大将军时间一长，竟把您老的规矩全都忘光了。我改了还不行吗？刚才大将军问，是谁教了我这本领，哪有人教啊，再说这事儿就是想请人教也请不来呀，您说是不是？我该死，我混蛋，这总行了吧！”话虽然这样说，可他还是摆着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，在房间里转悠了两圈儿才走了出去。

年羹尧气得没法，可这穆香阿是皇上的亲信啊！眼下这局势，他不能再招惹是非了。外面进来一个戈什哈，呈上来一个黄匣子。年羹尧知道，皇上的密折到了，他连忙打开来看时，原来，这是皇上批转的田文镜的两份奏折。在上边的这一份中，皇上劈头盖脸地问他：“胡期恒这样的东西，竟是你年羹尧要保举的人吗？你想让他当巡抚，真真是岂有此理！”

年羹尧心中一惊，暗叫一声：不好，胡期恒的事，只是一个信号，皇上要动手了！他连忙拿起另一份奏折来，那知，不看则已，一看之下，他竟

然呆在那里了。光是那题目就吓得他心惊肉跳，“为奏大将军年羹尧党附阿哥，擅权乱政事。仰乞皇上将其革职拿问，穷究其源……”年羹尧强压心跳，看了下去。只见那上面列举着这样的一些事实：从康熙四十八年王子们夺位正烈时起，到雍正登基为帝止，年羹尧怎样与八爷勾结，怎样与十四爷密谋；某年某月，他又怎样不经圣命就潜回京师，与八爷党羽私聚于密室，行动诡密；特别是康熙爷驾崩，十四爷奉诏回京前，年“曾与原大将军王允禩密谈数日，还对手下人说，‘王爷手无寸铁地回去，能会有什么好下场’？”年羹尧看到这里，不禁心慌意乱，觉得头晕目眩，支持不住。下面还有许多，却都是他插手各省政务的罪行，他的眼前好像爬满了一群群的蚂蚁，折子上都说了些什么他再也看不清楚了。

桑成鼎从外边走了进来，看见他这样子，不禁吃了一惊，忙上前来问道：“大将军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是身子不舒服吗？”

年羹尧吃力地抬起头来，冷笑一声说：“你快来看看这折子，再看看皇上的朱批。皇上还曾经说过，叫我不要听闲话。既然是‘闲话’，又为什么千里迢迢地送来让我看？再说，有这样的‘闲话’吗？”

桑成鼎接过来，刚一浏览，便吓出了一身大汗。他回头再看年羹尧时，只见他的脸色已经变得十分狰狞。他不停地在地上来回走着，口中还喃喃地说：“好啊，好啊，我总算明白了，也总算看透了！过河拆桥，卸磨杀驴，这就是皇上的宗旨！他现在政局平定了，用不着我替他卖命了，就要赏我‘莫须有’这三个字了！我敢断定，这个折子，田文镜那杂种是肯定写不出来的，它一定是出自邬臬子的手笔！皇上要的不是功臣，他要的是不想做官的人，正因他邬臬子一心一意地想退隐，皇上才事事处处都听信他的话……邬思道，我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你，你要给我来这一手？有朝一日，你犯到我手里时，看我不把你屠了！”

桑成鼎在一旁劝道：“大将军，你得向皇上写份奏辩的折子了。这事不能光让别人说，皇上也不应该只听一面之辞。不过，你得先消消气，等心平气和了再写，写完还要再多看看。这个时候，可千万不能出错呀！”年羹尧尽力地压制着心里的不满，坐下来给皇上写奏辩折子：“阅读田文镜奏折，莫名惊慌。皇上天语严厉，更令臣惶汗交集。臣功最高，臣罪最重。想先皇升天之日，臣初蒙皇上重用。斯时，宫闱未靖，西丑跳梁。臣不惜生命，参与密勿，赖皇上齐天洪福，夕阳朝乾，终使战事得竣。田文镜必以为皇上要行鸟尽弓藏，兔死狗烹之事，才有此言……”

## 七十九回 釜底抽薪天威难测 重金赠友未雨绸缪

在旁边的桑成鼎看了一眼，不禁大吃一惊：“大帅，你这奏折前半段很好，后边的几句话却说得不大合适。你知道皇上心胸狭小，是个最爱计较的

人。他见到你又是表功，又是叫屈的，定会很不受用的。”

年羹尧接过奏折来，把上面“鸟尽弓藏兔死狗烹”这四个字拉掉说：“就这样吧。正因为皇上事事计较，我才要写出心里话。你不了解皇上，你越是下软蛋，他就越是要欺负你。

可是，你要敢硬顶他，他倒会相信你是说了真话。桑哥，你回过头来想想，史贻直和孙嘉淦，不全是顶出来的英雄吗？”

三天以后，年羹尧回到了西宁大营。岳钟麒亲自率领着一百多名军官，在接官厅恭候年大将军归来。他一如既往，还是那副笑面虎的模样，一说话就先自笑个不停。年羹尧见他亲自来接，当然也十分高兴。哪知，走到近前一看，这么多陌生的面孔却让他大吃一惊！汝福、玉允吉和魏之跃到哪里去了？他们为什么不来迎接呢？

岳钟麒焉能看不出年羹尧的心思，不过他却没有多说，只是按着规矩，率领众人向年羹尧行礼，然后又热热闹闹、风光排场地簇拥着这位大帅回到了城里。进到大帐以后，年羹尧再也忍不住了，他气愤地问岳钟麒：“岳兄，想必你也一定看到皇上的旨意了。真是好景大家夸，墙倒众人推呀！我年某一倒霉，放屁都能砸了脚后跟儿。九爷今天不来我不能责怪，他身份贵重，而且有他的处境和难处。可是，我手下的这些人也真够混蛋的，他们全都钻了沙，当了缩头乌龟吗？”

岳钟麒一边笑着让座，一边给年羹尧敬酒说：“大帅，您请坐，坐下来有话慢慢说嘛。

亮工兄刚走不久，朝廷就来了旨意，说你这次进京大概要多住些天，叫钟麒来大营暂时主持一下营务。兄弟来到这里是萧规曹随，一切都按大将军的制度办事，不敢有丝毫走样。他们几位不来，年兄可不能生气，因为他们都奉调离开这里了。临行匆忙，来不及给你告别。你先干了这杯酒，闲话咱们有的是时间说。”

年羹尧一听这话就炸了：“慢！我现在最怕听的就是‘闲话’。不过，我还是想请问岳将军，你怎么可以任意调动我的部下，而且一下子就把几个大将全部调走？我问你，你把他们调到哪里去了？”

岳钟麒呵呵一笑说：“大帅，我可没有那么大的胆子啊！这件事说来话长，但我看，你也真是贵人多忘事。他们不都是西线大捷后，你亲自保举的人嘛。汝福被调到蔡珽那里，魏之跃去了阿尔泰，王允吉则调到了伊克昭盟。他们不但调走了，而且都晋职为将军，升官了。这都是你年大将军的面子大，他们跟着你，才能有这个福份啊！这么大的事情，你不说话，我哪有那么大的权？我实话实说，只有福尔一个人是我安排的。我让他把部队带到青甘交界的地方，那里背风向阳，好过冬不是。老兄路过那里时，一定看到了他们。你是大将军，你现在既然回来了，我说过的全都不算数。你要是觉得不妥，一声令下，他们就能回到你这里来。”

听着这有板有眼，又挑不出毛病的话，年羹尧觉得心里阵阵发凉。到了现在，他才明白，雍正皇上对他说过的“不调一兵一卒”，原来竟是这个意思。是的，这次确实没调动他年某的一兵一卒，但他手下最得力的大将，却一个也没有剩下！突然，他发出一阵撕裂人心的狂笑，端起面前的酒杯来，一饮而尽。他恶狠狠地盯着岳钟麒说道：“让我试着猜猜看，眼下大营里新换的三个都统，大概都是从岳将军那里补过来的？或者，你老兄的大营已经移到西宁来了？九爷呢，哦，他也许已经被你‘礼请’到川北过冬去了？”

“哈哈哈哈……”岳钟麒仰天长笑：“亮工啊，你连一条都没有猜对。我一个人都没有往你这里安插，九爷也还是住在这里。我并没有拘管他。他今天是身子不爽，可能不会来见你了。至于我本人，那更好说，我只带了我的六百亲兵到你这里，而我的老营还在原来的地方！你要是不信，就请亲眼看看吧，看这些新都统是从哪里来的。喂，你们怎么不上来给年大将军敬酒啊？”

岳钟麒话刚落音，三位都统从外面走了进来，齐刷刷地站在年羹尧的面前。岳钟麒上前来一一引见说：“大帅您瞧，这位叫曹森，这位是德彪，这位吗，就是大名鼎鼎的吉哈罗。”

你看，我说的不假吧？有一个我的人没有。”

年羹尧往下边一看，几乎笑了出来。这三个人，一个瘦得像麻杆，那两个却都是大胖子。这些人要是能当我这里的都统，我大营里所有的兵丁都能当将军！但他们既然不是从岳钟麒那里来的，多少总是让年羹尧放了心。他想着，这或许不算是在夺我的军权。况且，汝福他们几个的升迁，也全是应该的。自己倒不能责怪别人，既不能怪岳钟麒，更不能怪皇上。就在他沉思不语的时候，那个瘦得像麻杆似的人，抢先说话了：“年大将军，标下吉哈罗，奉圣命来到大将军麾下效力。大将军不要看标下貌不惊人，但标下却不是个窝囊废。康熙六十年苗寨土司叛乱，标下曾率领手下三十人，深入苗寨，擒斩土匪七百余人。康熙爷圣明，曾经御口亲封标下为‘孤胆英雄吉将军’。从今而后，大将军若有什么指令，标下水里火里誓不皱眉！”

年羹尧看他的模样，知道他因自己其貌不扬，常常受人白眼，这才一见面就先自报家门。年羹尧心里顺了，对他当然就不肯小瞧，便说：“好，既然大家都是为皇上效力，本大将军定会一视同仁的。下头的兵如果不听号令，你只管来向我禀报。但我要把话说到前头，你们也都要自尊自爱。哪个胆敢触犯了我们的军令，我也是无情的。来，我借花献佛，与三位军门共饮一杯！”

岳钟麒在一旁笑着说：“好，我这就算是当面作了交代。年大将军今日一到，我也该回去了。今天这酒，既是给年大将军接风，也算给我自己饯行。哈哈哈哈……来，大家都举起杯来，共敬年大将军。也共干一杯同心酒！”

直到这时，年羹尧的心情才稍稍好转。岳钟麒既然愿意回去，兵权就仍旧还在自己手中，别的什么事，以后自可慢慢说清的。他这一路实在是累了，也乏了。众人敬酒，他就来者不拒。一场酒宴下来，竟有些醺醺欲醉。他踉踉跄跄走出宴会厅时，却迎面碰上了九爷允禩。年羹尧连忙上前见礼问道：“九爷，你怎么才来？酒都吃完了！”

“是吗？我还敢来吃酒吗？”九爷咬着牙说，“告诉你，我正在预备后事。既预备自己的，顺便，也预备着你年大将军的。”

“九爷，你怎么这样说话？我听不懂你的意思。”

“听不懂不要紧，过不了几天你自会明白的。知道吗？你已经被夺去兵权了。”

年羹尧摇摇头说：“九爷说的是什么话，我不还是大将军吗？”

允禩连声冷笑着向外面走去，回头对年羹尧说了声：“韩信，大清朝的韩信！”

年羹尧吃惊地看着九爷，他已经走远了，但他的话却一直震响在耳边。韩信，难道我果然是死在汉刘邦手中的韩信吗？

九爷的预言，被可怕地证实了。几天后，还没有把虎皮交椅暖热的年羹尧，就收到了皇上的朱批谕旨。皇上的口气变得越来越严厉了，“……年羹尧，你在红古庙写的奏折，朕看了不胜骇然。不知是你吃醉了酒，还是杀人过多，让恶鬼夺去了你的魂魄……”

这话是年羹尧从来都没有听到过的。皇上还说，“……朕将田文镜的折子发给你看，是要启发你的天良，让你从此敛去锋芒，做个以公心事主的好臣子。岂知你却大放厥词，丧心病狂乃至于此，真让朕大失所望……”

看到这里，年羹尧心里还存着一线希望。当奴才的挨主子的训斥，也是常事嘛。自己跟随雍正这么多年了，哪一年不受他的训斥？哪一年不看他的脸色？他就是这么一个主子嘛！

可是，再往下看，年羹尧坐不住了，“……尔奏折中本应写出的‘朝乾夕惕’四字，竟错写成‘夕阳朝乾’。一字之差，轻慢之心，溢于言表矣……”年羹尧连忙把皇上发回来的奏折原件翻出来，一看之下，他自己也哭笑不得。“朝乾夕惕”是颂词，是说皇上勤劳国事，无分昼夜之意的。自己怎么却一时糊涂，写成了“夕阳朝乾”呢？在给皇上的奏折中，写了错别字或者用错了词意，是有罪的。假如是在关键地方写错用错，那更是不得了，少说，也能发落一个“大不敬”的罪名。按说，年羹尧一向以儒将自许，是不应该出这种错误的。可是，那天大概自己真是气急了，气疯了，才出现了这样的笔误。要在过去，自己立了大功，皇上正在高兴时，这其实也是付之一笑的事。皇上最多骂他个糊涂，怪他太过粗心。

但，现在自己已经不得势了，还敢这么想吗？他知道，光是这一字之错，就能要了自己的性命。是怎么说也不能原谅自己，更不能得到皇上谅解的。

继续往下再看，就更加不得了。皇上说，“尔既然不许朕‘朝乾夕惕’，则你西疆之功，朕也在许与不许之间。”

这就是说，皇上原来封赏过的一切，都要全部收回了，他说过的话，许过的愿，也全都付之东流了。

果然，雍正说，“朕已下旨给岳钟麒，征西将军之职由他接替。看来，尔也当不起这个‘大’字，着即改授杭州将军，见谕即行交割印信。”

这就是说，只因一字之差，他的“大将军”一职就被撤了！到了这时，年羹尧可真是欲哭无泪了。

朱批中还有这样一段话：“尔放心，朕断不肯做藏弓烹狗皇帝。但尔也要成全朕，火速启程回归。你那里小人太多，把你挑唆得患了失心疯！朕想保全你，怎奈尚有国法在呢！”

年羹尧捧着这份朱批，看了又看，足足地看了小半个时辰。他想再写一份辩折，可是，他知道再写也是白搭。皇上叫他火速回归，他敢不从命吗？桑成鼎来到他的身边，他也没有抬起头来看一眼。他像一棵被雷击倒了老树，一蹶不振，再也没了力气了。他自言自语地说：“黄粱一梦，黄粱一梦啊！”便失神地走出了军帐。

天色阴得很重，但却没有雪。大块大块的云层聚在头顶，压得人喘不过气来。塞外肆虐的狂风，卷起了怒涛翻滚似的风沙。门外铁旗杆上那面写着“大将军年”的军旗，也仿佛不胜其寒，在风中簌簌地发抖。年羹尧知道，那个曾经纵横疆场，叱咤风云的“大将军”再也回不来了。这面作为历史见证的军旗，也将随之消失，而且永无展现之日！他悄然转回军帐，见桑成鼎

还在这里，也还是默默无言地站在他的身旁。他苦笑一声对桑成鼎说：“桑哥，你不要觉得奇怪，这事是迟早总要发生的。急也没用，怕也不行。我不敢说是为皇上立了大功，但谁要想一手遮天，掩尽天下人的耳目，恐怕也是办不到的。桑哥，你不要难过。”

你看我这官当的容易吗？拼死拼活不说，辛苦了大半辈子，图的又是什么？看看你，跟着我吃苦受累，早早地就白了头发，看起来像是七老八十的人。现在我们总可以解脱了，也没有留下什么憾事。我们钱挣足了，官也当够了。慢说皇上还给我留了个杭州将军的虚名，就是贬家为民，我这辈子也活得值了。”

桑成鼎忧心忡忡地说：“我看，没有那么轻松的事儿。皇上不会就此罢手的，他一定要……”

年羹尧摆手止住了他的话，从柜子里取出一份卷宗递了过去，桑成鼎打开一看，不由得大吃一惊，原来里面装的全是银票。桑成鼎大约一数，足有七八十张，每张都是见票即付的十万两龙头大票，总数有七八百万两哪！他眼盯盯地看着年羹尧说：“二爷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我们家是世受年家大恩的家生子奴才，你这样做，让我在死后怎么去见我们老爷子？”

年羹尧叹息一声说：“我的好桑哥呀，正因我们两家世代相依，我才要这样做啊。要真的像你刚才说的那样，皇上要对我下毒手，恐怕不但是我，我们全家谁也逃不过这场灾难！”

你知道，我早就收留了十名蒙古女子做侍妾，现在她们之中有两个已怀了身孕。”年羹尧压低了声音说，“今晚你就带着她们离开这里。我派兵送你们到山西境内，你在那里把兵丁们打发回来，然后就远走高飞。不要投亲，更不要靠友，最好是找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躲起来。我如果能过去这道关口，会找到你们的。皇上也许会抄斩我家满门，你千万替我留下一个后代。假如能有个男孩儿，年家的香烟就有人承继了。”

桑成鼎正要阻止他说下去，就被年羹尧拦住了：“别别，我的好哥哥，你什么都不要说，我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呀。你想让他把咱们全都一勺烩了吗？你想让我给你跪下求告吗？桑哥呀……”他已经泪流满面了。

桑成鼎抱着那卷宗，好像是抱着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孩子。他老泪纵横地说：“二爷，你的心我全都明白了。你……你，不要再多说，我照你的话办就是……咱们会有相见的那一天的，你可要多多保重啊……”

突然，一名军士闯了进来禀道：“年大将军，岳钟麒将军已经来到仪门，他说是奉旨来见，还有旨意要宣。”

年羹尧回头对桑成鼎又看了一眼，大声吩咐：“放炮，开中门，摆香案！你这就去告诉岳将军，说等我更衣之后，立刻出迎！”

一份由岳钟麒拜发的八百里加急军报，乘着凛烈的西北风来到京城，呈在了雍正皇帝的御座之前。岳钟麒在这封奏报中说：“年羹尧已经俯首听命，交出军权。臣岳钟麒将他亲送至潼关，年亦奉命赶往杭州上任。”

雍正的心放下了，张廷玉和方苞的心也放下了。雍正向正在陪他下棋的方苞说：“方先生，这盘棋朕不下了，再下也是输，朕输得起；就像与年羹尧这盘棋一样，朕赢了，也赢得起！”

十三爷正坐在皇上跟前，他病骨支离，瘦成了一把干柴。听了雍正的话，他惨然一笑说：“皇上，这事情办得如此顺利，真多亏了廷玉啊。他为皇上建立了不世之功，应该受到褒奖。”

## 八十回 想当初何不自收敛 至如今后悔已迟了

张廷玉连忙逊谢说：“哪里，哪里？十三爷过奖了。臣不过是遵从皇上旨意办了点事而已，若说功劳，应当首推十三爷您和方老先生。没有皇上的决策，没有您和方老先生的襄赞，年某人是不肯这样顺从的。”

雍正笑着说：“是啊，是啊，廷玉说得一点儿不错。平心而论，年羹尧还是有一些功劳的，这功劳也不能一笔抹煞。你们瞧，这是他刚才呈进来的认罪折子。说他知道错了，而且表示愿改，这就很好嘛。怕的是他心口不一，难以让人相信。朕这里还有给田文镜的批复，你们拿去看看，如果没有什么不妥，就明发出去吧。”

张廷玉接过那份朱批看时，只见上面写道：

年羹尧不过是一市井无赖。尔之奏折发出，彼之职位降调矣！君子不为己甚，朕将依从此道。从此，他再也无法干政，你放心做事好了。

在座的人，谁都清楚，皇上这话是不能相信的。因为他恨年羹尧早已不是一天了。如今既然抓住了他，就绝对不会轻易放过！

斗转星移，沧桑更迭，昔日气焰嚣张的国舅、一等公爵、节制十一省军事的征西大将军年羹尧，如今已成了人人喝打的过街老鼠。

眼下最忙的，莫过于各地的快马驿传兵士，和上书房大臣张廷玉。年羹尧一倒，趁热攻讦的人要多少就有多少。全国上下的官吏，谁不想表示自己的清白，谁又不想在这风云变幻中立功报效呢？所以，弹劾的奏章像雪片似的飞向北京，直达九重。张廷玉今天看了皇上给田文镜的朱批，感触之深，更是难用一句话来说清楚。他诚恳地对雍正说：“皇上不为己甚的初衷，实在让人感动。年羹尧不法到了这种程度，皇上还亲自为他开脱罪责，想给他以改过自新的机会，也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。但，下边臣子们的看法，也值得皇上留意。臣这里带着各地呈上来的奏章，并都做了节略，请皇上过目。”说着把厚厚的一叠奏章节略送了上来。

雍正稍一例览，便皱起了眉头。光是这份经过整理的节略，就有一百多条！全都是控告年羹尧横行不法，四处插手，任用私人，索贿受贿等等情事的。雍正苦笑着说：“你们看，这真应了那句‘墙倒众人推’的话。唉，世上的人情如纸薄，只有锦上添花，谁肯雪中送炭呢？朕意，把这些奏章全都留中不发，你们以为如何？”

张廷玉一听皇上这话可就急了：“万岁，臣以为切切不可。这一百多位大臣的奏章，代表的是民意啊！全都留中不发，拂了众意，往后办事就不好说话了。”张廷玉说着，从奏章中抽出一份来，“皇上请看，这里说的是年羹尧在路上的事。他表面上虽然遵旨去杭州了，可是，却带着一千二百名亲兵护卫，二百七十乘驿轿和两千载驿驮，还有四百辆大车。谁能有这样的气派？



谁又敢摆这样的阔气？本来已经是众口铄金，不得安宁了，可他还发文给杭州，要叫那里的布使衙门，再给他准备一百二十间房子，让他安置家眷。这，实在是太大了！”

在一旁的方苞心如明镜。他知道，年羹尧之所以要这么做，就是想在朝野造成一种印象，好像他年某人是个没有野心的人，也不是什么“犯上不规”，只不过想当个守财奴罢了，年羹尧这是要分散人们的注意，减轻自己的罪名啊。另一方面，皇上要除掉年羹尧，这是早就定下来的事情。可是，事到临头，皇上又站出来为年说话。什么“不为己甚”，什么“墙倒众人推”，其实，也都是为了掩人耳目。这就给当宰相的张廷玉出了难题，他不得不揭露年羹尧，也不能不维护皇上的面子。所以，方苞不想在这个时候插嘴，他既不能说穿了张廷玉的难处和心事，也想看看皇上自己到底准备怎样办。

果然，雍正一听到这情形就烦躁起来了：“哼，年羹尧真是死有余辜。他做不成大将军，却要回过头来做赃官了！那好啊，朕可以成全他。这是他自己情愿触犯国典，也是他自己要和朕清理吏治唱对台戏的。朕就是想救他，保他，也救不了，保不住了。那朕就立刻下旨，把他彻底拿掉，连这个杭州将军也不让他做！”雍正的脸色一时变得青中透白，冷笑一声又说，“朕不想为年羹尧担罪，也不想让人说朕这是‘免死狗烹’。可他一定要逼朕这样做，朕也绝不手软！朕既不怕他造反，也不怕他当赃官。不管他是明着造反，还是暗中做手脚，都别想逃过朕的惩罚！难道朕能让天下的官员，都像年羹尧那样来当贪官吗？难道朕要看到的吏治清平和天下大治，只是一句空话吗？”

雍正这样长篇大论，慷慨激昂地吐露心曲，使殿中的人都觉得不知所措。方苞赔笑说道：“皇上此言，真是震聋发聩，臣听了很是感动。不过，带兵的人都有钱，这也是人所共知的事情。皇上若用这个名目除掉年羹尧，不是烹狗，也会有烹狗的议论。老臣以为，年某这行为，实在是过于嚣张跋扈了。不如循着这个思路，去追究他的目无国法，擅权乱政之罪更为合适。”

雍正细思了一下，点点头说：“你们的心思，朕何尝不明白？你们怕别人背后议论朕，说朕刻薄寡恩，说朕是一见天下太平就忘了功臣，说朕是个无情无义之人。这些天理人情之事，朕又何尝不懂？但朕做事，一向是只讲良心，只问民意，而从不怕小人们说长道短的。

朕意已决，你们不要再说了。”

他回头来到龙案边，埋头在年羹尧的认罪折子上批道：

朕早就听到谣言说：“帝出三江口，嘉湖作战场”。观你所为，你既然被朕发落到杭州，一定是想与朕在嘉湖逐鹿的了。朕想，你如果自封为帝，那可真是天数，朕就是想不听大概也不行的。如果你不肯自己称帝，那么，你带着几千兵士去杭州，难道要是为朕守土，防着别人在三江口称帝的吗？

雍正一口气写完，把笔往案上一掷，对张廷玉说：“廷玉，你拿去明发天下。把你带来的这些奏章，也全都明发。告诉年羹尧，让他看了以后，一一据实回奏。再给六部官员们打个招呼，今后，凡有弹奏年羹尧罪行的奏章，一律具本明誉，发至全国。”

张廷玉接过皇上的朱批，看着朱批上那些诛心的话，不禁出了一身冷汗。他和方苞早就知道，雍正要除掉年羹尧已是既定的国策了。但这一行动，却不能让人钻了空子，说皇上是“藏弓烹狗”。为了堵住可能出现的各种议论，就要找到一个叫得响的借口。雍正说年羹尧带着几千人到杭州去，是为

了与皇上在嘉湖“逐鹿”。这就是把阴谋造反的罪名，硬加到年羹尧的头上，并为撤掉他的一切职务，做了最好的注脚。

不出张廷玉所料，这次谈话后五天，雍正皇上就下了诏谕：“着杭州将军年羹尧降十八级听用！”

这个旨意传到杭州，可难坏了杭州巡抚折尔克。按大清的官制，朝廷官吏共分九品十八级。从正一品开始，往下依次为“从一品”、“正二品”、“从二品”，依次类推，最小是“从九品”。年羹尧现在这杭州将军的职位，是从一品，再要降十八级就只能是“来入流”了。来入流就是没有级别，而且，这一级上从来也不设武官哪！折尔克既无法遵旨，又不敢违旨。没法子，只好去请示两江总督李卫。李卫不愧心思灵动，他很快就答复回来了：“你这个折尔克，真是一个大笨蛋，连这点小事儿都办不来。你没有看见，皇上不就是要革掉年羹尧的职务吗？你给他找个破城门，让他到那里当个老军，看看城门，扫扫地什么的，不就行了嘛。你告诉年羹尧说，过几天老子亲自去看他。”

折尔克心想，好个李卫，你可真能出点子。可是，要想在杭州这号称天堂的地方，找个破城门，又谈何容易？找了几天，终于在离杭州三十里的一个小镇上，找到了这座“破城门”。这是个十分偏僻的镇子，全镇只有几十户人家。镇子的名字也很怪，叫“留下”。镇上有座城门不假，可早已破烂不堪了。不过，从今天起，这个留下小镇的破城门口，却多了一个看守城门的“老军”。

从位极人臣、权倾朝野的大将军，到穿上带着大烧饼一样“兵”字号褂的守城士兵，看起来，虽然只有一步之遥，可对年羹尧来说，却是多么大的变化啊！此刻，他才真正知道了人生的可贵，活着的美好。他十八岁从军，二十二岁便官居四品游击。在圣祖康熙南巡时，因参与擒获伪朱三太子护驾有功，被抬入旗籍，拨归四爷雍亲王门下。两次随康熙西征准葛尔，在乌兰布通之战和科布多战役中，凭着一杆银枪，出入于万马军中，如入无人之境。他武艺超群，勇敢善战，常在刀丛剑树中横冲直闯，出奇制胜。一次奉差征粮，他竟敢不顾性命，以一名偏将身份，斩掉了甘肃总督葛礼，保障了前线供应，也因此受到康熙的特别重用和喜爱。从此，他便一帆风顺，年年晋升。从四川布政使、巡抚，直到将军……可以说，在他三十年宦海沉浮中，总是一个得意的弄潮儿。眼下，他却突然从顶端栽下来，落到一个小兵的下场，他怎么能想得通，又怎么能甘心呢？

“留下”，是一个风景秀丽的江南小城。北临富春江，南依龙门山，河湖港汊，四处纵横。镇子的北门因年久失修，早已无法容身了。但是今日这芳草萋萋、苔藓斑驳的门房里，却住下了“老军”年羹尧，谁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，又是什么样的人。百姓们只是看到他每天默默不语地扫地，开关城门，偶而也见他打打太极拳。有时他闲着没事，便拔那城头上的草。他用的是一把破铲子，慢慢地、一下一下地铲啊，铲啊……他从不与任何人交谈，当然也没有人来打扰他。只是在夜幕降临时，才从省城那里，跑来一匹快马，给他送来一些邸报。那上边一一列举着他的滔天大罪。他使用唯一能得到的那枝秃笔，在邸报的背面，写上自己的答辩或认罪折，然后交给兵士带回去。他在等着朝廷对他的最后裁决，也在等着李卫来看他。昏夜里，他望着面前那残破又古老的城墙，听着镇子外传来的富春江的流水声，不禁百感交集。他期望着自己能如这小镇的名字那样，也被人们“留下”。哪怕是从此消声

匿迹，永远再不出头露面，他也心甘情愿。但是，李卫迟迟没有来，朝廷上发来的圣训，却是越来越严厉了。

五月底，上谕里说：“年羹尧几乎陷朕于不明，思之痛切！”还好，这只是皇上的自责。

七月里，上谕又列举了他颠倒是非，任用匪类，排斥异己，虚冒军功等等罪行。他想，这已经是在清算了。

九月中，兵士给他带来的已不是邸报，而是在他认罪折子后面的朱批。血也似的朱批，和雍正皇上那刻薄的话语，让他看了心惊胆颤：“尔尚望活命耶？朕已令图里琛去广州擒拿你的哥子，随后便要去拿你了。”

年羹尧受到了全国上下的一致讨伐。凡是曾与年羹尧有过一面之交，一事来往的人，无不纷纷倒戈，落井下石。上书房遵旨把这些奏章全都汇集起来，摘要节录，光是目录就有好几大张。大理寺和六部会同审议，定下了五条大逆罪、九条欺罔罪、十三条狂悖罪和六条专擅罪，另外还有贪婪侵蚀罪十八条十五款……总共是九十二大罪。处分的办法也已拟定，“请旨：将年羹尧立正典刑。”

雍正看了没有发话，他在等待，等年羹尧自己有所表示。或者“畏罪自杀”，或者“以死向天下谢罪”。但让皇上失望的是，年羹尧不但想自尽，他的求生欲望反倒越来越强了。九月十七，面对着破窗明月，他用那支秃笔，写下了《临死乞命折》：

“臣今日一万分知道自己的罪了。若是主子开恩，怜臣已经悔过，求主子饶了臣吧。臣年纪还不老，还能慢慢地为主子效力……”

写完，年羹尧“咔”地掰断了那支已经不能再用的笔，听天由命地在窝铺上躺了下来。

他的心已经远远地飘走了，飘到桑成鼎那里去了……

张廷玉接到李卫转过来的年羹尧乞命折，一刻也不停地赶到养心殿见驾。他来时，雍正正在和马齐说话。见到张廷玉进来，皇上笑着说：“好好好，廷玉，你快来帮朕劝劝马齐，这匹老马要撂挑子了。”

张廷玉也笑着说：“皇上，臣早就知道这件事了。马老相国已经和我谈过，说他心意已决，臣怎能劝得了呢？皇上要是不想让他歇，臣想他是歇不了的。”

雍正叹息一声说：“唉，朕怎么能强人所难呢？外面的人都说朕刻薄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，你们比谁都清楚。就说马齐吧，先皇曾经把你打入天牢，是朕把你放了出来，委以重任，赐以高位。为的是你没有私心，做官清廉，也为的是你的心中有朕这个君王。所以，朕把你看作贤臣，看作依靠。可是，你何忍离朕而去呢？”

马齐听皇上这样说，也不由得心中难受。他站起身来，向皇上深深一躬说：“皇上既然把话说到这份上，臣就说句心里话，臣也是恋恩难舍呀！但臣已是七十有余的人了，在这个位子上，就要办好这个位子上的事。臣老了，不中用了，臣若办不了这些事情，岂不负了皇上的重托？该腾出位子来，让年轻的人上去了。”

张廷玉说：“皇上，臣以为马齐可以退下来，但却不能让他还乡。主上有事情时，也可就近咨询，岂不方便。”

雍正点点头，没有再说什么，却拿起了年羹尧的乞命折子来看。马齐问：“万岁，还是年某的折子吗？他的事全国上上下下，已经议论了一年了，

是非早有公论，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”

“唉，他不肯自尽，让朕有什么法子？”雍正长叹一声又说：“朕下不了这个辣手啊！”

他与朕私交很深，他的妹子年妃正在病中。朕今早去看她时，见她只剩下一口气了。朕看着心疼，却没有话可以安慰她。朕虽是皇帝，但也有血有肉，常人都能有的感情，朕岂能没有呢？她们家跟着朕已有几十年了，朕怎么……”他说不下去了。

马齐却不动声色地说：“万岁，年妃是年妃，年羹尧是年羹尧，兄妹二人不能混为一谈。年羹尧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，皇上不株连到年妃，已经是天高地厚之恩了。国家，公器也，怎能与私谊连在一起呢？”

雍正很满意马齐的话，因为他正说出了自己的心愿。年羹尧的事情，是应该做出最后的决断了。他疾步走向案头，扯过一张纸来写道：

乞命折已览，尔既不肯谢罪，朕只好赐尔自尽了。纵观自古至今的臣子，有不法如尔者吗……朕待尔之恩如天高，如地厚。尔擅作威福，植党营私，如此辜恩负德，于心何忍也？尔自尽后，若稍有含怨之心，则天地不容，尔将永堕地狱而不得超生矣！

他把这朱批谕旨交给张廷玉说道：“拿出去发了吧。”

张廷玉没有多说，迅速走了出去。多年的宰相生涯，使他敏锐地想到，年羹尧既除，下一个便轮着八爷允禩了。八爷是雍朝的一个瘤子，不除掉它，雍正要刷新政治的雄心只能是个泡影。比起死有余辜的年羹尧来，八爷的罪名，并不在年某之下。皇上对他的妒恨，更超过了其他政敌。现在，八爷也已是沾上的鱼肉，只不过，要刹掉它，是要沾上血腥的。因为八爷不同于年某，杀他即是“屠弟”。皇上他，他能下得了这个手吗？

皇上的这份上谕，是雍正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发出去的。几天之后的一个凄风黑雨之夜，年羹尧听到了这个旨意，也不得不服从这个旨意。他含着悲切，也许还含着愤怒，离开了人间，离开了这个曾经给了他荣耀，也给了他不幸的世界……

## 八十一回 乔引娣遭难坐囚车 贾道长作法惊四座

这是一个漆黑的、凄风苦雨飘零的深秋之夜。

几辆络车，排成一行，在长城脚下那黄土驿道上艰难地行进。几十名护卫军士的油衣，早就被雨水淋透了。他们脚下的牛皮靴子，踩在泥泞的道路上，发出一阵咯咯吱吱的、古怪的响声。看得出来，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。尽管是在这样恶劣的天气行军，也尽管是走在这样的道路上，但精神抖擞，队伍整齐。没有人说话，没有人叫苦，更没有人敢歪邪踉跄。即使偶而有人不慎跌倒了，也会立刻爬起来，追上队伍，继续赶路。

走在队伍最后面的是这队兵丁的领队、马陵峪总兵范时绎。这是一个四十五六岁的汉子，四方脸，一字眉，神色冰冷严峻，也带着几分傲岸。他是朝廷的三品大员，按规矩，是可以坐大轿的。但是因为今天的差使要紧，他除了座下骑着一匹枣红马外，与兵士们没有什么不同。只是从他那睁圆了的眼睛和不时四顾的神色里，才依稀看出他的紧张和不安。

突然，走在前队的一个兵士飞马跑了过来，滚鞍下马，行了一个军礼请示道：“禀军门，前头三河口涨水，石桥冲塌了，咱们的车全都过不去。是走，是回，请军门示下。”

范时绎把脸一沉：“逢山开路，遇水架桥，是当兵的本份，这还用得着请示吗？你立刻到前边，和靠山镇那边联络。告诉他们，这是十三爷亲自派的差使，不许出了点儿差错，让他们都小心了！”

“是，标下明白。不过，刚才奴才到前边看了，水流确实太急，几次架桥都没能成功。”

奴才请军门示下，能不能绕道走沙河店，那里的桥结实些……”

范时绎摆手让车队停下，他自己拍马向前，对那报信的兵士说：“走，带我到前边看看。”

“扎！”

范时绎带的这支队伍，是善扑营马陵峪大营的。他们隶属军机处和直隶总督双重统辖，是专为拱卫清皇陵而设的。可以说是名符其实的“御林军”，也一向以训练严格、勇敢善战而著称，在满汉八旗中享有极高的威望。范时绎来到河口时，只见山洪暴发，浊浪滔天，大桥又正处在两股激流的交叉口上，滚滚波涛，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。河对岸和这边，都有无数兵士冒着生命危险在奋力架桥。可是，刚刚架起来，又迅即被激流冲垮。河水溅起的浪花水雾，迷得人连一尺多远都看不清楚。两岸兵士们虽极力呼喊着什么，可谁也难以听到。就在这时，突然，从河对岸射来几支火箭，有的因力量不足而掉进河里，但却也有一支飞到近旁。兵士们连忙捡起，递给范时绎，他拿起一看，原来正是十三爷的将令。只见上面写道：“敕令：范时绎等不必造桥，可迅速绕道沙河店。务于明日晚间抵达，并在太平镇宿营待命，此令。怡亲王允祥，即日。”

范时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下令兵士们用火箭向十三报告：范时绎遵谕，请王爷放心。

然后，命令部队回头向西，沿长城脚下，迳向沙河店而去。次日傍晚，他们这支军队便来到了沙河店上的太平镇。范时绎那颗悬着的心，终于放下了，他可以向皇帝身前的这第一宠臣十三爷交差了，他们这次冒雨行军，是奉了十三爷密令的。他们押解的，也不是普普通通的百姓，而是十四爷允禩身边的宫女和太监，而且其中还有一位，是十四爷的心上人乔引娣。

十三爷允祥在给范时绎的密令上写得很清楚，要他“密送北京交我处置，不得委屈褻渎”。

当乔引娣等四十三名“钦犯”被他押上囚车之时，十四爷允禩那暴怒的神情和无可奈何的样子，还时刻铭记在他的心头。范时绎是带兵的，也是十三爷一个提拔出来的军官。不管他自己当时是怎么想的，也不管十四爷对他是什么态度，他都必须遵从命令，遵从十三爷的令旨，所以，这一路上，他可以说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也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，生怕一个不慎出了点差错，他可就无法交差了，来到了这沙河店后，他还是不敢松心，趟着雨

水，在寻找着最安全，也最合适的住处，一个戈什哈知道他的心思，上前来悄声说：“军门，您别犯愁。小的刚才进镇时就见到一个废弃了的关帝庙。依小的看，咱们总共也就是八十来号人，凑合着住一宿保管平平安安地、出不了事儿。”范时绎随同手下人看了一遍，也觉得这样安排很好。就下令，让除了蔡怀玺和钱蕴斗两人之外的所有男犯都住在关帝庙，由军士们严加看管，他自己则带着十二名女犯与钱、蔡两人，包下一座客栈住下。那些“男犯”们都是太监，谅他们也不敢跑，就是跑、也跑不出去。

不大一会，那个戈什哈又回来了，说：“回军门，奴才的差使办得很顺利，找了一个字号很响亮的沙河老店。这个店开了有上百年了，请爷让兵士们把号褂子全都脱了、咱们扮成老百姓住进去，他们认不出来的。”

店老板听说有这么多的客人，早就在门口恭候着了。一见面，就说了一大车的好话，又殷勤地送汤、送水，侍候得十分周到。范时绎来到乔引娣车前，陪着十二分的小心说：“乔姑娘，咱们今天只好在这里打尖了。您，还有蔡先生和钱先生，都是我的东家。好歹，请体谅我们下人的难处，将就些吧。到明天咱们顺顺当当地赶路，就是回去迟了，主子也不会见怪的。”

店主人简直看得愣住了。他怎么也想不到，这位穿着鲜亮、气势非凡的“老爷”，竟是这几辆破车上坐的人的“奴才”。乔引娣下车时，店老板留心地瞧了一下，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嘛。不过，她那苍白得令人不敢逼视的脸庞和一双明艳照人的眼睛，却是他从未见过的。只见她缓步走下车来，表情木然地慢步走进店里，又在范时绎的带领下，登上楼去，在一张桌旁坐定，却一次也没有开过口。

这是一个三间全部打通了的酒楼。虽有屏凤隔开，但依旧是声气相通。在他们到来之前，已经有五六个人在这里吃酒了，猜拳行令，闹哄得很厉害，有人也早已是醉意醺然。一下子又来了二十多人，把一个小小的楼座挤得满满腾腾，再也没有可以自由走动的地方。蔡怀玺厚着脸皮向范时绎说：“喂，老范，再往前走，我们可就吃不上这么好的饭了。您能不能开恩给弄点酒来喝？”

范时绎一笑，叫了酒保过来吩咐：“你去，给这一桌来一坛三河老醪。另外也给下边的弟兄们各送去一瓶。我们天一明还要赶路，今晚不能喝多了。”

“好咧，给老客上酒了！”那伙计叫着跑下去了。

酒一上桌，蔡、钱二人就放肆地喝上了。范时绎向乔引娣那边瞥了一眼，见她不声不响地坐在那里，既不动筷子，也不向别人瞧上一眼，只是一个人闷闷地想着心事。范时绎知道自己的身份，当然不敢过去劝她。所以，这一餐饭尽管还算丰盛，却吃得冷冷清清。

东头另外那桌客人，却又是一番情景，就连穿着打扮也大都与众不同。一个身穿青衣的人，大大咧咧地坐在那里，看样子像是位道士。他头上挽了个髻儿，披着雷阳巾，年纪也就是二十上下。听那边满座的人都尊称他“贾仙长”，好像还颇有点道行似的。只听他朗声说道：“你们谁也别闹了，贫道知道你们的心意，无非是要在下多喝两杯，好让我给各位推一下造命。其实，人的造化乃与生俱在，非大善大恶不得更易。就今天在座之人来说，有人就要横死刀下。我把话全说白了，不是给人平添许多心事吗？曾静老兄，你是东海夫子吕老先生的门下，你说，贫道这话对也不对？”

那个叫做曾静的人冷冷地说：“不。学生乃是儒生，从不相信什么神鬼

之说，对先生大才也不敢奉承。不过，大家今天既然在这里相会，我也不想扫了众人的兴。你若能说出我的身世来，我就服了你。”

贾道长哈哈一笑说：“好，你听贫道说来：你三岁丧父，七岁丧母，舅母收养了你，逼着你学生意，你又逃回家里。你的伯父想侵吞你家财产，曾逼得你几乎自杀。后来得到婶母的接济，才得逃到山东，投在东海夫子吕留良门下。吕留良死后，你重返湖南收拾家业，迎养婶母，教读为生——请问，我说的可有一句虚言？”

曾静几乎被他惊得呆住了，他喃喃地说：“不不不，你，你贾道长不是人……你，你是鬼……你一定是在哪里打听我的惨史……”

“哈哈……想我贾士芳自幼出家，在龙虎山上修成道家三昧。今日到此，不过是奉师命救人济世而已，岂有打听得你的家史，又到处向人卖弄之理？今日既然有缘，我倒要奉劝你一句：你身边已经布满了天罗地网，就要大祸临头了，请早做处置，免得走投无路之时，那可就后悔晚矣！”

听他说得这么笃定，曾静早就吓倒在那里，不敢言声了。可是，这情景却被范时绎带来的兵士看了个清清楚楚，有的人就跃跃欲试地也想来问问自己的休咎。范时绎知道自己肩头担子的分量，他在一旁冷冷地说：“道长，你不够安分啊！你挟技入世，淆乱视听，这本身就犯了天条。在下劝你，还是收敛一些吧。”

范时绎的话刚刚出口，那位贾道长就走上前来说：“这位客官，贫道在此有礼了。我不用多说，可是，我知道今日这里，您的地位最为显赫，您的话也许有些道理。但我不违天行事，天又岂奈我何？你看——”说着，只见他把手指一弹，满楼上的蜡烛突然一齐熄灭，楼上顿时漆黑一片。黑暗中只听贾士芳像在一个十分遥远的地方说：“众位，是不是太黑了？今天是十月二十六，不该有月亮的。我愿借来一片清光，为各位佐酒如何？”

说话间，外面漆黑的夜空中突然浓云散去，在透明的、粉红的莲瓣中闪出一轮明月来，把一片清辉的月光，洒得满楼光亮无比。贾士芳笑着说：“这就是贫道可以说到办到的证据。此楼为我设，此雨为我兴，那河为我涨，彼桥为我坍。这座楼上的人，今日能在此聚会，也全都是天意。小道不过聊尽人事而已，岂有它哉！”

范时绎此刻早被他惊得呆住了，他想起今天这趟差事。竟然会办得如此意外，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。他手按剑柄，厉声说道：“你是白莲教的人吧？在下虽是武将，却是文进士出身，自幼饱读诗书，何事不知？这种颠倒五行的微末小术，不过是前朝徐鸿儒的故伎重演罢了。我告诉你，要放老实点，回你的山，修你的道，不然三尺王法正为你而设！”

贾士芳将手一挥，月光不见，而烛台复明。他起身向范时绎一躬说：“多谢指教。你的话与家师所说一样，都是千真万确的道理。所以，我不能驳你，但请相信我也不是白莲教。”

我乃江西龙虎山上娄真人的关门弟子，此次出山是为要了却一些尘缘。我不悖理违法，从善行事，你钢刀虽快，大概也难杀我无罪之人。”

钱蕴斗连忙出来圆场说：“道长，此话说得过份了。真人面前不说假话，实不相瞒，这楼上的人，一多半都是钦犯。请问，此去京师吉凶如何？”

贾士芳苦笑一声说：“唉，生死事大，其理难明。足下若一定要问，贫道今日只能说两个人。”他用手一指乔引娣和蔡怀玺说，“就这二人来说，结果就大不相同。有人可能会身首异处，有人也许会大富大贵。但生未必是欢，

死也未必是哀。君子知命守时，日后自有分晓。”

范时绎心中猛然一惊：嗯，这道人为什么单单说了他们二人？范时绎接到的军机处指令上，第一个要拿的奸人就是蔡怀玺，而命令他解京的内侍中，也分明写的是“乔引娣等四十三名男女宫人”。这道士一开口就说了他们俩人，难道他……再回头向西边一看，那几个吃酒的客人，好像也在关注着这里。他们那旁若无人的气势和腰间掩藏着的兵器，都说明他们不是平常百姓。他正要说话，坐在楼下的一个兵丁跑上来，在他耳边悄悄说“有位总督大人在楼下专候”。范时绎机灵灵打了个寒战，轻轻地自言自语问：“嗯，来者是何人呢？”他立即下令：“大家都已是酒足饭饱了，咱们明早还要赶路，都下去睡觉吧。”回头又向贾士芳抱拳一揖，“道长神技，令人叹服。在下敢请道长留下行止住处，日后我一定专程前往拜访请教。”

贾士芳微微一笑：“出家人四处漂泊，哪来的行止住处？有缘自然还会相见，无缘时说又何用？”

范时绎心中忐忑，不敢在这里来硬的，便一笑说道：“那我就只好静候仙长大驾了。”说着领着众人下了酒楼。来到楼下一看，刚才军士通报时说的那位“总督大人”，原来竟是老熟人李卫。早年范时绎在四川成都当城门锁时，两人曾朝夕相与。可是，如今李卫步步高升，已经是封疆大吏了，他不早不晚地在这种时候到这种地方来，又是为了什么呢？他正在发愣，却听李卫身后有人说：“范时绎你这狗才，连我也不认识了吗？”

范时绎急忙抬头看时，原来十三爷允祥正面带微笑站在李卫的身后。慌得他连忙打下马蹄袖跪了下去：“奴才范时绎给十三爷请安。奴才怎么也想不到，十三爷会冒着大雨连夜赶到这里来，这儿离着靠山镇有五十多里路呀！十三爷，奴才瞧您的脸色不好，一定是受了劳累，又犯病了。您怎么不知会奴才一声，奴才也好派人去接您哪……”

在一边的李卫接上话头说：“老伙计，我们也有好几年没有见面了吧？要没有大事，十三爷能这样急着赶来吗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你哥子范时捷已经升任巡抚了。好嘛，我的这些舅子哥儿们，虽然一文一武，可是都在升官，你们家坟头上直冒青气呀！站好了，听十三爷交代差事吧。”

允祥点点头说：“范时绎，响鼓不用重锤，今天这里的情景我都听下边的人说过了。你瞧，又是能够呼风唤雨的道士，又是身携刀枪的强人，大意不得呀！你立刻将这里的事情和卫士全交给李卫，然后马上跟我回到大营。我要去向十四爷传旨，也想顺便看看他，你随我一道去好了。”

范时绎不敢多说，连忙把这里的情景一一报告了。李卫听了后在一旁说：“十三爷，您和老范只管放心到后边睡觉去，这里就交给我吧。道士也好，强人也罢，都由我来对付，保管万无一失。不是我吹牛，治不了他们，我也枉称这‘鬼不缠’的绰号了。”他一边说着，一边叫来军兵们部置关防守卫的事情。听见楼上的人，仍在大呼小叫猜拳行令地闹腾，一个念头突然闪过心头：我倒要看看是什么人敢在这里如此放肆！



## 八十二回 李总督救助落难人 黑嬷嬷制服甘凤池

李卫既是个办差机灵的人，也是个爱多管闲事的人，楼上的喧闹声引起了他的兴趣。他刚要起身上楼，忽听店外传来一阵哭泣之声，而且像是个老妇人的哭声。他心中一动，这个沙河小店的事情可真够人操心的，里边还没有安置住，外面就有人哭上了。这哭的是个什么人，她为什么不早不晚，单单在这个时候痛哭呢？

此时已到子夜，外面冷风吹得人直打冷战。李卫循着哭声来到店外，便见路边上坐着一位老婆子，大概有六十岁上下，怀里抱着一个大约十五六岁的大小伙子哭得正惨：“儿呀……你醒醒……你要是就这样去了，叫娘可怎么活呀……”

李卫上前一步来到近前问：“老人家，他这是怎么了？”

一见有人来问，那老婆子也就像是看到了救星一样：“哎，好心的大哥呀！我们不是无家可归的人，这孩子他爹原来在这里开镖局。可我们来投他，却不知镖局为什么被人砸了，他爹也不知跑到了哪里。昨天，我们娘俩正到处打听，一条恶狗冲上来，就把这孩子咬了，……他这样人事不醒，可叫我怎么办呢……”说着，她又要放声大哭。

李卫听她说得可怜，上前拉住她劝道：“老人家，你这样光哭怎么能行呢？来来来，你跟我到店里去，先暖和一下身子，也让孩子喝口水，然后咱们再去找个郎中来看看……”

哪知，不提“喝水”，那孩子还睡得好好的，一说要他喝水，他却突然挣扎起来叫道：“水，水？啊，我不喝水，也不要水、你们快把他打出去……”

李卫心中一颤：这是疯狗病！他急急地说：“老人家，你这孩子是让疯狗咬了，不赶快治就有生命危险！快、到店里去，我有法子为他治病。”

“你……”老妇人泪流满面却不知如何说才好。

“老人家，你什么也不要说了。我是叫化子出身，这病我能治，你就放心吧。”说着，叫过两个伙计来，把小伙子抬进店房放好了，又问：“你们这个沙河店有生药铺没有？快，去找人给我抓药去。”

一名校尉恰在此时来到身边，李卫叫住了他：“过来，我说方子你来写，写完马上去抓药。叫店里预备药锅侍候，这药要快抓、快煎、快服，晚了一刻他这条小命可就难保了！”

老太婆见此情景，一个劲儿地念佛：“阿弥陀佛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药藏王菩萨，托您的福，让我们遇到贵人相助……”

李卫听她说得伤心，走上前劝道：“老人家，你不要难过，也用不着说那么多感谢的话。实不相瞒，我不是什么贵人，倒是当过七年叫化子，也学会了一点被疯狗咬伤的救治办法。今天你们娘俩有缘，怎么不早不晚偏偏在这个时候碰上我呢？放心吧，这一剂药吃下去，就能保住你儿子的命。先护了心，救了急，以后还得慢慢再治，得要两三个月才能除根哪！”

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，楼上喝着酒的客人听到动静，也全都走下来了。其中一位长者，把李卫上下端量了好长时间，不出声地笑了。李卫是何等的精明啊，这群人刚从楼上走下，他们的一举一动就没能逃过他的眼睛。他早认出来了，这个为首的，就是在江湖上赫赫有名、黑白两道上无人不知也无

人不晓的大侠甘凤池！今天在这个是非之地，碰上甘凤池，不由得李卫不心惊胆战，也不由得他不暗暗地打着算盘。自从李卫接下了“捕盗”的差使以后，他们俩早就是老对头了。但李卫看了又看，却没有瞧见那位贾道长。看别的几位那神情，好像是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摩擦似的，一个个神情沮丧，面带怒容。他想少了一个贼道士，不管怎么说，也总是少了一点是非。

正好，去抓药的伙计回来了。李卫一边吩咐着这药要怎样煎熬法，一边急速地打量着甘凤池的行动。只见他漫步来到近前问：“这小子害的是什么病？你是郎中名医吗？”

李卫头也不抬地说：“他是让疯狗咬伤了，我在为他用一个偏方救治。只不过是尽力而已，说不上是郎中，更不敢说是什么名医高手。”

甘凤池浅浅一笑说：“想不到身居高位的李制台、李大人，还有医国之手，在下佩服！”

今天咱们在这个小镇子上相见，可真有点狭路相逢的味道，不知制台大人以为在下所言对也不对？”

李卫心里一阵紧张。这些年来，不知有多少甘凤池的徒子徒孙栽到李卫的手下了。难道他今夜是专门来找我的晦气吗？他眼睛向四周一瞥，果然，在甘凤池的身后，站着几个大汉，一个个英武有力，不像善良人的模样，而且他们似乎早已做好了动手的准备。但他也看到，自己身边的几个军校，也正向这边围过来。他心里有底了，便站起身来和甘凤池四目相对地看了好大一会，才突然笑着说：“甘大侠，我看你大概是喝了贾仙长的马尿，有点晕胡了。咱们虽然打过交道，可并不相识啊。”

甘凤池哈哈大笑：“不敢自夸，我甘某人的眼里是有水的。你不认得我，可我却认得你！这几年，我的徒弟们被你杀了几个，我也是心中有数。不过，我还知道，你是位清官，也是条汉子，可你为什么总要与我不过去呢？我一不犯王法，二没有挖了你的祖坟，你却扬言说，早晚要掀了我的‘贼窝子’，你好狠哪！今天咱们既是在这里遇上了，我就要问个明白。”

李卫目不转睛地看着甘凤池，突然他嘿嘿一笑说：“对对对，你说的事情全都是有的，可这就是我的饭碗子，你叫我怎么办？你千里迢迢地追到这里来，究竟想怎样了结这件事情，就划出个章程来吧。”

甘凤池铁青着脸说：“我不想要你的命，再说，非法无礼的事我甘某人也从来不干。可我知道你今天押解着汪景祺先生，他是家父的结义兄弟，我想见见他。既为他钱个行，也想问一下他的官司，好进京去为他打点打点。李大人与我‘神交’多年了，我想，这点面子你不会不给吧？”

李卫没有马上答复他，却回过头来，接过已经煎好的汤药小心地吹着。老婆婆瞧他和甘凤池打嘴仗，站在旁边看得愣住了。李卫便走上前去，一边精心地给小伙子灌药，一边笑嘻嘻地说：“甘大侠，你也知道我是个痛快人，一点儿也不想让你为难。你的弟兄中有不少还在为我作事，我也从来都信而不疑。他们既是你身边的兄弟，也就是我的兄弟，那咱们俩也可以说是兄弟了。既然都是兄弟，有话自然是好商量的……”

甘凤池打断了李卫的絮叨说：“我知道，你李大人的浑号叫做‘鬼不缠’，也有人说你简直应该叫做‘专缠鬼’。不过，在下今天没功夫与你在下这里胡缠。你给我一句痛快话，这汪景祺你到底是让我见还是不让见？”

李卫已为那小伙子灌完了药，他冲着老婆子说：“放心吧，这剂药喝下去，他就不妨事了。”转过头来，他又对甘凤池说。“甘大侠，我知道你闯荡

江湖多年，人称雅号‘小孟尝’，也有人叫你‘大郭解’。了不起呀，能当得起这雅号的在江湖之上还有何人呢？不过，今天你来得确实不巧，汪景祺已从另外一条路上押往京城了。我还可以告诉你，我李卫既蒙你看得起，称我是条汉子，我就实话实说。就是他汪景祺落在我手中，朝廷玉法所在，你也见不了他。你张口合口知礼守法，难道就是这样的守法吗？将来，也许我李卫仰仗你的地方还多呢。所以，我劝你不要把饭做得夹生了。日后假如这位汪景祺被绑赴西市，你想要祭他一祭，我要是当时也在场，这个面子还是一定要给你的。”

甘凤池看着这位油盐不浸的无赖总督，厉声说道：“我要是硬要看一看呢？”

李卫回头对那老太婆说：“再给你儿子灌口热茶。”回头又向甘凤池说，“我正在这里忙着救人，你却偏偏要来苦苦相逼，非要做越礼非法之事不可。要我说，就凭这一点，你称不起这‘大侠’二字！”一边说，他回头看看身边的戈什哈们说，“你们大概还不认识，这位就是鼎鼎大名的甘凤池，甘大侠！过了黄河，在江南江北的黑白两道，上至督抚大老，下至缙窗小贼，提起他来，没有人敢不倒履相迎、刮目相看的。我李卫还要回江南办差，不能不给他面子。听着，只要他不动武，你们也不可随便捉人。听清楚了吗？”

李卫身边的兵士们，都是范时绎带出来的兵。他们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，更没听到上司有过这样的吩咐。在李卫身后的一个校尉心里早就有气了，他心想，如今甘凤池正和李总督在说话，我何不趁机给他点厉害瞧瞧。就是杀不了他，也给他闹个满脸开花。于是便悄悄地拔出匕首，突然向着甘凤池掷了过去。哪知，甘凤池正眼也不瞧地伸出手来，双指轻轻一夹，就把匕首夹在指缝中。他笑声朗朗地说道：“这些小玩艺，拿到这里，也不怕献丑吗？”他一边笑着说话，一边将那匕首抓在手里团弄，不一刻功夫，那柄匕首像是被烈火锻烧了一般，在甘凤池的手中直冒青烟，从殷红变得如同核桃一样大小，转眼间，又化成了一团铁水，滴滴流落。直到看着匕首消融净尽，甘凤池才又笑着说：“李大人，我这可不是卖弄玄虚。你知道，在石头城八义兄弟之中，我这点本事，只能排到第六。我只是想告诉你，不要妄想动干戈，而要真诚相见。你只要让我见一下汪景祺，我带上我的人立马就走！”

此时，早有人跑到后边，把外面的事情告诉给了十三爷和范时绎，他们也早就来到了前边。但李卫与甘凤池近在咫尺，他们虽想动手，却又投鼠忌器，不敢冒然行事，允祥走上前来：“足下如此手段，出来为朝廷效力，岂不是好事，何必要做无益之事呢？”

甘凤池回头看了一眼允祥决绝地说：“尽忠尽义都是大道所在。我并不想和朝廷作对，难道想看看朋友也不行吗？”

从见到十三爷出来，李卫就打算动手了。此刻，他勃然大怒地说：“我没功夫和你闲磨牙，来人，与我拿下了！”

“扎！”

十几个戈什哈答应一声拥了上来，就要向甘凤池下手。可是他们没有想到，这种场合哪用得着甘凤池出手啊！他的五个徒弟早就一齐上前，抽出了身上带着的皮鞭，上下飞舞，刹时间，把整个客店全都包围在鞭影之中。凡是冲上去的，没有一人能占得了便宜。

甘凤池笑着说：“李大人，你别怪我的徒弟们不懂规矩，这是你逼得我不得不这样做的。对不起，今天这事，只好请你暂时留下作个人质。请出了

汪先生，我和他说几句话，我们转身就走。所有得罪之处，等到了南京，我自会到府上去负荆请罪的。”说着伸过手来就要去抓李卫。可是，突然，他感到自己的手被人轻轻地抓住了。急切之下，他就想挣脱，但那只抓着他的手却像铁钳似的，无论怎么用力也挣不开。他急忙回头看时，抓他的人却正是那个老太婆！

甘凤池出道以来，还从未失过手，今天的事情大让他吃惊了。他怒声问道：“你，你是什么人？”

“我是他的妈妈。”老太婆颤颤巍巍地站在那里，往躺在春凳上的儿子一指轻轻地说：“我的儿子已病成这样，你把李大人弄走了，我的儿子怎么办？再说，李大人是我家的恩人，我又怎能袖手旁观呢？”

甘凤池把老人上下打量着。他怎么也想不到，这个穿得破破烂烂的老婆子，为什么能有那么大的力气。他这里正在猜想着她的来历，那老太婆又说：“看在我的薄面上，把这事撂开算了。你和李大人之间，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，等我儿子病好了，你们再自己去料理好吗？”

甘凤池暗自运力，凑着老太太不防，一个“通臂猿掏果”就打了过去。只听“砰”地一声，那一拳着着实实地打在老人的鬓角上。哪知，老太婆稳稳地站着，甘凤池却只觉得好像是打到了一块生铁上面，他的右手中指却已经断了。一阵剧烈的疼痛，使他几乎跌倒在地上。他是全国有名的武术大家呀，在石头城八友之中，他虽然行六，其实那名声远在老大生铁佛之上。这一惊之下，他怒气大发，向徒弟们叫了声：“给我用鞭子抽她！”

师父一声令下，弟子们哪敢怠慢。五条皮鞭像发了疯似的向老太婆抽去。老人家可也真气急了，她大喊一声：“好，名震江湖的甘凤池也会以多欺寡吗？”只见她轻轻地挪动小脚，在地上转了一个圈子，就闪开了众人抽过来的鞭子。等第二次鞭子又抽来时，她顺势一个高跃，跳起了一丈多高，双手一划，五条鞭子竟被她夺去了四条。在她从容落地的同时，两手一搓一抖，那四条鞭子就像败絮般纷纷落下。老太婆怒喝一声：“不知羞耻的东西，还要再较量几招吗？”

这几手太漂亮，也太精采了。一旁的军士高声喝采，就连甘凤池也看得傻了眼。他挥手止住了徒弟们，又上前向老太太一揖说道：“我甘凤池今天认栽了。请教老人家尊姓大名，三年之后，在下一定要登门求教。”

老太太俯身看了看自己的儿子，见他已经睁开了眼睛，才轻轻地说了声：“大侠言重了。如果你一定要报这个仇，我敬侯大驾就是。实不相瞒，我是端木子玉家的。”

此言一出，惊得甘凤池俩眼都直了。“南皇甫北端木”，武林人中谁不知他们两家的厉害，今天自己栽到她家手里，那真是活该！他上前一步说：“哦，原来是端木夫人，在下言语不当，实在是得罪了。今日我……”

老太婆说：“甘大侠英名，我早已知晓。不过我却不敢当这夫人二字。我不过是端木家的一个奶妈。只因生得太黑，大家都称我为‘黑嬷嬷’。这里躺着的就是我家小主人，因和老爷拌了两句嘴，私自跑了出来，不料却被恶狗咬伤。要是小主人有个三长两短的，可叫我怎么回去见我家主母呢？李大人，你的救命大恩，端木家永不敢忘。今后无论到了哪里，遇见了什么人，什么事，只要您老一句话，黑嬷嬷水里火里，一定要报您的大恩大德！”

李卫笑着说：“哎，老人家的话，我李卫可是不敢当。不过，甘大侠，请你也别把今天的事放在心里。汪景祺确实不在这里，他就是在这里，我也

不敢让你见他。你在南边过惯了，不知这是京师帝辇之下啊！我们今后还要在南京见面的，彼此都留个后路好吗？”

### 八十三回 端木郎痴情受折磨 乔姑娘正容入御园

甘凤池向老人家深深一躬，自叹地说：“甘某纵横江湖几十年，今日方知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三年报仇的事，甘某再不敢提。往后，只要端木家人出面打个招呼，我甘凤池自当退避三舍。李大人的高义，我也将永远不忘。走，我们江南再会吧！”

在客店后房里，李卫叫伙计端来了一大盆加进了青盐和皂角的热水。让黑嬷嬷用生白布给端木公子清洗伤口，他自己则伏在那公子身上不停地抹着清凉油。一边做着这些一边问：“嬷嬷，端木公子的大号叫什么，你们家世代武林领袖，一条狗怎么就能伤得了他？”

“唉！”黑嬷嬷深深地叹了口气说，“别说是一条狗，就是世上所有的野狗也到不了他跟前哪！他是我们端木家的三公子，名叫良庸。他千不该万不该犯了老爷的家法，喜欢上了刘逊举老爷家的姑娘。我们老爷一气之下，就放出疯狗来咬伤了他。他能逃得这条命，可真是多亏了李大人您哪！”

“什么，什么？哪有这样的‘家法’？而且这世上又哪有这么狠心的老爹？”

黑嬷嬷擦擦眼泪说：“李大人，你哪里知道，我家老爷什么都好，他怜老惜贫，从来也不作践下人，可老人家就是一条——认死理。端木家有个家规，就是不准和官宦人家结亲。

这事说起来已有三百年了，那还是明朝年间的事。当年永乐靖难兵起，端木家被永乐皇帝满门抄斩，只逃出了位太祖公。他老人家对天发誓说：子孙里面，若有与官家结成亲眷的，定斩不饶！所以，三百年来，端木家传了十一代子孙，隐居在山东即墨，只是作佃作生活，暗地里教子孙们读书识字，习文练武，却没有人敢和官府来往，更不要说是结亲联姻了。”

李卫笑着说：“这也太不近人情了，天下若都是这条规矩，我的女儿嫁给谁呢？”

“可不是嘛！我在端木家几十年了，良庸的叔爷，就是因为孟兰会上和一位小姐好上了，那边却是巡盐道台。太祖公生生的把他叔爷关了三年，直到那位官员调任才放出来。就为这事，他叔爷一气之下，出家去当了和尚。说来也怪，凡是不遵从这条家法的，家里总得出一个暴死的人。所以，这早已不是家法，而变成家忌了。”

二人正在说话，躺在床上不言不语的端木良庸突然一声大叫：“梅英……梅英……你别走啊……”突然，他睁开了眼睛，怔怔地看着黑嬷嬷问，“我……我这是在哪儿……”

黑嬷嬷连忙跑上前来，替他掖好了被角，又心疼地说：“我的小祖宗，你到鬼门关去走了一趟，你知道吗？亏得遇上了这位李大人，他医道好，心地也好，要不然你可怎么得了？”

李卫上前来轻声地说：“端木公子，你别怕，这也许都是命中注定了的。我无意中救了你，嬷嬷又救了我，这是一笔永远也算不清的账。你们家怎么会定了这样的家法？你告诉我，你喜爱的那位姑娘叫什么，这件事，我能不能帮忙？”

端木良庸轻轻摇着头苦笑说：“三百年了，谁也不敢坏了这条规矩。我的心已经死了，不再想它了。你救了我，我实在是感激不尽，我该怎么称呼您呢？请教李大人台甫？”

“我叫李卫，是江南总督。不过，那是官面上的，在江湖上朋友们都称我为‘叫化子李’。你年纪还小，我看，你叫我一声‘李叔’，大概不算沾污了你们端木世家吧。说说，你和谁家的姑娘好上了，你爹又和谁相好？告诉你，我这个大媒人是当定了。”

“她是……是即墨县已故大令陆陇其的女儿，叫梅英。今年四月初八浴佛节那天，她去进香，不料却被几名恶少缠住。我那天正奉了爹爹的命去运瓷器，恰巧碰上救了她。说来也是缘分凑巧，端午节她去采桑，我们又见了一次；到了八月十五，我去东乡收租子，她的外祖母家也在东乡。已经见过多次了，哪能不说话呢？一说话，哪知就对上了心思。于是我一直呆在东乡，把收租的事全忘了。这一来，纸里的火就包不住了。我真不明白，我们端木家要算起来还是圣人门下七十二贤人的后裔，我们做了什么事，后辈要受到这样的惩罚？听说，她们家的规矩也很大。我死不足惜，可她要是有个好歹，叫我怎么对得起她……”说着，他早已是潸然涕下了。”

李卫沉思了好久才说：“唉，你的事真可以编成一部戏文了。陆陇其生前是山东有名的清官，你们家又是山东望族，门当户对，多好的一对姻缘啊！这样吧，我回到北京后，还有事要去趟山东，你的闲事我管定了。不过，你现在的身子骨还不能劳累，你就跟着嬷嬷住到我那里，一边将养身子，一边等候消息，这行吗？”

黑嬷嬷千恩万谢地说：“李老爷，老婆子一辈子也忘不了您的恩情。有件事，我想问问，却不知……”

“什么事？你问吧。”

“甘凤池的地盘在江南，您又是那里的一方诸侯，你们怎么会在这里相会，他又怎么敢得罪您呢？再说，您带着那么多的兵，一句话就把他拿了，可您为什么不让兵士们动手呢？”

李卫站起身来，在房子里来回踱步。黑嬷嬷的话，他无法回答。这些年他的确是干了不少大事，为雍朝清除了许多大盗渊藪。比如，为祸四川的“天府十三太保”，江汉的“香堂三圣”和“龟蛇二杰”等等，威名震慑江湖，成了天下闻名的捕盗能手。雍正皇上很赏识他这一点，任他为江南总督，又密令他总管天下缉捕盗贼之事。按雍正的意思是，不管是谁，你见一个就给朕拿一个，只要拿到就立即正法。可是，李卫怎么能这样做呢？他有他自己的打算。比如甘凤池，就不是能够说拿就拿的人。他们一共有结义八人，生铁佛是老大，其余还有吕四娘、宋京、窦尔登、一枝花、圣手二，和莫卜仁等。这些人良莠不齐，性情各异。

有的是打家劫舍为非作歹的土匪；有的是鼠窃狗盗的惯偷；有的则和

白莲教渊源甚深。而甘凤池和窦尔登则是惩恶扬善、扶弱济贫的豪侠领袖。引导得方，他们就可为朝廷所用；一体擒拿，反会将他们都逼得与朝廷为敌。今夜他不肯捉拿甘凤池，就是要留这个后步。可是，从山东突然冒出来这个本领远在甘凤池之上的老奶妈，却让李卫不得不改变主意了。他思忖了好大一会儿才说：“嬷嬷，你问这件事，我不好回答。甘凤池的门下，我拿了不少，可我也敬重甘凤池的人品。他不过是想来看看朋友，并没有罪，我怎么能太认真了呢？嬷嬷，子时早过了，我还有点事情要办，你们也早些歇着吧，以后咱们说话的时候多着哪！”

李卫来到后房时，见十三爷和范时绎两人还在等着他。十三爷示意李卫坐下，问了问前边的情景。范时绎却说：“好，你这一回来，我才放了心。刚才在外头，我还真怕甘凤池撒野伤了你哪。”

“咳，你那是多虑。像甘凤池这样的人，是轻易不肯和官府翻脸的，他有身家财产啊！”

何况，他领袖武林各路豪杰，他自己的命比我李卫值钱多了。不过，那个‘假道士，为什么不露面呢？要不是黑嬷嬷，说不定我们还真要吃点亏的。”

允祥把身子向后一靠，干咳一声说：“来，咱们说说正经差事吧。我这次是奉旨去见十四弟的，皇上近来身子不好，心清也不大好。他脸颊上长出一些小小的红点，又久治不愈。

所以，想召十四爷回京替八哥管管旗务。老范，你与十四爷见面机会多，你说，他能奉旨吗？”

范时绎欠身答道：“回十三爷，据奴才看，十四爷在前几个月似乎是已经想通了一些。

可这次汪景祺的事情出来，皇上又派人拿了他身边的人，就不大好说了。现在他每天头不梳，脸不洗，一大早起来，就阴沉着脸绕着景陵转上一大圈儿，回来，就一头坐在那里不动了，送吃他就吃，不送他也从来不说要。说句该割舌头的话，他简直成了白痴。唉，他也是龙子凤孙哪，这样让人看着心疼。”

允祥沉思了好久才说：“唉，十四弟也是英雄气短哪！像蔡怀玺、钱蕴斗这样吃里扒外的人，抓就抓了，有什么想不开的。”

李卫笑着说：“十三爷，奴才说句不知进退的话；十四爷哪是为了钱蔡二人，他是因为舍不得乔引娣呀！要奴才说，十四福晋比乔引娣漂亮多了。为了个女人就这样地神魂颠倒，奴才看，他也说不上是英雄。”

允祥一笑说：“你小子说话也不想想自己，当初你是怎么为了小翠儿差点丢了脑袋的？”可这句话一出口，他就立刻想到当年为自己殉情的两个女子，心里不由得一阵酸疼。

便马上转了话题说，“好了好了，不说这些了。李卫你这次回京交代了差使就去见宝亲王，他有事要和你商量哪！”

这里正在说话，门外一个小校走了进来，他双手捧着一封书筒禀道：“王爷，这是军机处转过来的，说是有十万火急的事，要立刻禀报王爷。”

允祥接过来一看，原来是张廷玉写来的。那上边说，十位铁帽子王爷中，已有四位准备进京，不知是何人所为，问允祥知不知道。允祥眉头一跳，把信随即丢在火盆里烧了。他略一思索，便要过笔来写道：“闻讯莫名惊诧。祥何人也，敢不请旨而宣召私人来京？此必廉亲王所为，盼速密奏皇上。”

写完，对那个送信的人说：“你立刻飞马回京去见张相。如果到京时已过四更，就在畅春园门前交给张相，或者让张五哥代呈，千万不能再让第三人看到。”

那军士答应一声飞马走了，允祥见李卫他们都要离去，就叫住了说：“别走，我还有事要说。范时绎，你是我带出来的兵，你向我说句实话，马陵峪大营里究竟有多少能用的兵？”

“回十三爷，花名册上稍多一些，但能应召的实有三万一千人。”

“哦，你吃了多少空额？”

范时绎吃惊地看着十三爷，允祥笑着说：“你别只管看我，我知道带兵的没有不吃空额的，吃得最多的就是年羹尧。不管你吃了多少，今天我绝不怪罪你，你还是给我说实话好。”

范时绎的脸红了，他吞吞吐吐地说：“主子爷，您是带过兵的，奴才不敢瞒您。我的驻地上来来往往全都是朝廷大员，我实在是应接不过来呀。所以，我吃了三五百名空额……”

“好，我已说过了，此事决不追究。马陵峪这个地方十分重要，它不但是祖宗灵寝所在，又是策应北京、热河和奉天这三处的根本要地。国家一旦有事，就要动用你那里的兵力。你可知道我这话的分量吗？”

“是，奴才领训。回去立刻就把空额补齐了。”

“哎，这就对了。你那里应酬多，我知道，以后我每月特支给你三千两银子。不过，你可不能见谁都巴结。你要学你的哥子范时捷，他是除了皇上，谁的账都不买的。”

李卫接上话头说：“十三爷，我这次来，也正想向您说说这件事的。皇上要刷新政治，头一样看重的就是个廉字。其实，这事是说着容易做着难哪！就说范时捷的哥子范时捷吧，他一年的俸禄才有一百六十两，就是想廉能廉得起来吗？刚才打退甘凤池的那个黑嬷嬷，她家的公子爱上了县里的清官叫陆陇其。陆是圣祖爷手下最清的官，死后圣祖封他溢号‘清献’。一个县令，能有这种荣耀还能没吃的吗？可是，他死后，家里分文皆无，要靠女孩子抛头露面地去采桑度日！十三爷，您是瞧着奴才长大的，奴才不敢瞒您。我向皇上报的‘江南无亏空’是假的。我是从嫖客身上征收重税，挖的是婊子们的卖肉钱啊！河南没亏空才是真的，可是，我不能学田文镜。他如今是官越当得大，就越要从百姓和官员们身上榨油。从山东，安徽到江南，只要是讨饭的，十个里有九个是河南人！十三爷，这样治‘贪’，能治得了吗？”

允祥眼中炯炯闪光地说：“你说得很是，可你不能把这江南总督的位子包一辈子吧。假如有一天皇上下令，让你去河南当总督，那里却只有一条年年发水的黄河。没了婊子，你小叫化又从哪里弄钱呢？”

“十三爷，您这话可真敲到点子上了！我的办法就是火耗归公，由省城按差使的肥瘦分发。今年一开春，我请出王命旗来，斩了射阳县令，原因是他贪污。奶奶的，拿着我的养廉银子还贪污，不杀他杀谁？所以，我江南没有清官，可也没有贪官。我曾把这法子给皇上递过奏折，可是，因为年羹尧反对，没有成事。如今年羹尧倒了，十三爷，您替奴才说句话吧，您说话，皇上还是能听得进去的。”

允祥笑了：“好，我替你说话。上次你的折子，其实我也看了，不过却没能看懂。那上边错别字太多了，我数了数，大概足有三百多。这次你终于说明白了，我看你这办法准能行得通。”允祥一高兴，竟忘了自己的病。他



突然一阵呛咳，吐出了血痰。他悄不出声地把它藏在手帕里，没有让李卫他们看见。张廷玉给他来的急报中说有几位铁帽子王爷进京，震动着他的心，他已经没有精力再说别的了。

三天之后，李卫护送着的囚车，终于平安地回到了北京。他们按照张廷玉的吩咐，将钱、蔡二人交大理寺，其余的人带到原来的十四爷府，听候甄别。单单把乔引娣一人带到了畅春园。张五哥在门口迎上来说：“李大大人，皇上这会儿正在接见大臣，谈得很恼火。传旨下来说，暂时不见你们。这样吧，我陪你带上乔引娣先在侍卫房里歇着，吃点东西。该进去时，铁成会来告诉我们的。”

李卫和张五哥来到车前，小心地说：“乔姑娘，我们到地方了，请下车来吧。我们不便搀扶，请你自己小心着点。”

过了好大一会儿，才听车内有了动静。车帘打开了，一个蓬头垢面的女子慢腾腾地走了下来。李卫这些天来，早就想见她一面了，可就是没有机会。今天小心地一看，她的相貌也真算不上出色。瓜子脸上有几颗雀斑，前额略高，一双弯月眉，眉心微蹙。眼睛好像也不算大，但如果配上这弯月眉，却有说不出的风韵，令人看了不由得怦然心动。哦，这就是那位掀起山西大案，闹得诺敏悬梁自尽，后来被十四爷收留在身边，如今却又被皇上看中的女子吗？

## 八十四回 乔引娣冷面对君主 雍正帝抑怒说乱臣

李卫领着乔引娣，慢慢地走进了侍卫房，让她在椅子上坐好，又点上了六七支蜡烛，把小屋里照得通明。可是，他们两人却谁也不敢开口和她说话，这场面真是要多尴尬就有多尴尬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大约十一二岁的小苏拉太监走了进来，他手里端着食盒子，在桌上布好，又向乔引娣行了个礼说：“您就是乔大姐姐吧，奴才名叫秦媚媚，往后，我就是专门侍候您的人了，您有什么事情只管吩咐奴才就是。”

乔引娣却正眼也不瞧地说：“是吗？那好。你去告诉皇上，我想死，也想在死前见见他，瞧瞧他长的是什么样！”

张五哥和李卫一听乔引娣那要死要活的话，不由得大吃一惊：哎，这女子说话怎么这样混？可小太监秦媚媚却笑着说：“哟，乔大姐姐，您的话奴才不敢听。您要死，总不能拉着奴才去垫背吧？奴才劝您还是先吃点东西好，等皇上要见时，您说话不是也多点力气吗？其实，您现在想死，是一时想不开，等您想开了时，叫您死您也不肯死的。”

五哥和李卫都觉得，对这个多嘴多舌的秦媚媚，还真不能小瞧了。看，连乔引娣都被他逗得没了话说。她木着脸喝了一碗粥，又吃了一小块点心。然后就闭上眼睛，端然坐在那里，好像是在养神似的。秦媚媚一边收拾碗筷

一边说：“乔大姐姐，奴才瞧着您和皇上还真是有缘分呢。”

乔引娣突然睁开了双眼，闪着愤怒的光亮，一声不语地紧紧盯着这个小不点太监。

“哟，乔大姐姐，您千万别这样看我，我害怕。”秦媚媚好像真被吓住了似的往后倒退着。李卫心里明镜一样，他知道，这小于是在做戏呢！很显然，这是雍正从千万个宫里太监们中，选了又选，挑了再挑，才找出来的一个猴儿精。只见他一脸赖皮相地对乔引娣说上了，“乔大姐姐，奴才可不敢在您面前说一句假话。刚才您吃的饭，和您吃饭的样子，怎么和皇上一模一样呢？您吃的是皇上赐的御膳呀！平日里，奴才侍候皇上见得多了，他也是这样急急忙忙地喝碗粥，吃一小块点心，就闭上了眼睛，好像是在打坐一样。您瞧，怎么就能这样巧呢？”

乔引娣大概从来没见过这样会陪小意儿的人，她不出声地笑了笑说：“好了，好了，你回去吧。”

“是喽！”秦媚媚打了个千，提起了食盒子，又开心地笑着说，“皇上说了，我只要能逗得您一笑，就赏我五十两黄金。往后奴才侍候您的日子多着哪，我可就要发大财了！”说着，他一溜小跑地出去了。

过了不知多长时间，那秦媚媚又回来了。他站在门口说：“咱这次是奉旨传话：着李卫和乔引娣进去，皇上在风华楼上召见。今天晚了，张相不能回家，着张五哥送张相到清梵寺歇着。”

“是，奴才等领旨。”李卫和张五哥如蒙大赦，一齐答应着。

风华楼在露华楼正西，楼上亮着八只黄纱宫灯。李卫以为楼上只有雍正一人呢，哪知来到门前，却听皇上在里面说：“杨名时，就这样说定吧。你先回去；待会儿李卫就来了。他虽然是你的学生，可你们的政见却不同，你就不要见他了。改土归流是朕的既定国策，既然你想不通，那就先缓些时日，朕可以等你。你明天走时，不要再递牌子进来了，朕让李卫和史貽直去送送你。这里还有一包老山参，赏给你补补身子。”

李卫听皇上这样说，连忙闪到一边黑影里，直到看着杨名时出去，才报名请见。只听里面回答一声：“进来吧。”他这才小心地领着乔引娣进了风华楼。李卫“趴”地打下了马蹄袖跪倒：“奴才李卫给皇上请安。”他说时，悄悄地瞧了一眼乔引娣，见她竟站在那里纹丝没动。宫里站着的太监和宫女们个个吓得胆战心惊，心想，这女子为什么敢如此无礼呢？

李卫行过了礼，回过头来又说：“这就是乔引娣，奉旨随着奴才来晋见皇上。”

雍正这才向乔引娣瞟上了那么一眼。可就是这么一眼，他又似乎看到了小福的影子，他的心砰砰乱跳了一阵，但又被立刻按下了。他回头向李卫说：“李卫，你这趟差确实辛苦了，赏膳！”

李卫忙说：“主子，别让他们费事儿了。这里不是有主子刚吃过的御膳吗？奴才瞧着嘴馋，奴才好久都没吃过主子的饭了，就赏给奴才吧。”

雍正一笑说道：“你只要喜欢，就在下边给你安上个小机子，你把它全都吃光朕才高兴呢。”

乔引娣用眼一瞟，秦媚媚说得果然不差，皇上确实是吃的这极家常的饭食。她心中一动，啊，当皇上的还这样清廉，恐怕天下难找了。一旁跪着的秦媚媚正要叩头出去，却又被雍正叫住了：“你先别走，朕还有差使交给你哪！”

“扎。”他又跪下了。

雍正这才回过头来看着乔引娣问：“你就是乔引娣？”

“是，我就是乔引娣。”她挺直地站在那里，不卑不亢地回答。在旁边站着的养心殿总管太监高无庸知道皇上那“冷面王”的脾气，他断喝一声：“你这是在跟主子说话？还不跪下！”

雍正无所谓地一笑：“不要难为她，你就是把她按倒在地，她心里也还是不服气的。”回头又问，“听说，你是山西人？”

“是，山西定襄。”

“家里还有谁？”

“老爹、老娘还有哥哥。”

乔引娣万万没有想到，皇上的问话会从这里开始。重阳节那天和十四爷生离死别的场面，还在她心头萦绕。她想，皇上一定要问到十四爷，也一定会数落着十四爷的不是。她把自己的生死全都豁出去了，脸上挂着一层严霜，静静地等着皇上往下说。

“朕知道，十四爷待你很好。”雍正终于说话了，“但他是犯了国法也犯了家法的人，要受到惩处。你知道吗？”

“十四爷他，他犯了什么法？”乔引娣倔强地问。

“家事和你说不清，而且就是说了你也不信。国事嘛，就更大了。年羹尧派人和他联络。要让他私自逃到西宁去，拥他为帝反回北京。有人买通了蔡怀玺和钱蕴斗，送进去一个条子，上写‘二七当天，天下从此宁’，允禩却藏匿不报。后来又有人撺掇他出去和汪景祺接头，虽然没能见着，可是，这都是大逆的罪。在朕的二十四个兄弟中，允禩是朕唯一的一母同胞。他能逃得了家法，可是，王法无亲，朕却无法宽恕，也护不了他。”

乔引娣脸色变得雪一样的苍白。皇上说的事情，有些她就在当场，有些她也略有耳闻。

如果证实了大逆的罪名，不是就要被凌迟处死吗？她在心里挣扎一下，强口说道，“皇上要作七步诗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词，也用不着和我说这些没根没梢的话。况且，我是个女人，你们男人间的事，我弄不明白，也不想明白。我既然已经跟了十四爷，就要从一而终。十四爷就是上刀山，下油锅，我也愿意跟他一齐去。皇上要叫我现在就死，我叩谢皇恩；要能让我跟十四爷死在一起，那我九泉之下，也可以放声大笑了。”

雍正被她这番话闹得呆住了。他吃惊地看着面前这个小女子，过了好大一会儿才又说：“十四爷待你很好，但朕会比他待你更好！”

乔引娣正眼也不瞧皇帝，却说：“你刚才说，你和十四爷是一母同胞，可你为什么这样作践他？你为什么这样活活地折散我们？”

“你们？朕问你，你是他的福晋吗？是他的侧福晋吗？福晋要朕来封，侧福晋要在玉碟里注册。这些你有吗？按大清律，像允禩这样的罪，你是要发往黑龙江为奴的。”

“那就请皇上照大清律办我好了。”乔引娣寸步不让地说。

雍正微微一笑说：“这由不得你，得由朕说了算。总之是死是活，是安享富贵，还是死无葬身之地，全在朕的一念之中。”

乔引娣惊得往后退了一步，死死地瞧着面前这位至高无上的皇帝。她原来是想激怒他，然后一死了之。可是，无论她怎么顶撞，他却为什么不生气呢？她望着皇上的脸。颤声地问道：“皇上，你……你要怎么发落我？”

雍正一字一板地说：“别无处分，朕就要你留在这里侍候朕。但你不是下等宫女，你的身边还有人在侍候你，秦媚媚就是你手下人中的一个。他不听话时，你可以骂他，打他甚至可以说朕杀了他。”

乔引娣惊异地看着雍正说：“原来你把我从十四爷那里夺过来，就是为了让我侍候你。”

难道……你就不怕我弑君吗？”

“哈哈……”雍正放声大笑，“你越是这样说，朕越是要留你在身边。朕拥有天下，教化万方，就不信教化不了你。秦媚媚！”

“扎，奴才在这儿听着哪！”

“带她下去，告诉她宫中的规矩，换了衣服，穿上花盆底，梳上把子头。让高无庸再给她派去三个太监、四个宫女，日夜轮流地照顾她。好，你带她去吧。”

乔引娣被带了下去，站在一旁的李卫却看得傻了。等雍正回到御座上后，才向前一步小心地说：“主子，奴才想多句嘴，这样的人可不能留在身边哪！依奴才的小见识，或者杀掉，或者打入冷宫。这样主子安全，也成全了她。”

雍正怅然若失地小声说：“唉，朕要是能舍得了她还用你说……这件事，你全都看见了，你问问你十三爷，也许他会告诉你的……”

李卫千机灵万伶俐，可他怎么也想不透这里面的原因：“主子，乔引娣是因为诺敏一案才被带到京城来的。田文镜能和她说上话，要不，把田文镜传来劝劝她？”

雍正摇摇头说：“不要再说她了。这是朕的私事，因为你是朕的家奴，朕才放心地让你去做的。”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又问：“你自己的差使办得怎样了？”

李卫振作精神说：“皇上处置年羹尧是十分得人心的……”

雍正立刻打断了他：“官面上的事情，朕还有什么不知道？你别学他们，一见朕就只会说些颂圣的话。你要与朕说一些朕听不到的事。”

“是，奴才明白，皇上要问的是江湖上的事。奴才遵皇上密旨，结识江湖上的人。像漕帮、盐帮、青帮这些码头上的主儿，都能听奴才的。他们说话有时也不敢瞒着奴才，但奴才奉朱批谕旨一概不予追查。不过，也确实听到了一些闲言碎语……”

“说！”

“扎。有一些人说，年羹尧太不懂事了。他要是知道收敛一些，早早地交了兵权，不就什么事也没有了吗？”李卫聪明，他捡着轻的先说。雍正没有打断他，听他继续说下去。

“还有人很狂妄。说先帝爷驾崩时，内有隆科多，外有年羹尧，两人相互勾结，私改了先帝遗诏。把‘传位十四子’，改成了‘传位于四子’。所以，万岁一登基，就要先拿他们开刀，免得消息露了出去。”

李卫向上面看看皇上的脸色，见他并没有生气，才接着又说：“有人说。年羹尧的妹子是皇妃，她知道的事情太多。皇上不先除了年羹尧，怕天下不稳……后世也会议论……”

“还有吗？”雍正不动声色地问。

“……有人说，主子是个‘抄家皇帝’，八爷才是贤王哪！年羹尧是看着主子不是……仁君，才和八爷联手。主子除掉年，就是要打乱他们的算盘……”

还有，太后薨逝时，就有人传言说，太后是被主子气死的。说太后让主子善待兄弟们，可是主子不听，母子翻了脸，太后才触柱身亡的……年羹尧是国家功臣，他想当王爷，就和八爷、汪景祺联手造乱。汪景祺一败露，他们也就全完了。”

雍正一直听得十分专注，但他的脸色却越来越难看。他快步地在殿内走来走去，极力想掩饰着不让火气发作。李卫和殿里的男女宫人们，都目不转睛地看着他。突然，他停住了脚步，盯着炕头上悬着的“戒急用忍”的条幅看了又看，自失地一笑说：“哦，李卫你来看，这是先帝写给朕的。先帝知道朕性子急，有时爱发火，才写了让朕时时看看，好克制住激动。唉，朕今天险些儿又要失态了。”

李卫小心地走上前去，扶着雍正坐回御座说：“皇上，小人们在下边无事生非地编造谣言的事，哪朝哪代都有，值不得大惊小怪。人心是杆秤，谁不知道皇上是勤政爱民的呢？奴才以为，抓住几个为首的，一体正法，谣言就会不攻自破的。”

雍正叫了一声：“李卫，你过来一些。”李卫走到近旁，雍正指着案头堆积如山的文书，叫着李卫的小名说：“狗儿，你来看，这些都是朕刚刚批阅过的。你看，昨天朕写了一万字，今天已经写了八千字。朕知道，有些话你还没有说完，可是，朕是怎么对待江山社稷的，你总该明白了吧？朕每天四更起身，做事要做到子时才能休息。眼下有人说的话让朕的确生气，比如，他们说朕是好色之徒，说朕养了一帮‘血滴子’，要图里琛当头目。只要看着哪个大臣不顺眼，夜里就派血滴子去杀了他！狗儿呀，你是朕身边最得力的人，你想不到朕是多累，也想不到朕每天是多么生气，多么震怒，又多么沮丧，多么伤情啊……”说着，说着，这位号称‘铁汉’的皇帝已经是泪流满面了……

李卫吓坏了，连忙说：“主子，主子，您这是怎么了？都是奴才不好，奴才说话说得不对，惹主子生气了。奴才该死，奴才……”

雍正抚着李卫的肩头说：“你不要这样。多少年来，朕还是第一次管不住自己。朕问你，假如有人策动叛逆，称兵造反，或者前来逼宫，你会怎样做？”

“主子，您气糊涂了吧？哪会有这样的事？”李卫惊觉地看了一下四周的宫人们。

“有，确实是有！你不要怕他们这些宫人，他们中谁要敢泄了这里的密，朕就烧滚了柏油，揭掉他们的皮，就像去年用笼蒸死赵奇一样！但，想要作乱的人，总是有的，他们都是些大人物，他们也已经在行动着了。”

李卫咬着牙说：“主子，奴才怎么也不相信这话。不过奴才敢说，谁要是想谋反，奴才立刻就回南京，带着人马来京勤王保驾！”

雍正平静地说：“狗儿，朕以万乘之尊，还能和你打诨语吗？有人背着朕，联络八旗铁帽子王爷，串通他们来京。明面上说是要‘整顿旗务’，要‘召集八王会议’，要‘恢复八旗制度’。其实是要‘议政’，要逼着朕下‘罪己诏’，要逼宫，要废了朕呀！”

李卫可真是恼了：“皇上，您说的全是真的吗？那，奴才就不回南京去了。奴才要在这里替主子守好家门，看他们谁敢胡来！”

雍正笑了：“咳，你呀，怎么还是这样沉不住气呢？告诉你，朕的江山，铁桶一样地结实，他们谁也别想动它一动！你立刻就回南京去，带好你的兵，也当好你的总督。朕已经给兵部下了谕旨，连湖广所有的旗营和汉军的绿营兵，也全都归你节制。记着：没有朕的亲笔手谕，无论是谁说什么，你都要为朕牢牢地握好兵权！”

雍正的一番直言，把个机灵能干的李卫惊得直打寒颤。他轻声但又坚定地说：“主子放心，奴才立刻就回南京，得先动手调理一下这些兵。奴才知道，他们当甩手大爷当惯了，不狠狠地治治他们，谁说话他们也敢不听的。”

雍正笑了笑说：“兵权交到你手里了，杀伐决断自然要依你的话为准。除你之外，朕的三个儿子，也全要派上用场：弘历马上就要到你那里去；弘时留在北京；弘昼则要到马陵峪。你看，如今毕力塔管着丰台大营的三万人马，步兵统领衙门现在是图里琛在那里。李绂已经回到北京，接管了直隶总督的职务。兵权全在朕的手里，他们无兵无权，别说是八个铁帽子王爷，就来了八十个，在朕的面前他们也还是不敢站直身子的。”

李卫也被皇上说得笑了：“皇上这话说得奴才心里热乎乎的。其实要依奴才看，一道圣旨颁下，不准他们进京！奴才就不信他们还敢不服不成？”

“哎，怎么能那样做呢？不管怎么说，他们总是先帝爷留下来的人嘛！不过朕现在怕的，倒是他们会缩回去不敢来了，那不是让朕白忙了一场吗？朕真想看看，这些光吃粮不干活的王爷，究竟做的什么美梦。好了，不说他们了。朕已乏透了，你也回清梵寺吧。不过，千万不要惊动了张廷玉，他太累了。朕刚才说的事情，全是廷玉替朕筹划的，不容易啊！你在京可以多住些日子，见见你十三爷，然后再回你那六朝金粉之地去。哎，对了，翠儿如今是一品夫人了，不过朕还是要用她。你让她再给朕做几双鞋来，只有她做的，朕才穿着最舒服。告诉她，要全用布做，一点绫罗也不用。”

李卫的眼泪就要流出来了，他哽咽着说：“扎！奴才替她谢谢主子。她能在主子跟前出点力，也是她的造化嘛。”

出了养心殿，冷风一吹，李卫的头脑更清醒了。前天他还在心里琢磨，不就是带来乔引娣这个女子吗，我李卫还能办不下这差事，至于让十三爷带病跑那么远的路？现在，他才知道，原来还有对付八王进京的这件大事。哦，十三爷一定是察看那里的兵备的。要不，那天夜里他为什么要说那番话呢？

是的，李卫猜测的确实不错。十三爷允祥这次到马陵峪来，就是对这里的军事布置不能完全放心。马陵峪大营，和丰台大营、密云大营并称为三大御林军。不但装备精良，马步军配套，火炮鸟枪俱全，还有一支水师营。虽然北方根本用不着水师，但他们是专为三大营制作舟桥的，类似近代的“工兵”。马陵峪这里的兵力布署设置，还是熙朝留下的。当时，三藩之乱刚平，国力还不像现在这样强盛，罗刹国不断在边境骚扰，这里实际上是大清将军

巴海对抗罗刹国的“第二防线”。熙朝名将周培公精心地布置了这个马陵峪工事，也成了后世仿效的一大杰作。整个大营，以马陵峪为中心，像蛛网一样向北幅射，中军大营设在棋盘山旁边。山上溪泉密布，山下旱道纵横。山背后景陵西侧有大片房屋，可用来贮存粮食和军火。登上棋盘山北望，连绵数十里的军营可尽收眼底。这里不但进退自如，左右逢源，处置得当，还能把敌人包围甚至全歼于谷口之内。允祥视察了大营后，又在范时绎的带领下，登上棋盘山沿着山路走下，一边走，一边对这里赞不绝口：“好，今天我真是开了眼界了！我看过多少大营，这里是头一份。周培公真是一代奇才呀！可惜我生得太晚，而他又死得太早。我们只见过一面，他长的什么模样，现在我一点也记不起来了。”

范时绎用手搀着病弱的十三爷走下石阶，口中说道：“十三爷，您说的不错，就连我也没有这样的福啊！我只是在年轻时，听我爹说过周培公的情形。他说，那时的周培公，外表看，不过是个文弱书生，可打起仗来却如诸葛在世白起重生。他笔头文章写得好，口才更是让人叫绝。要不，他怎么会说降王辅臣，骂死了那个吴三桂的谋士、号称‘小张良’的汪士荣呢？周先生修的这个营盘已经快五十年了，十三爷您瞧这布署，真是天衣无缝。不但有掐不断的粮道，堵不断的水路，而且，北边不论哪方面出事，这里全能快速出动接应。唉，他化到这里的心思，真不知有多少啊！”

允祥也是不胜感慨：“唉，老一辈的英雄，都已风云飘散了，时势造英雄，英雄也能造时势，这话一点不假。到这里来看看，真是大有好处。先帝爷当初创业的艰难，他老家长治宏图的远见，都令我辈钦佩。我们不好好地干一番事业，就不配作他的子孙！”

两人边说边走地回到了大帐，正要休息一会儿。十三爷却突然身子一歪，从椅子上滑了下去瘫倒在地。范时绎吓得连忙过来，将他抬到床上躺好。军医闻信也匆匆跑来，用手去试允祥的额头时，不但没有发烧，反倒是一片冰凉。慌得那些军医们，又是把脉，又是掐人中忙个不停。可是允祥却仍是脸色焦黄，昏睡不醒。正在乱着，突然，从辕门外跑进一个小校禀报说：“军门，外面有位道士一定要进来，说有事和与军门商议。”

“不见，不见！”范时绎一肚子的火，“你没长眼？现在是什么时候，我哪有闲功夫去见什么和尚道士？”

那军校没有退下，反倒笑着说：“军门，是小的刚才没把话说清楚。那个人说，他是从龙虎山娄真人那里来的，叫贾士芳。他说，只要一提他的名字，军门是一定会见的。他还说，要是军门不想见他，那他可就要走了。”

范时绎一愣：“嗯，难道这个道士是为十三爷而来的吗？”他又瞧了一眼昏睡不醒的十三爷，不得已地说了声：“那，你就请他进来吧。”

不大会儿功夫，便见那位贾士芳飘然而入。他一脚踏进门里便说：“有贵人在此遭难，贫道特来结个善缘。”

范时绎一边命令军医们全都退出去，一边赔笑着对贾士芳一揖说：“道长一言道破这里情形，足见法力洪大。军营不同民间，道长休怪这里太简慢了。就请道长为王爷施治，如能使王爷转危为安，范某定当重谢。”

贾士芳说：“将军勿须言谢，贫道只是为结善缘而来。”只见他转过身去，从褡包里取出黄裱纸、朱砂、毛笔等物来，口中说道：“王爷是去参见康熙爷了，爷儿俩说得高兴，就忘记了回来。我书一道符请他转回就是了。”他口中呢呢喃喃地念着咒语，手拿朱笔在黄裱纸上写画着。此刻，书房里点

着十几支腊烛，亮如白昼。范时绎站在一旁仔细瞧看这位贾道长，只见他个头儿也就是五尺上下，孤拐的脸又瘦又长，脸色青白得简直没了血色，小嘴巴，尖下额，塌鼻梁两边，是一对骨骨碌碌乱转的小眼睛。不过，别看他满脸都是破相，凑到一齐倒并不难看，煞像是一位弱不禁风的书生。范时绎心想，就这么个人物竟能替十三爷治了病？那可真叫稀奇了。

贾士芳却像是知道范时绎的心事一样：“范军门，常言说：人不可貌相。你觉得是不是有些道理呢？”他不等范时绎回答，就站起身来将写好的符轻轻一吹，也不作法，更不念咒，说了声：“疾！”就把那符向灯烛上燃着，并且看着它们化成灰烬。然后，他坐了下来轻松地说：“稍等片刻，王爷就会被放回来的。”

范时绎让兵士们献上茶来，他看着这位仙长似笑非笑地说：“贾道长一定知道，十三爷是皇上的第一爱弟，他不能在我这里有任何失闪。我说句放肆的话，万一十三爷有什么意外，恐怕我就要让你殉了他！”

贾道长平静地说：“万事都有定数，王爷若已无救，我也不敢到此与他结缘。我既然来了，他就死不了。他能活得好好的，军门你也就不能殉了我。比如前几天我们见到甘凤池时，我说他不能见到汪景棋，可是，他就是不听，结果如何？再比如我们俩今晚在此闲坐，这也是上天定好了的，你想不听也办不到。”

范时绎哪有心思和他说这些没用的话呀，他的心现在全在十三爷身上呢：“贾道长，你不要和在下面说这些没用的话，我关心的是我们十三爷……”

他的话尚未说完，就见躺在床上昏迷不醒人事的十三爷，突然坐了起来。范时绎此时被惊得神魂颠倒，不知说什么才好，允祥却向他笑着问：“怎么，你的眼睛为什么瞪得这样大，不认识我了吗？哦，我心里好难过，这，这是在什么地方……嗯？眼前站着的不是位道士吗？你是从哪里来的？”

范时绎未及答话，贾士芳已经站起身，走到允祥身边微微笑着说：“十三爷，您刚才只顾了和圣祖老爷子说话，是贫道把您请回来的。其实，这不过是一个梦。人世间，本来就是一场大梦嘛！贫道还知道，您心里惦记着雍正爷。贫道可以告诉您，他正安坐北京，除了一点小病之外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就是有铁帽子王爷要进京，他们也改变不了这个大数。

我说得有道理吗？”

允祥边思忖边说：“哦，原来是我的大限到了，是你把我救回来的。是吗？”

“大限到了，是谁也救不回来的。”贾士芳冷冷地说，“十三爷不过是身子太弱，走了元神而已。我知道，你现在最想问的话就是，刚才的那个梦究竟是真是假？我可以告诉王爷，这大千世界就是个梦境。佛家说的空幻色，道家说的虚映实，道理实际上是一样的。王爷饱览群书，知识渊博，应该想到，也许现在我们之间的谈话，也正在那梦境之中呢。”他说这番话时，一直面向着允祥，二指并拢，指着允祥的前胸。允祥觉得似乎有一股温热之气，如丝如缕，悠悠地扑面而来，从眉心直透胸臆，横贯全身。刹时间，他感到阵阵春风吹拂，蕴藉温存，周身上下无一处不舒畅通泰。又过了一时，他气清神明，浑身充满了力量。

他纵身跳下床来，向贾士芳一躬说道：“允祥有缘，得遇道长。道长悠游于空色虚实之间，通行于幽时造化之途，真仙人也！允祥将何以为谢呢？”

贾士芳一笑说道：“王爷这话说得过了。贫道刚来时就对范将军说，我



是来和王爷结缘的嘛。”

范时绎在一旁简直看呆了。他听十三爷和那贾道长的话，好像都是些似懂非懂的玄机，一直插不上嘴，这会儿瞅着有了空子，才走上前来说道：“王爷真是和仙长有缘。奴才适才只顾了忙乱，还没有给二位引见哪。十三爷，这位就是奴才在路上和王爷提过的那位贾仙长。他还是龙虎山上娄真人的关门弟子呢！”

允祥此时心中舒服了，也打起精神来说：“哦，如此说来，小王失敬了。既是今日有缘，仙长能否随我到京华一游呢？当今皇上虽然素以儒家之仁孝治天下。但他胸中的学术却是包罗万象，并不排斥佛道。如有善缘，道长还可以为天下社稷做更多的善事，岂不更好？”

贾士芳不动声色地说道：“如果有缘，那当然是再好也不过的事了，这也是光大我道门的大善缘嘛。不过，小道能不能让皇上满意，还要看天数怎么安排。王爷，您现在能这样兴致勃勃地长谈，是因为贫道用先天之气护定了的缘故。所以，您还不能过多地劳神，就请王爷安歇了吧。”

范时绎连忙走上前去，帮允祥躺下。回过头又对贾道长说：“贾神仙的居处，也已安排好了，就在对面的静室，请到那里去休息吧。”

贾士芳一笑答道：“修道之人，是从不睡觉的，我只是打坐而已，何需费事？况且，王爷这里还需要贫道护持照料。你有事，尽管去忙吧。”说完，他走向东墙，面西而坐，刹时间，便已闭目入定了。

范时绎瞧着他这样神密，自己怎么敢睡？他走到门前看看，见已是三更时分了，便搬了把椅子，守护在十三爷的床头边，一直坐到天色放明。

允祥这一觉睡得十分香甜，醒来时，已是红日初升了。他揉着惺松的睡眼坐起身来，旁边的范时绎正在看着他笑。他见范时绎坐在一边为他守夜，觉得很感动，又回头看看正在闭目打坐的贾士芳，便轻轻地打了个手势，带着范时绎走出了房间。他们一直走了很远，十三爷才轻声说：“难为这个道士，为我作了一夜的功，我现在觉得好多了。我知道自己的心血不足，能睡这么一个好觉，已经是很难得的了。他为我治病，其实也是很累的。嗯？你们这里为什么没有晨练？”

“回王爷，因为您昨儿犯了病，奴才怕早上出操会打搅您，让他们到下边练去了。”

“唉，真难为你给我打算得这样周到。”允祥对着初升的晨曦，沿着小道，不声不响地走了下去，范时绎一步不拉地走在他的身后。两人谁也没有说话，似乎都在想着心事。突然，允祥站住了脚问：“老范，你现在想的什么？”

范时绎一愣，但他马上明白过来，悄声地说：“十三爷，奴才看这贾士芳像是个妖人！”

他太玄了，也太神了。我们在沙河店见到他时我就觉得有鬼，今天他怎么又追到了这里？依奴才看，他像是在故意卖弄本领。十四爷是万岁屡屡提到要严加管束的人，奴才一多半心思全都在他身上。您这次来，要带着十四爷回京，要是再跟上一个半仙儿，叫奴才怎么能放心呢？”

允祥点了点头说：“你说得很对，我想的也正是这件事。不瞒你说，我也在防备着他哪！但他昨晚所说的，似乎又都合乎正道。万岁如今身子不太好，正在寻访能医善法之人。”

所以，我才想自己亲自试试他。如果他可以为我所用，就送上去让他见见万岁；如果不行，那也就算了。十四爷是不能让他见到的，我也不会带

着他回京城。等我走时，你设法软禁了他，然后在这里等我的消息。”

范时绎点头答应，两人又十分机密地商量了一阵，才一同回到住处。但这里却不见了那位贾道长。范时绎把一名小校叫过来问：“贾道长呢？”

那个小校说：“回军门，贾道长已经走了。走时，他说不让小的禀报军门，他还给军门留下了这个条子。”说着递过一张纸来。范时绎接过来呈给十三爷，允祥打开看时，上面写的却是一首诗：

道家不慕冲虚名，  
奈何桃李疑春风？  
无情心香难度化，  
有缘异日再相逢。

允祥苦笑一声说：“他大概是看到我们不信任他，有些不高兴，所以就悄没声响地走了。”

范时绎却笑着说：“十三爷，要叫我说，他走了更好。要不，叫奴才今天怎么过呢？他一走，也免得我们多操那么多的闲心了。”

## 八十六回 抢位仇尚且可忍受 夺妻恨如何能罢休

景陵是大清国的皇陵所在之地，刚刚去世的康熙皇帝就安祥地躺在这里。康熙皇帝奉安虽然只有三年，可这座陵寝的修建，却经历了五十多年。陵墓是依山势凿成的，殿宇辉煌，巍峨壮观，松柏苍翠，郁郁葱葱。寝宫外，是三座用整块巨石雕成的墓门，一条笔直的卵石南道直通拜殿。四周殿宇环绕，更显示了它的尊崇，人们从外边来到这里，都不由得被笼罩在它那神圣和庄严的气氛之中。

这里的规矩和紫禁城一样，一到陵寝门口，也是要文官下轿，武将下马的。范时绎小心地搀扶着允祥，走在通往后殿的路上。他担心着那个不辞而别的道士，早就在这里布满了军队，三步一岗，五步一哨，戒备得分外森严。允祥一进到陵寝，就觉得有一种端庄肃穆之感扑面而来。他想着已经去了的皇阿玛和自己今天带着的差使，看着这里的石人，石马，石象，石翁仲，听着那郁郁沉沉的松柏发出的阵阵涛声，他的心收紧了。一股料峭的寒风吹来，使他打了一个冷战。他裹紧了身上的披风，在范时绎的护持下，慢慢地向前走着。

十多个守在陵寝的太监，见一下子来了这么多的兵，又伴着一位王爷，全都不知所措地惊慌四顾。里面一个戴着蓝顶子的太监飞也似的跑了出来，老远的就打了个千儿，紧走几步上来，又跪着磕了三个响头，这才说：“奴才赵无信给十三爷请安！”

允祥点点头问：“这里就你一个管事太监吗？”

“回十三爷，还有一个。他叫秦无义，是十四爷的随身侍从太监。他在里边呢，奴才这就叫他去。”

“不必了。本王是奉旨来看望你们十四爷的。”允祥放眼四周，只见偌大的陵寝，几乎是杳无人迹，一片荒芜，心底升起一股莫名其妙的悲哀。他对赵无情说：“你用不着去通报，带我进去就是了。”

“扎！”

允祥边走边问：“你十四爷住在哪里？”

“十三爷您瞧，从这儿往前走，那边北偏殿门口站着人，那里就是了。”

“他身子骨还好吗？”

“回王爷，十四爷的身子好像不那么好。他常常睡不着觉，吃饭也不香。”

“哦。每天早上，他还打布库吗？”

“早就不打布库了，只是偶而打几下太极拳。平日里也散散步什么的，可是，他却从来也不说话。”

“他弹琴或者下棋吗？”

“不。他和谁下棋呢？琴也早摔了。倒是常常写些字，不过，又总是写完就烧。小的们哪敢问他呀。”

允祥不再说话，因为，他已经看见殿门口跪着迎接的一群宫女了。一个跪在最前边的，大概就是那个秦无义。允祥摆手示意他们免礼，自己却登堂而入。只见一个浑身穿着黑衣黑鞋，腰间束着一条玄色带子的人，正在低头写字。允祥在门口站了很久，他都没回头看上一眼。好像对外面发生的事情，一点儿也不管不问似的。他们俩曾是熙朝中有名的两位“侠王”，个头和模样也非常相似。只是允祥现在留的是八字胡，而允禩则是像浓墨写就的“一”字胡须罢了。看着这位弟弟现在的模样，允祥真有说不出的难过。

他走上前去轻轻他说：“十四弟，是我来看你来了，你还好吗？”

允禩这才抬起头来，目不转睛地看着允祥。允祥把刚才的话又说了一遍：“十四弟，我是来看你的。怎么，你不舒服吗？”

允禩的眉棱不易觉察地跳了一下。他把笔放下，略微带着点口吃地问：“啊，你是奉旨来的吧？”

“……是。”

“那么，是显戮，还是要暗鸩？”

“十四弟，你不要这样说……”

允禩消瘦的脸上目光炯炯，如同看着一个不怀好意的人那样地盯着允祥。他已经不再口吃，苍白的脸上带着一丝嘲讽的冷笑，让人不敢逼视。他挚着地问：“告诉我，是显戮还是暗鸩？！雍正派你这个铁帽子王爷来见我，不是要杀我，难道他还能有别的事情吗？你要是问我在这两种死法里挑选哪样，那我可以告诉你老十三，若是旨意里说，将把我绑赴西市，在万目睽睽之下明正典刑，我现在就磕头谢恩奉诏；他要用毒酒来灌我，我就把这里的太监宫女们全都叫来，我当众饮下这毒酒。你睁开眼睛看着，如果我皱一皱眉头，我就不算是爱新觉罗的后裔！”

允祥见他虽然身陷囹圄，但还是这样地倔强，还是这样地英爽，不由得一阵感佩。原来雍正皇上交代他的那些话，看来全都用不上了。他只好另外换个法子，便故作轻松地一笑，坐了下来：“请十四弟也坐下，咱们好好说说话行吗？我和你是同父之子，是亲兄弟；当今皇上和你，更是一母同胞的嫡亲兄弟，难道你和他竟然相疑到这种地步吗？”他回过头来叫道，“谁是这里侍候的太监，过来一下。”

“扎。奴才秦无义静听王爷吩咐。”

“我没有什么要吩咐的话，只是想问问你，十四爷每天进几次饭？吃多少肉？”

“回王爷，十四爷每天早晚两顿正餐，却从不吃肉。”

“他吃得香吗？他不吃肉，是不愿意吃，还是被你们克扣了？”

“奴才怎么敢那样大胆？”秦无义连连叩头，语不成声地说，“十四爷虽

然遭禁，可他还是固山贝子，还是金枝玉叶！爷平日就吃得不多，一天顶多吃一两个鸡蛋，八两多粮食……”

“早晚他身边有没有人在服侍？”

“有，怎么能没有呢？十四爷的身边，是十二个时辰从不断人的、最少时也必须要有四个。”

允祥又严肃地说：“我告诉你们，十四爷不是受了囚禁，而是来守陵读书的。你们也应该常常陪着他到处走动走动，散散步什么的。”

秦无义瞟了一眼十四爷，连连叩头地说：“这个差事奴才们办得不好。十四爷平常日子里，总是在这屋里转悠，他老人家是从不肯出去的。奴才哪敢作主让他出去……”

允祥说了声：“你起来吧。”回头又对允禩说，“老十四，方才我问的这些话，就是旨意上要我问的。我劝你不要把弓弦拉得太硬了，你这样，让你的小哥子心里头难受。你看，皇上并没有别的意思，你何苦要杀头掉脑袋地先闹起来呢？”

允禩不信任地看着他问：“是吗？那就请十三哥上复雍正，我老十四安分着哪，一点也不敢乱说乱动。他必定还要你问我。老十四有什么想法，你也不妨把话明说了。我就是这么个不忠、不孝、不友、不悌的人，我什么福也享过，什么罪也受过，如今我什么都看开了，只想早一点出脱，一死算完。他是皇上，我是臣子。君要臣死，臣不死就是不忠，这句话难道你不懂吗？杀了我，就是他最好的处置。这样，他就用不着担心了，我既不会和哪个兄弟勾结造反，也不会被人劫持去当什么傀儡皇帝了。不过，四哥的心意我还是知道一些的，他大概不会对我开这样的恩，也不想落下个屠弟的坏名声，那就请他答应我出家为僧好了。我宁愿长伴青灯古佛，也打心眼里感激他，还要赞他一句：雍正是个仁君！”

他一口气说了这些，再也不说话了。允祥知道他是抱定了必死之心，也知道再劝也是无用。便漫步踱到窗前，看着外面天上的浮云。允祥这次来的目的十分明白，一是因为西蒙古的策零阿拉布坦，趁着年羹尧倒台的机会，又在蠢蠢欲动。他拒绝了朝廷的册封，大有卷土重来之势。允禩在西大通和他们打过仗，对那里的形势十分清楚。如果他肯回京，就可以为雍正参赞军机；另外，雍正自己也只有这一个一母同胞，把他囚得太久了，也怕会招惹一些闲话。但允祥亲自看了，谈了，却一点作用也没有。现在，允祥能不想想，老十四这一肚子的怨气，怒气是为了什么？就是把他带回京城，他能听任雍正的摆布吗？

允祥回过头来时，见允禩已经又在写字了。这两兄弟早已是多年的宿仇，康熙在世时，他们之间的争斗是多么激烈呀！要不是老皇上的保护，有好几次允祥就差点死在他允禩的手下了。但允祥如今身子羸弱，早已没了当年的雄心，也早已把从前的恩怨抛在一边了。他看着允禩的样子，心绪更是烦乱。他既不能不按皇上的要求来劝说允祥，又害怕他一旦回京，重又招致杀身之祸，枉自送了性命。他回过头来对允禩说：“十四弟，刚才我觉得你好像有什么话还没有说完似的……”

“哦，刚才是想说点什么的，可是，现在我又什么都不想说了。”

“你不说我说！”允祥像是在自言自语，又像是在对允禩说话，“十四弟，我想，你大概不会忘记我曾经被高墙圈禁了整整十年的那件事吧。”

允禩听到这一声，放下手中的笔颓然坐了下来，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位

从前的对头。允祥说的事情，他哪能就忘掉了呢？

允祥苦笑一声说：“我们都是皇子，地位尊崇，人见人敬。可是，一旦惹了圣怒，或者是犯了罪，除死之外，高墙圈禁，大概就是最重的处分了。你从前见过我那十三爷府，就那么一个不起眼的小花园，就那么一个小小的四合院，可是，我在里边竟然住了十年。十年啊！那是什么样的十年，十四弟，你想过吗？抬头看，是四四方方的天，低下头，又是四四方方的地。憋急了，我每天看蚂蚁怎样把苍蝇拉上大树，看墙角下的牵牛花怎样爬上高墙……比起我来，你眼前的遭遇又算得了什么呢？”

允禩冷笑一声说：“你本来就是位英雄嘛，我哪能与你相比呢？”

允祥听出了老十四话里的嘲讽之意，但他并没有反驳：“英雄不英雄的，你知、我知，如此而已罢了。我知道，我是个凡而又凡的人，为了替皇阿玛做些事情，也为了不让自己的兄弟们整死，如今我落下一身的病。每天失眠、高烧，也每天都咳嗽不止。你看我，还有当年的锐气吗？还是当年的‘拼命十三郎’吗？昔日的那个允祥，你永远也不会看到了！”

允祥的话，让允禩吃惊，也让他自叹。但允祥并没有给他留余地，仍然不地他说着：“现在看来，我们俩确实不大一样了。你是贝子而我是亲王，兄弟逐鹿已见了分晓嘛！我可以告诉你，皇上并不记恨当年的事情。此一时，彼一时，兄弟之间有什么好说的？你是位堂堂正正的大丈夫，你应该赢得起，也应该输得起！瞧你现在这个熊样，还敢大言不惭他说什么‘爱新觉罗的子孙’？连我都替你觉得丢人！”

一股热血冲上允禩的头，他脸色苍白，气喘嘘嘘地问：“那，我的乔引娣呢？你有乔引娣吗？他雍正为什么要夺走我的乔引娣？他这样做还算得上是哥哥吗？”

允祥没有回答，这件事，也是他最难回答的。离开京城前，允祥曾和雍正长谈了一次，劝他不要夺走乔引娣。可是，雍正什么都能容忍，却唯独在这件事上却寸步不让！允祥还清楚的记得雍正的话：“你去告诉允禩，除了乔引娣之外，他无论要谁，朕全都答应。哪怕是他在朕的嫔妃之内，在大内，在畅春园，在热河行宫之中，看上了哪个女子，朕都能答应，而且连眉头都不会皱一下，但乔引娣朕却不能还给他！”皇上这样决绝的话，允祥怎么能告诉给十四弟呢？

允祥苦笑一声说：“十步之内必有芳草！你说我没有我的‘乔引娣’，可是你知道我有两个呢……可惜的是，她们都为我而死了……那是个可怕的大雪之夜，皇阿玛驾崩，四哥带着圣命来救我脱出牢笼。可就在此时，阿兰和乔姐两人却双双饮鸩自尽了。她们这样做，是在以死明志啊……”他在心里叫着：“阿兰，乔姐，都怪我不好，我不该错疑了你们……”

这件事的前前后后，允禩是完全知道的。这两个女子，也全是他和八哥商量好了送到允祥身边的。原来以为她们是被允祥杀死的，现在，他才知道，这两人竟是自尽的。允禩听到这里，不屑地一笑说：“我当你是说谁呢，原来是说她们二位！她们不过是两个淫贱的女人，你竟拿她们来和我的乔引娣相比，真是令人可笑……”

“啪！”没等允禩把话说完，他的脸上已经被允祥重重地掴了一掌。允禩被打得耳边嗡嗡直响，左颊顿时肿胀起来。他霍地站起身来，两兄弟像斗鸡一样地在互相盯视着。屋内外的太监、宫女以致范时绎都吓得脸上没了血色。可是，他们谁又敢出来相劝呢？

也许是允禩觉得自己对不起这位哥子，也许是允祥并不想和已经斗败了的允禩较真。过了好大一会儿，允祥才平静下来说：“事不同而理同。我不作践你的乔引娣，你也不可作践我的乔姐和阿兰！”

允禩的嘴上却还是不肯相让：“是的，你没有作践阿兰她们，可是，雍正却在作践我的乔引娣！你懂得什么叫夺妻之恨吗？雍正这样的所作所为，他还能算得是个明君吗？”

允祥已经完全冷静了下来，他微微点了一下头说，“皇上并没有把引娣怎么样，更没有把她纳为嫔妃，这一条我可以向你打保票。蔡怀玺和钱蕴斗两人勾通了汪景祺，想把你劫持到年羹尧的大营去造逆作乱，这一点早已审明在案了。你身边有这么多匪类，朝廷难道给你，一点处分也不应该吗？就是把你也算进叛逆之中，你又有什么可说的呢？再说，乔引娣并不是你的福晋，甚至连侧福晋都不是，而只是一个寻常的丫头。按例，把他们全都换掉，是怕你陷得更深。这些，难道不全是好意吗？”

“巧言令色，为虎作帐！就凭你们这样的好意，还想让我去北京替他卖命？妄想！自古成者王侯败者贼，他要把我怎么样，敬请随意好了，我根本就不在乎。”

允祥看出来，他这次已经竭尽了全力劝允禩回京臣服。但他也看出，允禩是绝对不会答应的。倒不如就让他住在这个上不着天，下不着地的地方，反倒易于保全他。想到这里，他笑着说：“十四弟，你何必这样剑拔弩张的呢？我囚禁时你出兵；我被放出来时，你又到这里来守灵。十五年了吧，我们兄弟两个从来没像今天这样好好地聊过。刚才我们斗口，我可不是奉旨和你辩理。你既然不愿意回京，就再住些日子也好。引娣的事，我再和皇上说说，能周全的，我自会周全的。我明日就回京去了，临行前，想在老范那里备酒，与你作个告别，我们也吃一次团圆饭，你说行吗？”

“哦，这么说尚在情理之中。成，就依你！”

## 八十七回 冰雪天君臣诉衷曲 烈火中恋人情更浓

允祥回到北京的时候，天正在下着头一场大雪。他掀开轿帘对外面的一个亲兵说：“这么晚了，我不便去畅春园打搅皇上，还住在清梵寺去。你到侍卫房去一下，让他们禀报皇上说，我已经回来了。皇上如果有事叫我，再传我进去好了。”

允祥现在确实不愿见人，他的心里乱糟糟的。对这一路上的蹊跷事，又是迷惑又是怅惘。贾道长和允禩的影子，不住地在他的眼前晃动，唉，这大千世界让人看不透的事情太多了！他回到自己居住和静修的那间精舍，看见对面的屋子里也有灯光，便问：“那里住的是谁？”

随行长史刘统勋，是雍正元年的进士，身材十分精悍健壮。听到允祥问话，忙上来答道：“回王爷，是李卫，李制军。他已在这里住了好几天了。”

“哦。”允祥迈开大步走进了屋子，回头吩咐说：“我这里早就烧起了火墙，对面是张中堂他们住的，却没有这边暖和。你叫侍卫们腾出两间来，让张相和李卫都住到这边来吧。”

这里正在说话，就听外面一个人报名参见：“一等待卫、两江总督、太子少保李卫请见王爷。”

允祥一听这话就笑了：“好你个狗儿，进来吧。”

等李卫进屋正要行礼时，允祥又说：“李卫，你这职名可真有意思，你不是还兼着三齐监盗吗，怎么不全报出来？那样岂不是一、二、三都有了，‘大’是大，‘少’是小，这才能占全呢。”

李卫知道允祥喜欢他，也最爱和他说话。他仔细看着允祥的气色说：“哟，十三爷，您这趟回来怎么精神这样好？奴才和您是一样的症候，能不能把您吃的药，赏给奴才一点。”

“我吃什么好药了？还不是因为这房子里暖和，刚进来面色发红罢了。你小子在京住了不少日子了吧？为什么还不赶快回去，在这里穷泡个什么劲儿呢？”

李卫走上前来把一壶奶子炖在炉子上，这才说：“奴才是奉了旨意的。就是不奉旨，奴才也舍不得回去。不知怎么了，奴才觉得自己的身子一天不如一天，好像这一走，就要‘壮士一去不复还’似的，有些恋主。再说，奴才还听到一些风声，也放不下心来。有几件事，还要等着请示王爷您。”说着，向一旁的刘统勋瞥了一眼。

刘统勋也是个机灵人，马上就说：“十三爷，奴才那边还有几件公文没有写好，奴才是不是这就过去？”

允祥点点头说：“好，你去吧，叫他们也全都出去。”等待卫们全都走了后，允祥又问，“狗儿，你有什么大事，要弄得这样神神鬼鬼的？”

李卫用火筷子把奶锅支好了才说：“十三爷，奴才是惦记着旗主们来京的事儿啊！八爷也真是胆子大，他竟然要拼着命地来和皇上作对！不瞒十三爷说，奴才在京里和外省都有一些朋友，也听到一些非份的话。他们都说，别看八爷只管着旗务，可他的势力大着哪！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，这朝廷就会像抹骨牌一样。说倒就倒了。奴才想，八旗绿营当官的人里头，有几个不是旗下人？旗主们在朝廷上能撑住场面，军心就能稳定；可是，只要发生了对峙，带兵的将官们兴许就有人会变心！奴才是皇上的家奴，有些话，奴才不敢说，想请您劝劝皇上，最好是别走这步棋。”

“小子，等你想到时，生米都做成熟饭了！”允祥站起身来在屋子里一边踱着一边说，“皇上早已做了准备，他们的一举一动，都逃不过皇上的眼睛。这事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可怕，我怕的倒是八哥一旦铤而走险，将会陷得太深而不能自拔。这事只要出来，就是大逆的罪呀！老十四这次不奉诏，我看倒真是件好事。你想想，八爷、九爷、十爷三人中，一个亲王，两个贝勒，他们手里掌握着多少大小官员？只要一有行动，又会牵连了多少人？李卫，你知道这将会是件多么大的案子吗？圣祖爷一共有二十多个儿子，大阿哥已经圈禁得疯了，二哥病得奄奄一息，十四弟现在其实也是在软禁之中，如果再加上这三个，后世将会怎样看待雍正王朝呢？明白的人，也许会说一句‘树欲静而风不止’。但是天下之大，真正明白的人能有几个呢？”

李卫听了深深地叹了口气说：“唉，爷说的这些奴才都懂。奴才也知道，就是小门小户人家，也少不了要闹家务。八爷也真是不知好歹，他已经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亲王了，再闹还能闹出个什么局面呢？他怎么这样没完没了的呢？”

允祥说：“这大概就是出家人说的那个‘气数’吧！他要闹，我们没法子劝；他要干，我们也没法拦。那就只能按着皇上的意思，挤掉这个脓包！八哥但凡知趣一点，能自己收敛，安份地办差，就是旗主们来京，我也能保

下他来。不然……”他说不下去了，眼睛里似乎有点湿润。

李卫不说话了，他看出如今的十三爷和以往已经大不相同了。经过十年高墙圈禁之后，十三爷几乎是变了一个人。他虽然还在努力作事，却再也没有从前那种拼劲，而是心中满怀着对兄弟的爱护，对别人的关心。突然，他想到了乔引娣，便问：十三爷，奴才是审过诺敏案子的，也见过那个乔引娣。说心里话，她长的确实算不上美人。可为什么十四爷死死地把住她不放，皇上又拼着命地要她……这，这，这不是都太痴了吗？为一个女人，把兄弟情份都不要了，值吗？”

允祥笑了笑说：“你小子是不是觉得，世上的男男女女都要像你和小翠一样，青梅竹马，恩恩爱爱？告诉你，‘情’这件事。是任谁也说不清，道不明的。吴三桂为了一个陈圆圆就叛了明朝，引着大清入关。他不也是‘冲发一怒为红颜’嘛！”

“可是，”李卫还在咬着死理，“咱们皇上和乔引娣过去并没有私情啊！前几天，我仗着胆子问了皇上，皇上却说要我问您。十三爷，您能告诉奴才一点儿吗？”

允祥好大半天都没有出声，他心中想得太多，也太乱了。当初大清入关之前，太祖皇帝薨逝，而世祖才刚刚六岁。手掌兵权的睿亲王多尔衮，硬是不要朝权，却把江山让给了清世宗福临，还不是为了孝庄皇太后？世宗皇帝在位时，又为了爱上弟媳董鄂氏，上演了‘不爱江山爱美人’的悲剧，他死时，才刚刚二十四岁。他和多尔衮，都是为了一个“情”字。不过，这些事关清宫内幕和祖宗之间的事，允祥是绝不肯对李卫说的。想了想，他说：“你刚才问的事，没有什么好说的。皇上是为了‘情’才要走了引娣，但却不是自己的情结，而是她长得太像另外一个女子了。二十年前，皇上巡视安徽，被大水围困，城破逃生后，被一个女孩子救起。就在那女孩子家里，他们之间发生了恩爱……”

李卫突然想起了，他叫着说：“十三爷，您这一说我知道是谁了。我就是那次大水之后，在扬州被皇上买下的，我还和皇上一齐去过桃花渡、高家堰一带寻访过她。她叫……哦，叫小福。那次我和皇上差点儿在一个黑店里送了命！对了，小福家是个乐户，怪不得皇上一登基就下诏为贱民脱籍。哎？这个乔引娣既然长得那么像小福，会不会……”李卫心头突然闪过一个念头：她会不会是小福的女儿呢？但是，他立即否定了自己的想法。不，不，不，小福是被火烧死的呀！她死时，离皇上和她相好才不过两三个月，怎么会有后裔留下来呢？他真想说一句，就是她们两个长得一模一样，为了国事，皇上就不能让十四爷一步吗？

一时间，房子里静得很，外面沙沙的雪花飘落声，似乎都能听见。就在这时，房门被人推开了，一个十分熟悉的声音说：“你们俩在这里相对不语，难道是在参禅吗？”

一阵冷风随着这声音透进房内，允祥和李卫都冷得一颤，抬头看时，原来竟是皇上来了。惊得他们连忙跪倒行礼，允祥说道：“呀！这么冷的天气，皇上有什么事，叫我们一声不就行了吗？怎么能冒着大雪，又是泥、又是水的来到这里呢？”

雍正却笑着来到火跟前，一边烤着冻僵了的手一边说：“你们这里怎么连一个下人都没有呢？要说你们是在说机密的事，也总该有点声音吧。朕在外面听了半天，却什么也听不见。”



李卫忙走上来，给雍正呈上一杯热奶子，又给跟着皇上进来的张廷玉也递了一杯，这才说：“主子，奴才刚刚正和十三爷说起当年在黑风黄水店的事呢。一转眼，二十年过去了，想起来就像在梦中一样……”

“是啊，是啊，二十年了……当年要不是带着你，朕这条命恐怕就没了，你有擎天保驾的大功啊！上次朕批阅范时捷的奏章时，还特意问他，那里过了水的田地都种上没有？范时捷说，为了争夺那些地，有的地方甚至出了人命。他还说，是你李卫下令不让开垦的，是吗？”

李卫本想把话题引到乔引娣身上，可是雍正怎么能上这个当呢？他一句话就把李卫套了进去，李卫也只好回答说：“皇上说的事确实是有。尹继善想发卖那里的地，是奴才把他拦住了。如今江苏土地多的种不了，有钱人想买也不过是要发国难财。那里地贱，现在一亩只能卖七两银子。康熙三十年时，一亩要卖五十多两，到了康熙四十年，就卖到一亩二百多两！奴才是想等个好价钱，多卖几两银子，也就能给朝廷办点大事了。皇上如果觉得不妥，奴才回去就改。”

允祥笑着说：“李卫，你用不着和皇上打马虎眼，这事我全知道。李卫曾说，他想去南京替主子修座行宫，他盼着主子能早一天南巡呢。”

张廷玉也跟着笑了：“皇上，李卫的这点心愿，应该说还是值得嘉奖的。要是天下的督抚，都能有他这样的心思，朝廷财政上就省心多了。”

雍正叹口气说：“朕心中只有三件大事，一是火耗归公，二是士民一齐当差，三是云南改土归流。现在李卫和田文镜已在分别试行，还没在全国推开。杨名时前些天来见朕时，他竟然一件也不赞成，朕真是拿他没办法。可他是位清官、人品正直，治理云南还是有成效的。朕与他还有个七年不动他职务之约，七年后再看吧。李卫和田文镜也都是清官，他们俩是用制度来刷新政治。朕想，暂时各行其是也好。比一比，看一看，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。云南地处边陲，苗瑶杂处，弄不好是要出大乱子的。”

张廷玉沉吟了一下说：“火耗归公开发养廉银，损了官员的进项；士民一齐当差纳粮，又是损富益贫之举。从古至今，这才是一篇有关吏治的真文章！作好了，皇上是千古一帝，但要作这文章，掣肘的人太多，又何其难也！”

雍正冷冰冰地说：“要是没有难处，还能轮到朕来作？朕心里清楚，别说朝廷之上，就是宗室亲贵，也有许多人反对。朕反复地想过了，与其朕自己作难，也绝不留给后人。朕自己不愿作圣祖之后的庸主，也希望你们都不要做庸臣。”

允祥反复想了很久才说：“是啊，是啊。我们兄弟一共有二十四人，除了三个早夭之外，现在还有二十人呢。但愿大家都能明白皇上的这番苦心，连八哥他们也不要掣肘。兄弟同心，其利断金。平心而论，他们也都不是无能之辈嘛！”

李卫聪明，他马上联想到，十三爷这是要借机劝谏皇上。他想，十三爷真称得上是个角色，这火候把握得多好啊！

雍正当然知道允祥的心意，因为他今天已经又见过乔引娣了。早上，雍正翻看着刚呈进来的折子，说的全是些让人心烦的事，什么山东盗贼抢了漕粮，什么允祚我病了要请旨回京调养，还有阿尔松阿玩忽职守，以致引起兵士哗变……他越看越烦，也就越觉得自己脖子下边不舒服。他带着一肚子的气走出了澹宁居，却又不知去哪里好。太监高无庸当然知道皇上的心思，建议说，主子何不去看看乔姑娘？于是雍正便在他的带领下，来到了乔引娣

居住的风华楼。路上，雍正问高无庸：“朕听说她还穿着原来的衣服，怎么说也不肯换，是吗？”

高无庸小心地回答说：“是的。她说，这身衣服是十四爷赏给她的，所以，她不愿意换。”

“吃饭呢？”

“吃，不过吃得少些。”

“朕赐她的点心呢？”

“也吃。她还说，她想见见主子。”

风华楼就要到了，雍正不再说话，径直走了上去。乔引娣住在风华楼的“听传房”，这是专供太监们听候传唤的地方。因为房子宽大，住的人比较多，还分着前院和后院。乔引娣住在后院，她要想走出去，是必须经过太监们的住处的，也就便于监管她。雍正皇上来的时候，一眼就看见她正在埋头写字。几个宫女没料到会在这里见到皇上，都吓得不知所措，纷纷跪倒叩头，乔引娣却连头都没有抬。雍正默默地在她身后站了很长时间，心中暗暗地念叨着：太像了，太像她了。那一头浓密得乌鸦一样的黑发放着光泽，侧着的身子，更显出纤弱的腰肢，还有那微斜在桌子上的肩头，带着娇憨而又红晕的腮，甚至她身上传出的阵阵幽香，也都像是那个为自己上了火刑架的小福。此刻，雍正的眼前仿佛又重现了那个可怕的场面：小福被绑在柴山上，殷红的火苗舔噬着她的全身，也舔噬着她那清秀的脸庞和飘散的黑发。她痛苦地扭动着身子，却至死都没有叫出一声……雍正喃喃地说：“难道，佛家所说的轮回转世，果然是真的吗？”

乔引娣正沉浸在写字中，皇上的话惊醒了她，她猛地回头惊愕地问：“怎么是你，你要干什么？”

雍正摆手制止了高无庸的喝斥，平和地说：“朕来看看你，你的字写得不错嘛。只是你写的李贺这诗句却显得太凄凉了。”

乔引娣倔强地说：“皇上，你把我生生地与十四爷拆开，难道我还能写出让人高兴的诗来吗？”

雍正一笑说：“你说得不对。朕是在问你，也是在劝你嘛。你还在想念老十四吗？”

“我是他的人，为什么不能想他？”

“不，你是朝廷的人，是朝廷分到允禩手下的人，如此而已！”

“你说得不错，可我还是他的人！他在我心里，我也在他的心里。如果不是怕拖累十四爷，我早就绝食自尽了。”

## 八十八回 引经典皇心难改变 说前事兄弟再联手

雍正惊得呆住了，他想不到引娣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：“哦，你有这样的心吗……你如果死了，朕定要下令处死允禩，绝不宽容！”说完这话，他忽然觉得一阵头晕，便惶惑地向乔引娣看了一眼，又转身走了……

雍正皇帝冲风冒雪在半夜里来到允祥这里，是因为前晌在乔引娣那里受了冷遇，又不能发火，他睡不着，也坐不住，这才拉着张廷玉出来的。听见允祥在问他，他像是被恶梦惊醒了似的说：“啊？你刚才说的什么……哦，对了，你说的是兄弟之事……朕何尝不想兄弟同心？要知道，他们确实不是

‘等闲之辈’呀！你们看看这几年里，想作乱的有多少？隆科多、年羹尧倒也罢了，如今老八又提出‘整顿旗务’了。好啊，既然他们这样地锲而不舍，朕也只好奉陪到底了。”他说着，从身上掏出一包药来，李卫连忙给他倒好了水送来，看着他吃药。却见他苦笑着摇摇头说：“唉，这药可真苦啊！可是，不吃又不行，良药苦口利于病，忠言逆耳利于行嘛。廷玉，李卫，你们有什么也索性全说出来吧，不管你们说了什么，朕都许诺言者无罪。”

张廷玉神色庄重地说：“皇上既然这样诚恳地求谏，老臣就放肆直言说说心里话。老臣知道，当皇帝难，难得很哪！李世民曾经说过：‘人主只有一心，而攻之者甚众。或以勇力，或以辩口，或以谄谀，或以奸诈，或以嗜欲，辐凑而攻之，各求自售以取宠禄。人主少懈而受其一，则危亡随之，此其所以难也’。从皇上还当着皇子的时候，您不就是总在受着攻击吗？但臣以为，只要皇权不旁落，人臣们的‘勇力’就难动其心；而人主聪察明断，那些所谓的‘辩口’，‘谄谀’，‘奸诈’也难施其伎。唯有这‘嗜欲’二字，是天性中自带的，如果不在‘克己’上下真功夫，就难免要堕入小人们的迎合之中。”

雍正含笑地问：“廷玉，那你就说说朕有什么‘嗜欲’。你不妨明说，朕绝不会怪你的。”

允祥和李卫听到这里，都觉得张廷玉一定要说乔引娣的事。不料张廷玉却说：“主上的‘嗜欲’就在于‘急于事功’。下面的臣子看准了这一条，也就会千方百计地投主所好。藩库亏空，是几十年积下的，主上下令要在三年内还清，这就是急于事功之一例。先是湖广虚报亏空补完，李绂一本奏上，几个方面大员被罢了职务；山西诺敏假冒邀功，又死于非命。

他们当然是罪有应得，可是，朝廷逼得太严，也不能不说是其中的原因。还有，皇上曾说过，‘不言祥瑞’，也确实对下边说的好听话不予理睬。可是，皇上的心里却是在盼着祥瑞的。鄂尔泰上书说，古州一个月之内，七次见到‘卿云’，皇上表示了惊奇和赞叹。十三爷这里的刘统勋当时就在古州，臣问他：‘卿云’是什么样子，他却说哪有那事儿啊！还有人报称某地万蚕同织一茧，长五尺八，宽二尺三，这明明是在说假嘛，可皇上还是让宣布了！

田文镜本是清廉的官员，最近也来凑热闹，他奏报说‘河南嘉禾瑞谷，一茎十五穗’。可是，河南不是还照样荒欠吗？老臣不是说不该报这些祥瑞，而是说，只要主上心里稍有嗜欲，就会使下边的人想方设法地来迎合。时间一长，哪是真的，哪是假的，谁也难以分辨了。”他说到这里稍稍停了一下，看了看雍正的脸色，便接着又说，“嗜欲有各个方面。老臣是从小就看着主上的，深知皇上不好酒，更不贪色。最近外面传言很盛，说的全都是乔引娣的事。臣不信，也不愿信！但臣还是要说，天子无私事！在国与家上面，皇帝与平民是绝不相同的。老臣这话，敬请皇上参酌。”

张廷玉说完，深深地舒了一口气。李卫在旁边不禁暗自佩服：好，张廷玉从小事入手，渐渐地说到本题，确实比别人说皇上是“好色误国”要有用得更多，这姜还是老的辣呀！他一边恩忖一边说道：“张相说的那些，真让奴才长了见识；奴才是在主子身边长大的，这些年在外面做官，也确实看到了官场的积弊。比如这‘揣摩’二字，奴才就对它没辙。你能献四个穗的谷子，我就能给你弄来个二十四个穗的。反正只要哄得主子高兴，就是不能升官，起码也不会被罢了官。我也说过假话，后来才与主子交底的，主子也

没有怪我。再比如，早年间，我曾经把八爷府上的照壁都卖了，八爷也没有生气，因为那是私事，是小事。可现在遇上了国事、大事，八爷可就不肯让步了。奴才识字不多，只是看到戏文里说：女人祸国。

奴才就想，哪朝哪代不全是男人当家呢？男人们要是不愿意，女人能替你办事儿吗？她能拿着你的手写圣旨？就算乔引娣的事是真的吧，奴才看皇上也犯不着为了她和十四爷闹生分。

不说别人，我看着这丫头就觉得别扭。我是审过诺敏一案的，天天都能见到这个毛丫头，塌肩膀，水蛇腰，大脚片子足有四寸长，有什么好看的？”李卫心里明白，反正他识字不多，皇上又说了言者无罪，于是，他就东一榔头，西一棒槌地胡说，但句句说的都是讽劝。一直说得连张廷玉都笑了，他才住了口。

他们这里说得热闹，可没想到雍正的心里是多么难受。雍正一想到早上的情景，就忍不住要掉眼泪。他不易觉察地蹙了一下眉头说：“你们都在与朕闹弯弯绕，朕怎么能听不出来？允禩咆哮先帝灵堂，不遵太后教令，他不守法，不敬上，是有罪的人。从公的方面说，朕应当换掉他身边侍候的人；从私的方面说，他是朕的兄弟，朕也不愿他过份地伤情。朕体谅你们的好心，就再放他一马。允祥可以写信告诉他，他愿意在那里守灵也好，愿意回到京城来作事也可，三年之内，只要他能自省改过，朕都把他看作好兄弟，万事都可商量。可他要硬往那个‘党’里钻，一味地和朕唱对台戏，朕也就对他无可救药了。”他说完就站起身来，李卫连忙上前，扒了许多烧红了的炭火，替雍正装好了手炉，又护送着他离开了清梵寺。

外面雪下得很大，地上的积雪也已有半尺来厚。可是，李卫和允祥等人却没有想到，就在今晚，就在雍正他们说话的时候，还有一些人也是在通宵达旦地计议着！这就是八爷允禩、九爷允禵和他们的几个亲信。

这里是八爷府的一座暖阁，它的一半压在水面上，另一面则建在水里。靠水的三面，全装着落地的双层大玻璃窗。冬天，坐在花厅里就可以欣赏到雪景，夏天则可临窗垂钓。为了保暖，这厅里的柱子全都是空心的铜板，地下通着熏笼，熏笼通着铜柱。允禩是很会享受的，他又爱暖和又爱赏雪，为了不让这花厅显出雪化了的情景，他又特意让工匠们在花厅顶上苫了半尺厚的黄笔草。所以，哪怕再冷的天，花厅里却仍然是温暖如春。据说，光这座花厅，就化了四万两银子。这样的屋子，不但别的王府没有，就连皇宫御苑，也难得一见。

此刻，这里的人们都早已是酒足饭饱，但等着听八爷的训话了。允禩清了清嗓子说：“诸位，今天我再说什么全都是多余的，我们已到了图穷匕首现的时候了！我们这些‘鱼肉’，眼见得已被送上砧板成为刀俎，就是不想跳也不行了。”他说话的语气还和平日一样，话虽尖刻，但却说得极其平和，丝毫也没有那种咄咄逼人的口气。“八贤王”的名气，朝廷上下，人人皆知，他的沉稳平和，在朝中也一向是为人敬佩的。

允禵就坐在他的旁边。他比允禩只小两岁，可看上去却要老得多。不但又黑又瘦，说出话来也特别的老辣：“八哥说得一点不假，老四既然一心让我们过不去，那就和他老账新账一齐算吧。内廷有人送信给我说，一开春允祥就要把我送到岳钟麒的大营去。所以，这事一定要赶到正月十五之前。刚过完新正，人心正散。葛达浑管着礼部，又是文华殿的大学士，你就趁着那时候，把来京的王爷们请去。题目一摆出来，他雍正不想见也得见。”他

站起身来，在花厅上踱着步子说：“我们错过了多少机会呀！圣祖殡天时，我们之中如果有一人在外面，还能让允祥到丰台去杀人夺兵权？允祥后来去哭灵时，我们要趁机大闹一场，隆科多敢宣布那份假遗诏？允禩要是不奉诏进京，而是驻在西宁按兵不动，或者带兵视事，八哥再在朝堂上一呼，他雍正能坐得稳皇位？隆科多那次搜宫，如果再早一天，雍正还不就得当流亡皇帝？我在西宁军中时，如果狠一下心，亲手杀了刘墨林那个浪荡钦差，年羹尧也可能早就在西宁自立为王了。我这样说，不是在指责谁，而是说我们把大好的机会全都错过了，按理说，上天早就该厌弃我们了。可是，他还在给我们机会，还在鼓励我们继续努力地干下去。我们难道能再一次失之交臂吗？”

“老九，你别再说下去了。”允禩的脸色通红，心中好像充满了悔恨，“以前种种，全怪你的八哥心太软，总想平平稳稳地干，不要弄乱了朝局。再说，我们手里也缺着一个能翻天覆地的孙大圣，一个敢为天下先的勇猛之上呀！我仔细地想过了，这次只要闹起来，就不要轻易罢手，看他雍正怎么来收拾这个混乱的局面。”

葛达浑眼睛熬得通红，他抚摸着脑门子说：“我管着文华殿，那里的太监们也都肯听我的。皇上无道，他擅改先帝的遗法，欺母逼弟，暴虐群臣，早就激起大家的不满了。可我担心的有三条：一，我们没有兵权；二，如今君名份已定，我们这样做是不是造逆？万一有的督抚要起兵勤王，我们拿什么去抵挡？三嘛，人旗旗主现在只找到了四位。这些人平日里什么事都不管，只敢在背后发发牢骚，一旦到了和皇上对阵之时，他们会不会下软蛋？这些假如不事先想好，预备得不充分，失利事小，正如九爷所说，我们可是赢起输不起了啊！”

允禩却笑着说：“老葛，你太多虑了，我们只是把这些旗主们拿过来用一用，并不是叫他们上阵的。这棋，要分作几步走呢！整顿旗务是老四亲自下的旨意，我们按照他的意思叫旗主们来京，有什么罪过？雍正整顿旗务的宗旨是两条：一条是让旗人自谋生路，接着就削减旗人的月例钱；二是怪下五旗披甲人统属不明，不务正业。我们就先从第二条做起，在京各旗营的牛录管带的名单我早备齐了。旗主一来，先通知他们去晋见各自的旗主。旗主不是能对下属施行赏罚之权吗，只要他们见了旗主，谁再说什么都没用了。这样，下五旗的兵权我们就拿到手了一半！就说毕力塔这小子吧，他是汉人，可他下边的三个佐领都是旗人。旗人一见了旗主，毕力塔再说话还能有分量吗？然后，我们再推动第一条，让旗人们反对分田自种，因为这是坏了圣祖的成法。你们别看这些王爷平日里任事不管，可他们一旦到京，又听了奴才们的撺掇，不跟着造反，那才是怪事呢？如今朝廷上布满了干柴，到时候，八哥出来一声招呼，看谁能收拾了这个局面？”

老八听到这里连忙接口说：“不不不，收拾局面的应该是八旗旗主，他们要共管朝政。”

我们不是乱臣贼子，我们也没有篡位的心，更治理不了这个天下。应该说，天下的事情要天下公管！下五旗的王爷能来四位，我自己是正红旗的旗主，下五旗可以算是全都齐了。上三旗归雍正统属，镶黄旗是弘历，正黄旗是弘时，镶红旗是弘昼。你们一定要记住，弘时才是我们要拥戴的新主子呢？他想的是夺位，我们要的是实权。这样号召起来容易，也没有后顾之忧。诸位，都听明白了吗？”

阿尔松阿说：“这好办，我还是镶红旗的第二佐领呢，明天我就去见弘昼。别看他平时不管事，可谁也不敢得罪他。前年隆科多派人搜宫时，他正在家里忙着烧丹炼汞。弘时没和他打招呼，他火了，说东华门这里是他的丹炉罡斗正位，硬是不让兵士们进去。这位五爷后来还专门去向弘时‘请教’，问为什么要打搅他的静修？弄得弘时只好向他赔罪才算了事。”

允禩笑了：“那好啊，你就去和他好好聊聊，用不着扯正题，我们不要误了他的成仙之道。我这里正好有一本元版的《金丹正义》，你带去恭送给你家五爷吧。”

阿尔松阿刚随口提到了隆科多，倒让允禩心里好一阵惋惜：此人虽然被抄了家，可是京师旧部多得很哪，要是能把他也收拢过来，这是一支多么大的势力呀！就在这时，一个家人走了进来，在允禩的耳边悄悄他说了句什么。允禩高兴得大笑一声：“好，想曹操，曹操就来，这就是我们的福份，快请他到书房见面。苏奴，你是我的侄儿，和我一同去见他更好。”

允禩他们来到书房时，一眼就瞧见站在那里徬徨无措的隆科多。允禩叫了一声：“舅舅安好？”苏奴也连忙打下千儿去说：“给老舅爷请安！”

隆科多转过身来说：“不，这里只有隆科多，哪来的什么舅舅、舅爷的？不瞒八爷，我今天可是夜猫子进宅呀！”

允禩一笑说道：“舅舅不说我也知道，您一定是在怪我。上次皇上派兵抄您的家时，您叫人送来十万银票让我代为保存，我却又给您退了回去。这不是我不想管您的事，而是您不该送我这里来。您想啊，在朝野的官员们都抄了上千家了，我这里还哪有安全可言？他雍正生就的是个抄家皇帝嘛！”允禩说着话，从书架里的一本书里拿出了一片小纸递给隆科多：“舅舅，这是我在顺义置办的一处庄子，十三万本银。按例，抄家是只抄浮财而不抄祖产的。所以，我把日期往前边提了十年，您留着它预防万一吧。谁能知道，明天又会是个什么局面呢？”

隆科多接过来稍微一看，就收进了怀里：“八爷，这事虽不大，可它足见你的心田，我就大恩不言谢了。说实话，我今夜冒死前来，挂念的就是那份玉碟呀。现在我的家虽被抄了，可家私还都没动。我的情形八爷心里比我更清楚，只要皇上说句话，要杀要砍还不是现成的？那时，我要这房产又有何用？可是，那份玉碟是弘时从我那里借去的，我刚刚去了三爷府，他却说是在你这里。老奴才请八爷赏脸，把它赏还给奴才吧。内务府一旦知道了，连累的人可就多得数不清了啊！”说着，他的两行老泪已经潜然而下。

其实允禩带着苏奴一块来，就想到了隆科多非要提起玉碟这件事的。不过，他可不想就这样地便宜了隆科多，倒想借苏奴之口，试一试隆科多的心事。

他知道，别看苏奴这小子不是近支皇亲，可却是皇亲贵戚中有名的“闷猴”。这小子从小就聪明伶俐，善于钻营，二十多岁时就被康熙看上了。老爷子当时说：想不到我们爱新觉罗家族里，还有这样一个天才。几年功夫，这个苏奴就当上巡抚了。今天他也在这里，拿他来做枪手，是最合适不过了。苏奴当然也懂得八叔的心思，便笑着说：“老舅爷，您要的那份玉碟，小的背都背下来了，它值得您这样害怕吗？”

隆科多惊得大叫一声：“怎么你也看过了？天哪……”

## 八十九回 隆科多夤夜索玉牒 八王爷入宫探皇图

隆科多到八爷府来索要那份玉碟，他一听苏奴说，连他都看过了，这可简直把隆科多吓死了：“怎么？你也见过它了？八爷，您这不是想要我的命吗？我是从皇史馆里借出来的，那里还留着我的借据啊！老奴现在是什么处境，八爷您也不是不知道，奴才怎么能担得起这偷看玉碟之罪呢？”

允禩笑笑说：“舅舅你急的什么，我当然是要还给你的。”说着向苏奴递了个眼色。

苏奴起身来到书架前，在里边又找出一本书来从套页子里抽出了个硬折子，黄绫封面，周遭还镶着一圈金边。啊，这就是那个在当时密而又密的玉碟了。这玉碟上记录着皇子的生辰八字，皇族里又常常出现用它来魇镇阿哥的事，所以这玉碟就成了关乎社稷安危的大事。

如果不是隆科多那时身居高位，是“借”不出这玉碟来的。玉碟既然借了出来，隆科多就担着血海一样的干系。现在一见它就在面前，隆科多的眼睛里都放出光来了。可是，苏奴大概是有意要吊隆科多的胃口似的，毫不经意地随手就把它打开了。只见里面写着：

皇四阿哥弘历，于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寅时诞生于雍亲王府（雍和宫）。王妃钮祜禄氏、年妃及丫头翠儿、珠儿、迎儿、宝儿在场，稳婆刘卫氏。

苏奴看完之后，并没有把它交还给隆科多，而是双手呈给了允禩。允禩又顺手将玉碟搁在了书案上，转过脸对隆科多笑着说起了闲话：“舅舅，你就要去阿尔泰与罗刹协议了，几时启程啊？”

隆科多是一刻也不愿意在这里停留的，他恨不得拿上玉碟转身就走。但他又不敢，他知道他的这位“外甥”的手段，所以欠着身子回答说：“我原想立刻就上路的，但皇上很怜借我，让我再等些时。昨天我去陛辞时，皇上说接到阿尔泰将军布善的奏折，罗刹国使臣刚刚离开墨斯克。皇上说，你是天朝使臣，不宜先到。再说冰天雪地里也不好走，等到开春草发芽了再去也不迟。所以，我且得一时走不了呢。”

“那，你又是怎么回的皇上问话呢？”允禩笑着问。

隆科多回忆着昨天的情形，缓缓地说：“我说，我是有罪之人，怎么敢说怕冷呢？罗刹人阴险狡诈，想分割我喀尔喀蒙古，这百多年来一直也没有死心。如今策零阿拉布坦又在蠢动，反相已露。罗刹国使臣如果早到，二者勾结起来就后患无穷了。不如奴才先走一步，也好在军事上有所布置。一则震慑策零，二则可与罗刹国顺利签约。皇上说：‘你方才的话都是老成谋国之言。布善也是钦差议边大使嘛，你可以把你说的这些写一份条陈来，朕发给布善，让他先未雨绸缪。你虽有罪，但朕并没有把你当寻常奴才来看。过去，你还是有功的嘛！这次差使办好了，朕就免了你的罪’——八爷，求求你成全我，过了这个坎儿，奴才为你效力的地方还多着呢！”隆科多的话很明白，他这是在苦苦哀求啊！

在一边听着的苏奴说：“舅爷，你如今简直成了认罪大臣了。你有什么罪？你是跟着先帝西征的有功之臣！皇上说你勾结了年羹尧，其实如果不是你坐镇北京，年羹尧早就反了。

你辞去九门提督，原来本是为了避祸，皇上就着腿搓绳又免去了你上书房职务。他说你擅自搜园，可又拿不到桌面上来，只好自己找个台阶罢

了。如今八爷还在位上，如果八爷出了什么事，他又该算你‘勾结八爷’的罪了！”

隆科多知道苏奴的心眼灵动，他可不敢轻信这小子的话。过了好长时间，他才说：“唉，我已是望花甲的人了。这一辈子，出将入相，也不算虚度。现在我什么也不想，什么事也不愿干，只求平平安安地过个晚年。说句实话，我老在家里想，还不如一了百了呢。八爷若能体谅我这点心意，就请你放我一马；如果办不到，我早就把丹顶鹤都准备好了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他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泪水，任凭它们一滴滴地落了下来。

允禩将那玉碟推到隆科多手边：“舅舅你不要这样……也许你会恨我，恨我把你拉下了水，恨我误了你的锦绣前程。不过，我也是不得已呀！有两层意思我要对你说清楚，一是，处在我这位子上，要和自己的亲哥哥斗心眼，这并不是我的原意，只是因为这个当哥子的容不下我！我想了，大不了是个死吧，再不就是高墙圈禁，我全都认了，成者王侯败者贼嘛！”

第二点我要说的是，我从不勉强人，也从来都不卖友。你和我是一‘党’这件事且不去说它，就是你和弘时之间的事情，我也全都知道。你所以败落下来，是因为雍正性子里多疑刻薄，不能容人。他连自己的一母同胞都容不得，何况是我，更何况是你！自从你被抄家以来，大理寺、刑部里动用了多少人来查你和我的事？可他们除了查出你转移家产之外，又查到什么了？没有！可见我老八是不会卖友的。”他用手指指那份玉碟说，“舅舅你把它拿走，好好地补一补你的漏子。放心吧，我从今以后，再也不会给你添乱了。”

隆科多小心翼翼地把玉碟取过来，又贴近内衣装好了说：“奴才谢谢八爷。老奴才是个无用之物，我对不起八爷。不过，奴才也请八爷放心，我隆科多半生英雄，也是从不卖主的。”说完，他一揖到地，老态龙钟地走了出去。

苏奴看愣了：“八爷，就这么把他放走了吗？这不太便宜他了？”

允禩却如释重负地说：“他早已是灯干油尽了，再留他又有何用？你强逼着他为我们出力，逼急了他敢把我们全都卖了呢！再说，他是当过宰相的，他被罢了官，免了职，可他的一行一动都有人在监视着，我们能不吃他的背累就算不错了。他不入我们的伙，雍正就把心思放在他身上；一旦他要为我们串连人，反而会招来人们注意我们。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：大年三十逮个兔子，有它过年，没它也照样过年！你明天去一趟三爷府，告诉弘时说，四位王爷现在都已来到了承德。这样的天气，没准能要了允祥的命，他要是一死，弘历就去不成南京了。弘历不离开北京，几个王爷就还得暂时住在承德。你还要告诉弘时说，他八叔这次是要破釜沉舟地为他争这个太子之位了！”

允禩说得虽然好听，可世事却并不能全都随了允禩的心意。三天以后，邸报发了出来，弘历以亲王和钦差大臣的双重身份巡视江南，已由张廷玉代表雍正皇帝亲自将他送到潞河驿；五皇子弘昼奉旨到马陵峪去“视察军务”，并以皇子身份拜祭景陵。三爷弘时又送来消息说，现在，不但允祥病得不能理事，就连皇上也身患热症，停止接见外臣了。这对允禩来说，是好得不能再好的消息了。不过，他还是照着自己用过多次的老办法，要亲自进宫去察看一下动静。

雍正皇帝在澹宁居接见了允禩。他的身子好像十分倦怠，眼圈有点暗，而且发黑，脸色苍白中带着青灰色，颧骨上又明显地现出潮红来。他躺在大迎枕上对允禩说：“老八；你身子骨也不好，难为你还惦记着朕。你就在那



边的杌子上坐吧，都是自家兄弟，不要和朕讲那么多的礼数了。看上去，你的气色还好，朕赐你的药用了吗？”

允禩在座位上略一欠身答道：“托皇上洪福，这药还真是有效。只是这头晕的毛病，也不是能够一天两天就好的。臣弟本不想来打搅皇上，因见到邸报上说，皇上已经不见外臣了，使臣弟大吃一惊，这才急急忙忙地跑进宫来请安的。”

雍正坐直了身子，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。这一对兄弟从康熙四十六年到如今，已经斗了二十年了。唇枪舌剑也好，正面交锋也罢，总算有了结果，分出了胜负，也分出了君臣地位。现在，两人极其难得地坐到了一起，却不知说些什么才合适。允禩觉得，总这样干坐着也不像话呀，便主动地开言了：“皇上，臣弟听说，您最近身子不适是劳累过度所致，觉得很忧心。你一天要见三个时辰的大臣，要批几千甚至上万字的折子，常常要干到子时才休息，这怎么能行哪！先帝在位勤政，已被人称作是千古难得一见了，您竟然比先帝还要劳乏。一张一弛，文武之道，皇上学贯古今，怎么能不明白这个道理呢？您能珍惜自己，也是天下万民之福嘛。”

允禩说得十分恳切，也十分动情。可雍正听了，却觉得他的心里恨不得自己眼下就死！

他听着这些做作出来的话。像嚼着苦橄榄似的皱起了眉头。但他的嘴里也在说着言不由衷的话：“朕有自知之明，知道自己无论是能力和坚毅，都远远不如先帝，只好以勤补拙罢了。”

今天你既然来了，朕想问你一下，旗务整顿的事，办得到底怎么样了？”

允禩略一欠身答道：“皇上知道，臣弟有许多政见，常常与皇上不合。但唯独在整顿旗务上，我是打心眼里赞同的。开国才八十年哪，可瞧瞧我们的八旗子弟，全都成了什么样了？康熙五十六年兵败时，六万子弟片甲不回。后来有个别逃回来的人说，那哪叫打仗啊！”

有人听见战鼓一响，就吓得拉稀了。允禩进军西藏和年羹尧在青海打仗，用的全都是汉军绿营兵。京师里这些个旗人，只要一领了月例银子，就忙着泡茶馆，养花喂狗，再不，就提溜个鸟笼子满大街转悠。如今，他们中的许多人，连满语都不会说了。所以，这件事，臣弟一直很焦心，也从来不敢懈怠的。”

高无庸送上了奶子，雍正说：“给你八爷——老八，你还接着说。”

允禩接过奶子，欠着身子道了谢，喝了一口又说：“万岁知道，这些旗人虽然无赖，却人人都不是省油灯。他们各有各的旗主，事和权总难统一下来。前次奉旨给他们分了地，让他们也学着干点正经营生。老实一点的倒是去了，滑头的把地租了出去，更有一些人，干脆把地给卖了！我追查这件事时，有人还堂而皇之地说，他们请示过本主。气得我肺都要炸了，可又拿他们没有一点办法。所以，我就和三阿哥商议了一下，把各旗旗主们叫到北京来，列出整顿的条例，由各旗旗主们自己管好自己的旗下满人，朝廷只是巡视监督。办得好的，予以奖励；办得不好，就重重惩处。反正这些旗主们在奉天也是无事可干，他们既然拿了俸禄，就应该替朝廷办点正经事，这就是臣弟想出来的法子，可行与否，还要请皇上圣裁。”说罢，低下头来吃着奶子去了。

雍正漫不经心地说：“这件事，你和弘时商量着办吧。朕这里的事情太多，下半年已经接见了全国所有的知府以上官员，开了春后，朕还要分批地

见一见全国州县官员。州县是最亲民的官，百姓的甘苦他们心里最清楚，吏治刷新就要从他们做起。有人说朕太琐细，殊不知天下最缺的就是这个琐细。朕知道，你和朕政见不合，你不要为此不安。杨名时和李绂他们也都与朕政见不合嘛。只要能办好差使，不搞邪门歪道，朕还是有这点容人之量的。就旗务整顿来说，朕只有一句话，所有的旗人都要体念朝廷爱养的深仁厚德，努力生业，共建大清极盛之世。这是个宗旨，办法你们自己去想好了。”

这里正在说话，张廷玉急急忙忙地闯了进来，雍正忙问：“怎么？有什么急事吗？”

“回皇上，刚刚接到布善的军报，说策零阿拉布坦带了三千蒙古骑兵偷袭阿尔泰大营，已经被我们打退了。”

雍正高兴得笑了起来：“好啊，这是大事，好事，他的折子呢？”

张廷玉小心地说：“皇上，老臣正让下边誊写呢。这次交锋，我军死伤很少，只损失了七十三人。策零部却丢下了二百多具尸体跑了。”

因为是夜战，敌军趁黑夜劫了我军的一座粮库，运走粮食三千石，还烧了大约七千石。

阿尔泰大营里存粮不足，来春雪化泥泞又不便运输。请旨调拨一万石粮食以资军需。还有……随折有份立功将士名单，请朝廷议叙。”

雍正突然火了：“什么，什么？布善是统领三万人马的上将，被人家端了营盘，烧了仓库还带走了粮食，外带又死了七十多人，他居然还有脸来向朝廷请功？”他喘着粗气，脸也胀得通红，好一阵才平静下来，说：“你来拟旨告诉布善，朕没有那么多的恩典施给他！让他暂时戴罪立功，限他在半个月也端了一座敌人的粮库，也允许他死二百人！不然，朕就要下旨锁拿他进京问罪，他能不能保住首级还在两可之间呢，还想要朕给他‘叙功’，真是奇谈怪论！”

张廷玉思忖了好久才说：“皇上明鉴，这其实只是一次小挫，如果一定要布善去戴罪立功，或者在半个月他立不了功，选谁去代替他呢？”

“朕不是生他这个气，朕气的是打了败仗就老老实实在地回奏，为什么要欺君？朕不信就没有人能代替他，难道死了张屠户就要吃浑毛猪吗？”

坐在一边一直静观事态发展的允禩轻轻地说：“皇上，讳败冒功，边将的积习历来如此，您大可不必为此动那么大的肝火。”

“唔？”

“布善是位老军务了，也并非是无能之辈。在青藏西北阿尔泰这些寸草不生的沙漠瀚海、苦寒之地，能长期坚守在那里，已经可以说是忠勇之士了。请皇上不要因这点小事给予重罚，免得寒了边塞将士们的心。换一个生手去，威不能服众，指挥也不能如意，反而要出大乱子的。朝廷远在万里之外，臣弟以为更不要作这样琐碎的布置。再说策零阿拉布坦的蒙古骑兵本来就飘忽不定，剽悍难制，他那里也未必有什么粮库等着我们去端。硬要布善去将功补过，贸然出兵，又是在这样的冰天雪地里，如果再打了败仗，连隆科多和罗刹国的边界谈判，说不定也会吃大亏的。这件事本不该臣弟来说，我坐在一旁细细想了一下，这事恐怕只能假装糊涂。承认布善的小‘胜’，让他乘‘胜’追击，相机进剿就行了。皇上在朱批中则可以明白告诉他这样做的理由，布善也自然会感恩戴德的。这和政务不同，错了还可以更正，兵凶战危之时，可万万不能出大错呀！”

## 九十回 李巡抚坐堂审冤案 黄臬司当场出丑闻

这次，雍正没有发火。因为他听了还不到一半，心里就明白了，允禩说的全都在理，而错的恰恰正是他自己。他心里想，唉，这个八弟，从来都是与朕作对的，今天他却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呢？他要是能够真正地臣服了朕，他的能力，决不在允祥之下。朕过去曾经抬举过他，以后他只要能顺从了朕的意愿，朕也一定会善待他的。可是，这话他却没说出口来。

因为，他知道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。老八允禩一句话就说清了阿尔泰的症结，很让雍正觉得高兴。他们兄弟之间斗了这么多年了，今天老八还是第一次说出让雍正兴奋的话。激动之下，他说：“老八这话还是有道理的，就依他说的办吧。廷玉你下去以后，再和他们商议一下筹粮的事。你们都知道，朕常常有大喜大怒的毛病，这很不好。往后，你们只要见到朕发火，都可以这样地出来劝谏，朕断断不会为此恼人罪人的。老八，你说行吗？”

“是。臣弟自应努力巴结。”

“哎，话怎么能这样说呢？前天十四弟给朕上了一个请安折子，说他愿意回京来办事，朕心里也很高兴。都是自己的亲兄弟，为什么总要剑拔弩张的呢？他平常很听你的话，等他回来后，你再多劝劝他。以后遇到事情，我们兄弟间总这样商量着办多好啊！你身子也不好，就不要在这里多呆了，道乏吧。”

允禩答应一声便退了出去。雍正瞧着他的背影对张廷玉说：“唉，老八是个人才呀，可惜他不能为我所用。只要他不再搞那个八王议政，朕还是可以容下他的。但他一定要反其道而行之，朕也绝不原谅他。十三弟如今病得很厉害，朕自己的身体也支持不住。这朝廷上的一切事情，都要你这位老臣来担当，朕觉得很是很心疼啊。李卫和允祥说的那个贾士芳到底怎么样？你给李卫写封信去，叫他再着意地寻访一下，多找几个人来。不要怕荐错了，朕自有试他之法。”

雍正一口气说了这么多，可没想到张廷玉却冷冷地回道：“皇上，请原谅臣不赞同这些事，也不愿奉诏。”

雍正一愣，随即大声笑了起来：“哦，朕把你这位儒学大家的事给忘记了。好，你不奉诏那就算了。但还有一件事一定要办，就是赶快催促李绂进京来就任直隶总督。湖广那边的事也该完了吧？现在宝亲王去了，还有李卫也在那里，有什么办不下来的？”

“是，这事老臣立刻就办。”

李绂接到升任直隶总督的任命已有好几个月了，却迟迟不能上任。不是他不想马上进京，而是他的手上还压着一件大案没有清结。汉阳有个财主叫程森，为了夺佃户刘二旦之妻，夺佃烧房逼死刘家一门三口。本来这个案子汉阳县里、府里都已问明结了案的，可是，程家不知做了什么手脚，案子报到省里时却被臬司驳了下去。臬司说：“夺佃非罪，因地产系程家所有；烧房不仁，按律并无抵罪之理。刘老栓祖孙三人身怀砒霜在程家当众服药，是意图讹诈，也并非无罪。”所以臬司判程森枷号三月，就把案子了结了。刘王氏不服，在巡抚衙门击鼓喊冤，李绂接了状子，便叫臬司按察使黄伦来问。黄伦却也痛快，说程森固然不仁，可那刘家也不是好东西。程森说夺佃是为了加租，因为地租看涨，这是有据可查的。刘王氏去找程森理论，还说程森竟在大白天意图强奸刘王氏，但这“强奸”之罪却没有凭据。

黄伦说的听起来也满有道理，这就让李绂为难了。李绂是张廷玉的门生，他的清廉自守也是全国有名的。就是在雍正面前的宠信，只怕也不亚于田文镜。所以，李绂就向皇上呈了密折，说要将这个遗案处置完了再去直隶上任。雍正正在给李绂的朱批中说：“你作得对，疑得是，此案定要查明，不可掉以轻心。”

李绂有了这个朱批，也就有了上方宝剑。他干脆交代了差使，亲自下到汉阳私访了半个月，终于取得了结果。这时已经过了冬至了，李绂发出火票到汉阳县拿了程森，带了证人，又发文按察使衙门，请黄伦过来参加会审。

三天之后，巡抚衙门贴出了放告牌，立时便惊动了几乎全城的百姓。大冬天的，坐在家里也是没事干，这样的热闹还能不看？一边看，一边还在议论着：“哎，李抚台不是升了直隶总督吗，怎么还来管咱们这几的事？”

“刘王氏的案子听说已经审结了，咱们李制台亲自跑到北京，向万岁爷说，案子里有疑点。所以皇上才让李制台复审的。李制台如今不是制台了，他是钦差大人哪！”

一个老头子喃喃地说着：“清官啊，难得一见的清官！老天爷保佑他来到咱们湖北，火耗只收到六钱……”

“咳，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，你想让他留下，他就能留下？”

这里正在议论着，突然，又是一阵乱哄，原来是湖广按察使黄伦的大轿到了。只见这座大轿后边，还跟着汉阳府、县官员的两乘轿子。他们走进衙门，按着差役们的指点，来到签押房里坐下等候开审。就在这时，只见衙门口众人闪出一条路来，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子，由一名师爷引导着走了进来。这个刘王氏打官司打了三年，都打出名来了，谁不想争着看看她长的是什么样啊？看得她头也不敢抬，羞怯怯地走进了衙门口，按照李绂李大人的吩咐，拿起了那柄足有四尺多长的鼓槌。差役告诉她：“把胆子放开，照着大鼓上只管敲吧！一直敲到放炮升堂时，来人传你，你再进去！”

“咚咚咚……”这声音从门外一直传到了后堂李绂的耳鼓里。李绂站起身来吩咐一声：“升堂！”便向外走去。黄伦他们三个见主官已经过去，当然不敢怠慢，也紧跟两步走了出来。就在这时，三声堂鼓响过，三班衙役，巡抚衙门的几个师爷，和一群手执大棍的衙役们蜂拥而出。大堂上响起了震撼人心的堂威：“噢……”

刘王氏照着师爷事先教好了的一套，随着堂威声来到大堂门口，双手高举供状喊道：“求青天大老爷为民妇作主啊……”

李绂沉静地站在那里，说了声，“传请黄大人和汉阳知府柳青、汉阳县令寿吾上来与我一同会审——把刘王氏的状子呈了上来。”

“扎！”

李绂将状子看了一遍，叫道：“刘王氏！”

“民妇在……”

李绂轻轻地说：“你抬起头来，不要怕。你的案子早已在臬司申明立卷了，本抚也曾明察暗访，今日就要将此案查明了断。本抚虽然已奉调回京，但也奏明当今圣上，此案不结，我绝不离开湖北一步，你尽管放心好了。来呀——带被告程森上堂。”

衙门外又是一阵躁动，两名衙役从西侧刑房里带着程森出来。这是个大约五十来岁的人，胖胖的脸上倒也五官端正。他却一点也不怯场，就地打了个干，又是一揖便站在那里静等问话。李绂知道，他是作过官的，便将手

中惊堂木一拍问道：“你就是程森吗？”

“是，晚眷生就是程森。”

“你作过什么官？原来在哪里曾任何职，又为何故回到本籍？”

“回大人，卑职原在江西盐道，康熙六十年因亏空库银撤差追比。雍正三年亏空补完，起复为泰安同知，因母死在家丁忧守制。”

李绂惊觉地看了一眼黄伦，他记得黄伦也曾在江西藩台作过官，难道他要为程森翻案还确有背景吗？当下一边思索一边说道：“好一个‘孝子’，你热孝未满，就敢奸宿有夫之妇，你置孔孟之道和国家法度于不顾，岂不是也太大胆了吗？”

“卑职并没有奸污刘王氏。”程森抗声答道：“因卑职起复需要用钱，就随行就市，向佃户们加收一成租金，所有的佃户都答应了，只有刘王氏一家抗拒不交。下边的用人们气急了，才烧了他家的房子，我也已把犯事的人开革过了。刘王氏为了赖租来到我家中，她当众卖弄风骚，敞胸露乳，还说了许多疯话，被我赶了出去。我自己一妻二妾，又是这把子年纪了，怎么能上她的这个当？想不到，他的公爹也是个无赖，八月十六，带着他的两个孙子闯进我家中，并且当场饮药自尽。卑职虽然极力抢救，但已是来不及了。此案已经臬台黄大人多次审讯，证据一应俱全。卑职也是个读书人，不敢欺心昧理，求中丞大人明鉴识伪，这个罪名卑职是不敢承受的……”他说到紧要处。还扯出汗巾来拭了拭眼泪。

李绂转过身来问：“汉阳县，你是第一审官，程森当时是不是这样招供的？”

## 九十一回 是清官就得遵皇命 进考场不能说姓秦

县令寿吾坐在最下边，当时他接这案子时，还是杨名时在这里当按察使，黄伦还没有调来。寿吾万万想不到，这案子会越审越糊涂。今天一听李绂头一个就点了自己的名字，他脸上一红一白地说：“回大人，当时程森并没有到庭，是派他的管家程贵富代理的。还有几个在现场的佃户，他们说的和程森不一样。刘王氏的父亲和孙子，是在八月十五饮的药，而不是八月十六。八月十五程家设筵招待佃户，续定来年的租约。刘家乘机揭出程森欺孤灭寡，被程家庄丁们殴打，才吞药自尽的。这件事在场看到的人很多，卑职以为证据确凿，才当场就定了罪名的。”

坐在寿吾身边的汉阳知府也说：“当时的情形确实如此，卑职所以就照准了。”

黄伦却一口就驳了回来：“程贵富既然不是正身，他怎么能替家主认罪呢？分明是那程贵富对家主心有怀恨，才有意诬陷的。”

程森立刻说：“对对对，就是这样。幸亏黄臬台明鉴，不然我就要死在自己的家奴手里了。”

李绂把惊堂木“啪”地一拍：“你与我住口，等问到你时你再说不迟！刘王氏，你说，事情到底是发生在八月十五，还是在八月十六？”

程森抢先说：“是八月十六嘛，庄户们都可以作证。”

说话间，几个衣衫蓝缕的人跌跌撞撞地爬了进来说：“我家程老爷冤枉啊，八月十五那天我们都在程老爷家里吃酒，刘老栓也在，没看见他吃了砒

霜啊！”

李绂严厉地问刘王氏：“嗯，这是怎么说的？”

刘王氏爬跪两步，指着几个证人连哭带说：“青天大老爷，他们都是程家买通了的佃户，程森说八月十六，他们敢说是十五吗？那天民女带着两个本家兄弟去抬尸首时，哭得满街的人们家家都过不成节了。老爷您问问村民们，这个日子民女还能把它记错了吗？”说着，她放声号啕：“我那屈死的老爹和姣儿呀……”

李绂把脸一沉问外边看热闹的人：“你们都是程家村的吗？有谁能证明刘王氏他爹是哪天死的？”

外面有几个小伙子挤进人群说：“老爷，刘王氏说得一点不错。我们几个全和她是同村，八月十五那天晚上，她们家哭得一个村都不能安生，难道我们还能记错了？”

衙门外响起一阵喊声：“老爷，那天确实是八月十五啊！”

李绂一声冷笑，转过身子问程森：“全村的人证俱在这里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”

“……兴许……是我记错了……”

“不，是你太聪明了！你把日子定到十六，就只有你家的佃户们在场，如果是十五，那么见到的人就多了！可惜呀，八月十五这日子太好记了，更可惜的是你不能一手遮天！你能胁迫你的佃户，却掩不了众人的口舌！”

程森像是被打翻了似的再也说不出话来了。李绂紧接着问：“刘王氏告你强奸了她，可有此事？”

程森低下头说：“大人，这可真的是冤枉啊……”

刘王氏跪在下边，一声大叫：“他……他真地是那样干了呀……”

这一声喊惊动了看热闹的人群，人们拥挤得更厉害了，谁不想亲耳听听这又稀罕又风流的事呀。衙役们又推又搽，仍然无济于事。最后，还是一位师爷有主意，他手端砚台拿着毛笔，向外头泼洒过去，人群这才散开了。李绂下令让他们全都站在一丈开外，这才对刘王氏说：“你知道，这是公堂，你必须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，才能为你结案。既然是他强奸了你，那就没有什么可丢人的。史书上有多少女子受辱而死，《春秋》上是从不责备的。你只管如实地说，不要顾忌。”

刘王氏这才说了经过。原来是程森要让她去家中帮助缝补衣物，刘王氏也想借机免了自己家的佃租。那知，程森却趁她不备，先是动手动脚的抚摸，接着就勉强她做了那种事。刘王氏不从，还在他大腿上抓了两把，把他的血都抓出来了。

按察使黄伦听到这里忍不住说道：“好啊，既然你在他腿上留了记号，那就当堂验证岂不更好。”

哪知他不说话还好，他一开腔，刘王氏却突然转向了黄伦：“你你你，你不是人的赃官，事到如今，你还要逼我吗？三年前的抓伤，如今怎么验得出来？既然你苦苦逼我，那我就把你的下作事也全说出来。那天，你在二堂密审我时，你说，只要我从了你，和你‘春风一度’，你就可以替我报仇。我……我早已不是人了……就，从了你……”

事出意外，更是炸了大堂，黄伦暴跳如雷：“好你个刁妇，竟敢诬陷大臣，你不要命了吗？”

李绂却十分地冷静，他慢慢地说：“刘王氏，你可要想清楚了，以民告

官，这本身就是一条罪呀！”

刘王氏不顾一切地说：“我的脸已经是一文不值了。我要说，我看见了……他的肚脐下有一块巴掌大的胎记……他……他的‘那个’上边还有一块拇指大的黑斑。大人不信，可以当堂验证。”

李绂笑着走下堂来，把黄伦叫到后堂说：“黄大人，事情闹到这样地步，可真让学生为难。请你审时度势，从实说出来，我还可以保住你的面子。”

黄伦却恶狠狠地看了李绂一眼，一句话也不说。

李绂仍是笑着问：“难道你想当堂出丑吗？”

黄伦还是一言不发。

李绂勃然作色：“好，给你脸你不要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来人！”

几名戈什哈应声而入，李绂狞笑一声说：“给黄大人去衣！”

这群戈什哈们还是有生以来第一回干这种事。一个个如狼似虎地冲了上来，三下五去二地就把黄伦扒了个浑身精光。刘王氏说得一点不错，他的那两个地方，都长着明显的标志哪！黄伦像一个就要绑赴刑场的犯人一样，趴在地下，一声也不敢吭了。

李绂兴致勃勃地回到大堂，端坐堂前说：“程森，黄某已经全部招认了，你们到底是怎么勾结的，你与我老实招出来。说！”

随着他的这个“说”字，他手中的惊堂木猛地拍了下去，这两种声音又恰恰碰在了一起。只听“啪”地一下，像是击在了程森的头上，他，和他的同伙们，一个个全都蔫了。

李绂大声宣读了事先早就准备好的判决。一声令下，程森被押了下去，黄伦也被带走了。门外响起了一阵欢呼：“真是包大人重生啊！”

李绂退堂回来时，走过二堂门口，却见黄伦还跪在那里。瞧见李绂来到，他忙上前跪了一步说：“犯官有罪，请抚台大人念我十载寒窗，三下考场，熬到今天确实不易。请大人笔下超生啊……”

李绂厌恶地看了他一眼说：“既有今日，何必当初？你干的这事，大丢人，不单是丢了你自已，你先人的面子，连朝廷的脸面全都撑不住啊！当今万岁是最讲心田的，你坏了他的名声，断断没有轻饶之理。你下去后，先写一份服辩，我在奏请圣览时，附上夹片，请圣上裁决吧。认罪认得好，或者能保住不死，至于官职、功名等等，恐怕是连想也不要再想了。

世上能够洗雪耻辱的只有时间，你拼得十年二十年的，好好干，或者能成就大气侯呢。”说完，他头也不回地竟自去了。因为，刚才家人来报，说宝亲王和李卫已经来到他的后房，他怎么能不赶快迎接呢？

李绂急匆匆地来到门口，刚报了职名，就听宝亲王在里面笑春兑：“哦，咱们的‘包龙图’回来了，快，不要讲那些个虚套子，进屋来说话吧。”

李绂三步并作两步赶进屋里，还是按照规矩，向宝亲王历弘行了大礼，又请了圣安，这才回头与李卫见礼。哪知，李卫正在炉子旁烤白薯，烤得满屋里都是清香。他笑着说：“好你个叫化子，竟到我这里瞎折腾。是你自己馋了，还是在巴结主子呀？”宝亲王却只是微笑，李绂又说，“臣前天才接到邸报，说宝亲王去了南京，怎么这么快就到了湖北呢？”他指指宝亲王身后站着的一位青年问，“臣眼生得很，还没有见过这位小哥呢？”

李卫笑着说：“你小子没有见过的世面多着哪！别看这位小哥子，把你们衙门里的人全都叫来，可能也不是他的对手，他复姓端木，名良庸，是新近才跟了宝亲王一同南巡的。”

“哎呀呀，失敬了。不过我瞧他文质彬彬的样子，倒像是位读书人。王爷，皇上到底是生了什么病？”

“哦，皇阿玛身子是不大好，不过也没什么大病。我这次出京，就带着寻访异能之士的差使。你这里若有身怀绝技之人，可写了密折奏进去。哦，对了，你马上就要进京了，一路上留心寻访就是了。”

李绂回答说：“王爷，据臣看，皇上哪有什么病？他全是累的呀！我这次进京路上，注意寻访就是。不过王爷刚才说到的‘异能’之士，臣却不敢奉命。不但我不奉命，还要劝李卫老兄也小心着点。那些离经叛道的人，可千万不能胡乱荐进去。你要是荐了，我一准要弹劾你！”

“嘿嘿嘿嘿，你小子弹劾我还少了？不过是狗咬对罢了，有什么稀奇的？上回你告我一状，说我荒怠政务，违旨看戏，怎么样，还倒给我一个‘李卫奉旨看戏’的彩头。告诉你，吃喝玩乐，荒淫政务的事，咱李卫从来不干，谅你也不能把老子怎么样。”

李绂也笑了：“说来说去，你小子总是有福。不过，只要让我见到你有一点不地道的事，我还是要弹劾你的。”

宝亲王见他们两人一见面就斗口，也不出声地笑了。弘历是个十分好相与的王子，别看他年纪轻轻，可 he 却是康熙的孙子中唯一受过老皇帝亲手教养的人。不但学问最好，而且气质特殊，于龙子凤孙的雍容华贵之中，又带着温馨可亲 and 宽大包容，让人只要一见就难以忘却，却又不敢有丝毫亵渎。他拦住了二李的玩笑说：“我这次是从信阳府直下湖广来的。有人曾劝我从南阳过来，说那里路好走些。其实我心里很明白，南阳是河南的面子，那里有名的富裕，千里不断青嘛！我没看他们这个‘脸’，而是看了河南的‘背’。比了一下，觉得你们湖广治理得要比河南好得多。李绂啊，你马上要到直隶去上任了，有句话，我想劝你。

以你的学识和正直，直隶也是可以治好的。不过，皇上要锐意振兴数百年的颓风，要刷新吏治，许多陋习，就不能不有所更张。河南和江南都在试行火耗归公，摊丁入亩，加上垦荒，岁入都增加了几乎一倍，已经证明了这是好办法。我劝你到直隶后，也要设法推行。杨名时在云贵也是按兵不动，但他那里苗瑶杂处，和内地不能类比。你是个聪明人，又是皇上的心腹股肱之臣，皇上对你寄托着厚望，你要好自为之，切切留心。”

李绂听宝亲王说得严重，在椅子上欠了欠身子恭敬地回答说：“王爷训海，臣当铭记在心。不过，王爷熟读经史，自然明了，法治与人治相比，人治才是第一位的。所以，皇上以严刑峻法来惩治贪贿，臣一力推行；至于耗欠归公，官绅一体纳粮，臣以为应当因地制宜，不可强求一致。”他指着李卫说，“就像李卫老兄在南京，靠着收烟花税来补国用之不足，实在是国家的一大悲事，岂可以南京一地之法，推而广之？我和李卫私交很好，王爷您是知道的，但要说到公事，他用的是小人之法，我就要鸣鼓而攻之！”

李卫却嘻皮笑脸地说：“嘿嘿嘿，我有什么不同啊？黑猫黄猫，只要能逮住耗子就算好猫！你说我收秦淮楼的嫖娼税不对，难道你武昌就不收烟花税吗？不过，我收得多，你收得少罢了。你收了税干什么？我也知道，不就是给苦缺的官员们补贴一下嘛。我收的多都干了什么，大概你就知道了。告诉你，我在南京建了三十一座义仓，专门接济无业无产的穷百姓。如今天下的讨饭化子们，连你们湖广的都去了不少，因为他们都知道，我南京长年设着赈棚，不管迟早都有饭吃！我在嫖客身上抽了税，再拿去养活叫化



子，你说说，有什么不好的？就是圣人在世，他也不能说我不讲天理。”

弘历摆摆手说：“算了，算了，你们再争下去，就是闹意气了，从来一兴一替制度变更之时，政见不一是常事，这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。李绂，你一定要不肯推行火耗归公，我也不想夺你的志。但我要明白地告诉你，这是皇阿玛当今的第一要政，你如果坚持要反对，恐怕你就不宜出任直隶总督。这句话，是我临出京时，皇阿玛对我亲口说的。我在这里给你下点毛毛雨，你也好心中有数。”

李绂听到这里；心中不由得颤了一下，但他很快便又克制住了。这个人，一向以清廉自戒，以传统之法来治理湖广。所以这里的百姓们，都称他为“青天”，他也以此为荣。朝廷每年考绩，湖广总是“卓异”，远远超过了田文镜。其实，李绂和田文镜私交也是很好的，两人还共过患难。可是，自从田文镜在河南强制垦荒以来，有不少穷民不堪其苦纷纷流入湖广，宁当乞丐也不愿在河南受罪。两人为这事，争过来较过去，把感情都闹得淡薄了。他倒不在乎田文镜得到了雍正皇帝封的那“模范总督”的称号，可他从宝亲王的话里听出了雍正推行新政的决心，觉得田文镜的“圣宠”已经超过了自己，便有点妒意。他思忖了一下说：“王爷给臣下这点毛毛雨，足见王爷的厚爱之情。说句心里话。我很喜欢湖北这块地方，这里的百姓也信赖我。这次进京后，我要禀告皇上，想请求还回到湖广来。我要和田文镜比一比，看谁把地方治理得更好些。王爷，您是臣的少主子，您的学问之广也是天下都知道的。

不知您听到过这样的议论吗？田文镜衙门里有三声：算盘声、板子声、嚎哭声；我这里也有三声，却是琴声、棋声、议政声。两个三声，孰优孰劣，请王爷判断吧。”

弘历听了这话，高兴地一笑说：“好，这两个三声确实是有点意思。你们湖广治理得不错，连李卫都在我面前夸奖你。你的手下已经没有遗案，皇上的朱批你也看到了，就不要再滞留了。今天咱们这一见，就算是告别。你给我们主仆弄条船，我们要沿江下去南京。你也要尽快地去北京，直隶的乡试还等着你去主持呢，这事可是误不得的。”说罢，站起身来就要走。

## 九十二回 想当初两人同落难 看今日水火不相容

李卫忙在一边说：“一条船怎么能行？至少也要有三条船。你叫这里的水师提督换了便装跟着王爷的船暗地里保护，少主子的安全比什么都要紧！”

送走了弘历和李卫二人，李绂连忙清理了一下手头胸事务，便启程上路赶赴北京。他要赶时间，宁肯多辛苦点，不走水路坐船，而是走了旱路直下襄阳。赶到洛阳时，才刚过完了灯节。算算时日，再有半个月就可抵达北京，他这才放下了心。河南知府罗镇邦是李绂的会试同年，就殷勤地留他在这里玩两天，他也就答应了。晚上，罗镇邦还请了几位文士来陪座吃酒。酒过三巡，李绂已是满面红光，他说起了来洛阳的感受，“洛阳这地方，兄弟还是第一次来，白天在街头散步，见这里商贾酒肆俱全，就是武昌也不能与之相比。交通五省九朝古都，伊阙邙山横亘其间，真不愧是天府重镇！下晚我去瞻仰了孔子问礼处，碑倒是很好，可惜碑亭却破坏得很厉害。我说罗兄，你在这里当知府，就不知道拨几文钱来修复一下吗？”

罗镇邦苦笑一声说：“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，还有周公庙和文庙的大成殿也早就该修了。可是，不瞒制台者兄，我是罗锅子上树——前（钱）紧哪！河南府的养廉银子，要说比起别的府来还多一些，我是从三品，每年可拿到六千。可是，各种花销应酬，什么地方不要钱？我还得留着养家糊口用，不能全花在那些风雅事情上面。要是没有火耗归公这一条，我这里每年至少有十几万的进项哪！”

李绂说：“镇邦兄，你也是个死心眼。洛阳是人文荟萃的地方，你从读书人那里募捐一些不就有了吗？”

不料，李绂的话刚刚出口，在座的人就都出来叫苦。有的说田文镜是专找读书人的别扭；有的说，他简直不把读书人当人看，叫我们和那些泥腿子一块去修河工，这不是丢尽了斯文吗？李绂听出了他们话里的牢骚，他不想掺和进来。再说，他也不想因为别人的几句闲话，就得罪了田文镜。便笑着说：“各位，请不要往下说了，再说就出格了。咱们今天出来饮酒，不就是要取乐嘛，老说这些丧气的话有何用呢？来来来，我为大家出一个酒令如何？”

李绂是客，他说了话，众人也不便驳倒，便只好随声附和。便听李绂说：“我来说一个‘无情对’，对上的，自然是赢家；对不上，那可只好请认罚了。其实这对联是很有意思的，上下联文意相关，这叫‘有情联’；反之，上下联互不相连，而对得又工整的，就是‘无情联’了。”

在座的都是文人，一听要作对联，当然是兴趣盎然。其中一位年轻人欠身一笑说：“李制台大名，小子早就闻知了，不知我能否一试？”

李绂看了他一下，见他还戴着秀才的头巾，便说：“自古英雄出少年，如何不能？我先自饮一杯为敬，请出上联。”

“欲解牢愁惟纵酒；”

李绂一笑说：“少年人，你哪来的那么多牢骚呢？”他略一思忖便答道：“兴观众怨不如诗。”又一笑解释说，“你的上联里那个‘解’字，和我下联的‘诗’字，都是卦名，可卦象又不一样。这样对才算得上工，也才能叫‘无情对’。”

罗镇邦说：“我也来凑凑热闹：日将全昏莫行路；”

那少年应声答道，“萧何三策定安刘。”

李绂大吃一惊，叫道：“好，对得切！真是……”

一句话没有说完，那少年又说：“还可再对一句呢：‘果然一点不相干’！”

李绂大声叫好说：“哎呀呀，这般年纪，就有如此才华，真是了不起！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你只要努力读书，今科必定是要高中的。”

少年低下了头说：“小子名叫秦风梧，自忖十年寒窗所为何来？那知却是个秋风钝秀才……今年我是一定不会再去应考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李绂不解地看着他问，“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怪念头？自古以来，从无场外的举人，你有什么可犹豫的呢？”

“唉，不瞒李大人，我自幼读书岁岁都是优等，可去年进场三卷都被打了回来，那上边还加着批语呢。第一本卷子上批的是‘欠利’；第二本只有一个字：‘粗’；第三本上更批得奇：‘猪肉一斤鸡蛋三十枚’。我纳闷儿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后来仔细一想才明白，原来考官根本就没有看我的卷子，那上边的批语都是让下边差役们贴上的，要不怎么会把买肉的钱都算进去了

呢？”

秦凤梧的话惹得大家哄堂大笑，李绂也只好说：“一个人要是时运不济，出这种事也是难怪的。”

秦凤梧说：“大人，您这话不对！后来我听张学政说，这场卷子的正主考是田大人，他说，‘皇上最不爱见的就是姓秦的，他断然高发不了，还不如留个名额给了别人呢。’我一想，田大人说得也有理。如今宫里的太监都改姓了秦、赵、高这三个性，谁叫我和秦侗是一个姓呢？李大人，我心里太气苦了，如果今年还是田大人主考，您说，我再去又会有什么结果呢？”

李绂的脸色阴沉了下来。田文镜的刁钻刻薄他是久已闻名了，不料他处置事情却是如此的悻悻谬理！他想了下说：“秦凤梧，我劝你今年还是去应考吧。今年的学差皇上点的是张兴仁，而不是田文镜。你放出手段，再收敛一些锋芒，是能够考中的。如果再因你姓秦而被贴了卷子，我一定会为你说话的。”

这天夜里，李绂失眠了。他反复想着进京以后的事情，怎么也不能安睡。能当上直隶总督若是放在别人身上，会觉得受到了皇上的特别重用，甚至会受宠若惊的。可是，李绂却知道，这并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。弘历的嘱咐还响在耳边，如果他不能按皇上的要求去作，那将会是一种什么局面呢？天亮之后，他披衣起床，却见外面竟然一片白茫茫的，原来夜里这里下了大雪。罗镇邦的随从听见房子里有了动静，连忙进来招呼：“制台老爷，您不多睡一会儿了？您别看着亮，其实那是让雪照的，天还早着哪！我们老爷说，您要是冷，家里有的是衣服，您只管吩咐小的一声就是了。”

“哦，我睡不着了，下雪天我就更加不想睡了。你去叫我带的那两个小猴子过来，我要带着他们到龙门看雪景去。你们家老爷还在睡着吗？”

“回制台大人，我们老爷一早就走了。”

“哦？出了什么事情，他走得这样早？”

“制台大人不知，河南巡抚田大人昨夜来到了洛阳，所以，一大早，就把我家老爷传去了。”

一听说田文镜也到了洛阳，李绂倒不能说走就走了。他们俩曾是多年的老朋友，老相知，这次既然碰到一起，怎么能不辞而别呢？

李绂本来要和两个小厮一起，去龙门看看雪景的。他在湖北多年，带的这两个孩子还没有见识过真正的大雪呢。可是，罗镇邦的老家人告诉他说，田文镜，田大人也在这里，并且一早就叫了下属们去洛河上看河工去了。李绂想，田文镜既然也在这里，不和他见见是不大合适的。便说：“龙门不去了，我们也到洛河。这一路上踏雪寻梅岂不也是一大乐事？”

那长随只好备了轿子，送他们到洛河去。其实，知府衙门离洛河并不远，隔着轿窗向外看去，只见远处白茫茫一片荒滩，乱纷纷瑞雪笼罩，好一条冰封雪盖的大河啊！

来到近前，只见前边河堤上落着几乘大轿，还有几个人站在寒风里在说话，想必是罗镇邦他们了。他不等轿子来到跟前，便停了下来，自己漫步上了河堤。却听田文镜正在训斥着他的下属们：“我说镇邦啊，你是越来越不经心了。这里本来码着几十方条石呢，现在哪里去了？是不是都让百姓们给偷走了？你怎么也不知道派个人来这里看着点呢？这全是拿钱买来的，你竟然舍得这样糟蹋？”

李绂不想在这种时刻去见田文镜，却听罗镇邦说：“中丞大人不知，府

学前的大成殿月台坍了，还有明伦堂的东院墙也要修葺。王翰林前些时来看了，说太不像话。我说府里没有这笔钱，他说，冬天不施工，洛河堤上放着那么多的条石，不能先拿过来用用吗？省里张学台也下了札子让赶快办好。卑职就让他们先挪用了，到春暖开工时……”

田文镜一声喝斥打断了他的话：“春暖时？三月有桃花汛，五月又有菜花汛，临时现找还能来得及吗？”

李绂在一旁看着他的这位老友，真有点说不出的可怜。这才两年没见啊，他的头发已将全白了。干瘦的身子站在河堤上，好像一阵风就能把他吹倒似的。颠下胡子上满都是冰碴子，细长花白的辫子被风吹起了老高。啊，这就是田文镜吗，他怎么老得这样快，他的脾气为什么又这样大呢？难道当了总督，就可以对下属如此恶声训斥吗？

### 九十三回 当大人就得是乌龟 盼折桂岂能无德行

此刻的田文镜心里，好像也在窝着一肚子的火。他的脸蹦得紧紧的，像是刀刻木雕一样。他走下河堤，东瞅瞅，西看看，又捡起一块冻石头来在河岸上敲敲。听见一声空洞，就火冒三丈地问：“这修的是什么堤？嗯？查一查，看他们是否克扣了工钱？”走下河滩，又让他抓住了理由，“这块地少说也有十万亩吧？皇上多次明颁诏谕叫垦荒，你们难道没听到吗？老罗，你到这边看看，要是从洛河上游建一座水闸，引出水来，这里定是个旱涝保收的肥田！限你明年，全给我垦出来。不然，我就撤了你的职！”

罗镇邦苦笑一声说：“中丞大人，这块是荒地不错，可它全是有主的地呀！要不，我怎么肯不要它呢？今儿天不好，大人看不仔细，您下滩去走一走就看清了，那上边插着牌牌，一家一户地界划得清清楚楚，咱们动不了啊！”

李绂看着田文镜那灰心丧气的样子，觉得他这样处处挑剔，事事训斥，也太让人过不去了。便趁着他停了口的空子上前一步说：“文镜兄，你好勤政啊，真不愧是‘模范总督’！”

田文镜回过头来看了好大半天，才认出李绂来，并且还看到他正长揖在地向自己行礼呢！他连忙还礼说：“哎呀呀，原来是李绂老弟，你近来好吗？早上我就听说你来了，正想把这里的事情处置完了去看你的，不想你倒跑到这冰天雪地里来了。”他回头又怪罗镇邦，“老罗呀，李制台是客人，他已经上堤来了，你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呢？”

李绂拉着田文镜肩并肩地走了一段路，说了自己这次回京前后的情景。田文镜问：“我听说，你上任时从来不带家眷，为什么？”

李绂漫不经心地说：“不想带。我的家就在北京，一年里有好几次回家的机会呢，何必要带到任上？上回，我在襄阳遇见一位去宜昌上任的县令，除了他的太太之外，还带着姨太太和三姑六婆、七大奶子八大姨、师爷书办的，好家伙，足足有七八十人，我当时就撤了他的差。宜昌就那么一个小地方，你带着这帮牛鬼蛇神去，刮起地皮来还不得天高三尺！我看熙朝的有几个贪官，原来也并不怎么坏，可他就是架不住婆娘们爱小，老爱伸手向别人要东西，一来二去地就上了贼船。”

田文镜听到这话笑了：“老弟呀，你这不是要调回北京了吗，难道你要弟妹她们都搬回原籍去？”

李绂正色说道：“不，北京和别的地方不同。在外头是个西瓜，到了北京就成了芝麻。

六部九卿，科道御史，他们的眼尖着哪。朝廷帝辇之下，就是家里有个不肖子弟，刁恶长随，他们也不敢不收敛些。我不愿意回北京，其实还不是因为这事，在外我们是封疆大吏，说怎么办，就可以怎么办。到了北京，想当贪官难，可想干点正经事也难哪！”

田文镜听到这里，真想说一句，北京有那么多牛鬼蛇神，都吃着火耗银子，你能办事吗？如果都让他们凭俸禄和养廉银子吃饭，他就不敢招惹那么多的吃客了。可是，话到嘴边他却改了口：“可惜呀，天下官员们有几个是这样想的呢？”他一回头又对罗镇邦说，“老罗，你知会他们一声，不要都在这里干等了。让我带来的钱师爷留下，其余都回去吧。但回去也不能歇着，得到各处去看看，有没有被雪压倒了房子的？有没有断炊的？这事，让县里好好地安置一下。你告诉他们两条：一，不准冻饿死人；二，谁要敢从这里克扣，他吃一口，我要叫他吐三升！”

“扎！”

李绂看得高兴，把其他人全都打发走，确实是个德政，何必让大家都在这里挨训受冻呢？几个戈什哈送来了蓑衣，田文镜的那位叫钱度的师爷说：“这样天气，就是穿着皮袍子也能冻坏了人。各位大人权把这蓑衣披上，只图它能挡点风，雪中蓑笠而行，不也可助点雅兴吗？”

李绂觉得这位新来的师爷虽然看上去有些不安份，可也真能办事。他们边聊边走地就上了著名的“天津桥”。其实它不过是座极不显眼的拱亭小桥，并不跨越洛河，而是废在河滩上的一处名胜罢了。陪行的罗镇邦说：“洛阳乃九朝古都，唐时各地秀才来京会考都要从这座桥上过，犹如青云路口，所以才留下了这个名字。”

李绂也望桥兴叹地说：“一晃千百年过去了，桥虽在，而人却杳。当时的秀才们就是今天的举人，可又用不着作八股文，真真是有福啊！”

这本是随口而发的一点感慨，却在无意间刺伤了田文镜。他不就是位三榜落试不第，过不去天津桥的“秀才”吗？李绂回头看了看田文镜，见他似乎并没有在意，而是望着桥头说：“洛阳共有四条河，洛河只是其中之一，宋代陈康把伊河改道，才有了今天的这个规模。陈康不是进士，也没有跳过龙门，可他确实有功绩。不过，这样一来，天津桥也就没用了。”

李绂听出了田文镜的话音，也明知他是为刚才自己所言在发议论。心想，老田这样事事都要较真的脾气，怎么一点也没改呢？

田文镜却转过脸来对罗镇邦说：“镇邦，我明天就要沿途查看工程并且顺道回开封了。

你别介意我发作了你那么多，你办事还是认真的。你的毛病是必须要我推一推，你才动一动，还总想着让省给你多拨点钱来。告诉你，洛阳的商贾富甲天下，这里挂着千顷牌的绅商富户多得很，你要从他们身上打主意。省里的银子也不是我田文镜的，一条黄河要化多少钱，你想都想不出来。这些富户们又个个都是铁公鸡，你得学会用‘钢钳子’来拔毛！不要手软，没有国家安宁，他们发的什么财？”

李绂听了这话，身上直长汗毛。好嘛，谁富就用钢钳子拔毛，那不成了劫贼了吗？但他也知道，田文镜的这番话是雍正皇上说过的。你要是不同意，就得和皇上说去。听说田文镜明天就要走，他倒真地想和他谈谈。便说：

“文镜兄，我们俩借个地方说说话行吗？”说着将手一让，二人便离开了天津桥，来到河边一处空地上。看着两岸上冻得发实的冰雪，两人都没有急于开口。过了好久，李绂才突然问：“田兄，你一心要作一代名臣，这，也太辛苦了。”

“不，你说对了一半。我一半心思要当名臣，另一半心思，却是要报答皇恩。”田文镜的眼光看着远处，像是有说不尽的心事。

李绂承认，田文镜说的确实是心里话。在雍正登基之前，田文镜干过二十年的穷京官，就是那么大点儿的“六品官”还是熬资格熬出来的。可自雍正元年他去西宁宣旨，回来又擅自清查山西藩库，一举扳倒了“天下第一巡抚”诺敏以来，这几年，他升得多快呀，居然成了坐镇一方的诸侯！他的成就，全靠了雍正的撑腰，他除了累死，也再报不完皇上的恩情了。李绂深有感慨地说：“文镜兄，我有一言如骨鲠在喉，想劝劝文镜兄。”

“哦？你说吧。”

“请你待读书人和缙绅们好一点，因为这是国家元气所在呀。”

田文镜脸上变了颜色：“当然，他们是国家元气，可元气太旺了，就会成了阳盛阴衰。”

我拔他们的毛，是为了天下，对他们也是有利而无害的。前车之鉴可怕得很哪！你看这洛阳，本是前明福王的藩地，洛阳近处早熟之田，全是他这个酒肉王爷的。可他却舍不得拿出少许来赈济百姓，奖励将士。到了城破家亡之时，堆积如山的金银，全都变成了李自成的军饷！你要是看看福王画的画，再读读他写的诗，那个漂亮，怎么说也得认他是第一流的文人！”

李绂尽量按住心头的火气，平静地说：“我没有说让你不要读书人，可是你应该知道，读书人把面子看得重于生命啊。邓州有个裴晓易，是做过两年知府的人，也是大清出了名的清官。他死后，只剩下孤儿寡母五口人，可也被撵到河上修桥做工。她是封过诰命的人，忍不下这样的羞辱，所以就自尽了。熙朝时还没有养廉银，裴晓易也没拿过你这每年五千两的银子。文镜兄，你这样做太寒了读书人的心哪！”

田文镜一边思忖一边说：“裴王氏自尽的事我已知道了，还上报了皇上。皇上朱批谕旨里说，要加意抚孤。但这样的事情，从来是没有万全的。读书人作官是为了天下社稷，不是为了谋私利，他们出几次官差，也算不上什么丢人事。但士人乡宦们不出官差，时日久了，后患不可胜言！”

“其实我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你的折子我拜读了，我觉得你这是杞人忧天。”

“你的折子我也拜读了，四平八稳，没什么新鲜内容。如今朝野上下，参劾我的人多了，我看不到一件是有分量的。”

李绂恳切地说：“揠苗助长，恐怕要事与愿违。”

田文镜寸步不让：“琴瑟不调，当然要改弦更张。”

话说到这里，俩人同时停住了。原来他们在斗嘴中间，竟无意间说出了一幅对联。一愣之下，他们同时放声大笑了起来。

在远处看着他们说话的罗镇邦瞧见了这里的情景，对田文镜的师爷钱度说：“都说田李二人势同水火，我看，他们谈得满投机嘛。”

钱度却笑着说：“他们这些大官们，从来都是这样的。哭未必是悲，笑也未必是喜，他们只在大事上才动真情哪。就像我们这位，”他用嘴指指田文镜说，“你在他跟前龇龇牙，他就把你轰出书房，可过不了一会儿，他还

照样和颜悦色的和你说话。”

罗镇邦悄声地对钱度说：“哎，老兄，在下有一事想请您帮个忙。陕州的金寡妇一案，你是知道的。她是被人逼得没办法，才吊死在蔡家门口的呀！这案子明明是有冤情，但只因她男人是位学子，就被田制台驳回来了。洛阳的秀才们群情汹汹，都吵着要上京里打官司，这可怎么得了？”

钱度神秘地一笑说：“我也知道此案定有冤情，可是因为这是毕老夫子手里的事，田大人又定了案，我怎么还能插手？毕师爷亲自到陕州查访，这金寡妇平日连二门都不出，一个羸弱女人家，哪能跑到别人家门口去上吊？毕师爷动了严刑，可蔡家不知从什么地方请来一位刀笔吏，那辩状里说：‘八尺高门，一女何能自缢？三更雨甚，两足何以无泥？’田制台说，驳得有理，这饭就这样做夹生了。”

罗镇邦忙从怀里掏出一张银票来递了过去：“金家确实是冤枉啊！这是她们凑来的几个钱。唉，这钱来得不易呀。好歹你得给我想个法子，把这案子一堂就定死，让谁也别想反过来。”

“那，你大人怎么谢我？”

“金寡妇的侄儿说了，只要能打赢官司，让他倾家荡产都不在话下。你帮我一次，得了好处，我还能忘了你吗？”

钱度凑近罗镇邦，在他耳边小声说：“这事情是明摆着的，蔡家的人偷换了死者的鞋嘛。你把蔡家的女仆们全都叫到堂上，一个个地试她们的脚，谁穿这鞋子最合适，就把她和丈夫一起下到牢里，不信他不肯招供。只要一人吐了口，哪个还敢再出头！”

罗镇邦笑了：“好你个钱师爷，你本是管钱粮的，可在刑名上边也这样能干，我算服你了。这一下，我这个关口就能过去了。哎，二位大人有什么大事，怎么还没说完呢？”

这边，田文镜早已和李绂谈崩了，只听他冷笑着说：“你为什么这样指手划脚地来教训我，要我不能这样，不能那样的？要知道，我比你大着十好几岁哪！你觉得你湖北的办法好，可偏偏是你那里的藩司出了贪污库银的事。我克薄是真，可却没有一个贪官。”

李绂仍是在推心置腹地劝着田文镜：“文镜兄，你知道，官府管着士绅，而士绅又管着百姓，你这是在整治官府的爪牙呀！刷新吏治，就像是走冰河一样，应该一步一小心才是，千万不能急于求成啊。”

“狐疑！”

李绂的脸腾地红了：“你竟然这样瞧不起人；难道做了官就能荼毒读书人吗？你是个小人，是个言利之臣，我要动本参你！”

田文镜头也不回地向北岸走去：“愿参就参，悉听尊便！”

李绂急步来到罗镇邦身边：“镇邦兄，我明日就走。”

“为什么，不是说好了要玩两天的吗？”

“这里的铜臭味太重了！”

钱度也正在那边问田文镜：“东翁，谈崩了？”

“呸！”田文镜厌恶地吐了一口：“伪君子！就凭他那两下子，还想来说动我，哼，妄想！”

田文镜气哼哼地回到驿馆，一大群戈什哈连忙出来迎接，可他看也不看一眼，就坐到火盆跟前，一杯杯地喝着又苦又酽的浓茶。钱度换了衣服出来，见他这个样子，不禁一笑说道：“制台大人，怎么发了这么大的火呢？”

合得来就套套交情，合不来就逢场作戏，何必要认真呢？再说，李制台是位过路客人，总得留个今后见面的退步吧。”

田文镜哪能听进这话呀，他咬牙切齿地说：“钱老夫子，你替我备好笔墨，打个草稿，我要参他这个大胆狂妄的李绂！”

钱度却笑着来到近前，帮田文镜脱去了蓑衣说：“唉，田大人，您还穿着它干什么呢？来来来，宽宽衣，静静心，等有了章程，文章才能写好呢。”

这一番折腾之后，田文镜心里稍稍舒展了一些，他搓着冻得发红的两手说：“这个李绂，你别看他表面上清廉道学，可心里头污浊得很！我宁可和小人打交道，也不愿答理他这样的伪君子。他这是因为皇上表彰我是模范总督，就让妒火给烧得发昏了。参我？哼，看咱们谁参谁，看是我的马跑得快，还是你那两条腿跑得快？”

钱度小心地问：“李制台他究竟对大人说了些什么？”

田文镜生气地说：“他说得我一无是处！他说，天下十八个行省里，除了广西、贵州和青藏之外，百姓最苦的就数河南了；说河南人在本地连做贼都不敢；说逃荒在外的人中，就数河南人最多。哦，他还说我是个酷吏，只知道蝇头小利而不懂春秋大义……他嘴里说‘这都是转述别人的话’，其实我早看出来，这就是他自己的心声！我跟他讲，如今河南正在大兴水利，是见功不见利的时候，老百姓苦一点确实是真情。可是，只要修好了这条河，那不就日新月异了吗？这是一劳永逸的事啊，哪能就会一蹴而就了？我告诉他，凡是逃出去的全都是好吃懒做的刁棍地痞，他们在河南不敢胡来，到了李绂他们那‘君子国’里，干点小偷小摸的勾当，还是十分从容的。后来他见说不过我了，又挑剔我们河南不该标新立异。说我们实行官绅一体纳粮，弄得哀鸿遍野，民不聊生。我告诉他说，我这个‘模范总督’的称号，就是因为标新立异才得来的。皇上既然表彰了我，就说明我干得不错……”田文镜说得口沫四溅，这才停了下来，端起面前的茶杯一饮而尽。

钱度耐着心一直听完了才说：“东翁，据您刚才所说，我看只能算是大臣们的私下交谈，或者说是交心，这是用不着写成奏章弹劾他的。李绂与朝廷政见不合，是人人皆知的事，你说他有阴谋，别人哪就能信呢？昨天来的邸报上，说湖广万民联名叩阙，要请他留任湖广，这个声势可是大得很哪！李绂和您大人一样，都是在皇上未曾登基之前，就和皇上有了机遇的。他也是在受着皇上的极力提拔，他的宠幸恐怕也不在您大人之下。你假如为了这些私下里的谈话告他，皇上一定会把折子发给他，并且让他‘据实回复’。他在北京，而您在河南，是您说话方便，还是他更方便些呢？两人受到的信任都一样，皇上是更容易相信您，还是容易相信他呢？”

这个钱度也真有两下子，他一番话说出口来，竟让田文镜没了一丝的火气。但田文镜毕竟是个心胸狭窄的人，他咽不下这口气，便恨恨地说：“我就见不得他这假模假样的人！”

钱度笑了：“东翁，这种人多了。妒忌，恐怕是人人都有的。学识好的人会掩饰，气量大的人不计较，如此而已。李制台是正途出身，反而落到您后面，他怎么能无动于衷呢？您看他的为人，为政，万事都循的是孔孟之道，不贪不暴，可也不事更张、无为而治。他就是证明自己走的是正道，是正统，他复的是古风啊！”

“若要复古，何不结绳记事？”田文镜心里也在紧张地思索着，“近来京城里在大抓旗务整顿，我觉着这里头有文章。整顿旗务抓住内务府不就行了，



何必要旗主们都进京呢？这一群人久困沙滩，一到北京，说不定会闹出什么乱子来呢。他们要攻击皇上的政务，就肯定会拿我当个靶子。如果那样，李绂攻我岂不是倒攻对了？不行，不能让他太得意了。我琢磨着皇上急调他进京，那原因就是防着八爷这一手哪！李绂要趁火打劫地奏我一本，也许皇上真地能动了心呢。”

钱度不紧不慢地说：“大人，我说句罪过的话，如今的朝局可不同从前哪！赐死的年羹尧在西宁大破蒙古兵，一仗下来，打稳了皇上的江山。各地就着这声势清理库银，又连着杀了几位大员。雍正改元刷新吏治，这是最好的时机。皇上把政、治权、法权、财权和军权全都一古脑地包揽下来了，几个空筒子王爷还能造起反来？八爷他也真能异想天开！可话又说回来，李制台是何等聪明的人，他绝不会去趁这浑水的，大概最多也只会联络些读书人上书整你。你就给他来个以静制动，静观待变。你现在写他一本，他不理你这碴儿，显得你毫无气量；他对攻过来一本，又成了你们‘互讦’，两下里打个平手，那有什么意思？当今皇上的耳报神满天飞，谁也别想瞒住他。所以我劝你，压根就不再提这件事最好！”

田文镜终于被他说动了：“好，我听你的！不过，李制台不会在洛阳久留，他要走了，我们不尽点地主之谊，是不是也有点说不过去？”

钱度思忖了一下说：“咱们可以把难题塞给李制台……”

就在这时，罗镇邦走了进来禀道：“大人，李制台他……他说明天就走，卑职……”

有了罗镇邦这个台阶，田文镜马上笑着说：“唉呀呀，我也正犯难呢？你看，你看，上游来了急报说，那里的冰凌积结如坝，这可是不得了的事情，我马上就得赶过去。李制台那里，我也只好得罪了。我写封信你带给他，请他多多包涵吧。”

罗镇邦也只得说：“大人今夜动身，是不是太辛苦了？”

“那又有什么办法呢？记着，明天你送走了李制军，也立刻赶到陕州去。”田文镜的口气里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。

“是，大人。卑职明白。”罗镇邦答应着退了出去，师爷钱度出来送他。走在门前路上，钱度问：“府台，有一个笑话不知你听到过没有？”

“什么笑话，可否说出来让我也乐一下？”

“哦，有两个孩子在街头吵架，这个骂那个是混蛋，被骂了的回骂说，我是混蛋，那你就是乌龟。有个过路人听见忙上前来说：‘孩子，你不能骂他是乌龟。乌龟是大人才能当的，小孩子家哪有乌龟呢？’所以，你以后同田抚台说话时，只能称他为抚台或者督军，却万万不能称他为‘大人’。因为……”

两人对视了一眼，突然发出了一阵爽快的笑声。

李绂在洛阳受了一顿窝囊气，他说什么也不肯停留了。便改骑了马，在一路风雪交加中赶到了邯郸，这里已进入他李绂的管辖之内了。他放慢了步子，一边走，一边查看着这里的民风民情，也查看着庄稼收成和官员们的官声民望。直到正月十八，才来到了北京。他是奉旨回京另行简任的大员，按规矩，虽然家在北京，可是，在未见皇帝之前，是只能住在璐河驿的驿馆里的。哪知，今天他来的不是时候，刚到半路就被顺天府的兵丁拦住了。说从奉天来的睿亲王都罗已经占了璐河驿。喷天府接了内务府的牌票，这里要严加关防，无论军民人等，一概不许通过，更不准私自谒见王爷。李绂向里

头张望了一眼，他看到这里确实是戒备森严，一个个戈什哈持枪挺立着，三步一岗，五步一哨，别说进去了，连走得近了都要受到训斥。

正在无计可施之时，西头巷口边走来一个店小二，手里提着一盏西瓜灯，上面写着“蔡记老店”四个大字。他笑得一朵花似的走到面前说：“客官是要住店的吧？那就请到这边蔡记者店来。我们蔡记是百年的老字号了，前店后房铺盖俱全。前三十年张中堂，后三十的李制军，都是在我们店里发料出去的。爷们要是想进场，不也得图个吉利吗？”

李绂简直被他说得愣住了，不禁问道：“店家，你说的李制台是那位？”

“咳，湖广总督李大人嘛！不过现今他调到咱们北京来当总督了。”那店伙计好像真有那么回事似的，大吹法螺：“李制台可是了不得，天子驾前第一臣，钦赐紫禁城骑马，太子太保。前几天他从小店门前过时，还专门下轿来看了看。他老人家当年进京赶考时题在墙上的诗，真是人人敬仰啊！”

李绂仰着脸想了好大半日，也没有想起这档子事来。不过，当时年轻，遇到什么高兴的事，逢场作戏，题个诗什么的，没准也曾有过。他一笑说道：“好，既然贵店有这么多的好处，我们也来图个吉利吧。”

那伙计喜得眉开眼笑，连忙走上来帮助李绂主仆来到店门口。抬头一看，上面泥金匾额上写的“蔡记者店”四个凤翥龙翔精神饱满的大字，竟是昔日熙朝故相高士奇的手笔。店里早就烛影摇摇，坐满了客人。店小二更是飞跑着出来进去的，上酒布菜，忙个不停。李绂他们刚从外边进来，腾腾热气熏得几乎看不见任何东西。过了好久才看清楚，原来在这里围坐的大都是来参加今年乡试的秀才们。他沿着墙根看了那上边的题诗，却大多是些庸俗不堪的句字，哪有他自己的留诗啊！又一想店小二的话，反倒有受了愚弄的感觉。李绂捡了个没人的角落坐下，和两个小奴边吃边听屋子里的议论。原来这里的秀才们，都正在猜测今年的试题。李绂来了兴致，告诉那两个孩子说：“你们俩一个回家去禀告夫人，说我明天见过了皇上就回家；一个到相府胡同张中堂那里报告一下，说我已经到了北京。请张相示下，明日我是先到军机处报到呢？还是先参见皇上。老师要是有什么指示，一定要一字不漏地复述给我，快去吧！”

他回过头来，正听见一位老者在大声说话：“李大人是名门正派，他定是要出大题的。”

非如此，不足以显他的大家风范。”

他旁边的一个后生撇嘴说：“那可不见得，一部四书，不过四万来字，考了几百年都是拿它来当题目，就是炒石头也炒成沙子了，你说李大人不会出偏题，那就一定是熟题，怪题。要不，像烫剩饭一样千篇一律，还怎么能分出个三六九等？”

李绂感慨地轻声说：“唉，众口难调呀！他们胡说些什么呢？”

李绂身边突然冒出一个小胡子的人，他大概是喝多了，连走路都有点歪歪邪邪的。他来到李绂面前说：“你说什么众口难调，你敢说李大人没有出过偏题怪题吗？”

李绂不想和他纠缠，便笑着说：“大家都在议论，你有你的解释，我有我的看法嘛。”

小胡子突然一声大笑：“四次了，我考了四次了！十二年里我四进考场，场场落第，难道真要让我蒋文魁老死名场吗？唉，人哪，一辈子才有几个十二年呢？”

蒋文魁？好熟悉的名字。啊，想起来了。当年他在户部曾听尤明堂说起过这个人，是位通州名士，极有才学，可又放荡不羁。康熙五十九年乡试时，他三卷都定在榜首，稳稳的一个解元公就要当上了，可是，他的诗却交了白卷！出来时还说：‘今日诗兴不高，写不好还不如不写’，考官们都叫他‘蒋疯子’。哦，原来他就是这副德性。

李绂看着他的脸说：“君子知命守时，你这样浮躁，怎么能成得了大器呢？”

一位老者在一边说：“老夫有幸曾经见过当年尤司徒给你的批语：‘皓月当空，一生不染，君何吝教乃尔！回通州去再翻诗韵，误尔三年，再为朝廷效力’！这指的可就是你蒋文魁吗？”

老者一说出尤明堂当年的批语，顿时引得大家哄堂大笑，有人还鼓掌喝彩说：“无字诗，妙哉，太妙了！‘皓月当空一尘不染’，嗯，这才是书生本色，也不愧这‘文魁’二字！”

有人却说：“文魁当然是文魁了，只不过是‘僵’文魁，可惜呀，可惜……”

“哈哈哈哈……”

“嘿嘿嘿嘿……”

吃醉了酒的蒋文魁，在大家的哄闹声中简直无地自容了。

就在这闹闹哄哄乱得不可开交之时，一位年纪轻轻的道士从外边走了进来。他一把拉住蒋文魁说：“啊，这不是蒋居士吗？上次我托钵通州时，多承你一饭之恩。当时没有吃酒，我并没注意，原来你是酒后才显相的。你今年只管去考吧，命里注定了，今科你必是解元。”

来来来，别听那些凡夫俗子们的聒噪，我请你先喝一杯喜酒好吗？”一边说着，一边就把迷迷糊糊的蒋文魁拉进店里，指指点点地说，“你们笑什么？今日在座的只有一个人能和他相比。等春榜放了，我若说得不准，你们挟了我贾士芳的片子去！”

李绂问隔座的人：“这牛鼻子是哪座观的，他怎么吹得这样神？”

一位中年秀才模样的人笑着说：“听说他是从龙虎山上娄真人那里来的。前天在白云观和鲁道士斗法，大冬天竟然种出西瓜来。这件事哄动了几乎半个京城，你怎么不认识他？”

李绂笑一笑说：“哦，这不过是个会变戏法的游方道士，我才懒得信他呢。”

一位旁坐的老秀才也说：“世上哪有什么神仙？要是有，圣人为什么存而不信呢？他这是邪术！”

说话间，酒保已经走了过来，把一坛老酒放在了贾士芳面前，还陪着笑脸说：“贾神仙，您老先用着。我们掌柜的说了。您老是不动荤腥的，叫后头厨上好好把锅涮涮，再给您炒素菜。钱，我们是万万不敢收的。”

贾士芳旁若无人地坐了下来，孤拐脸冲着伙计一笑说：“我有言在先，这饭钱酒钱我是一定要付的，何况这酒还是请的蒋解元呢？你们老板的心肠不坏，他不就是想要个儿子吗？你告诉他，把里间门摘了，我保管他明年汤饼待客！”说话间，他随手拿起一个馒头来，在手里团弄着，对刚才那位说风凉话的老者说：“我从来不敢说自己是神仙。你也不瞧瞧自己那副模样，能取得上功名吗？你除了弄那些陈词滥调之外还会什么？嫖窑子、偷女人鞋，再加上帮人打官司夺寡妇的产业，你作得够份了！”那老秀才听他这么

一说可不干了：“你……你诬人清白！你是个贼道士……”同桌的几个人连忙劝他，拉拉扯扯之间，一件东西从他袖子里面掉了出来。好事的人们捡起一看，呀，除了一张状纸之外，果然还有一双不足三寸的绣花鞋！

